



倚天屠龍記

西华子犹似泥塑木雕般站在当地，张无忌在他身侧钻来跃去。每当何太冲等四人的刀刘从他身旁相距仅寸的掠过劈过，西华子便大声叫嚷，偏又半点功弹不得。

## 二十一 排难解纷当六强

宗维侠见张无忌擒释圆音，举重若轻，不禁大为惊异，但既已身在场中，岂能就此示弱退下？大喝道：“姓曾的，你来强行出头，到底受了何人指使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只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，并无准人指使在下。”宗维侠道：“哼，要我们跟魔教罢手言和，难上加难。这姓殷的老贼欠了我三记七伤拳，先让我打了再说。”说着捋起了衣袖。

张无忌道：“宗前辈开口七伤拳，闭口七伤拳，依晚辈之见，宗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得到家。人身五行，心属火、肺属金、肾属水、脾属土、肝属木，再加上阴阳二气，一练七伤，七者皆伤。这七伤拳的拳功每深一层，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损害。实则是先伤己，再伤敌。幸好宗前辈练这路拳法的时日还不算太久，尚有救药。”

宗维侠听他这几句话，的的确确是“七伤拳谱”的总纲。拳谱中谆谆告诫，若非内功练到气走诸穴、收发自如的境界，万万不可练此拳术。但这门拳术是崆峒派镇山绝技，宗维侠一到内功有成，便即试练，一练之下，立觉拳中威力无穷，既经陷溺，便难以自休，早把拳谱总纲中的话抛诸脑后，何况崆峒五老人人皆练，自己身居五老之次，焉可后人？这时听张无忌说起，才凛然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又知道了？”

张无忌不答他的问话却道：“宗前辈请试按肩头云门穴。是否有轻微隐痛？云门穴属肺，那是肺脉伤了。你上臂青灵穴是否时时麻痒难当？青灵穴属心，那是心脉伤了。你腿上五里穴是否每逢阴雨，便即酸痛，五里穴属肝，那是肝脉伤了，你越练下去，这些征象便越厉害，再练得八九年，不免全身瘫痪。”

宗维侠凝神听着他的说话，额头上汗珠一滴滴的渗了出来。原来张无忌经谢逊传授，精通七伤拳的拳理，再加他深研医术，明白损伤经脉后的症状，说来竟丝毫不错。宗维侠这几年身上确有这些毛病，只是病况非重，心底又暗自害怕，一味的讳疾忌医，这时听他一一指出，不由得脸上变色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”

张无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晚辈略明医理，前辈若是信得过时，待此间事情一了，晚辈可设法给你驱除这些病症。只是七伤拳有害无益，不能再练。”

宗维侠强道：“七伤拳是我崆峒绝技，怎能说有害无益？当年我掌门师祖木灵子以七伤拳威震天下。名扬四海，寿至九十岁，怎么说会伤害自身？你这不是胡说八道么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本灵子前辈想必内功深湛，自然能练，不但无害，反而强壮脏腑，依晚辈之见，宗前辈的内功如不到那个境界，若要强练，只怕终归无用。”

宗维侠是崆峒名宿虽知他所说的不无有理，但在各派高手之前，被这少年指摘本派的镇山绝技无用，如何不恼？大声喝道：“凭你也配说我崆峒绝技有用无用？你说无用，那就来试试。”张无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七伤拳自是神妙精奥的绝技，拳力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七般拳劲各不相同，吞吐闪烁，变幻百端，敌手委实难防难挡……”宗维侠听他赞誉七伤拳的神妙，说来语语中肯，不禁脸露微笑，不住点头，却听他继续说道：“……晚辈只是说内功修为倘若不到那便练之有害无益。”

周芷若躲在众师姊身后，侧身瞧着张无忌，见他脸上尚带少年人的稚气，

但勉强装作见多识广的老成模样，这般侃侃而谈，教训崆峒五老中的二老宗维侠，不免显得有些可笑，又不自禁的为他发愁。

崆峒派中年轻性躁的弟子听张无忌说话渐渐无礼，忍不住便要开口呼叱，然见宗维侠容色严肃，对这少年的言语凝神倾听，又都把冲到口边的叱骂声缩了回去。

宗维侠道：“依你说来，我的内功是还没到家！”张无忌道：“前辈的内功到家不到家，晚辈不敢妄言。不过前辈练这七伤拳时既然伤了自身，那么不练也罢……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身后一人暴喝：“二哥跟这小子罗唆些甚么？他瞧不起咱们的七伤拳，便让他吃我一拳，尝尝滋味。”那人声止拳到，出手既快且狠，呼呼风声，一拳对准了张无忌背上的灵台穴直击而至。

张无忌明知身后有人来袭，却不理睬，对宗维侠道：“宗前辈……”

猛听得铁链呛当声响，抢出一人，娇声叱道：“你暗施偷袭！”伸链往那人头上套去，正是小昭。那人左手一翻，格开铁链，砰的一拳，已结结实实打在张无忌背上。这拳正中灵台穴，张无忌却似全无知觉，对小昭微笑道：“小昭，不用担心，这样的七伤拳不会有好大用处。”小昭吁了口气，雪白的脸转为晕红，低声道：“我倒忘了你已练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忙即住口，拖着铁链退了开去。

张无忌转过身来，见偷袭之人是个人头瘦身的老者。这人是崆峒五老中位居第四的常敬之。他一拳命中对方的要穴，见张无忌浑如不觉，大感诧异，冲口而出：“你……你已练成‘金刚不坏体’神功，那么是少林派的了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在下不是少林派的弟子……”常敬之知道凡是护身神功，全仗一股真气凝聚，一开口说话，真气即散，不等他住口，又出拳打去，砰的一声，这一次是打在胸口。

张无忌笑道：“我原说‘七伤拳’若无内功根柢，并不管用。你若不信，不妨再打一拳试试。”常敬之拳出如风，砰砰接连两拳。这前后四拳，明明都打在对方身上，但张无忌笑嘻嘻的受了下来，竟似不关痛痒，四招开碑裂石的重手，在他便如清风拂体，柔丝抚身。

常敬之外号叫作“一拳断嶽”，虽然夸大，但拳力之强，老一辈武林人士向来知名。众人见他连出四拳，全成了白费力气，无不震惊。昆仑派和崆峒派素来不睦，这次虽然联手围攻明教，但双方互有心病，昆仑派中便有人冷冷的叫道：“好一个‘一拳断嶽’啊！”又有人道：“那么四拳便断甚么？”幸好常敬之一张脸膛本来黑黝黝地，虽然胀得满脸通红，倒也不大刺眼。

宗维侠拱手道：“曾少兄神功，佩服，佩服！能让老朽领教三招么？”他知道自己七伤拳的功力比常敬之深得多，老四不成，自己未必便损不了对方。

张无忌道：“崆峒派绝技七伤拳，倘若当真练成了，实是无坚不摧。少林派空见神僧身具‘金刚不坏体’神功，尚且命丧贵派的‘七伤拳’之下，在下武功万万不及空见神僧，又如何能挡？但眼下勉力接你三拳，想也无妨。”言下之意是说，七伤拳本是好的，不过你还差得远呢。

宗维侠无暇去理会他的言外之意，暗运几口真气，跨上一步，臂骨格格作响，劈的一声，一拳打在张无忌胸口。拳面和他胸口相碰，突觉他身上似有一股极强的粘力，一时缩不回来，大惊之下，更觉有股柔和的热力从拳面直传入自己丹田，胸腹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舒服。他一呆之下，缩回手臂，又发拳打去。这次打中对方小腹，只觉震回来的力道强极，他退了一步，这才

站定，运气数转，重又上前，挺拳猛击。

常敬之站在张无忌身侧，见宗维侠脸上阵红一阵白一阵，似已受了内伤，待他第三拳打出时，跟着也是一拳。宗维侠击前胸，常敬之打后背，双拳前后夹攻，皆是劲力凌厉非凡。哪知两人拳到时，便如打在空虚之处，两股强劲的拳力霎时之间均被化解得无影无踪。

常敬之明知以自己身分地位，首次偷袭已大为不妥，但勉强还可说因对方出言侮辱崆峒绝技，以致怒气无法抑制，这第二次偷袭，却明明是下流卑鄙的行径了。他本想合两人七伤拳的威力，自可一举将这少年毙于拳下，只要将他打死，纵然旁人事后有甚闲言闲语，但自己总是为六大派除去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家伙，立下一场功劳。哪知拳锋甫着敌身，劲力立消于无形，何以竟会怎样，当真摸不着半点头脑，只不过右手还是伸上头去，搔了几下。

张无忌对宗维侠微笑道：“前辈觉得怎样？”

宗维侠一愣，躬身拱手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多谢曾少侠以内力为在下疗伤，曾少侠神功惊人固不必说，而这番以德报怨的大仁大义，在下更是感激不尽。”

他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大为惊讶。旁人自不知张无忌在宗维侠连击他三拳之际，运出九阳真气，送入他的体内，时刻虽短，一瞬即过，但那九阳真气浑厚强劲，宗维侠已然受用不浅。他知苦非常敬之在张无忌身后偷袭，那么第三拳上所受的好处将远不止此。

张无忌道：“大仁大义四字，如何克当？宗前辈此刻奇经八脉都受剧震，最好立即运气调息，那么练七伤拳时所积下来的毒害，当可在两三年内逐步除去。”

宗维侠自己知道自身毛病，拱手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当即退在一旁，坐下运功，明知此举甚为不雅，颇失观瞻，但有关生死安危，别的也顾不得了。

张无忌俯下身来，接续唐文亮的断骨，对常敬之道：“拿些回阳五龙膏给我。”常敬之从身边取了出来给他。张无忌道：“请去向武当派讨一服三黄宝腊丸，向华山派讨一些玉真散来。”常敬之依言讨到，递了给他。张无忌道：“贵派的回阳五龙膏中，所用草乌是极好的；武当派三黄宝腊丸中的麻黄、雄黄、藤黄三黄甚是有用，再加上玉真散，唐前辈调养两个月后，四肢当能完好如初。”说着续骨敷药，片刻间整治完毕。

武林各派均有伤科秘药，各有各的灵效，胡青牛医书中写得明明白白。张无忌料想六大派围攻明教，自是各有携带在身。但旁观的人却愈看愈奇，张无忌接骨手法之妙，非任何名医可及，那是不必说了，何以各派携有何种药物，他也是一清二楚？常敬之抱起唐文亮，神色尴尬的退了下去。唐文亮突然叫道：“姓曾的，你治好我的断骨，唐文亮十分感激，日后自当补报。可是崆峒派和魔教仇深似海，岂能凭你这一点小恩小惠，便此罢手？你要劝架，我们是不听的。你若说我忘恩负义，尽可将我四肢再折断了。”

众人一听，均想：“同是崆峒耆宿，这唐文亮却比常敬之有骨气得多了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依唐前辈说来，如何才能听在下的劝解？”

唐文亮道：“你露一手武功，倘若崆峒派及你不上，那才无话可说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崆峒派高手如云，晚辈如何及得上？不过晚辈不自量力，定要做这和事老，只好拼命一试。”四下一望，见广场东首有株高达三丈有余的大松树，枝丫四出，亭亭如盖，便缓步走了过去，朗声道：“晚辈学过

贵派的一些七伤拳法，倘若练得不对，请崆峒派各位前辈切莫见笑。”各派人众听了，尽皆诧异：“这小子原来连崆峒派的七伤拳也会，那是从何处学来啊？”只听他朗声念道：“五行之气调阴阳，损心伤肺摧肝肠，藏离精失意恍惚，三焦齐逆兮魂魄飞扬！”

别派各人听到，那也罢了。崆峒五老听到他高吟这四句似歌非歌、似诗非诗的拳诀，却无不凛然心惊。这正是七伤拳的总诀，乃崆峒派的不传之秘，这少年如何知道？他们一时之间，怎想得到谢逊将七伤拳谱抢去后，传了给他。

张无忌高声吟罢，走上前去，砰的一拳击出，突然间眼前青翠晃动，大松树的上半截平平飞出，轰隆一响，摔在两丈之外。地下只留了四尺来长的半截树干，切断处甚是平整。

常敬之喃喃的道：“这……这可不是七伤拳啊！”七伤拳讲究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这震断大树的拳法虽然威力惊人，却显是纯刚之力。他走近一看，不由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但见树干断处脉络尽皆震碎，正是七伤拳练到最深时的功夫。

原来张无忌存心威压当场，倘若单以七伤拳震碎树脉，须至十天半月之后，松树枯萎，才显功力，是以使出七伤拳劲力之后，跟着以阳刚猛劲断树。那正是仿效当年义父谢逊在冰火岛上震裂树脉、再以屠龙刀砍断树干的手法。

只听得喝采惊呼之声，各派中此伏彼起，良久不绝。

常敬之道：“好！这果然是绝高明的七伤拳法，常某拜服！不过我要请教，曾少侠这路拳法从何处学来？”张无忌微笑不答。唐文亮厉声道：“金毛狮王谢逊现在何处？还请曾少侠告知。”他心思较灵，已隐约猜到谢逊与眼前这少年之间当有关系。

张无忌一惊：“啊哟不好，我炫示七伤拳功，却把义父带了出来。倘若言明了跟义父之间的渊源，那是摆明和六大派为敌，这和事老便作不成了。”当即说道：“你道贵派失落七伤拳拳谱，罪魁祸首是金毛狮王吗？错了，错了！那一晚崆峒山青阳观中夺谱激斗，贵派有人中了混元功之伤，全身现出血红斑点，下手之人，乃是混元霹雳手成昆。”

当年谢逊赴崆峒山劫夺拳谱，成昆存心为明教多方树敌，是以反而暗中相助，以混元功击伤唐文亮、常敬之二老，当时谢逊不知，后来经空见点破，这才明白。这时张无忌心想成昆一生奸诈，嫁祸于人，我不妨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何况这又不是说的假话。

唐文亮和常敬之疑心了二十余年，这时经张无忌一提，均想原来如此，不由得对望了一眼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宗维侠道：“那么请问曾少侠，这成昆现下到了何处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混元霹雳手成昆一心挑拨六大派和明教不和，后来投入少林门下，法名圆真。昨晚他混入明教内堂，亲口对明教首脑人物吐露此事。杨逍先生、韦蝠王、五散人等皆曾听闻。此事千真万确，若有虚言，我是猪狗不如之辈，死后万劫不得超生。”

他这几句话朗朗说来，众人尽皆动容。只有少林派僧众却一齐大哗。

只听一人高宣佛号，缓步而出，身披灰色僧袍，貌相威严，左手握了一串念珠，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。他步入广场，说道：“曾施主，你如何胡言乱语，一再诬蔑我少林门下？当此天下英雄之前，少林清名岂能容

你随口污辱？”

张无忌躬身道：“大师不必动怒，请圆真僧出来跟晚辈对质，便知真相。”

空性大师沉着脸道：“曾施主一再提及敝师侄圆真之名，你年纪轻轻，何以存心如此险恶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在下是要请圆真和尚出来，在天下英雄之前分辨是非黑白，怎地存心险恶了？”空性道：“圆真师侄是我空见师兄的入室弟子，佛学深湛，除了这次随众远征明教之外，多年来不出寺门一步，如何能是混元霹雳手成昆？更何况圆真师侄为我六大派苦战妖孽，力尽圆寂，他死后清名，岂容你……”

张无忌听到“力尽圆寂”四字时，耳朵中嗡的一声响，脸色登时惨白，空性以后说甚么话，一句也没有听见，喃喃的道：“他……他当真死了么？决……决计不会。”

空性指着西首一堆僧侣的尸首，大喊道：“你自己去瞧罢！”

张无忌走到这堆尸首之前，只见有一具尸体脸颊凹陷、双目翻挺，果然便是投入少林后化名圆真的混元霹雳手成昆，俯身探他鼻息，触手处脸上肌肉冰凉，已然死去多时。张无忌又悲又喜，想不到害了义父一世的大仇人，终于恶贯满盈，丧生于此，胸中热血上涌，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奸贼啊奸贼，你一生作恶多端，原来也有今日。”

这几下大笑声震山谷，远远传送出去，人人都是心头一凛。

张无忌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这圆真是谁打死的？”空性侧目斜睨，脸上犹似罩着一层寒霜，并不答话。殷天正本已退在一旁，这时说道：“他和小儿野王比掌，结果一死一伤。”

张无忌躬身道：“是！”心道：“想是圆真中了韦幅王的寒冰绵掌后，受伤不轻，我舅父的掌力也是非同小可，这才当场将他击毙。舅父替我报了这场深仇，那真是再好不过。”走到殷野王身旁，一搭他的脉息，知道生命无碍，便即宽心，说道：“多谢前辈！”

空性在一旁瞧着，愈来愈怒，纵声喝道：“小子，过来纳命罢！”这几个字轰轰入耳，声若雷震。张无忌愕然回头，道：“怎么？”空性大声道：“你明知圆真师侄已死，却将一切罪过全都推在他的身上，如此恶毒，岂能饶你？老和尚今日要开杀戒。你是自裁呢，还是非要老和尚动手不可？”

张无忌心下踌躇：“圆真伏诛，罪魁祸首遭了应得之报，原是极大喜事，可是从此无人对质，真相反而不易大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正自沉吟，空性踏上几步，右手向他头顶抓将下来，这一抓自腕至指，伸得笔直，劲道凌厉已极。

殷天正喝道：“是龙爪手，不可大意！”

张无忌身形一侧，轻飘飘的让了开去。空性一抓不中，次抓随至，这一招来势更加迅捷刚猛。张无忌斜身又向左侧闪避。空性第三抓、第四抓、第五抓呼呼发出，瞬息之间，一个灰袍僧人便似变成了一条灰龙，龙影飞空，龙爪急舞，将张无忌压制得无处躲闪。猛听得嗤的一声响，张无忌横身飞出，右手衣袖已被空性抓在手中，右臂裸露，现出长长五条血痕，鲜血淋漓而下，少林僧众喝彩声中，却夹杂着一个少女的惊呼。

张无忌向惊呼声来处瞧去，只见小昭神色惊恐，叫道：“张公子，你……你小心了。”张无忌心中一动：“这小姑娘对我倒也真好。”

空性一招得手，纵身而起，又扑将过来，威势非凡。这路抓法快极狠极。张无忌生平从未见过，一时无策抵御，只得倒退跃开，这一抓便即落空。



空性龙爪手源源而出，张无忌又即纵身后退。两人面对着面，一个扑击。一个后跃。空性连抓九下，尽皆落空。两人始终相距两尺有余，虽然空性连续急攻，张无忌未有还手余地，但两人轻功上的造诣，却极明显的分了高下。空性飞步上前，张无忌却是倒退后跃，其间难易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，空性始终赶他不上，脚下自早已输得一败涂地。张无忌只须转过身来奔出数步，立即便将他遥遥抛落在后了。

其实张无忌不须转身，纵然倒退，也能摆脱对方的攻击，他所以一直和空性不接不离，始终相距在二三尺间，乃在察看他的龙爪手招数中的秘奥，看到第三十七招时，只见他左手疾扑而前，使的又是第八招“拿云式”。他第三十八招双手自上而下同抓，方位虽变，姿势却和第十二招“抢珠式”相同。这些招式的名称，张无忌自是一无所知，但出手姿势，却每一招都看得分明，记得清楚。

原来那龙爪手只有三十六招，要旨端在凌厉狠辣，不求变化繁多。空性中年之时曾数逢大敌，但只要使出这龙爪手来，无不立占上风，总是在十二招以前便即取胜，自第十三招起，只是自己平时练习，从未在临敌时用过的，这一次直使到第三十六招，仍未能制服敌人，那是生平从所未有之事。到第三十七招时，已迫得变化前招，寻思：“这小子不过轻功高明，身形灵便，一味东躲西闪而已，倘若当真拆招，未必挡得了我十二招龙爪手。”

张无忌这时却已看全了龙爪手三十六式抓法，其本身虽无破绽可寻，但乾坤大挪移法却能在对方任何拳招中造成破绽，只是心下踌躇：“此刻我便要取他性命，亦已不难，但少林派威名赫赫，这位空性大师又是少林寺的三大耆宿之一，我若在天下英雄之前将他打败，少林派颜面何存？可是要不动声色的叫他知难而退，这人武功比崆峒诸老高明得太多，我可无法办到。”正感为难之际，忽听空性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是逃命，可不是比武！”

张无忌道：“要比武……”空性乘他开口说话而真气不纯之际，呼呼两招攻出。张无忌纵身飘开，口中说话继续接了下去：“……也成，要是我赢得大师，那便如何？”这几句话中间语气没半分停顿，若是闭眼听来，便跟心平气和的坐着说话一般无异，决不信他在说这三句话之间，已连续闪避了空性的五招快速进攻。

空性道：“你轻功固是极佳，但要在拳脚上赢得我，却也休想。”张无忌道：“过招比武，谁又能逆料胜败？晚辈比大师年轻得多，武艺虽低，气力上可占了便宜。”空性厉声道：“要是我在拳脚之上输了给你，你要杀便杀，要刚便刚。”张无忌道：“这个可不敢当！晚辈输了，自然听凭大师处分，不敢有半句异言。但若侥幸胜得一招半式，便请少林派退下光明顶。”空性道：“少林派之事，由我师兄作主，我只管得自己。我不信这龙爪手拾夺不了你这小子。”

张无忌心念一动，已有了主意，说道：“少林派龙爪手三十六招没半分破绽，乃天下擒拿法中的无上绝艺，只不过大师练得还有一点儿不大对。”空性怒道：“好罢！你要是破解得了我的龙爪手，我立即回少林寺，终身不出寺门一步！”张无忌道：“那也不必！”

两人如此对答之际，四周众人彩声如雷，越来越是响亮。

原来两人口中说话，手脚身法却丝毫不停，只有愈斗愈快，但说话的语调和平时一模一样，绝无半点停顿气促。当空性说“你轻功固是绝佳”这句话时，呼呼连出两招，说“但要在拳脚上赢得我”那句话时，左手五指急抓



而下，说到“却也休想”时，语音威猛，双手颤动，疾拿三招。两人边斗边说，旁观众人的喝彩声始终掩盖不了二人的语音。

张无忌最后说到“那也不必”时，陡然间身形拔起，在空中急速盘旋，连转四个圈子，愈转愈高，又是一个转折，轻轻巧巧的落在数丈之外。众人只瞧得神眩目驰，若非今日亲眼目睹，决不信世间竟能有这般轻功。青翼蝠王韦一笑自负轻功举世莫及，这时也不禁骇然叹服。

张无忌身子落地，空性也已抢到他的身前，却不乘虚追击，大声道：“咱们这就比了吗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好，大师请发招。”空性道：“你还是不住倒退么？”张无忌微笑道：“晚辈若再倒退半步，便算输了。”

明教中杨逍、冷谦、周颠、说不得诸人，天鹰教的殷天正、殷野王、李天垣诸人身子难动，眼睛耳朵却一无所碍，听得他如此说法，都是暗吃一惊。他们个个见多识广，眼见空性僧的龙爪手威猛无涛，便要接他一招，也极不易，张无忌武功虽然了得，但就算能胜，总也得在百余招之后，攻守趋避，如何能不退半步？均觉这句话说得未免过于托大。

只听空性道：“那也不必！赢要赢得公平，输也要输得心服。”一言甫毕，喝道：“接招！”左手虚探，右手挟着一股劲风，直拿张无忌左肩“缺盆穴”，正是一招“拿云式”。

张无忌见他左手微动，便已知他要使此招，当下也是左手虚探，右手直拿对方“缺盆穴”。两人所使招式一模一样，竟无半点分别，但张无忌后发先至，却在一刹那的相差之间占了先着。空性的手指离他肩头尚有两寸，张无忌五根手指已抓到了空性的“缺盆穴”上。空性只觉穴道上一麻，右手力道全失。张无忌手指却不使劲，随即缩回。

空性一呆，双手齐出，使一招“抢珠式”，拿向张无忌左右太阳穴。张无忌仍是后发先至，两手探出，又是抢先一步，拿到了空性的双太阳穴。这太阳穴何等重要，在内家高手比武之际，触手立毙，无挽救的余地。但张无忌手指在他双太阳穴上轻轻一拂，便即圈转，变为龙爪手中的第十六招“捞月式”，虚拿空性后脑“风府穴”。

空性被他拂中双太阳穴时已是一呆，待见他使出“捞月式”，更是惊讶之极，立即向后跃开半丈，喝道：“你……你怎地偷学到我少林派的龙爪手？”

张无忌微笑道：“天下武学殊途同归，强分派别，乃是人为，这路龙爪手的擒拿功夫也未必是贵派所独有。”心中却也暗暗佩服，“这龙爪手如此厉害，必是经少林派数百年来千锤百炼，实已可说是不败的武功，我若非也以龙爪手与他对攻，要以别的拳法取胜，确也当真十分艰难。何况我所学过的拳法掌法，比之少林派中的二三流人物尚且不如，怎及得上这位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大师？”

空性低头沉思，一时想不通其中道理，说到这龙爪手上的造诣，便是师兄空闻、空智，甚至当年空见师兄，也均及自己不上，何以这少年接连两招，都能后发先至，而且出招的手法劲力、方向部位，更是稳迅兼备，便如有数十年苦练之功一般？

他呆呆不语，广场上千余人的目光一齐凝注在他脸上。适才两人动手过招，倏忽两下，便即分开，除了第一流高手之外，余人都没瞧出谁胜谁败，只是眼见张无忌行若无事，空性却皱起眉头苦苦思索，显然优劣已判。

空性突然间大喝一声，纵身而上，双手犹如狂风骤雨，“捕风式”、“捉影式”、“抚琴式”、“鼓瑟式”、“批亢式”、“虚式”、“抱残式”、

“守缺式”，八式连环，疾攻而至。张无忌神定气闲，依式而为，捕风捉影、抚琴鼓瑟、批亢 虚、抱残守缺，接连八招，招招后发而先至。

空性神僧这八式连环的龙爪手绵绵不绝，便如是一招中的八个变化一般，快捷无比，哪知他快张无忌更快。每一招都占了先手。空性每出一招，便被逼得倒退一步，退到第七步时，“抱残式”和“守缺式”稳凝如山般使将出来。这两式是龙爪手中最后第三十五、三十六式的招数，一瞥之下，似乎其中破绽百出，施招者手忙脚乱，竭力招架，其实这两招似守实攻，大巧若拙，每一处破绽中都隐伏着厉害无比的陷阱。龙爪手本来走的是刚猛路子，但到了最后两式时，刚猛中暗藏阴柔，已到了返璞还真、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张无忌一声清啸，踏步而上，抱残守缺两招虚式一带，突然化作一招“拿云式”，中宫直攻而入。

空性大喜，暗想：“终于你着了我道儿。”眼见他一条右臂已陷入重围，再也不能全身而退，当下双掌回击，陡然圈转。呼的一响，往他臂弯上击了下去。空性是有道高僧，见这少年精通少林武艺，生怕他和本门确有渊源，何况先前数招中他明明已抓到自己重穴，都是有意缩手相让，因此这一招便也没下杀手，只求将他右臂震断便算。岂知双掌掌缘刚和他右臂相触，突觉一般柔和而厚重的劲力从他臂上发出，挡住了自己双掌下击。便在此时，张无忌右手五指也已虚按在空性胸口“膻中穴”的周遭。

在这一瞬之间，空性心中登时万念俱灰，只觉数十年来苦练武功、称雄江湖，全成一场幻梦，点了点头，缓缓说道：“曾施主比老衲高明得多了。”左手抓住右手的五根手指，一施劲力，正要将之折断，突觉左腕上一麻，劲道全然使不出来，正是张无忌的手指在他手腕穴道上轻轻拂过。只听他朗声说道：“晚辈以少林派的龙爪手胜了大师，于少林威名有何妨碍？晚辈若非以少林绝艺和大师对敌，天下再无第二门功夫，能占得大师半点上风。”空性在一时愤激之中，原想自断五指，终身不言武功，听他如此说，但觉对方言语行事，处处对本门十分回护，若非如此，少林派千百年来的威名，可说在自己手中损折殆尽，自己岂非成了少林一派的大罪人？言念及此，不由得对他大是感激，眼中泪光莹莹，合十说道：“曾施主仁义过人，老衲既感且佩。”

张无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晚辈犯上不敬，还须请大师恕罪。”

空性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龙爪手到了曾施主手中，竟然能有如此威力，老衲以前做梦也料想不到，日后有暇，还望驾临敝寺，老衲要一尽地主之谊，多多请教。”本来武林中人说到“请教”两字，往往含有挑战之义，但空性语意诚恳，确是佩服对方武术，自愧不如，有意求教。

张无忌忙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，晚辈年幼浅学，深盼他日得有机缘求大师指点。”他这几句话发自肺腑，也是说得恳切之极。

空性在少林派中身分极是崇高，虽因生性纯朴，全无治事之才，在寺中不任重要职司，但人品武功，素为僧众推服。少林派中自空智以下见他如此，既觉气沮，对张无忌顾全本派颜面也是暗暗感激，都觉今日之事，本门是决计不能再出手向他索战的了。

空智大师是这次六大派围攻明教的首领，眼见情势如此，心中十分尴尬，魔教覆灭在即，却给这一个无名少年插手阻挠，倘若便此收手，岂不被天下豪杰笑掉了牙齿？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斜眼向华山派的掌门人神机子鲜于通使了个眼色。

鲜于通足智多谋，是这次围攻明教的军师，见空智大师使眼色向自己求救，当即折扇轻挥，缓步而出。

张无忌见来者是个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士，眉目清秀，俊雅潇洒，心中先存了三分好感，拱手道：“请了，不知这位前辈有何见教。”鲜于通尚未回答，殷天正道：“这是华山派掌门鲜于通，武功平常，鬼计多端。”张无忌一听到鲜于通之名，暗想：“这名字好熟，甚么时候听说过啊？”只见鲜于通走到身前一丈开外，立定脚步，拱手说道：“曾少侠请了！”张无忌还礼道：“鲜于掌门请了。”

鲜于通道：“曾少侠神功盖世，连败崆峒诸老，甚且少林神僧亦甘拜下风，在下佩服之至。不知是哪一位前辈高人门下，调教出这等近世罕见的少年英侠出来？”

张无忌一直在思索甚么时候听人说起过他的姓名，对他的问话没有置答。

鲜于通仰天打个哈哈，朗声说道：“不知曾少侠何以对自己的师承来历，也有这等难言之隐？古人言道：‘见贤思齐，见不贤……’”

张无忌听到“见贤思齐”四字，猛地想起“见死不救”来，登时记起，五年前在蝴蝶谷中之时，胡青牛曾对他言道：华山派的鲜于通害死了他妹子。当时张无忌小小的心灵之中曾想：“这鲜于通如此可恶，日后倘若不遭报应，老天爷哪里还算有眼？”一凝神之际，将胡青牛的说话清清楚楚的记了起来：“一个少年在苗疆中了金蚕蛊毒，原本非死不可，我三日三夜不睡，耗尽心血救治了他，和他义结金兰，情同手足，哪知后来他却害死了我的亲妹子……唉，我那苦命的妹子……我兄妹俩自幼父母见背，相依为命。”胡青牛说这番话时，那满脸皱纹、泪光莹莹的哀伤情状，曾令张无忌心中大是难过。胡青牛又说，后来曾数次找他报仇，只因华山派人多势众，鲜于通又狡猾多智，胡青牛反而险些命丧他手。

他想到此处，双眉一挺，两眼神光炯炯，向鲜于通直射过去，又想起鲜于通曾有个弟子薛公远，被金花婆婆打伤后自己救了他的性命，哪知后来反而要将自己煮来吃了，这两师徒恩将仇报，均是卑鄙无耻的奸恶之徒，薛公远已死，眼前这鲜于通却非好好惩戒一番不可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又没在苗疆中过非死不可的剧毒，又没害死过我金兰之交的妹子，哪有甚么难言之隐？”

鲜于通听了这句话，不由得全身一颤，背上冷汗直冒。当年他得胡青牛救治性命后，和胡青牛之妹胡青羊相恋。胡青羊以身相许，竟致怀孕，哪知鲜于通后来贪图华山派掌门之位，弃了胡青羊不理，和当时华山派掌门的独生爱女成亲。胡青羊羞愤自尽，造成一尸两命的惨事。这件事鲜于通一直遮掩得密不通风，不料事隔十余年，突然被这少年当众揭了出来，如何不令他惊惶失措？当下便起毒念：“这少年不知如何，竟会得知我的隐私，非下辣手立即除了不可，决不能容他多活一时三刻，否则给他张扬开去，那还了得？”霎时之间镇定如恒，说道：“曾少侠既不肯见告师承，在下便领教曾少侠的高招。咱们点到即止，还盼手下留情。”说着右掌斜立。左掌便向张无忌肩头劈了下来，朗声道：“曾少侠请！”竟不让张无忌再有说话的机会。

张无忌知他心意，随手举掌轻轻一格，说道：“华山派的武艺高明得很，领不领教，都是一般。倒是鲜于掌门恩将仇报、忘恩负义的功夫，却是人所不及……”

鲜于通不让他说下去，立即扑上贴身疾攻，使的是华山派绝技之一的七十二路“鹰蛇生死搏”。他收拢折扇，握在右手，露出铸作蛇头之形的尖利扇柄，左手使的则是鹰爪功路子；右手蛇头点打刺戳，左手则是擒拿扭勾，双手招数截然不同。这路“鹰蛇生死搏”乃华山派已传之百余年的绝技，鹰蛇双式齐施，苍鹰矫矢之姿，毒蛇灵动之势，于一式中同时现出，迅捷狠辣，兼而有之。可是力分则弱，这路武功用以对付常人，原能使人左支右绌，顾得东来顾不得西，张无忌只接得数招，便知对方招数虽精，劲力不足，比之空性神僧可差得远了，当下随手拆接，说道：“鲜于掌门，在下有一件不明之事请教，你当年身中剧毒，已是九死一生，人家拚着三日三夜不睡，竭尽心力的给你治好了，又和你义结金兰、待你情若兄弟。为甚么你如此狠心，反而去害死了他的妹子？”

鲜于通无言可答，张口骂道：“胡……”他本想骂：“胡说八道”，跟对方强辩。他素以言辞便给、口齿伶俐著称武林，耳听得张无忌在揭自己的疮疤，便想捏造一番言语，不但遮掩自己的失德，反而诬陷对方，待张无忌愤怒分神，便可乘机暗下毒手，眼见到张无忌胜过空性神僧的身手，自己上场之前就没盼能在武功上胜过了他。

哪知刚说了一个“胡”字，突然间一股沉重之极的掌力压将过来，逼在他的胸口，鲜于通喉头气息一沉，下面那“……说八道”三个字便咽回了肚中，霎时之间，只觉肺中的气息便要对方掌力挤逼出来，急忙潜运内功，苦苦撑持，耳中却清清楚楚的听得张无忌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你倒记得是姓‘胡’的，为甚么说了个‘胡’字，便不往下说呢？胡家小姐给你害得好惨，这些年来，你难道不感内疚么？”鲜于通窒闷难当，呼吸便要断绝，急急连攻三招。张无忌掌力一松，鲜于通只感胸口轻了，忙吸了口长气，喝道：“你……”但只说了个“你”字，对方掌力又逼到胸前，话声立断。

张无忌道：“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，是就是，非就非，为甚么支支吾吾、吞吞吐吐？蝶谷医仙胡青牛先生当年救了你的性命，是不是？他的亲妹子是给你亲手害死的，是不是？”他不知胡青牛之妹子如何被害，无法说得更加明白，但鲜于通却以为自己一切所作所为，对方已全都了然于胸，又苦于言语无法出口，脸色更加白了。

旁观众人素知鲜于通口若悬河，最擅雄辩，此刻见他脸有愧色，在对方严词诘责之下竟然无言以对，对张无忌的说话不由得不信。张无忌以绝顶神功压迫他的呼吸，除了鲜于通自己哑子吃黄连、有苦说不出之外，旁人但见张无忌双掌挥舞，拆解鲜于通的攻势，偶尔则反击数掌，纵是各派一流高手，也瞧不破其中的秘奥。华山派中的诸名宿、门人眼见掌门人如此当众出丑，被一个少年骂得狗血淋头，却无一句辩解，人人均感羞愧无地。另有一干人知道鲜于通诡计多端，却以为他暂且隐忍，稍停便有极厉害的报复之计。

只听张无忌又大声斥道：“咱们武林中人，讲究有恩报恩、有怨报怨，那蝶谷医仙是明教中人，你身受明教的大恩，今日反而率领门人，前来攻击明教。人家救你性命，你反而害死他的亲人，如此禽兽不如之人，亏你也有脸面来做一派的掌门！”他骂得痛快淋漓，心想胡先生今日若是在此，亲耳听到我为他伸怨雪恨，当可一吐心中的积愤，眼下骂也骂得够了，今日不能伤他的性命，日后再找他算帐，当下掌力一收，说道：“你既自知羞愧，那便暂且寄下你颈上的人头。”

鲜于通突然间呼吸畅爽，喝道：“小贼，一派胡言！”折扇柄向着张无

忌面门一点，立即向旁跃开。张无忌鼻中突然闻到一阵甜香，登时头脑昏眩，脚下几个踉跄，但觉天旋地转，眼前金星乱舞……

鲜于通喝道：“小贼，教你知道我华山绝艺‘鹰蛇生死搏’的厉害！”说着纵身上前，左手五指向张无忌右腋下的“渊腋穴”上抓了下去。他只做这一把抓落，张无忌已绝无反抗之能，哪知着手之处，便如抓到了一张滑溜溜的大鱼皮，竟使不出半点劲道。但听得华山派门人弟子彩声雷动：“鹰蛇生死搏今日名扬天下！”“华山鲜于掌门神技惊人！”“教你这小贼见识见识货真价实的武功！”

张无忌微微一笑，一口气向鲜于通鼻间吹了过去。鲜于通陡然闻到一股甜香，头脑立时昏晕，这一下当真是吓得魂飞魄散，张口待欲呼唤。张无忌左手在他双脚膝弯中一拂。鲜于通立足不定，扑地跪倒，伏在张无忌面前，便似磕拜求饶一般。

这一下变故人人大大出意料之外，眼见张无忌已然身受重伤，摇摇欲倒，哪知一刹那间，变成鲜于通跪在他的面前，难道他当真有妖法不成？

张无忌弯下腰去，从鲜于通手中取过折扇，朗声说道：“华山派自负名门正派，真料不到居然还有一手放蛊下毒的绝艺，各位请看！”说着轻轻一挥，打开折扇，只见扇上一面绘的是华山绝峰，千仞叠秀，翻将过来，另一面写着郭璞的六句“太华赞”：“华岳灵峻，削成四方。爱有神女，是挹玉浆。其谁游之？龙驾云裳。”张无忌折拢扇子，说道：“谁知道这把风雅的扇子之中，竟藏着一个卑鄙阴毒的机关。”说着走到一棵花树之前，以扇柄对着鲜花挥了几下，片刻之间，花瓣纷纷萎谢，树叶也渐转淡黄。

众人无不骇然，均想：“鲜于通在这把扇中藏的不知是甚么毒药，竟这等厉害？”

只听得鲜于通伏在地下，犹如杀猪般的惨叫，声音凄厉，撼人心弦，“啊……啊……”的一声声长呼，犹如有人以利刃在一刀刀刺到他身上。本来以他这等武学高强之士，便真有利刃加身，也能强忍痛楚，决不致当众如此大失身分的呼痛。他每呼一声，便是削了华山派众人的一层面皮。只听他呼叫几声，大声道：“快……快杀了我……快打死我罢……”

张无忌道：“我倒有法子给你医治，只不知你扇中所藏的是何毒物。不明毒源，那就难以解救了。”

鲜于通叫道：“这……这是金蚕……金蚕蛊毒……快……快打死我……啊……啊……”

众人听到“金蚕蛊毒”四字，年轻的不知厉害，倒也罢了，各派耆宿却尽皆变色，有些正直之士已大声斥责起来。原来这“金蚕蛊毒”乃天下毒物之最，无形无色，中毒者有如千万条蚕虫同时在周身咬啮，痛楚难当，无可形容。武林中人说及时无不切齿痛恨。这蛊毒无迹象可寻，凭你神功无敌，也能被一个不会半点武功的妇女儿童下了毒手，只是其物难得，各人均只听到过它的毒名，此刻才亲眼见到鲜于通身受其毒的惨状。

张无忌又问：“你将金蚕蛊毒藏在折扇之中，怎会害到了自己？”鲜于通道：“快……杀了我……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伸手在自己身上乱抓乱击，满地翻滚。张无忌道：“你将扇中的金蚕蛊毒放出来害我，却被我用内力逼了回来，你还有甚么话说？”

鲜于通尖声大叫：“是我自己作孽……我自作孽……”伸出双手扼在自己咽喉之中，想要自尽，但中了这金蚕蛊毒之后。全身已无半点力气，拼命

将额头在地下碰撞，也是连面皮也撞不破半点。这毒物令中毒者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偏偏又神智清楚，身上每一处的痛楚加倍清楚的感觉到，比之中者立毙的毒药，其可畏可怖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
当年鲜于通在苗疆对一个苗家女子始乱终弃，那女子便在他身上下了金蚕蛊毒。但仍盼他回心转意，下的分量不重，以便解救。鲜于通中毒后当即逃出。他也真工于心计，逃出之时，竟偷了那苗家女子的两对金蚕，但逃出不久便即瘫倒。恰好胡青牛正在苗疆采药，将他救活。鲜于通此后依法饲养金蚕，制成毒粉，藏在扇柄之中。扇柄上装有机括，一加揞按，再以内力逼出，便能伤人于无形。他适才一动手便即受制，内力使发不出，直到张无忌撒手相让，他立即使出一招“鹰扬蛇窜”，扇柄虚指，射出蛊毒。

幸得张无忌内力深厚无比，临危之际屏息凝气，反将毒气喷回，只要他内力稍差，那么眼前在地下辗转呼号之人，便不是鲜于通而是他了。他熟读王难姑的“毒经”，深知这金蚕蛊毒的厉害，暗中早已将一口真气运遍周身，察觉绝无异状，这才放心，眼前鲜于通如此痛苦，不禁起了恻隐之心，但想：“救是可以相救，却要他亲口吐露自己当年的恶行。”朗声道：“这金蚕蛊毒救治之法，我倒也懂得，只是我问你甚么，你须老实回答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我便撒手不理，任由你受罪七日七夜，到那时肉腐见骨，滋味可不好受。”

鲜于通身上虽痛，伸志却极清醒，暗想：“当年那苗家女子在我身上下了此毒之后，也说要我苦受折磨七日七夜之后，这才肉腐见骨而死，怎地这小子说得一点不错？”可是仍不信他会有蝶谷医仙胡青牛的神技，能解此剧毒，说道：“你……救不了我的……”

张无忌微微一笑，倒过折扇，在他腰眼中点了一点，说道：“在此处开孔，倾入药物后缝好，便能驱走蛊毒。”鲜于通忙不迭的道：“是，是！一点儿也……也……不错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那么你说罢，你一生之中，做过甚么亏心事。”鲜于通道：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张无忌双手一拱道，“请了！你在这儿躺七天七夜罢。”鲜于通忙道：“我……我说……”可是要当众说说自己的亏心事，究是大大的为难，他嗫嚅半晌，终于不说。

突然之间，华山派中两声清啸，同时跃出二人，一高一矮，年纪均已五旬有余，手中长刀闪耀，纵身来到张无忌身前。那身矮老者尖声说道：“姓曾的，我华山派可杀不可辱，你如此对付我们鲜于掌门，非英雄好汉所为。”

张无忌抱拳说道：“两位尊姓大名？”那矮小老者怒道：“谅你也不配问我师兄弟的名号。”俯下身来，左手便去抱鲜于通。张无忌拍出一掌，将他逼退一步，冷冷的道：“他周身是毒，只须沾上一点，便和他一般无异，阁下还是小心些罢！”

那矮小老者一怔，只吓得全身皆颤，却听鲜于通叫道：“快救我……快救我……白垣白师哥，是我用这金蚕蛊毒害死的，此外再也没有了，再也没亏心事了。”

他此言一出，那高矮二老以及华山派众人一齐大惊。矮老者问道：“白垣是你害死的？此言可真？你怎说他死于明教之手？”

鲜于通叫道：“白……白师哥……求求你，饶了我……”他一面惨叫，一面不住的磕头求告，叫道：“白师哥……你死得很惨，可是谁叫你当时那么狠狠逼我……你要说出胡家小姐的事来，师父决不能饶我，我……我只好杀了你灭口啊。白师哥……你放了我……你饶了我……”双手用力扼迫自己的喉咙，又道：“我害了你，只好嫁祸于明教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给你烧

了多少纸钱，又给你做了多少法事，你怎么还来索我的命？你的妻儿老小，我也一直给你照顾……他们衣食无缺啊。”

此刻日光普照，广场上到处是人，但鲜于通这几句哀求之言说得阴风惨惨，令人不寒而栗，似乎白垣的鬼魂真的到了身前一般。华山派中识得白垣的，更是惊惧。张无忌听他如此说，却也大出意料之外，本来只要他自承以怨报德、害死胡青牛之妹，哪知他反而招供害死了自己的师兄。却不知胡青羊虽是因他而死，毕竟是她自尽，鲜于通薄幸寡德，心中一直也未觉如何惭愧，白垣却是他亲手加害。当时白垣身中金蚕蛊毒后辗转翻滚的惨状，今日他一一身受，脑海中想到的只是。“白垣”两字，又惊又痛之下，便像见到白垣的鬼魂前来索命。

张无忌也不知那白垣是甚么人，但听了鲜于通的口气，知他将暗害白垣的罪行推在明教的头上，华山派所以参与光明顶之役，多半由此而起，朗声说道：“华山派各位听了，白垣白师父并非明教所害，各位可错怪了旁人。”

那高大老者突然举刀，疾往鲜于通头上劈落。张无忌折扇伸出，在他刀上一点，钢刀荡开，拍的一下，掉在地下，直插入土里一尺有余。那高老者怒道：“此人是本派叛徒，我们自己清理门户，你何必插手干预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已答应治好他身上蛊毒，说过的话可不能不算。贵派门户纷争，尽可待回归华山之后，慢慢清理不迟。”

那矮老者道：“师弟，此人之言不错。”飞起一脚，踢在鲜于通背心。“大椎穴”上，这一脚既踢中了他穴道，又将他踢得飞了起来，直掼出去，拍挞一声，摔在华山派众人面前。

鲜于通穴道上受踢，虽然全身痛楚不减，却已叫喊不出声音，只是在地下挣扎扭动。他自有亲信的门人弟子，但均怕沾到他身上剧毒，谁也不敢上前救助。

那矮老者向张无忌道：“我师兄弟是鲜于通这家伙的师叔，你帮我华山派弄明白了门户中的一件大事，令我白垣师侄沉冤得雪，谢谢你啦！”说着深深一揖。那高老者跟着也是一揖。张无忌急忙还礼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矮老者举刀虚砍一刀，厉声道：“可是我华山派的名声，却也给你这小子当众毁得不成模样，我师兄弟跟你拼了这两条老命！”高老者也道：“我师兄弟跟你拼了这两条老命。”敢情他身材虽然高大，却是唯那矮老者马首是瞻，矮老者说甚么，他便跟着说甚么。

张无忌道：“华山派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偶尔出一个败类，不碍贵派威名。武林中不肖之徒，各大门派均在所难免，两位何必耿耿于怀？”高老者道：“依你说是不碍的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不碍的。”高老者道：“师哥，这小子说是不碍的，咱们就算了罢！”他对张无忌颇存怯意，实是不敢和他动手。

矮老者厉声道：“先除外侮，再清门户。华山派今日若是胜不得这小子，咱们岂能再立足于武林之中？”高老者道：“好！喂，小子，咱们可要两个打你一个了。你要是觉得不公平，那便乘早认输了事。”矮老者眉头一皱，喝道：“师弟，你……”

张无忌接口道：“两个打我一个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，倘若你们输了，不能再跟明教为难。”高老者大喜，大声道：“咱们两个打你一个，那你决计活不了。我师兄弟有一套两仪刀法。变化莫测，联刀攻敌，万夫莫当。我就只担心你定要单打独斗，一个对一个。你既肯一个对我们两个，那是输定



了，说过的话可不许反悔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我决不反悔便是，老前辈刀下留情。”高老者道：“我刀下是决不容情的，我们这路两仪刀法一施展，越来越凌厉，那可没甚么客气。我瞧你这小子人也不坏，砍死了你，倒怪可怜的……”

矮老者怒喝：“师弟，少说一句成不成？”高老者道：“少说一句，当然可以。不过我是先行提醒他，叫他留神，咱师兄弟这套两仪刀法，乃是反两仪，式式不依常规……”矮老者厉声喝道：“住口！”转头向张无忌道：“请接招！”挥刀便砍了过去。张无忌举起鲜于通那柄折扇，按在他刀背上一引。高老者大声叫道：“喂，喂！不成，不成！这个样子，咱们宁可不比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怎么？”高老者道：“这把扇子中有毒，不小心溅了开来，可不是玩的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不错，这种剧毒之物，留在世上只有害人。”右手食中两根手指挟住扇柄，往下一掷，那扇子嗤的一声，直没入土中，地下仅余一个小孔。这一手神功，广场之上再无第二人能办得到，众人忍不住都大声喝起彩来。

高老者将单刀挟在腋下，双手用力鼓掌，说道：“你快去取一件兵刃来罢。”

张无忌本来不愿当众炫耀，不过今日局面大异寻常，若不显示神功，艺压当场，要想六大派人众就此罢手，回归中原，那可是千难万难，便道：“前辈看我用甚么兵刃的好？”高老者伸出手去，在他肩头拍了两拍，笑道：“你这娃儿倒也有趣，你爱用甚么兵刃，居然问起我来了。”张无忌知他这么拍几下不过是老人家喜欢少年人的表示，并无恶意。但旁观众人却都吃了一惊，心想两人对敌过招，一个人随随便便的伸手去拍敌手肩膀，对方居然并不闪避，倘若那高老者手上使劲，或是乘机拍中他的穴道，岂非不用比武，便分胜负？却不知张无忌有神功护身，高老者倘若忽施暗算，也决计伤他不到。

高老者笑道：“我叫你用甚么兵刃，你便听我的话么？”张无忌微笑道：“可以。”高老者笑道：“你这娃儿武艺很好，十八般兵刃，想是件件皆能的了。要你空手和我们两个老人家过招，又说不过去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空手也不妨的。”

高老者游目四周，想要找一件最不称手的兵刃给他，突然看到广场左角放着几块大石，便道：“我让你也占些便宜，用件极沉重的兵刃。”说着向着几块大石一指，呵呵大笑。

这些大石每块总有二三百斤，力气小些的连搬也搬不动，何况长期来给人当作凳坐，四周光溜溜的，无可着手之处，怎能作为兵刃？高老者原意是出个难题，开开玩笑，最好对方给挤兑住了，知难而退，比武之事就此作罢。不料张无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件兵刃倒也别致，老前辈是考我的功夫来着。”说着走到石块之前，左手伸出，抄起一块大石，托在手里，说道：“两位请！”话声甫毕，连身带石一跃而起，纵到了两个老者的身前。

众人只瞧得张大了口，连喝彩也忘记了。高老者伸手猛拉胡子，叫道：“这……这个可是奇哉怪也！”矮老者知道今日实是遇上了生平从未遇的大敌，当下稳步凝气，注视对手，说道：“有僭了！”青光闪动，身随刀进，直攻张无忌右臂。高老者道：“师哥，真打吗？”矮老者道：“还有假的？”钢刀兜了半个圈子，方向突变，斜劈张无忌肩头。

张无忌旁退让开，只见斜刺里青光闪耀，高老者挥刀砍来。张无忌喝道：

“来得好！”横过石头一挡，当的一声响，这一刀砍在石上，火花四溅，石屑纷飞。张无忌举起大石，顺势推了过去。高老者叫道：“啊哟，这是‘顺水推舟’，你使大石头也有招数么？”

矮老者大声喝道：“师弟，‘混沌一破’！”挥刀从背后反划了个弧形，弯弯曲曲的斩向张无忌。高老者接口道：“太乙生萌，两仪合德……”矮老者接口道：“日月晦明。”两人口中呼喝，刀招源源不绝的递出。张无忌施展九阳神功，将大石托在手里运转如意。高矮二老使开了反两仪刀法，刀刀狠辣，招招沉猛，但张无忌手中这块石头实在太大，只须稍加转侧，便尽数挡住了二老砍劈过来的招数。高老者大叫：“你兵刃上占的便宜太多，这般打法实在不公平。”

张无忌笑道：“那么不用这笨重兵器也成。”突然将大石往空中抛去，二老情不自禁的抬头一看，岂知便这么微一疏神，后颈穴道已同时被对手抓住，登时动弹不得。张无忌身子向后弹出，大石已向二老头顶压将下来。

众人失声惊呼声中，张无忌纵身上前，左掌扬出，将大石推出丈余，砰的一声，落在地下，陷入泥中有几尺余。他伸手在二老肩头轻轻拍了几下，微笑道：“得罪了！晚辈跟两位开个玩笑。”他这么一拍，高矮老者被封的穴道登时解了。

矮老者脸如死灰，叹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高老者却摇头道：“这个不算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怎么不算？”高老者道：“你不过力气大，搬得起大石头，可不是在招数上胜了我哥儿俩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那么咱们再比。”高老者道：“再比也可以，不过得想个新鲜法儿才成，否则净给你占便宜，我们输了也不心服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张无忌点头道：“是！”

小昭一直注视着场中的比拚，这时伸手刮着脸皮，叫道：“羞啊，羞啊！胡子一大把，自己老占便宜，反说吃亏。”她手指上下移动，手腕上的铁链便叮当作响，清脆动听。

高老者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常言说得好：吃亏就是便宜。我老人家吃过的盐，还多过你吃的米。我走过的桥，长过你走的路。小丫头叽叽喳喳甚么？”回头对张无忌道：“要是你不服，那就不用比了。反正这一回较量你没有输，我们也没赢，双方扯了个直。再过三十年，大家再比过也不迟……”矮老者听他越说越是胡混，自己师兄弟二人说甚么也是华山派的耆宿，怎能如此耍赖，当即喝道：“姓曾的，我们认栽了，你要怎般处置，悉听尊便。”张无忌道：“两位请便。在下只不过斗胆调处贵派和明教的过节，实是别无他意。”

高老者大声道：“这可不成！还没说出新鲜的比武主意，怎么你就打退堂鼓了？这不是临阵退缩、望风披靡么？”矮老者皱眉不语，他知这个师弟虽然说话疯疯癫癫，但靠了一张厚脸皮，往往说得对方头昏脑胀，就此转败为胜。今日在天下众英雄之前施此伎俩，原是没甚么光彩，然而如果竟因此而胜得张无忌，至少功过可以相抵。

张无忌道：“依前辈之意，该当如何？”高老者道：“咱们华山派这套‘反两仪刀法’的绝艺神功，你是尝过味道了。想来你还不知昆仑派有一套‘正两仪剑法’，变化之精奇奥妙，和华山派的刀法可说是一时瑜亮，各擅胜场。倘若刀剑合璧，两仪化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阴阳相调，水火互济，唉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不住摇头，缓缓叹道：“威力太强，威力太强！你是不敢抵挡的了！”

张无忌转头向着昆仑派，说道：“昆仑派哪位高人肯出来赐教？”高老

者抢着道：“昆仑派中除了铁琴先生夫妇，常人也不配和我师兄弟联手。就不知何掌门有这胆量没有？”

众人都是一乐：“这老儿说他傻，却不傻，他要激得昆仑派两大高手下场相助。”

何太冲和班淑娴对望了一眼，都不知这高矮二老是甚么人，他们是掌门人鲜于通的师叔，班辈甚高，想必平时少在江湖上行走，自己又僻处西域，是以不识。夫妻二人均想：“这两个老儿斗不过那姓曾的少年，便想拉我们赶这淌浑水。一起胜了，他们脸上也有光彩。”只听那高老者道：“昆仑派何氏夫妇不敢和你动手，那也难怪。他们的正两仪剑法虽然还不错，但失之呆滞，比起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来，本来稍逊一筹两筹。”

班淑娴大怒，纵身入场，指着高老者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？”高老者道：“我也姓何，何夫人请了。”这两句话显是捡了个现成便宜。旁边许多人都笑了出来。

班淑娴是昆仑派的“太上掌门”，连何太冲也忌她三分，数十年来在昆仑山下颐指气使惯了，数百里方圆之内，俨然女王一般，如何能受这等奚落取笑？突然间嗤的一声响，挺剑直向高老者左肩刺去。这一下拔剑出招的手法迅捷绝伦，在一瞬之前，还见她两手空空，柳眉微竖，一瞬之后，已是长剑在手，剑尖离高老者肩头不及半尺。高老者一惊之下，回刀横挥，当的一响，刀剑相交，在千钧一发之际格开了。班淑娴使的是一招“金针渡劫”，那高老者使的却是一招“万劫不复”，一正一反，均是施发了两仪术数中的极致。莫看那高老者在张无忌手下缚手缚脚，似是功夫平庸，实则他刀法上的造诣确是不同凡响。

两人刀剑相交，各自退开一步，不禁一怔，心中均十分佩服对方这一招的精妙。两人派别不同，武功大异，生乎从未见过面，但一招之下，发觉自己这套武功和对方若合符节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犹似一个人一生寂寞，突然间遇到了知己般的喜欢。

班淑娴忍不住想：“他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果然了得，若和他联手攻敌，当可发挥天下兵刃招数中的极诣。”跟着又想：“华山派这两个家伙不是这少年的对手，我昆仑派跟他动手，也无取胜把握。我们若就此下场，那是昆仑、华山两派四大高手合战一个无名少年，未免太失身分，然而这是华山派想出来的主意。”当下回头向何太冲叫道：“喂，你过来！”

何太冲虽对妻命不敢有违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仍要摆足掌门人的架子，“哼”的一声，缓缓站起。四名小童前导，一捧长剑，一捧铁琴，另外两名各持拂尘。五人走到广场中心，捧剑小童双手端剑过顶，躬身呈上，何太冲接了，四名小童躬身退下。

班淑娴道：“华山派的反两仪刀法，招数上倒也不算含糊。”高老者嬉皮笑脸的道：“多蒙赞赏。”班淑娴横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咱们四个就拿这小娃儿喂喂招，切磋一下昆仑、华山两派的武功。”

她说着回过头来，突然“咦”的一声，瞪着张无忌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她和张无忌分手不过五年，虽然他在这五年中自孩童成为少年，身材长高了，但面目依稀还是相识。

张无忌道：“咱们从前的事，要不要一切都说来？我是曾阿牛。”班淑娴当即明白了他的用意，他不愿以真姓名示人，如果自己将他揭破，那么他夫妇恩将仇报的种种不德情事，他也要当众宣布了，当下长剑一举，说

道：“曾少侠武功大进，可喜可贺，还请出手指教。”言下显然是说，咱们只比武艺，不涉旧事。张无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久仰贤夫妻剑法通神，尚请手下留情。”何太冲说道：“曾少使用甚么兵刃？”

张无忌一见到他，便想起那对会吸毒的金冠银冠小蛇。他摔入绝谷后，这对小蛇因无毒物为食，竟致生生饿死，跟着又想起他在武当山上逼死自己父母、逼迫自己和杨不悔吞服毒酒、将自己打得目青鼻肿，一把将自己掷向山石，若不是杨逍正好在旁及时出手相救，自己这时尸骨早朽，还说甚么做鲁仲连、做和事老？自己好心救了他爱妾性命，他却如此恩将仇报，一再加害。

他想到此处，怒气上冲，心道：“好何太冲，那一天你打得我何等厉害，今日我虽不能要了你的性命，至少也得狠狠打你一顿，出了当日这口恶气。”只见何太冲夫妇和华山派的高矮二老分站四角，两刀双剑在日光下闪烁不定，突然间双臂一振，身子笔直跃起，在空中轻轻一个转折，扑向西首一棵梅树，左手一探，折了一枝梅花下来，这才回身落地。

他手持梅花，缓步入四人之间，高举梅枝，说道：“在下便以这梅枝当兵刃，领教昆仑、华山两派的高招。”那梅枝上疏疏落落的生着十来朵梅花，其中半数兀自含苞未放。众人听他如此说，都是一惊：“这梅枝一碰即断，怎能和对方的宝剑利刀较量？”

班淑娴冷笑道：“很好，你是丝毫没将华山、昆仑两派的功夫放在眼下了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我曾听先父言道，当年昆仑派前辈何足道先生，琴剑棋三绝，世称‘昆仑三圣’。只可惜咱们生得太晚，没能瞻仰前辈的风范，实力憾事。”这几句话人人部听得出来，他大赞昆仑派的前辈，却将眼前的昆仑人物瞧得不堪一击。

猛听得昆仑派中一人声如破锣的大声喝道：“小贼种，你有多大能耐，竟敢对我师父、师叔无理？”喝声未毕，一个满腮虬髯的道人从人丛中窜了出来，挺剑猛向张无忌背心刺去。这道人身法极快，这一剑虽似事先已有警告，但剑招迅捷，实和偷袭殊无分别。

张无忌竟不转身，待剑尖将要触及背心衣服，左足向后翻出，压下剑刃，顺势踏落，将长剑踹在地下。那道人用力一抽，竟然纹丝不动。张无忌缓缓回过头来，看这个道人时，原来是他初回中原、在海船中遇到过的西华子，此人性子暴躁，曾一再对张无忌的母亲殷素素口出无礼之言。张无忌心中一酸，说道：“你是西华子道长？”

西华子满脸胀得通红，并不答话，只是竭力抽剑。张无忌左脚突然松开，脚底跟着在剑刃上一点。西华子没料到他会陡然松脚，力道用得猛了，一个踉跄，向后硬跌。凭着他的武功修为，这一下虽然出其不意，但立时便可拿桩站定，不料刚使得个“千斤坠”，猛地里剑上一股极强的力道传来，将他身子一推，登时一屁股坐倒，绝无抗御的余地，跟着听得叮叮叮的几声清脆响声，手中长剑寸寸断绝，掌中抓着的只余一个剑柄。

西华子惊愧难当，他是班淑娴亲传的弟子，因此叫班淑娴师父，而叫何太冲为“掌门师叔”，一瞥眼间，只见师父满脸怒色，心知自己这一下丢了师门极大的脸面，事过之后必受重责，不禁更是惶恐，忙一跃站起，喝道：“小贼种……”

张无忌本想就此让他回去，但听他骂到“小贼种”三字，那是辱及了父

母，手中梅枝在他身上一掠，已运劲点了他胸腹间三处要穴，对高矮二老和何氏夫妇道：“请进招罢！”

班淑娴对西华子低声喝道：“走开！丢的人还不够么？”西华子道：“是！”可是竟不移步。班淑娴怒道：“我叫你走开，听见没有？”西华子道：“是！是！师父，是！”口中十分恭谨，却仍是不动。班淑娴怒极，心想这家伙干什么不听起话来了？原来张无忌拂穴的手法快极，班淑娴眼光虽然敏锐，却万万想不到他的劲力可借柔物而传，梅枝的轻轻一拂，无殊以判官笔连点穴道，当下伸手在西华子肩头重重一推，喝道：“站开些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！”

西华子道：“是，师父，是！”身子平平向旁移开数尺，手足姿势却半点没变，就如是一尊石像被人推了一掌一般。这么一来，班淑娴和何太冲才知他已在不知不觉间被张无忌点了穴道，心下暗自骇然。何太冲伸手去西华子腰肋推拿数下，想替他解开穴道。哪知劲力透入，西华子仍是一动不动。

张无忌指着倚靠在杨逍身旁的杨不悔道：“这个小姑娘，五年前被你们封了穴道，强灌毒酒，我无法给他解开，今日令徒也是一般。贵我两派的点穴手法不同，那也不足为异。”

众人听他这么说，眼光都射向杨不悔身上，见她现下也不过是个稚龄少女，五年之前自是更加幼小，何太冲夫妇以一派掌门之尊，竟然这般欺负一个小姑娘，实在太失身分。

班淑娴见众人眼色有异，心想多说旧事有何好处，挺剑便往张无忌眉心挑去。便在同同时，何太冲长剑指向张无忌后心，跟着华山派高矮二老的攻势也即展开。

张无忌身形晃动，从刀剑之间窜了开去，梅枝在何太冲脸上掠过。何太冲斜剑刺他腰肋。张无忌左手食指弹向矮老者的单刀，梅枝扫向何太冲的长剑。何太冲剑身微转，剑锋对准梅枝削去，心想你武功再高，木质的树枝终不能抵挡我剑锋之一削。哪知张无忌的梅枝跟着微转，平平的搭在剑刃之上，一股柔和的劲力送出，何太冲的长剑直荡了开去，当的一响，刚好格开了高老者砍来的一刀。

高老者叫道：“啊哈，何太冲，你倒戈助敌么？”何太冲脸上微微一红，不能自认剑招被敌人内劲引开，只说：“胡说八道！”狠狠一剑，疾向张无忌刺去。

何太冲出招攻敌，班淑娴正好在张无忌的退路上伏好了后着，高矮二老跟着施展反两仪刀法。两仪剑法和反两仪刀法虽然正反有别，但均是从八卦中化出，再回归八卦，可说是殊途而同归。数招一过，四人越使越顺手，两刀双剑配合得严密无比。

张无忌本也料到他四人联手，定然极不好斗，果然正反两套武功联在一起之后，阴阳相辅，竟没丝毫破绽。他数次连遇险招，倘若手中所持是件兵刃，当可运劲震断对方刀剑，偏生过于托大，只拿了一根梅枝。陡然间矮老者钢刀着地卷到，张无忌闪身相避，班淑娴长剑疾弹出来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刺向张无忌大腿，在他裤脚上划破了一道口子。

张无忌回指点出，何太冲的长剑又已递到，高矮二老的单刀分取上盘下盘。张无忌一时难以抵敌，灵机一动，滑步抢到了西华子身后。班淑娴跟上刺出一剑，招数狠毒，劲力之猛。直是欲置张无忌于死地，哪里是比武较量的行径？张无忌在西华子身后一缩，班淑娴这一剑险些刺中徒儿身子，硬生生的斜开，西华子却已“啊哟”一声的叫了出来。待得何太冲从左首攻到，

张无忌又在西华子身侧一避。

他一时捉摸不到这两路正反两仪武功的要旨，想不出破解之法，只有绕着西华子东转西闪，暂且将他当作挡避刀剑的盾牌，心中暗叫：“张无忌啊张无忌，你也未免太过小觑了天下英雄。‘骄者必败’这四个字，从今以后可得好好记在心中。焉知世上没有比乾坤大挪移更厉害的功夫，没有比九阳神功更浑厚的内劲。该记得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”

只听得四周笑声大作。西华子犹似泥塑木雕般站在当地，张无忌在他身侧钻来跃去，每当何太冲等四人的刀剑从他身旁相距仅寸的掠过劈过，西华子便大声“咦！”“啊！”“唉哟！”的叫喊，偏又半点动弹不得，当真是十二分的惊险，十二分的滑稽。

班淑娴怒气上冲，眼见接连数次均可将张无忌伤于剑下，都是西华子横挡其间，碍手碍脚，恨不得一剑将他劈为两段，只是究有师徒之情，下不得手。华山派的高老者叫道：“何夫人，你不下手，我可要下手了。”班淑娴恨恨的道：“我管得你么？”高老者挥刀横扫，径往西华子腰间砍去。张无忌心想不妙，这一刀若教他砍实了，不但自己少了个挡避兵刃的盾牌，而且西华子为己而死，又生纠纷，当下左手衣袖拂出，一股劲风，将高老者的这一刀荡了开去。

矮老者一声不响，单刀向张无忌项颈斜劈而下。张无忌闪身让在右首，矮老者这一刀却不变方向，疾向西华子肩头劈下，便似收不住势，非砍往他身上不可，口中却叫道：“西华道兄，小心！”他知倘若劈死了西华子，势须和昆仑派结怨成仇，这时装作迫于无奈，咎非在己，以后便可推卸罪责。张无忌回身一掌，直拍矮老者的胸膛。矮老者气息一窒。左掌推出，手中单刀却仍是劈向西华子，蓦地里双掌相交，矮老者踉跄后退，险些跌倒。

西华子眼见张无忌两番出手，相护自己，暗生感激之意，又想：“今日若能逃得性命，决不能和华山派这高矮二贼善罢干休。”

何太冲、班淑娴夫妇见张无忌回护西华子，两人一般的心意：“这小子多了一层顾虑，那就更加缚手缚脚。”竟不感他救徒之德，剑招上越发的凌厉狠辣。高矮二老也是出刀加快，均知极不容易伤到张无忌，但如攻击西华子而引他来救，便可令他身法中现出破绽，因此反宾为主，两柄钢刀倒是往西华子身上招呼的为多。

少林、武当、峨眉各派高手见此情形，不禁暗暗摇头，心下微感惭愧，均觉他四人若在此局势之下杀了张无忌，连自己也不免内疚于心。

张无忌越斗越是情势不利，心想：“我打他们不过，送了自己性命也就罢了，何必饶上这个道人？”当下一掌驱退高老者，右手梅枝一颤，已将西华子的穴道解开。

便在此时，矮老者的一刀又砍向西华子下盘。张无忌飞脚踢他手腕，矮老者忙缩手时，不料西华子穴道已解，突然砰的一拳，结结实实打在矮老者鼻梁之上，登时鲜血长流。矮老者的武功原比西华子高得多，但哪料得到他呆立了这么久，居然忽能活动，变起仓卒，以致闪避不及。众人一见，无不哈哈大笑。

班淑娴忍笑道：“西华，快退下！”西华子道：“是！那高贼还欠我一拳！”出拳想去打高老者时，矮老者左拳上击、虚砍一刀，拍的一声，左手手肘已重重撞在他胸口。这三下连环三式，乃是华山派的绝技。西华子身子晃了几下，喉头一甜，吐了口鲜血。

何太冲左掌搭在他腰后，掌力一吐，将他肥大的身躯平平送出数丈以外，向矮老者道：“好一招‘华岳三神峰’！”手中长剑却嗤的一声刺向张无忌。他掌底驱徒、口中讥刺、剑下攻敌，分别对付三人，竟然潇洒自如。

高矮二老不再答话，凝神向张无忌进击。此刻他四人虽然互有心病，但西华子这障碍一去，四人刀法剑法又已配合的宛似天衣无缝一般，此攻彼援，你消我长，四人合成了一个八手八足的极强高手，招数上反复变化，层出不穷。

华山、昆仑两派的正反两仪刀剑之术，是从中国固有的河图洛书、以及伏羲文王的八卦方位中推演而得，其奥妙精微之处，若能深研到极致，比之西域的乾坤大挪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只是易理深邃，何太冲夫妇及高矮二老只不过学得二三成而已，否则早已合力将敌手毙于刀剑之下，但饶是如此，张无忌空有一身惊世骇俗的浑厚内力，却也无法脱困。

这一番剧斗，人人看得怦然心动。只听得何氏夫妇长剑上生出嗤嗤声响，剑气纵横，高矮二老挥刀成风，刀光闪闪，四人步步进逼。

张无忌知道若求冲出包围，原不为难，轻功一施，对方四人中无一追赶得上。但自己逃走虽易，要解明教之围，却是谈不上了，眼下之计只有严密守护，累得对方力疲，再行俟机进攻。不料敌方四人都是内力悠长之辈，双刀双剑组成了一片光幕，四面八方的密密包围，不知何时才显疲累之象。张无忌无可奈何，只得苦苦支撑。

何太冲等虽占上风，四人心下却都满不是味儿，以他们的身分，别说四人联手，便是一对一的相斗，给这么一个后进少年支持到三百余合仍是收拾不下，也已大失面子，好在张无忌有挫败神僧空性的战绩在先，无人敢小觑于他，否则真是要汗颜无地了。四人见张无忌反击的招数渐少，但始终伤他不得。四人都是久临大敌，身经百战，越斗得久，越是不敢怠忽，竟半点不见焦躁，沉住了气，绝不贪功冒进。

旁观各派中的长老名宿，便指指点点，以此教训本派弟子。

张无忌身在半空，无法避让，只要身子再沉尺许，立时双足齐断，若是沉下三尺，则是齐腰斩为两截。这当儿不暇思索，长剑指出，白虹剑的剑尖点在倚天剑的剑尖之上，白虹剑一弯，剑身弹起，他已借力重行高跃。



## 二十二 群雄归心约三章

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对众弟子道：“这少年的武功十分怪异，但昆仑、华山的四人，招数上已钳制得他缚手缚脚。中原武功博大精深，岂是西域的旁门左道所及。两仪化四象，四象化八卦，正变八八六十四招，奇变八八六十四招，正奇相合，六十四再以六十四倍之，共有四千零九十六种变化。天下武功变化之繁，可说无出其右了。”

周芷若自张无忌下场以来，一直关心。她在峨嵋门下，颇获灭绝师太的欢心，已得她易经原理的心传，这时朗声问道：“师父，这正反两仪，招数虽多，终究不脱于太极化为阴阳两仪的道理。弟子看这四位前辈招数果然精妙，最厉害的似还在脚下步法的方位。”她声音清脆，一句句以丹田之气缓缓吐出。

张无忌虽在力战之中，这几句话仍是听得清清楚楚，一瞥之下，见说话的竟是周芷若，心中一动：“她为甚么这般大声说话，难道是有意指点我么？”

灭绝师太道：“你眼光倒也不错，能瞧出前辈武功中的精要所在。”

周芷若自言自语：“阳分太阳、少阴，阴分少阳、太阴，是为四象。太阳为乾兑，少阴为离震，少阳为巽坎，太阴为艮坤。乾南、坤北、离东、坎西、震东北、兑东南、巽西南、艮西北。自震至乾为顺，自巽至坤为逆。”朗声道：“师父，正如你所教：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错。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。昆仑派正两仪剑法，是自震位至乾位的顺；华山派反两仪刀法，则是自巽位至坤位的逆。师父，是不是啊？”

灭绝师太听徒儿指了出来，心下甚喜，点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倒也不亏了我平时的教诲。”她向来极少许可旁人，这两句话已是最大的赞誉了。

灭绝师太欣悦之下，没留心到周芷若的话声实在太过响亮，两人面对面的说话，何必中气十足，将语音远远的传出去？但旁边已有不少人觉察到异状。周芷若见许多眼光射向自己，索性装作天真欢喜之状，拍手叫道：“师父，是啦，是啦！咱们峨嵋派的四象掌圆中有方，阴阳相成，圆于外者为阳，方于中者为阴，圆而动者为天，方而静者为地，天地阴阳，方圆动静，似乎比这正反两仪之学又稍胜一筹。”

灭绝师太素来自负本派四象掌为天下绝学，周芷若这么说，正迎合了她自高自大的心意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道理是这么说，但也要瞧运用者的功力修为。”

张无忌于八卦方位之学，小时候也曾听父亲讲过，但所学甚浅，因此在秘道之中看了阳顶天的遗书后，须小昭指点，方知“无妄”位的所在。这时他听周芷若说及四象顺逆的道理，心中一凛，察看何氏夫妇和高矮二老的步法招数，果是从四象八卦中变化而出，无怪自己的乾坤大挪移心法一点施展不上。原来西域最精深的武功，遇上了中土最精深的学问，相形之下，还是中土功夫的义理更深，张无忌所以暂得不败，只不过他已将西域武功练到了最高境界，而何氏夫妇、高矮二老的中土武功所学尚浅而已。在这一霎时之间，他脑海中如电闪般连转了七八个念头，立时想到七八种方法，每一种均可在举手间将四人一一击倒。

但他转念又想：“倘若我此时施展，只怕灭绝师太要怪上周姑娘，这老师太心狠手辣，甚么事做不出来？我可不能连累了周姑娘。”当下手上招式半点不改，凝神察看对手四人的招数，他既已领会到敌手武功的总纲，看出

去自是头头是道，再不似先前有如乱丝一团，分不清中间的纠葛披纷。

周芷若见他处境仍不好转，暗自焦急，寻思：“他在全力赴敌之际，自不能在片刻间悟到这种精微的道理。”眼见何氏夫妇越逼越紧，张无忌似乎更加难以支持，朗声说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料想铁琴先生下一步便要抢往‘归妹’位了，不知对不对？”

灭绝师太尚未回答，班淑娴柳眉倒竖，喝道：“峨眉派的小姑娘，这小子是你甚么人，要你一再回护于他？你吃里扒外，我昆仑派可不是好惹的。”

周芷若被她说破心事，满脸通红。灭绝师太喝道：“芷若，别多问了，他昆仑派不是好惹的，你没听见吗？”这两句话的语气，显是袒护徒儿。

张无忌心中好生感激，暗想若再缠斗下去，周姑娘或要另生他法来相助自己，要是给灭绝师太瞧破了，可于她有极大危险，于是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是峨眉派的手下败将，曾被灭绝师太擒获，她们峨眉派当然比你昆仑派高明得多。”向左踏出两步，右手梅枝挥出，一股劲风扑向矮老者的后心。

这一招的方位时刻，拿捏得恰到好处，矮老者身不由主，钢刀便往班淑娴肩头砍了下去，原来张无忌使的正是乾坤大挪移心法，但依着八卦方位，倒反了矮老者刀招的去势。班淑娴忙回剑挡格，呼的一声，高老者的钢刀却又已砍至何太冲抢上相护，举剑格开高老者的弯刀，张无忌回掌拍出，引得矮老者刀尖刺向何太冲小腹。班淑娴大怒，刷刷刷三剑，逼得矮老者手忙脚乱。矮老者叫道：“别上了这小子的当！”何太冲登即省悟，倒反长剑，向张无忌刺去。张无忌挪移乾坤，何太冲这剑在中途转了方向，嗤的一响，刺中了高老者的左臂。高老者痛得哇哇大叫，举刀猛向何太冲当头砍下。矮老者挥刀格开，喝道：“师弟别乱，是那小子捣鬼，唉哟……”原来便在此时，张无忌迫使班淑娴剑招转向，刺中了矮老者的肩后。

顷刻之间，华山二老先后中剑受伤，旁观众人轰然大乱。只见张无忌梅枝轻拂、手掌斜引，以高老者的刀去攻班淑娴左肋，以何太冲之剑去削矮老者背心。再斗数合，蓦地里何太冲夫妇双剑相交，挺刀互格，高矮二老者兵器碰撞，挥刀砍杀。

到这时候人人都已看出，乃是张无忌从中牵引，搅乱了四人兵刃的方向，至于他使的是甚么法子，却无一能解。只有杨逍曾学过一些乾坤大挪移的初步功夫，依稀瞧了些眉目出来，但也决计不信这少年竟能学会了这门神功。

但见场中夫妇相斗，同门互斫，杀得好看煞人。班淑娴不住呼叫：“转无妄，进蒙位，抢明夷……”可是乾坤大挪移功夫四面八方的笼罩住了，不论他们如何变换方位，奋力挣扎，刀剑使将出去，总是不由自主的招呼到自己人身上。高老者叫道：“师哥，你出手轻些成不成？”矮老者道：“我是砍这小贼，又不是砍你。”高老者叫道：“师哥小心，我这一刀只怕要转弯……”果然不出所料，话声未毕，他手上钢刀斜斜的砍向矮老者腰间。

何太冲道：“娘子，这小贼……”班淑娴当的一声，将长剑掷在地下。矮老者心想不错，若以拳掌扭打，料想这小贼再不能使此邪法，跟着抛去单刀，出拳向张无忌胸口打去，哪知唿的一声响，何太冲长剑迎面点至。矮老者手中没了兵刃，急忙低头相避。班淑娴叫道：“兵刃撒手！”何太冲用力一甩，长剑远远掷出。

高老者也跟着松手放刀，以擒拿手向张无忌后颈抓去。五指一紧，掌中多了一件硬物，一看却是自己的钢刀，原来给张无忌抢过来递回他手中。高老者道：“我不用兵刃！”使劲掷下。张无忌斜身抓住，又已送在他手里。

接连数次，高老者始终无法将兵刃抛掷脱手，惊骇之余，自己想想也觉古怪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他妈的，臭小子当真邪门！”

这时矮老者和何氏夫妇拳脚齐施，分别向张无忌猛攻。华山、昆仑的拳掌之学，殊不弱于兵刃，一拳一脚，均具极大威力。但张无忌滑如游鱼，每每在间不容发之际避开，有时反击一招半式，却又令三人极难挡架。

到此地步，四人均已知万难取胜，各自存了全身而退的打算。高老者突然叫道：“臭小子，暗器来了！”一声咳嗽，一口浓痰向张无忌吐去。张无忌侧身让过，高老者已乘机将钢刀向背后抛出，笑道：“你还能……啊哟……对不住……”原来张无忌左掌反引，将班淑娴带了过来，噗的一声轻响，高老者这口浓痰正好吐在她眉心。

班淑娴怒极，十指疾往张无忌抓去。矮老者只手勾拿，恰好挡着他的退路，高老者和何太冲眼见良机已至，同时扑上，心想这一次将他挤在中间，四人定能抓住了这小子，狠狠的缠扭厮打，虽然观之不雅，却管教他再也无法取巧。

张无忌双手同时施展挪移乾坤心法，一声清啸，拔身而起，在半空中轻轻一个转折，飘然落在丈许之外。

但见何太冲抱住了妻子的腰，班淑娴抓住丈夫肩头，高矮二老互相紧紧搂住，四人都摔倒在地。何氏夫妇发觉不对，急忙松手跃起。高老者大叫：“抓住了，这一次瞧你逃到哪里？啊哟不是……”矮老者怒道：“快放手！”高老者道：“你不先放手，我怎放得了？”矮老者道：“少说一句成不成？”高老者道：“少说一句，自然可以，不过……”矮老者放开双臂，厉声道，“起来！”高老音对师哥究属心存畏惧，急忙缩手，双双跃起。

高老者叫道：“喂，臭小子，你这不是比武，专使邪法，算哪门子的英雄？”矮老者知道再纠缠下去，只有越加出丑，向张无忌抱拳道：“阁下神功盖世，老朽生平从所未见，华山派认栽了。”

张无忌还礼道，“得罪！晚辈侥幸，适才若不是四位手下容情，晚辈已命丧正反两仪的刀剑之下。”这句话倒不是空泛的谦词，于周芷若未加点指之时，他确是险象环生，虽然终于获胜，但对这四人武功实无丝毫小觑之心，只是明知四人已出全力，“手下容情”云云，却是说得好听了。

高老者得意洋洋的道：“是么？你自己也知胜得侥幸。”张无忌道：“两位尊姓大名？日后相见，也好有个称呼。”高老者道：“我师哥是‘威震……’”矮老者喝道：“住嘴！”向张无忌道：“败军之将，羞愧无地，贱名何足挂齿？”说着回入华山派人丛之中。高老者拍手笑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老子是满不在乎的。”拾起地下两柄钢刀，施施然而归。

张无忌走到鲜于通身边，俯身点了他两处穴道，说道：“此间大事一了，我即为你疗毒，此刻先阻住你毒气入心。”便在此时，忽觉背后凉风袭体，微微刺痛。张无忌一惊，不及趋避，足尖使劲，拔身急起，斜飞而上，只听得腾腾两声轻响，跟着“啊”的一下长声呼叫。他在半空中转过头来，只见何太冲和班淑娴的两柄长剑并排插在鲜于通胸口。

原来何氏夫妇纵横半生，却当众败在一个后辈手底，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去，两人抬起长剑，眼见张无忌正俯身在点鲜于通的穴道，对望一眼，心意相通，点了点头，突然使出一招“无声无色”，同时疾向他背后刺去。

这招“无声无色”是昆仑派剑学中的绝招，必须两人同使，两人功力相若，内劲相同，当剑招之出，劲力恰恰相反，于是两柄长剑上所生的荡激之

力、破空之声，一齐相互抵消。这路剑招本是用于夜战，黑暗中令对方难以听声辨器，事先绝无半分朕兆，白刃已然加身，但若白日用之背后偷袭，也令人无法防备。不料张无忌心意不动，九阳神功自然护体，变招快极，但饶是如此，背上衣衫也已给划破了两条长缝，实是险极。何氏夫妇收招不及，双剑竟将华山派掌门人钉死在地。

张无忌落下地来，只听得旁观众人哗然大噪。何氏夫妇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双剑齐向张无忌攻去，均想：“背后偷袭的不要脸勾当既已当众做了出来，今后颜面何存？若不将他刺死，自己夫妇也不能苟活于世。”是以出手尽是拚命的招数。

张无忌避了数剑，眼见何氏夫妇每一招都求同归于尽，显是难以善罢的局面，心念一动，身子略蹲，左手在地下抓起了一块泥土，一面闪避剑招，一面将泥土和着掌心中的汗水，捏成了两粒小小丸药。但见何太冲从左攻到，班淑娴剑自右至，他发步一冲，抢到鲜于通的尸体之旁，周意在他怀里掏摸两下，转过身来，双掌分击两人。这一下使上了六七成力，何氏夫妇只觉胸口窒闷，气塞难当，不禁张口呼气。张无忌手一扬，两粒泥丸分别打进了两人口中，乘着那股强烈的气流，冲入了咽喉。

何氏夫妇不禁咳嗽，可是已无法将丸药吐出，不禁大惊，眼见那物是鲜于通身上掏将出来，心想此人爱使毒药毒蛊，难道还会有甚么好东西放在身上？两人霎时间面如土色，想起鲜于通适才身受金蚕蛊毒的惨状，班淑娴几乎便欲晕倒。

张无忌淡淡的道：“这位鲜于掌门身上养有金蚕，裹在蜡丸之中，两位均已吞了一粒。倘若急速吐出，乘着蜡丸未融，或可有救。”

到此地步，不由得何氏夫妇不惊，急运内力，搜肠呕肚的要将“蜡丸”吐将出来。他二人内功甚佳，几下催逼，便将胃中的泥丸吐出，这时早已成了一片混着胃液的泥沙，却哪里有甚么蜡丸？

华山派那高老者走近身来，指指点点的笑道：“啊哟，这是金蚕粪，金蚕到了肚中，拉起屎来啦！”班淑娴惊怒交集之下，一口气正没处发泄，反手便是重重一掌。高老者低头避过，逃了开去，大声叫道：“昆仑派的泼妇，你杀了本派掌门，华山派可跟你不能算完。”

何氏夫妇听他这么一叫，心中更烦，暗想鲜于通虽然人品奸恶，终究是华山派掌门，自己夫妇失手将他杀了，已惹下武林中罕有的大乱子，但金蚕蛊毒入肚，命在顷刻，别的甚么也已顾不得了。眼前看来只有张无忌这小子能解此毒，但自己夫妇昔日如此待他，他又怎肯伸手救命？

张无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两位不须惊慌，金蚕虽然入肚，毒性要在六个时辰之后方始发作，此间大事了结之后，晚辈定当设法相救。只盼何夫人别再灌我毒酒，那就是了。”

何氏夫妇大喜，虽给他轻轻的讥刺了一句，也已不以为意，只是道谢的言语却说不出口，讪讪的退开。张无忌道：“两位去向崆峒派讨四粒‘玉洞黑石丹’服下，可使毒性不致立时攻心。”何太冲低声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即派大弟子去向崆峒派讨来丹药服下。张无忌暗暗好笑，那玉洞黑石丹固是解毒的药物，但服后连续两个时辰腹痛如绞，稍待片刻，何氏夫妇立即腹中大痛，只道是金蚕蛊毒发作，哪料到已上了当。不过张无忌也只是小作惩戒，惊吓他们一番而已，若说要报复前仇，岂能如此轻易？但料得这么一来，只消不给他二人“解药”，与各派再有纷争，昆仑派非偏向自己不可。那日他

把“桑贝丸”叫作“砒鸩丸”而给五姑服下，但吐露真相太早，险些命丧何太冲之手，这一次可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。这边厢灭绝师太向宋远桥叫道：“宋大侠，六大派中，只剩下贵我两派了，老尼姑女流之辈，全仗宋大侠主持全局。”宋远桥道：“在下已和殷教主对过拳脚，未能取胜。师太剑法通神，定能制服这个小辈。”灭绝师太冷笑一声，拔出背上倚天剑，缓步走出。

武当派中二侠俞莲舟一直注视着张无忌的动静，对他武功之奇，深自骇异，这时暗想：“灭绝师太剑法虽精，未必及得上昆仑、华山四大高手的联手出战，倘若她再失利，武当派又制服不了他，六大派可栽到家了，我先得试一试他的虚实。”当下快步抢入场中，说道：“师太，让我们师兄弟五人先较量一下这少年的功力，师太最后必可一战而胜。”

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明白，武当派向以内力悠长见称，自宋远桥以至莫声谷，五人一个个的跟张无忌轮流缠战下去，纵然不胜，料想世间任何高手，也决不能连斗武当五侠而不累得筋疲力竭，那时以强弩之末而当灭绝师太凌厉无伦的剑术，峨嵋派自非一战而胜不可。

灭绝师太明白他的用意，心想：“我峨嵋派何必领你武当派这个情？那时便算胜了，也是极不光彩。难道峨嵋掌门能捡这种便宜，如此对付一个后生小辈？”她自来心高气傲，目中无人，虽见张无忌武功了得，但想都是各派与斗之人太过脓包所致，那日这小子何尝不是给我手到擒来？后来我大举屠戮魔教锐金旗人众，这小子出头干预，内力虽奇，又有甚么作为？当下衣袖一拂，说道：“俞二侠请回！老尼倚天剑出手，不能平白插回剑鞘！”

俞莲舟听她如此说，只得抱拳道：“是！”退了下去。

灭绝师太横剑当胸，剑头斜向上指，走向张无忌身前。明教教众丧生在她这倚天剑下的不计其数，这时场畔教众见她出来，无不目眦欲裂，大声鼓噪起来。灭绝师太冷笑道：“‘吵甚么？待我料理了这小子，一个个来收拾你们，嫌死得不够快么？’”

殷天正知她这柄倚天剑极是难当，本教不少好手都是未经一合，便即兵刃被她削断，死于剑底，问道：“曾少侠，你用甚么兵刃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没兵刃。老爷子，你说，怎生对付她的宝剑才好？”倚天剑无坚不摧，他亲眼见过，思之不寒而栗，心中可真没了主意。

殷天正从身旁包袱中取出一口长剑，说道：“这柄白虹剑送了给你，这剑虽不如老贼尼的倚天剑有名，但也是江湖上罕见的利器。”说着伸指在剑刃上一弹，那剑陡地弯了过来，随即弹直，嗡嗡作响，声音清越。张无忌恭敬的接过，说道：“多谢老爷子。”殷天正道：“这剑随我时日已久，近十余年来却从未用过。徒仗兵器之利取胜，嘿嘿，算甚么英雄好汉？今日得见它饮老贼尼颈中鲜血，老夫死亦无恨。”

张无忌不答，心想：“我决不能伤了这位师太。”提起白虹剑，转过身来，走上几步，剑尖向下，双手抱着剑柄，向灭绝师太道：“晚辈剑法平庸之极，决非师太放手，实不敢和前辈放对。前辈曾对明教锐金旗下众位住手不杀，何不再高抬贵手？”

灭绝师太的两条长眉垂了下来，冷冷的道：“锐金旗的众贼是你救的，灭绝师太下手决不饶人。你胜得我手中长剑，那时再来任性妄为不迟。”明教锐金、巨木、洪水、烈火、厚土五行旗下的教众纷纷鼓噪，叫道：“老贼尼。有本事就跟曾少侠肉掌过招。”“你剑法有甚么了不起，徒然仗着一把利剑而已。”“曾少侠的剑法比你高得多了，你去换一把平常长剑，若能在

曾少侠手下走得了三招，算你峨嵋派高明。”“甚么三招？简直一招半式也挡不住。”

灭绝师太神色木然，对这些相激的言语全然不理，朗声道：“进招罢！”

张无忌没练过剑法，这时突然要他进手递招，颇感手足无措，想起适才所见何太冲的两仪剑法招数颇为精妙，当下斜斜刺出一剑。

灭绝师太微觉诧异，道：“昆仑派的‘峭壁断云’！”倚天剑微侧，第一招便即抢攻，竟不挡格对方来招，剑尖直刺他丹田要穴，出手之凌厉强悍，直是匪夷所思。

张无忌一惊，滑步相避，蓦地里灭绝师太长剑疾闪，剑尖已指到了咽喉。张无忌大惊，急忙卧倒打个滚，待要站起，突觉后颈中凉风飒然，心知不妙，右足脚尖一撑，身子斜飞出去。这一下是从绝不可能的局势下逃得性命。旁观众人待要喝彩，却见灭绝师太飘身而上，半空中举剑上挑，不等他落地，剑光已封住了他身周数尺之地。张无忌身在半空，无法避让，在灭绝师太宝剑横扫之下，只要身子再沉尺许，立时双足齐断，若然沉下三尺，则是齐腰斩为两截。

这当儿真是惊险万分，他不经思索的长剑指出，白虹剑的剑尖点在倚天剑尖之上，只见白虹剑一弯，嗒的一声轻响，剑身弹起，他已借力重行高跃。

灭绝师太纵前抢攻，飕飕连刺三剑，到第三剑上时张无忌身又下沉，只得挥剑挡格，叮的一声，手中白虹剑已只剩下半截。他右掌顺手拍出，斜过来击向灭绝师太头顶。灭绝师太挥剑斜撩，削他手腕。张无忌瞧得奇准，伸指在倚天剑的刃面无锋之处一弹，身子倒飞了出去。灭绝师太手臂酸麻，虎口剧痛，长剑被他一弹之下几欲脱手飞出，心头大震。只见张无忌落在两丈之外，手持半截短剑，呆呆发怔。

这几下交手，当真是兔起鹘落，迅捷绝伦，一刹那之间，灭绝师大连攻了八下快招，招招是致命的凌厉毒着。张无忌在劣势之下一一化解，连续八次的死中求活、连续八次的死里逃生。攻是攻得精巧无比，避也避得诡异之极。在这一瞬时刻之中，人人的心都似要从胸腔中跳了出来。实不能信这几下竟是人力之所能，攻如天神行法，闪似鬼魅变形，就像雷震电掣，虽然过去已久，兀自余威迫人。

隔了良久，震天价的彩声才不约而同的响了出来。

适才这八下快攻、八下急避，张无忌全是处于挨打的局面，手中长剑又被削断，显然已居下风，但灭绝师太的倚天剑被他手指一弹，登时半身酸麻。张无忌吃亏在少了对敌的阅历，若在此时乘势反击，已然胜了。灭绝师太心中自是有数，不由得暗自骇异，说道：“你去换过一件兵刃，再来斗过。”

张无忌向手中断剑望了一眼，心想：“外公赠给我的一柄宝剑，给我一出手就毁了，实是对不起他老人家。还有甚么宝刀利刃，能挡得住倚天剑的一击？”正自沉吟，只听得周颠大声道：“我有一柄宝刀，你拿去跟老贼尼斗一斗。你来拿罢！”张无忌道：“倚天剑太过锋锐，只怕徒然又损了前辈的宝刀。”周颠道：“损了便损了。你打她不过，我们个个送命归天，还保得了宝刀么？”张无忌一想不错，过去接了宝刀。

杨逍低声道：“张公子，你须得跟她抢攻，可不能再挨打。”张无忌听他叫自己为“张公子”，微微一怔，随即省悟，杨不悔既已认出自己，自然跟她爹爹说了，当下道：“多承前辈指教。”韦一笑低声道：“施展轻功，半步也不可停留。”张无忌大喜，又道：“多谢前辈指点。”光明使者杨逍、

青翼幅王韦一笑两人武功深厚，均可和灭绝师太一斗，未必便输于她，只恨受了圆真的暗算，重伤之后，一身本事半点施不出来，但眼光尚在，两人各自指点了一个关键所在，正是对付灭绝师太宝剑快招的重要诀窍。

张无忌提刀在手，觉得这柄刀重约四十余斤，但见青光闪烁，背厚刃薄，刃锋上刻有古朴花纹，显是一件历时已久的珍品，心想毁了白虹剑虽然可惜，终是外公已经给了我的兵刃，这把宝刀却是周颠之物，可不能再在自己手中给毁了，回过身来，说道：“师太，晚辈进招了！”展开轻功，如一溜烟般绕到了灭绝师太身后，不待她回身，左一闪，右一趋，正转一圈，反转一圈，刷刷两刀砍出。

灭绝师太横剑一封，正要递剑出招，张无忌早已转得不知去向。他在未练乾坤大挪移法之时，轻功已比灭绝师大为高，这时越奔越快，如风如火，似雷似电，连韦一笑素以轻功睥睨群雄，也自暗暗骇异。但见他四下转动，迫近身去便是一刀，招术未老，已然避开。这一次攻守异势，灭绝师太竟无反击一剑之机，只是张无忌碍于倚天剑的锋锐，却也不敢过分逼近。他奔到数十个圈子后，体内九阳真气转旺，更似足不点地的凌空飞行一般。

峨嵋群弟子眼见不对，如此缠斗下去，师父定要吃亏。静玄叫道：“今日咱们是剿灭魔教，可不是比武争胜。众位师妹师弟，大伙儿齐上，拦住这小子，教他不得取巧，乖乖的跟师父较量真实本领。”说着提剑跃出。峨嵋派男女弟子立时涌上，手执兵刃，占住了八面方位。周芷若站在西南角上。丁敏君冷笑道：“周师妹，拦不拦在你，让不让也在你。”周芷若又气又羞，说道：“你单是提我干甚么？”

便在此时，张无忌已冲到了跟前，丁敏君嗤的一剑刺出。张无忌左手一伸，挟手将她长剑夺过，顺手便向灭绝师太掷去。灭绝师太挥剑将来剑斩为两截，但张无忌这一掷之力强劲之极，来剑虽断，劲力仍将她手腕震得隐隐发麻。张无忌更不停留，左手随伸随夺、随夺随掷。峨嵋群弟子此次来西域的无一不是派中高手，但一遇到他伸手夺剑，竟没有丝毫闪避余地，给他手到拿来，数十柄长剑飞舞空际，白光闪闪，连续不断的向灭绝师太飞去。

灭绝师太脸如严霜，将来剑一一削断，削到后来，右臂大是酸痛，当即剑交左手。她左手使剑的本事和右手无甚分别，但见半空中断剑飞舞，有的旁击向外，兀自劲力奇大，围观的众人纷纷后退。片刻之间，峨嵋群弟子个个空手，只周芷若手中长剑没有被夺。

在张无忌是报她适才指点之德，岂知这么一来，却把她显得十分突出。她早知不妥，抢上去想攻击数招，但张无忌身法实在太快，何况是故意避开了她，不近她身子五尺之内。周芷若双颊晕红，一时手足无措。丁敏君冷笑道：“周师妹，他果然待你与众不同。”

这时张无忌虽受峨嵋群弟子之阻，但穿来插去，将众人视如无物，刀刀往灭绝师太要害招呼。灭绝师太已身处只有挨打、无法反击的局面，心中暗暗焦急，丁敏君的言语却一声声传入耳中：“你眼看师父受这小子急攻，怎地不上前相助？你手中有剑，却站着不动，只怕你在盼望这小子打胜师父呢。”灭绝师太心念一动：“何以这小子偏偏留下芷若的兵刃不夺，莫非两人当真暗中勾结？我一试便知！”朗声喝道：“芷若，你敢欺师灭祖么？”挺剑疾向周芷若当胸刺去。

周芷若大惊，不敢举剑挡架，叫道：“师父，我……”她这“我”字刚出口，灭绝师太的长剑已刺到她胸口。



张无忌不知灭绝师太这一剑只在试探是否真有情弊，待得剑尖及胸，自会缩手。他亲眼见过灭绝师太击死纪晓芙的狠辣，知道此人诛杀徒儿，绝不留情，当下不及细想，纵身跃上，一把抱起周芷若，飞出丈许。

灭绝师太好容易反宾为主，长剑颤动，直刺他后心。张无忌内力虽强，却未当真练过轻功，不能如韦一笑那么手中抱了人、脚下仍然丝毫不慢，听到背后风声，只得回刀挥出，当的一响，手中宝刀又断去了半截。灭绝师太的长剑跟着刺到，张无忌反手运劲，掷出半截宝刀，这一下使上了九成力。灭绝师太登时气息一窒，不敢举剑撩削，伏地闪避。半截宝刀从她头顶掠过，劲风只刮得她满脸生疼。张无忌眼见有机可乘，不及放下周芷若，随即抢身而进，右手前探，挥掌拍出。灭绝师太右膝跪地，举剑削他手腕，张无忌变拍为拿，反手勾处，已将倚天剑轻轻巧巧的夺了过来。

这般于一刹那间化刚为柔的急剧转折，已属乾坤大挪移心法的第七层神功，灭绝师太武功虽高，但于对方刚猛掌力袭体之际，再也难以拆解他转折轻柔的擒拿手法。

张无忌虽然得胜，但对灭绝师太这般大敌，实是戒惧极深，丝毫不敢怠忽，以倚天剑指住她咽喉，生怕她又有奇招使出，慢慢的退开两步。

周芷若身子一挣，道：“快放下我！”张无忌惊道：“呀，是！”满脸胀得通红，忙将她放下，鼻中闻到一阵淡淡幽香，只觉头上柔丝在自己左颊拂过，不禁斜望了她一眼，只见她俏脸生晕，又羞又窘，虽是神色恐惧，眼光中却流露出欢喜之意。

灭绝师太缓缓站直身子，一言不发，瞧瞧周芷若，又瞧瞧张无忌，脸色越来越青。

张无忌倒转剑柄，向周芷若道：“周姑娘，贵派的宝剑，请你转交尊师。”

周芷若望向师父，只见她神色漠然，既非许可，亦非不准，一刹那间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：“今日局面已然尴尬无比，张公子如此待我，师父必当我和他私有情弊，从此我便成了峨眉派的弃徒，成为武林中所不齿的叛逆。大地茫茫，教我到何处去觅归宿之地？张公子待我不错，但我决不是存心为了他而背叛“师门。”忽听得灭绝师太厉声喝道：“芷若，一剑将他杀了！”

当年周芷若跟张三丰前赴武当山，张三丰以武当山上并无女子，一切诸多不便，当下挥函转介，投入灭绝师太门下。她天资甚是聪颖，又以自幼惨遭父母双亡的大变，刻苦学艺，进步神速，深得师父钟爱。这七年多日之中，师父的一言一动，于她便如天经地义一般，心中从未生过半点违拗的念头，这时听到师父蓦地一声大喝，仓卒间无暇细想，顺手接过倚天剑，手起剑出，便向张无忌胸口刺了过去。

张无忌却决计不信她竟会向自己下手，全没闪避，一瞬之间，剑尖已抵胸口，他一惊之下，待要躲让，却已不及。周芷若手腕发抖，心想：“难道我便刺死了他？”迷迷糊糊之中手腕微侧，长剑略偏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倚天剑已从张无忌右胸透入。

周芷若一声惊叫，拔出长剑，只见剑尖殷红一片，张无忌右胸鲜血有如泉涌，四周惊呼之声大作。张无忌伸手按住伤口，身子摇晃，脸上神色极是古怪，似乎在问：“你真的要刺死我？”周芷若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想过去察看他的伤口，但终于不敢，掩面奔回。

她这一剑竟然得手，谁都出于意料之外。小昭脸如土色，抢上来扶住张无忌，只叫，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张无忌对小昭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为甚么

要杀我……”这一剑幸好稍偏，没刺中心脏，但已重伤右边肺叶。他说了这几个字，肺中吸不进气，弯腰剧烈咳嗽。他重伤之下，瞧出来分不清小昭和周芷若，鲜血汨汨流出，将小昭的上衣染得红了半边。

旁观众人不论是六大派或明教、天鹰教的人众，一时均是肃静无声。张无忌适才连败各派高手，武功高强，胸襟宽博，不论是友是敌，无不暗暗敬仰，这时见他无端端的被周芷若刺了一剑，均感不忿，眼见倚天剑透胸而入，伤势极重，都关心这一剑是否致命。

小昭扶着他慢慢坐下，朗声说道：“哪一位有最好的金创药？”

少林派中神僧空性快步而出，从怀中取出一包药粉，说道：“敝派玉灵散是伤科圣药。”伸手撕开张无忌胸前衣服，只见伤口深及数寸，忙将玉灵散敷上去，鲜血涌出，却将药粉都冲开了。空性束手无策，急道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何太冲夫妇更是焦急，他们只道自己已服下金蚕蛊毒，此人若是重伤而死，自己夫妇俩解毒无人，也是活不成了。何太冲抢到张无忌身前，急问：“金蚕蛊毒怎生解救，快说，快说啊。”小昭哭道：“走开！你忙甚么？张公子要活不了，大家是个死。”若在平时，何太冲是何等身分，怎能受一个青衣小婢的呼叱，但这时情急之下，仍是不住口的急问：“金蚕蛊毒怎生解救？”空性怒道：“铁琴先生，你再不走开，老衲可要对你不客气了。”

便在此时，张无忌睁开眼来，微一凝神，伸左手食指在自己伤口周围点了七处穴道，血流登时缓了。空性大喜，便即将玉灵散替他敷上。小昭撕下衣襟，给他裹好伤口，眼见他脸白如纸，竟无半点血色，心中说不出的焦急害怕。张无忌这时神智已略清醒，暗运内息流转，只觉通到右胸便即阻塞，只想：“我待教有一口气息尚在，决不能让六大派杀了明教众人！”当下将真气在左边胸腹间运转数次，缓缓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峨嵋、武当两派若有哪一位不服在下调处，可请出来较量。”他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骇然，眼见周芷若这一剑刺得他如此厉害，竟然兀自挑战。

灭绝师太冷冷的道：“峨嵋派今日已然败落，你若不死，日后行算帐。咱们瞧武当派的罢！六大派此行的成败，全仗武当派裁决。”

六大派围攻光明顶，崆峒、少林、华山、昆仑、峨嵋五派高手均已败在张无忌手下，只剩武当一派尚未跟他交过手。这时他身受重伤，死多活少，别说一流高手，只须几个庸手上来纠缠一番，他也就支持不住了，甚至无人和他对敌，说不定稍等片刻，他也会伤发而毙，武当五侠任谁一位上前，自然毫不费力的便将他击死，就可照原来策划，诛灭明教。

众人均想，武当派自来极重“侠义”两字，要他们出手对付一个身负重伤的少年，未免于名声大有损害，只怕武当五侠谁都不愿。但武当派若不出手，难道“六大派围攻光明顶”这件轰传武林的大事，竟然闹一个铩羽而归？此后六大派在江湖上脸面何存，其中的抉择，可实在为难之极了。灭绝师太那几句话，意思说六大派今后是荣是辱，全凭武当派决定，且看武当派是否有人肯顾全大局，损及个人的名望。

宋桥远、俞莲舟、张松溪、殷梨亭、莫声谷五人面面相觑，准都拿不定主意。宋青书突然说道：“爹，四位师叔，让孩儿去料理了他。”武当五侠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武当晚辈，由他出手，胜于累及武当五侠的英名。

俞莲舟道：“不成！我们许你出手，跟我们亲自出手并无分别。”张松溪道：“二哥，依小弟之见，大局为重，我五兄弟的名声为轻。”莫声谷道：

“名声乃身外之物，只是如此对付一个重伤少年，良心难安。”一时议论难决，各人眼望宋远桥，听他示下。

宋远桥见殷梨亭始终不发一言，可是脸上愤怒之色难平，心知他未婚妻纪晓芙失身于明教杨逍，以致殒命，实是生平奇耻大恨，若不一鼓诛灭明教，扫尽奸恶淫徒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，当下缓缓说道：“魔教作恶多端，除恶务尽，乃我辈侠义道的大节。名声固然要紧，但现今两者不能得兼，当取大者。青书，小心在意。”

宋青书躬身道：“是！”走到张无忌身前，朗声道：“曾小侠，你若非明教中人，尽可离去，自行下山养伤。六大派只诛魔教邪徒，与你无涉。”

张无忌左手按住胸前伤口，说道：“大丈夫急人之难，死而后已。多谢……多谢宋兄好意，可是在下……在下决与明教同存共亡！”

明教和天鹰教人众纷纷高叫：“曾少侠，你待我们已然仁至义尽，大伙儿感激不尽，到此地步，不必再斗了。”

殷天正脚步蹒跚的走近，说道：“姓宋的，让老夫来接你高招！”哪知一口气提不上来，腿膝麻软，摔倒在地。

宋青书眼望张无忌，说道：“曾兄，既然如此，小弟碍于大局，可要得罪了。”

小昭挡在张无忌身前，叫道：“那你先杀了我再说。”张无忌低声道：“小昭，你别担心，他杀不了我。”小昭急道：“你……身上有伤啊。”张无忌柔声道：“小昭！你为甚么待我这么好？”小昭凄然道：“因为……因为你待我好。”张无忌向她凝视半晌，心想：“就算我此时死了，也有了一个真正待我极好的知己。”

宋青书向小昭喝道：“你走开些！”张无忌道：“你对这位小姑娘粗声大气，忒也无礼！”宋青书在小昭肩头一推，将她推开数步，说道：“妖女邪男，有甚么好东西了！快站起来，接招罢！”张无忌道：“令尊宋大侠谦谦君子，天下无人不服。阁下却这等粗暴。跟你动手，也不必……也不必站起身来。”实则他内劲提不上来，自知决计无力站起。

张无忌重伤后虚弱无力的情形，人人都瞧了出来。俞莲舟朗声道：“青书，点了他的穴道，令他动弹不得，也就是了，不必伤他性命。”

宋青书道：“是！”左手虚引，右手倏出，向张无忌肩头点来。张无忌动也不动，待他手指点上“肩贞穴”，内力斜引，将他指力挪移推卸了开去。宋青书这一指之力犹似戳入了水中，更无半点着力处，只因出其不意，身子向前一冲，险些撞到张无忌身上，急忙站定，却已不免有点狼狈。

他定了定神，飞起右脚，猛往张无忌胸口踢去，这一脚已使了六七成力。俞莲舟虽叫他不可伤了张无忌性命，但不知怎的，他心中对眼前这少年竟蓄着极深的恨意，这倒不是因他说自己粗暴，却是因见周芷若瞧着这少年的眼光之中，一直含情脉脉，极是关怀，最后虽奉了师命而刺他一剑，但脸上神色凄苦，显见心中难受异常。

宋青书自见周芷若后，眼光难有片刻离开她身上，虽然常自抑制，不敢多看，以免给人认作轻薄之徒，但周芷若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，他无不瞧得清清楚楚，心下明白：“她这一剑刺了之后，不论这小子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再也不能从她心上抹去了。”自己倘若击死这个少年，周芷若必定深深怨怪，可是妒火中烧，实不肯放过这唯一制他死命的良机。宋青书文武双全，乃是武当派第三代弟子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为人也素来端方重义，但遇到了“情”

之一关，竟然方寸大乱。

众人眼见宋青书这腿踢去，张无忌若非跃起相避，只有出掌硬接，但显然他便要支撑着坐起也难以办到，看来这一脚终于便取了他性命。却见足尖将要及胸，张无忌右手五指轻拂，宋青书右腿竟然转向，从他身侧斜了过去，相距虽不过三寸，这一腿却终于全然踢了个空。宋青书在势已无法收腿，跟着跨了一步，左足足跟后撞，直攻张无忌背心，这一招既快且狠，人所难料，原是极高明的招数，但张无忌手指一拂，又卸开了他足跟的撞击。

三招一过，旁观众人无不奇。宋远桥叫道：“青书，他本身已无半点劲力，这是四两拨千斤之法。”他眼光老到，瞧出张无忌此时劲力全失，所使的功夫虽然颇为怪异，基本道理却与武学中借力打力并无二致。

宋青书得父亲一言提醒，招数忽变，双掌轻飘飘地，若有若无的拍击而出，乃是武当绝学之一的“绵掌”。借力打力原是武当派武功的根本，他所使的“绵掌”本身劲力若有若无，要令对方无从借力。但张无忌的“乾坤大挪移”神功已练到第七层境界，绵掌虽轻，终究有形有劲，他左手按住胸口伤处，右手五指犹如抚琴鼓瑟，忽挑忽捻，忽弹忽拨，上身半点不动，片刻间将宋青书的三十六招绵掌掌力尽数卸了。

宋青书心中大骇，偶一回头，突然和周芷若的目光相接，只见她满脸关怀之色，不禁心中又酸又怒，知道她关怀的决非自己，当下深深吸一口气，左手挥掌猛击张无忌右颊，右手出指疾点他左肩“缺盆穴”，这一招叫作“花开并蒂”，名称好听，招数却十分厉害，双手递招之后，跟着右掌击他左颊，左手食指点他右肩后“缺盆穴”。占这两招“花开并蒂”并成一招，连续四式，便如暴风骤雨般使出，势道之猛，手法之快，当真非同小可。众人见了这等声势，齐声惊呼，不约而同的跨上一步。

只听得拍拍两下清脆的响声，宋青书左手一掌打上了自己左颊，右手食指点中了自己左肩“缺盆穴”，跟着右手一掌打上了自己右颊，左手食指点中了自己右肩“缺盆穴”。他这招“花开并蒂”四式齐中，却给张无忌以“乾坤大挪移”功夫挪移到了他自己身上。倘若他出招稍慢，那么点中了自己左肩，“缺盆穴”后，此后两式便即无力使出，偏生他四式连环，迅捷绝伦，左肩“缺盆穴”虽被点中，手臂尚未麻木，直到使全了“花开并蒂”的下半套之后，这才手足酸软，砰的一声，仰天摔倒，挣扎了几下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宋远桥快步抢出，左手推拿几下，已解开了儿子的穴道，但见他两边脸颊高高肿起，每一边留下五个乌青的指印，知他受伤虽轻，但儿子心高气傲，今日当众受此大辱，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，当下一言不发，携了他手回归本派。

这时四周喝彩之声，此起彼落，议论赞美的言语，嘈杂盈耳。突然间张无忌口一张，喷出几口鲜血，按住伤口，又咳嗽起来。众人凝视着他，极为关怀，均想：他重伤下抵御宋青书的急攻，虽然得胜，但内力损耗必大。有的人看看他，又望望武当派众人，不知他们就此认输呢，还是另行派人出斗。

宋远桥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武当派已然尽力，想是魔教气数未尽，上天生下这个奇怪少年来。若再缠斗不休，名门正派和魔教又有甚么分别？”俞莲舟道：“大哥说得是。咱们即日回山，请师父指点。日后武当派卷土重来，待这少年伤愈之后，再决胜负。”他这几句话说得光明磊落，豪气逼人，今日虽然认输，但不信武当派终究会技不如人。张松溪和莫声谷齐道：“正该

如此！”

忽听得刷的一声，殷梨亭长剑出鞘，双眼泪光莹莹，大踏步走出去，剑尖对着张无忌，说道：“姓曾的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此刻再来伤你，我殷梨亭枉称这‘侠义’两字。可是那杨逍和我仇深似海，我非杀他不可，你让开罢！”

张无忌摇头道：“但教我有一口气在，不容你们杀明教一人。”

殷梨亭道：“那我可先得杀了你！”

张无忌喷出一口鲜血，神智昏迷，心情激荡，轻轻的道：“殷六叔，你杀了我罢！”

殷梨亭听到“殷六叔”三字，只觉语气极为熟悉，心念一动：“无忌幼小之时，常常这样叫我，这少年……”凝视他的面容，竟是越看越像，虽然分别九年，张无忌已自一个小小孩童成长为壮健少年，相貌已然大异，但殷梨亭心中先存下“难道他竟是无忌”这个念头，细看之下，记忆中的面貌一点点显现出来，不禁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无忌么？”

张无忌全身再无半点力气，自知去死不远，再也不必隐瞒，叫道：“殷六叔，我……我时时……想念你。”

殷梨亭双泪淋漓，当的一声抛下长剑，俯身将他抱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你是无忌，你是无忌孩儿，你是我五哥的儿子张无忌。”

宋远桥、俞莲舟、张松溪、莫声谷四人一齐围拢，各人又惊又喜，顷刻间心头充塞了欢喜之情，甚么六大派与明教间的争执仇怨，一时俱忘。

殷梨亭这么一叫，除了何太冲夫妇、周芷若、杨逍等寥寥数人之外，余人无不讶异，哪想到这个舍命力护明教的少年，竟是武当派张翠山的儿子。

殷梨亭见张无忌昏晕了过去，忙摸出一粒“天王护心丹”塞入他口中，将他交给俞莲舟抱着，拾起长剑，冲到杨逍身前，戟指骂道：“姓杨的，你这猪狗不如的淫徒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喉头哽住，再也骂不下去，长剑递出，便要往杨逍心口刺去。

杨逍丝毫不能动弹，微微一笑，闭目待毙。突然斜刺里奔过来一个少女，挡在杨逍身前，叫道：“休伤我爹爹！”

殷梨亭凝剑不前，定睛看时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，全身冰冷，只见这少女长挑身材、秀眉大眼，竟然便是纪晓芙。他自和纪晓芙定亲之后，每当练武有暇，心头甜甜的，总是想着未婚妻的俏丽倩影，及后得知她为杨逍掳去，失身于他，更且因而毙命，心中愤恨自是难以言宣；此刻突然又见到她，身子一晃，失声叫道：“晓芙妹子，你……你没……”

那少女却是杨不悔，说道：“我姓杨，纪晓芙是我妈妈，她早已死了。”

殷梨亭一呆，这才明白，喃喃的道：“啊，是了，我真糊涂！你让开，我今日要替你妈报仇雪恨。”

杨不悔指着灭绝师太道：“好！殷叔叔，你去杀了这个老贼尼。”殷梨亭道：“为……为甚么？”杨不悔道：“我妈是给这老贼尼一掌打死的。”殷梨亭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你小孩子家懂得甚么？”杨不悔冷冷的道：“那日在蝴蝶谷中，老贼尼叫我妈来刺死我爹爹，我妈不肯，老贼尼就将我妈打死了。我亲眼瞧见的，张无忌哥哥也是亲眼瞧见的。你再不信，不妨问问那老贼尼自己。”当纪晓芙身死之时，杨不悔年幼，甚么也不懂得，但后来年纪大了，慢慢回想，自然明白了当年的经过。

殷梨亭回过头去，望着灭绝师太，脸上露出疑问之色，嗫嚅道：“师太……”

她说……纪姑娘是……”

灭绝师太嘶哑着嗓子说道：“不错，这等不知廉耻的孽徒，留在世上又有何用？她和杨道是两相情愿。她宁肯背叛师门，不愿遵奉师命，去刺杀这个淫徒恶贼。殷六侠，为了顾全你的颜面，我始终隐忍不言。哼，这等无耻的女子，你何必念念不忘于她？”

殷梨亭铁青着脸，大声道：“我不信，我不信！”

灭绝师太道：“你问问这女孩子，她叫甚么名字？”

殷梨亭目光转移到杨不悔脸上，泪眼模糊之中，瞧出来活脱便是纪晓芙，耳中却听她清清楚楚的说道：“我叫杨不悔。妈妈说：这件事她永远也不后悔。”

当的一声，殷梨亭掷下长剑，回过身来，双手掩面，疾冲下山。宋远桥和俞莲舟大叫：“六弟，六弟！”但殷梨亭既不答应，亦不回头，提气急奔，突然间失足摔了一交，随即跃起，片刻间奔得不见了踪影。

他和纪晓芙之事众人多有知闻，眼见事隔十余年，他仍如此伤心，不禁都为他难过，以武当殷六侠的武功，奔跑之际如何会失足摔跤？那自是意乱情迷、神不守舍之故了。

这时宋远桥、俞莲舟、张松溪、莫声谷四人分坐四角，各出一掌，抵在张无忌胸、腹、背、腰四处大穴之上，齐运内力，给他疗伤。四人内力甫施，立时觉得他体内有一股极强的吸力，源源不绝的将四人内力吸引过去。四人大惊，暗想如此不住吸去，只须一两个时辰，自己内力便致耗竭无存，但他生死未卜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正没做理会处，张无忌缓缓睁开眼睛，“啊”了一声。宋远桥等心头一震，猛觉得手掌心有一股极暖和的热力反传过来，竟是他的九阳神功起了应和，转将内力反输向四人体内。

宋远桥叫道：“使不得！你自己静养要紧。”四人急忙撤掌而起，但觉似有一片滚水周流四肢百骸，舒适无比，显是他不但将吸去的内力还了四人，而且他体内九阳真气充盈鼓荡，反助四人增强了内功的修为。宋远桥等四人面面相觑，暗自震惊，眼见他重伤垂死，哪知内力竟是如此强劲浑厚，沛不可当。

此刻张无忌外伤尚重，内息却已运转自如，慢慢站起，说道：“宋大伯、俞二伯、张四伯、莫七叔，恕侄儿无礼。太师父他老人家福体安康。”

俞莲舟道：“师父他老人家安好！无忌，你……你长得这么大了……”说了这句话，心头虽有千言万语，却再也说不下去了，只是脸露微笑，热泪盈眶。

白眉鹰王殷天正得知这位救命恩人竟是自己外孙，高兴得呵呵大笑，却终究站不起身。

灭绝师太铁青着脸，将手一挥，峨嵋群弟子跟着她向山下走去。

周芷若低着头走了几步，终于忍不住向张无忌望去。张无忌却也正自目送她离去。两人目光相接，周芷若苍白的脸颊上飞了一阵红晕，眼光中似说：“我刺得你如此重伤，真是万分的过意不去，你可要好好保重。”张无忌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，微微点了点头。周芷若登时满脸喜色，神采飞扬，随即回过头去，加快脚步，远远去了。

武当派和张无忌相认，再加峨嵋派这一去，六大派围剿魔教之举登时风流云散。崆峒和华山两派携死扶伤，跟着离去。

何太冲走上前来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恭喜你们亲人相认啊……”张无忌

不等他接着说下去，从怀中摸出两枚避瘴气、去秽恶的寻常药丸，递了给他，说道：“请贤夫妇各服一丸，金蚕蛊毒便可消解。”何太冲接过药丸，见黑黝黝的毫不起眼，不信便能消解得那天下至毒的金蚕蛊毒。张无忌道：“在下既说消解得，便是消解得。”他话声仍然微弱，但光明顶这一战镇慑六大门派，气度之中，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威严，不由得何太冲不信。他又想：“即使他骗人，这药不能消解蛊毒，但当着武当四侠，也不能强逼他给真药。何况少林派那空性贼秃也颇有回护这小贼之意。今日只好认命罢喇。”当下苦笑着说道：“多谢！”和班淑娴分别服下药丸，指挥众弟子收拾本派死者的尸首，告辞下山。

俞莲舟道：“无忌，你伤重不能下山，只好在此调养，我们可不能留下陪你。盼你痊愈之后来武当一行，也好让师父见了你欢喜。”张无忌含泪点头。各人有许多事想问、有许多话想说，但见他神情委顿，均知多说一句话便加重他一分伤势，只得忍住不言。

猛听得少林派中有人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圆真师兄的尸首呢？”另一人道：“咦，怎不见了圆真师伯的法体？”莫声谷好奇心起，抢步过去一看，只见七八名少林僧在收拾本门战死者的遗体，可是单单少了圆真一具尸体。

圆音指着明教教众，大声喝道：“快把我圆真师兄的法体交出来，莫惹得和尚无名火起，一把火烧得你们个个尸骨成灰。”

周颠笑道：“哈哈，哈哈！真是笑话奇谈！你这活贼秃我们也不要，要他这死和尚干么？拿他当猪当羊，宰来吃他的瘦骨头么？”

少林众人心想倒也不错，当下十余名僧人四出搜索，却哪里有圆真的尸身。众人虽觉奇怪，但想多半是华山、崆峒各派收拾本门死者尸身之时误收了去，也就不再追寻。

当下少林、武当两派人众连袂下山。张无忌上前几步，躬身相送。宋远桥道：“无忌孩儿，今日一战，你名扬天下，对明教更是恩重如山。盼你以后多所规劝引导，总要使明教改邪归正，少作坏事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孩儿遵奉师伯教诲，自当尽力而为。”张松溪道：“一切小心在意，事事提防奸恶小人。”张无忌又应道：“是！”他和武当四侠久别重逢，又即分离，五人均是依依不舍。

杨逍和殷天正待六大派人众走后，两人对望一眼，齐声说道：“明教和天鹰教全体教众，叩谢张大侠护教救命的大恩！”顷刻之间，黑压压的人众跪满了一地。

张无忌不由得慌了手脚，何况其中尚有外公、舅舅诸人在内，忙跪下还礼。他这一急跪，胸口剑伤破裂，几口鲜血喷出，登时晕了过去。

小昭抢上扶起。明教中两个没受伤的头目抬过一张软床，扶他睡上。杨逍道：“快扶张大侠到我房中静养。”那两名头目躬身答应，将张无忌抬入杨逍房中。

小昭跟随在后，经过杨不悔身前时，杨不悔冷冷的道：“小昭，你装得真像，我早知你必有古怪，只是没料到这么一个丑东西，竟是一位千娇百媚的小美人儿。”小昭低头不语。

这几天中，明教教众救死扶伤，忙碌不堪。经过这场从地狱边缘逃回来的大战，各人都明白了以往自相残杀、以致召来外侮的不该。人人关怀着张无忌的伤势，谁也不提旧怨，安安静静的耽在光明顶上养伤。

张无忌九阳神功已成，剑伤虽然不轻，但周芷若剑尖刺入时偏了数寸，



只伤及肺叶，未中心脏，因此静养了七八天，伤口渐渐愈合。殷天正、杨逍、韦一笑、说不得等人躺在软床之中，每日由人抬进房来探视，见他一天好似一天，都极为欣慰。

到第八日上，张无忌已可坐起。那天晚上，杨逍和韦一笑又来探病。张无忌道：“两位身中玄阴指后，这几天觉得怎样？”

杨韦二人每日都要苦熬刺骨之寒的折磨，伤势只有越来越重，但怕他挂怀，都道：“好得多了！”张无忌见二人脸上黑气笼罩，说话也是有气无力，说道：“我内力已回复了六七成，便给两位治一治看。”杨逍忙道：“不，不！张大侠何必忙在一时？待你贵体痊愈，再给我们医治不迟。此刻使力早了，伤势若有反复，我们心中何安？”韦一笑道：“早医晚医，也不争在这几日。张大侠静养贵体要紧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我外公鹰王、义父狮王，都和两位平辈论交，两位是我长辈，再称‘大侠’甚么，侄儿可实在不敢答应。”

杨逍微笑道：“将来我们都是你的属下，在你眼前，连坐也不敢坐，还说甚么长辈平辈？”张无忌一怔，问道：“杨伯伯你说甚么？”韦一笑道：“张大侠，这明教教主的重任，若不由你来承当，更有何人能够担负？”

张无忌双手乱摇，忙道：“此事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”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东面远远传来一阵阵尖利的哨子之声，正是光明顶山下有警的讯号。杨逍和韦一笑一怔，均想：“难道六大派输得不服，去而复返么？”但脸上都显得若无其事。杨逍道：“昨天吃的人参还好么？小昭，你再到药室去取些，给张大侠煎汤喝。”只听西面、南面同时哨子声大作。张无忌道：“是外敌来攻么？”韦一笑道：“本教和天鹰教不乏好手，张大侠不必挂心，谅小小几个毛贼，何足道哉！”

可是片刻之间，哨子声已近了不少，敌人来得好快，显然并非小小毛贼。杨逍道：“我出去安排一下，韦兄在这里陪着张大侠。嘿嘿，明教难道就此一蹶不振，人人都可来欺侮了？”他虽伤得动弹不得，但言语中仍是充满着豪气。

张无忌寻思：“少林、峨嵋这些名门正派，决不会不顾信义，重来寻仇。来者多半是残忍奸恶之辈。光明顶上所有高手人人重伤，这七八天中没一人能养好伤势，决计难以抵挡外敌，倘若强自出战，只有枉送了性命。”

突然间门外脚步声急，一个人闯了进来，满脸血污，胸口插着一柄短刀，叫道：“敌人从三面……攻上山来……弟兄们抵敌……不住……”韦一笑问道：“甚么敌人？”那人手指室外，想要说话，突然向前摔倒，就此死去。

但听得传警呼援的哨声，此起彼落，显是情势急迫。忽然又有两人奔进室来，杨逍认得当先一人是洪水旗的掌旗副使，只见他全身浴血，脸色犹如鬼魅，但仍颇为镇定，微微躬身，禀道：“张大侠、杨左使、韦法王，山下来攻的是巨鲸帮，海沙派、神拳门各路人物。”杨逍双眉一轩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些么魔小丑，也欺上门来了吗？”那掌旗副使道：“敌人本来也不厉害，只不过咱们兄弟多数有伤在身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冷谦、铁冠道人张中、彭莹玉、说不得、周颠等五散人分别由人抬了进来。周颠气呼呼的大叫：“好丐帮，勾结了三门帮、巫山帮来乘火打劫，我周颠只要有一口气在，跟他们永世没完……”他话犹未了，殷天正、殷野王父子撑着木杖，走进室来。殷天正道：“无忌孩儿，你躺着别动。他妈的‘五凤刀’和‘断魂枪’这两个小小门派，还能把咱们怎样了？”

这些人中，杨逍在明教中位望最尊、殷天正是天鹰教的教主、彭莹玉最富智计，这三人生平不知遇到过多少大风大浪，每每能当机立断，转危为安，但眼前的局势实是已陷绝境，人人重伤之下，敌人大举来攻，其他的帮会门派倒也罢了，丐帮却号称江湖上第一大帮，帮内能人众多，声势着实不小，眼看着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。这时每人隐然都已将张无忌当作教主，不约而同的望着他，盼他突出奇计，解此困境。

张无忌在这顷刻之间，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。他自知武功虽较杨逍、外公、韦一笑诸人为高，但说到见识计谋，这些高手当然均胜他甚多，他们既无良策，自己又有甚么更高明的法子。正沉吟间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冲口而出的叫道：“咱们快到秘道中暂且躲避，敌人未必能发觉。就算发觉了，一时也不易攻入”

他想到此法，自觉是眼语言甚是兴奋，不料众人面面相觑，竟无一人为此法绝不可行。张无忌道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待伤愈之后再和敌人一决雌雄，也不算是堕了杨逍道：“张大侠此法诚然小昭道：“小昭，你扶张大侠到秘道去。”张无忌齐去啊！”杨逍道：“你请先去，我们随后便来。”

张无忌听他语气，知他们决不会来，不过是要自己躲避而已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前辈，我虽非贵教中人，但和贵教共过一场患难，总该算是生死之交。难道我就贪生怕死，能撇下各位，自行前去避难？”

杨逍道：“张大侠有所不知，明教历代传下严规，这光明顶上的秘道，除了教主之外，本教教众谁也不许闯入，擅进者死。你和小昭不属本教，不必守此规矩。”

这时只听得隐隐喊杀之声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只是光明顶上道路崎岖，地势险峻，一处处关隘均有铁闸石门，明教虽无猛烈抵抗，来攻者却也不易迅速奄至。加之明教名头素响，来袭敌人心存忌惮，未敢贸然深入，但听这厮杀之声，却总是在一步步的逼进。偶然远处传来一两声临死时的号呼之声，显是明教教众竭力御敌，以致惨遭屠戮。

张无忌心想：“再不走避，只怕一个时辰之内，明教上下人众无一得免。”当下说道：“这不可进入秘道的规矩，难道决计变更不得么？”杨逍神色黯然，摇了摇头。

彭莹玉忽道：“各位听我一言：张大侠武功盖世，义薄云天，于本教有存亡续绝的大恩。咱们拥立张大侠为本教第三十四代教主。倘若教主有命，号令众人进入秘道，大伙儿遵从教主之令，那便不是坏了规矩。”杨逍、殷天正、韦一笑等早就有意奉张无忌为教主，一听彭和尚之言，人人叫好。

张无忌急忙摇手道：“小子年轻识浅、无德无能，如何敢当此重任？加之我太师父张真人当年谆谆告诫，命我不可身入明教，小子应承在先。彭大师之言，万万不可。”

殷天正道：“我是你外公，叫你入了明教。就算外公亲不过你太师父，大家半斤八两，我和张真人的说话就相互抵消了罢，只当谁也没说过。不入明教，凭你自决。”殷野王也道：“再加一个舅父，那总够斤两了罢？常言道：见舅如见娘。你娘既已不在，我就如同是你亲娘一般。”

张无忌听外公和舅父如此说，心中难过，说道：“当年阳教主曾有一通遗书，我从秘道中带将出来，原拟大家伤愈之后传观。阳教主的遗命是要我义父金毛狮王暂摄教主之位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那封遗书，交给杨逍。

彭莹玉道：“张大侠，大丈夫身当大变，不可拘泥小节。谢狮王是你义

父，犹似亲父一般，自来子继父职，谢狮王既不在此，便请你依据阳教主遗言，暂摄教主尊位。”众人齐道：“此言最是。”

张无忌耳听得杀声渐近，心中惶急加甚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寻思：“此刻救人重于一切，其余尽可缓商。”于是朗声道：“各位既然如此见爱，小子若再不允，反成明教的大罪人了。小子张无忌，暂摄明教教主职位，渡过今日难关之后，务请各位另择贤能。”

众人齐声欢呼，虽然大敌逼近，祸及燃眉，但人人喜悦之情，见于颜色。均想明教自前教主阳顶天暴毙，统率无人，一个威震江湖的大教竟闹得自相残杀、四分五裂。置身事外者有之，自立门户者有之，为非作歹者亦有之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危机百出。今日重立教主，中兴可期，如何不令人大为振奋？能行动的便即拜倒。殷天正、殷野王虽是尊亲，亦无例外。

张无忌忙拜倒还礼，说道：“各位请起。杨左使，请你传下号令：本教上下人等，一齐退入秘道。”

杨逍道：“是！谨遵教主令谕。启禀教主，咱们命烈火旗纵火阻敌，将光明顶上房舍尽数烧了。敌人只道咱们已然逃走。不知可好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此计大妙，请杨左使传令。”心想：“此法当年朱长龄便曾用过，计策本身原是好的，只不过他是用来骗我而已。”

杨逍当即传出令去，撤回守御各处的教众，命洪水、烈火二旗断后，其余各人，退入秘道。明教是主，天鹰教是客，当下命天鹰教教众先退，跟着是天地风雷四门，光明顶上诸般职事人员，锐金、巨木、厚土三旗，五散人和韦一笑等先后退入。待张无忌和杨逍退入不久，洪水旗诸人分别进来，东西两面已是火光烛天。

这场火越烧越旺，烈火旗人众手执喷筒，不断喷射西域特产的石油。那石油近火即燃，最是厉害不过，来攻的各门派人数虽多，却畏火不敢逼近，只是四面团团围住，不令明教人众漏网。烈火旗人众进入秘道后关上闸门。不久房舍倒塌，将秘道的人口掩在火焰之下。

这场大火直烧了两日两夜，兀自未熄，光明顶是明教总坛所在，百余年的经营，数百间美轮美奂的厅堂屋宇尽成焦土。来攻敌人待火势略熄，到火场中翻寻时，见到不少明教徒战死者的尸首，皆已烧成焦炭，面目不可辨认，只道明教教众宁死不降，人人自焚而死，杨逍、韦一笑等都已命丧火场之中。

天鹰教与明教人众按着秘道地图，分别入住一间间石室。此时已然深入地底，上面虽然烈火熊熊，在秘道中却听不到半点声音，也丝毫不觉炎热。众人带足了粮食清水，便一两个月不出去也不致饥渴。明教和天鹰教人众各旗归旗、各坛归坛，肃静无声。众人均知这秘道是向来不许擅入的圣地，承蒙教主恩典，才得入来避难，因此谁也不敢任意走动。

杨逍等首脑人物都聚在阳顶天的遗骸之旁，听张无忌述说如何见到阳前教主的遗书、如何练成乾坤大挪移心法。他说毕，将记述心法的羊皮交给杨逍。杨逍不接，躬身说道：“阳前教主的遗书上写得明白：‘乾坤大挪移心法，暂由谢逊接掌，日后转奉新教主。’这份心法，自当由教主掌管。”

当下众人传阅阳顶天的遗书，尽皆慨叹，说道：“哪料到阳教主一世神勇睿智，竟因夫妇之情而致走火归天。咱们若得早日见此遗书，何致有今日的一败涂地。”各人想到死难同伴之惨、自己狼狈逃命之辱，无不咬牙切齿的痛骂成昆。

杨逍道：“这成昆虽是阳教主夫人的师兄、是金毛狮王的师父，可是我

们以前都未能见他一面，可见此人心计之工。原来数十年前，他便处心积虑的要摧毁本教。”周颠道：“杨左使、韦蝠王，你们都堕入了他的道儿而不觉，也可算得无能。”他本想扯上殷天正，只是碍于教主的情面，将“白眉老儿”四个字咽入了肚里。杨逍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总算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成昆恶贼终究命丧野王兄的掌底。”烈火旗掌旗使辛然恨恨的道：“成昆这恶贼作了这么大的孽，倒给他死得太便宜了。”

众人议论了一会，当下分别静坐用功，疗养伤势。

在秘道中过了七八日，张无忌的剑创已好了九成，结了个寸许长的疤，当即给受了外伤的弟兄治疗，虽然药物多缺，但他针灸推拿，当真是着手成春。众人初时只道这位少年教主武功深不可测，岂知他医道竟也如此精湛，几已可直追当年的“蝶谷医仙”胡青牛。

再过数日，张无忌剑伤痊愈，当即运起九阳神功，给杨逍、韦一笑及五散人逼出体内玄阴指的寒毒。三日之内，众大高手内伤尽去，无不意气风发，便要冲出秘道，尽歼来攻之敌。张无忌道：“各位伤势已愈，内力未纯，既已忍耐多日，索性便再等几天。”

这数日中，人人加紧磨练，武功浅的磨刀砺剑。武功深的则练气运劲，自从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以来，明教始终挨打受辱，这口怨气可实在憋得狠了。

这天晚间，杨逍将明教的教义宗旨、教中历代相传的规矩、明教在各地支坛的势力、教中首要人物才能性格，一一向张无忌详为禀告。

只听得铁链叮当声响，小昭托了茶盘，送上两碗茶来。张无忌道：“杨左使，这个小姑娘近来无甚过犯，请你打开铁锁，放了她罢！”杨逍道：“教主有令，敢不遵从。”当下叫杨不悔进来，说道：“不悔，教主吩咐，你给小昭开了锁罢。”杨不悔道：“那钥匙放在我房里的抽屉之中，没带下来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那也不妨，这钥匙想来也烧不烂。”

杨逍等女儿和小昭退出，说道：“教主，小昭这小丫头年纪虽小，却是极为古怪，对她不可不加提防。”张无忌问道：“这小姑娘来历如何？”

杨逍道：“半年之前，我和不悔下山游玩，见到她一人在沙漠之中，抚着两具尸首哭泣。我们上前查问，她说死的二人是她爹娘。她爹娘在中原得罪了官府，一家三口被充军来到西域，前几日因不堪蒙古官兵的凌辱，逃了出来，终于她爹娘伤发力竭，双双毙命。我见她小小一个女孩，孤苦伶仃，虽然容貌奇丑，说话倒也不蠢，便给她葬了父母，收留了她，叫她服侍不悔。”

张无忌点了点头，心想：“原来小昭父母双亡，身世极是可怜，跟我竟是一般。”

杨逍续道：“我们带小昭来到光明顶上之后，有一日我教不悔武艺，小昭在旁听着，怎知我解释到六十四卦方位之时，不悔尚未领悟，小昭的眼光已射到了正确的方位之上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想是她天资聪颖，悟性比不悔妹子快了一点。”

杨逍道：“初时我也这么想，倒很高兴，但转念一想，起了疑心，故意说了几句极难的口诀，那是我从未教过不悔的。其时光西照，地火明夷，水火未济，我故意说错了方位，只见她眉头微蹙，竟然发觉了我的错处。从此我便留上了心，知道这小姑娘曾得高人传授，身怀上乘武功，到光明顶上非比寻常，乃是有所为而来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或者她父亲精通易经，那是家传之学，亦未可知。”

杨逍道：“教主义鉴：文士所学的易经，和武功中的易理颇有不同。倘

若小昭所学竟是她父母所传，那么她父母当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了，又怎能受蒙古官兵凌辱而死？我其时不动声色，过了几日，才闲闲问起她父母的姓名身世。她推得乾乾淨净，竟不露丝毫痕迹。当时我也不发作，只叮嘱不悔暗中留神。有一日我说个笑话，不悔哈哈大笑，小昭在旁听着，忍不住也笑了起来。其时她站在我和不悔背后，只道我父女瞧不见她，岂知不悔手中正在把玩一柄匕首，那匕首明净如镜，将她笑容清清楚楚的映了出来。她却哪里是个丑丫头？容貌比之不悔美得多了。待我转过头来，她立时又变成了挤眼歪嘴的怪相。”

张无忌微笑道：“整日假装这怪样，当真着实不易。”心想：“杨左使是何等厉害的人物，小昭这小丫头在他面前耍枪花，自然瞒他不过。”

杨逍又道：“当下我仍是隐忍不言，这日晚间，夜静人定之后，我悄悄到女儿房中，来窥探小昭动静。只见这丫头正从不悔房中出来。她径往东边房舍，不知找寻甚么，每一间房间、每一处隐僻之所，无不细细寻到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现身而出，问她找寻甚么，是谁派她到光明顶来卧底。她倒也镇静，竟是毫不惊慌，说无人派她，只是喜欢到处玩玩，出于好奇之心。我诸般恐吓劝诱，她始终不露半句口风，我关着她饿了七天七夜，饿得她奄奄一息，她仍是不说。于是我将教中旧日留传的这副玄铁铐镣将她铐住，令她行动之时发出叮当声响，那便不能暗中加害不悔。我所以不即杀她，是想查知她的来历。教主，这小丫头乃敌人派来卧底，决计无疑，以她精通八卦方位这节来看，只怕不是昆仑，便是峨嵋派的了。只是谅这小小丫头，碍得甚么？念她服侍教主一场，教主慈悲饶她，那也是她的造化。”

张无忌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咱们在地牢中关了这么多日，也该出去散散心了罢？”杨逍大喜，问道：“这就出去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伤势未愈的，无论如何不可动手，要立功也不忙在一时。其余的便都出去。好不好？”杨逍出去传令，秘道中登时欢声雷动。

众人进秘道时是从杨不悔闺房的通道而入，这次出去，走的却是侧门，以便通往后山。张无忌推开阻门巨石，当先出去，待众人走尽，又将巨石推上。那厚土旗的掌旗使颜垣是明教中第一神力之士，他试着运劲一推那块小山般的巨石，竟如蜻蜓撼石柱，全没动静，不禁伸出了舌头缩不回去，心中对这位青年教主更是敬佩无已。

众人出得秘道，生怕惊动了敌人，连咳嗽之声也是半点全无。

张无忌站在一块大石之上。月光泻将下来，只见天鹰教人众排在西首宾位，天微、紫微、天市三堂，神蛇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。玄武五坛，各有统率，整整齐齐的排着。东首是明教五旗：锐金、巨木、洪水、烈火、厚土，各旗正副掌旗使率领本旗弟兄，分五行方位站定。中间是杨逍属下天、地、风、雷四门门主所统的光明顶众教。那天字门所属是中原男子教众；地字门所属是女子教众；风字门是释家道家等出家人；雷字门则是西域番邦人氏的教众。虽然连日激战，五旗四门无不伤残甚众，但此刻人人精神振奋。青翼蝠王韦一笑及冷谦等五散人站在张无忌身后卫护。人人肃静，只候教主令下。

张无忌缓缓说道：“敌人来攻本教重地，咱们虽要善罢，亦已不得。但本人实不愿多所杀伤，务希各位体念此意。天鹰教由殷教主率领，自西攻击。五行旗由巨木旗掌旗使闻苍松总领，自东攻击。杨左使率领天字门、地字门，启北攻击。五散人率领风字门、雷字门，自南攻击。韦蝠王与本人居中策应。”众人一齐躬身应命。

张无忌左手一挥，低声道：“去罢！”四队教众分从东南西北四方包围光明顶。

张无忌向韦一笑道：“蝠王，咱两个从秘道中出去，攻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”韦一笑大喜，说道：“妙极！”两人重行回入秘道，从杨不悔闺房的门口处钻了出来。

其时上面已堆满了瓦砾、焦木，费了好大力气才走出来，扑鼻尽是焦臭之气。其时明教人众距离尚远，但光明顶上留着的敌人已然发觉，大呼小叫，相互警告。张无忌和韦一笑相视一笑，均想：“这批家伙大惊小怪，不必相斗，胜败已分。”两人隐身在倒塌了的半堵砖墙之后，月光下但见黑影来回奔走。

过不多时，说不得和周颠两人并肩先至，已从南方攻到，冲入人群之中，砍瓜切菜般杀了起来。跟着殷天正、杨逍、五行旗人众齐到，大呼酣斗，犹似虎入羊群一般。

夺得光明顶的本有丐帮、巫山帮、海沙帮等十余个大小帮会，眼见光明顶烧成一片白地，明教人众没一个漏网，只道已然大获全胜。丐帮、巨鲸帮等一大半帮会这几日都已纷纷下山，光明顶上只剩下神拳帮、三江帮、巫山帮、五凤刀四个帮会门派。明教教众突然间杀将出来，这四个门派中虽然也有若干好手，却怎是杨逍、殷天正这些人的对手，不到一顿饭功夫，已死伤大半。

张无忌现身而出，朗声说道：“明教高手此刻聚会光明顶。诸大帮会门派听了，再斗无益，一齐抛下兵刃投降，饶你们不死，好好送你们下山。”

神拳门、三江帮、巫山帮、五凤刀中的好手已死伤大半，余下的眼见敌人大集，均无斗志，纷纷抛下兵刃投降。二十余名悍勇之徒兀自顽抗，片刻间便已尸横就地。

这十余日中，巫山帮等人众已在山顶搭了若干茅棚暂行栖身，当下巨木旗下教众又再砍伐树木，搭盖茅舍。地字门下的女教众忙着烧水煮饭。

光明顶上烧起熊熊大火，感谢明尊火圣佑护。

白眉鹰王殷天正站起身来，大声说道：“天鹰教教下各人听了：本教和明教同气连枝，本是一脉。二十余年之前，本人和明教的伙伴们不和，这才远赴东南，自立门户。眼下明教由张大侠出任教主，人人捐弃旧怨，群策群力。‘天鹰教’这个名字，打从今日起，世上再也没有了，大伙儿都是明教的教众，咱们人人听张教主的分派号令。要是哪个不服，快快给我滚下山去罢！”

天鹰教教众欢声雷动，都道：“天鹰教源出明教，现今是返本归宗。咱们大伙儿都入明教，那是何等的美事。殷教主和张教主是家人至亲，听哪一位教主的号令都是一样。”殷天正大声道：“打从今日起只有张教主，哪个再叫我一声‘殷教主’，便是犯上叛逆。”

张无忌拱手道：“天鹰教和明教分而复和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在下迫于情势，暂摄教主之位。此刻大敌已除，咱们正该重推教主。教中有这许多英雄豪杰，小子年轻识浅，何敢居长？”

周颠大声道：“教主，你倒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为了这教主之位，闹得四分五裂，好容易个个都服了你。你若再推辞，那么你另派一个人出来当教主罢。哼哼！不论是谁，我周颠首先不服。要我周颠当罢，别个儿可又不服。”彭莹玉道：“教主，倘若你不肯担此重任，明教又回到了自相残杀、大起内

哄的老路上，难道到那时又来求你搭救？”

张无忌心想：“这于人说的也是实情，当此情势，我难以袖手不顾。可是这个教主，我确是既不会做，又不想做。”于是朗声说道：“各位既如此垂爱，小子不敢推辞，只得暂摄教主重任，只是有三件事要请各位允可，否则小子宁死不肯担当。”

众人纷纷说道：“教主有令，莫说三件，便是三十件也当遵奉，不敢有违。不知是哪三件，请教主示下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本教给人目为邪魔外道，虽说是教外之人不明本教真相。但本教教众人数多了，难免良莠不齐，亦有不肖之徒行为放纵，残害无辜。这第一件事，是自今而后，从本人以下，人人须得严守教规，为善去恶、行侠仗义。本教兄弟之间，务须亲爱互助，有如手足，切戒自相争斗。”向周颠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吵嘴相骂则可，动手万万不行。本人请冷谦冷先生担任刑堂执法，凡违犯教规，和本教兄弟斗殴砍杀，一律处以重刑，即令是本人的外公、舅父等尊长，亦无例外。”

众人躬身说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冷谦跨上一步，说道：“奉令！”他不喜多话，这两个字，便是说应自当竭尽所能，奉行教主命令。

张无忌道：“第二件事说来比较为难。本教和中原各大门派结怨已深，双方门人弟子、亲戚好友，都是互有杀伤。此后咱们既往不咎，前愆尽释，不再去和各门派寻仇。”众人听了，心头都是气忿不平，良久无人答话。

周颠道：“倘若各门派再来惹事生非呢？”张无忌道：“那时随机应变。要是对方一再进逼，咱们自也不能束手待毙。”铁冠道人道：“好罢！反正我们的性命都是教主救的，教主要我们怎样，那便怎样。”彭莹玉大声道：“各位兄弟：中原各门派杀了咱们不少人，咱们也杀了各门派不少人，要是双方仇怨纠缠，循环报复，大家只有越死越多。教主命令咱们不再寻仇，也正是为咱们好。”众人心想这话不错，便都答允了。

张无忌心下甚喜，抱拳说道：“各位宽宏大量，实是武林之福，苍生之幸。”于是命五行旗各旗使去释放所俘神拳门、巫山帮等门派帮会的俘虏，向他们申述明教不再与中原各门派为敌之意，任由众俘下光明顶而去。

张无忌道：“这第三件事，乃是依据阳前教主的遗命而来。阳前教主遗书中说道：由觅回圣火令之人接任第三十四代教主之位，他逝世后，教主之位由金毛狮王谢法王暂摄。咱们即当前赴海外，迎归谢法王，由他摄行教主，然后设法寻觅圣火令。那时小子退位让贤，各位不得再有异议。”

众人听了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均想：“群龙无首数十年，好容易得了位智勇双全、仁义豪侠的教主。日后倘是本教一个碌碌无能之徒无意中拾得圣火令，难道竟由他来当教主？”

杨逍道：“阳前教主的遗言写于二十余年之前，其时世局与现今大不相同。金毛狮王自是要去迎接的，圣火令也是要寻觅的，但若由旁人担任教主，实难令大众心服。”

张无忌坚执阳前教主的遗命决不可违。众人拗不过，只得依了，均想：“金毛狮王只怕早已死了，圣火令失落将近百年，哪里还找得着？且听他的，将来若是有变，再作道理。”

这三件大事，张无忌于这十几日中一直在心头盘旋思索，此时听得众人尽皆遵依，甚是欢喜，当下命人宰杀牛羊，和众人敌血为盟，不可违了这三件约言。

张无忌道：“本教眼前第一大事，是去海外迎归金毛狮王谢法王。此行非本人亲去不可，有哪一位愿与本人同去？”众人一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愿追随教主，同赴海外。”

张无忌初负重任，自知才识俱无，处分大事必难妥善，于是低声和杨逍商议了一会，才朗声道：“前往海外的人手也不必太多，何况此外尚有许多大事需人料理。这样罢，请杨左使率领天地风雷四门，留镇光明顶，重建总坛。金木水火土五旗分赴各地，招集本教分散了的人众，传谕咱们适才约定的三件事。请外公和舅父率领天鹰旗，探听是否尚有敌人意欲跟本教为难，再寻访光明右使和紫衫龙王两位的下落。韦蝠王请分别前往六大派掌门人居处，说明本教止战修好之意，就算不能化敌为友，也当止息干戈。这件事甚不易办，但韦蝠王大才，定能克建殊功。至于赴海外迎接谢法王之事，则由本人和五散人同去。”

此时他是教主之尊，虽然言语谦逊有礼，但每一句话即是不可违抗的严令，众人一一接令，无不凛遵。

杨不悔道：“爹，我想到海外去瞧瞧满海冰山的风光。”杨逍微笑道：“你向教主求去，我可作不了主。”杨不悔撅起了小嘴，却不作声。

张无忌微微一笑，想起数年前护送杨不悔西来时，一路上她缠着要说故事，自己曾将冰火岛上诸般奇景，以及白熊、海豹、怪鱼等各种珍异动物说给她听，这当儿她便想亲自去看看了，说道：“不悔妹子，海行甚多凶险，你若不怕，杨左使又放心你去，那么杨左使和你一起都随我到海外去罢。”杨不悔拍手道：“我怕甚么？爹，咱们都跟无忌哥哥……不，跟教主去！”杨逍不答，望着张无忌，听他示下。

张无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偏劳冷先生留镇光明顶，天地风雷四门，暂归冷先生统率。”冷谦道：“是！”周颠拍手顿足，大叫：“妙极，妙极！”说不得道：“周兄，妙甚么？”周颠道：“教主如此倚重冷谦，那是咱五散人的面子。再说，大海茫茫，不知要坐几日几夜的海船，多了杨左使父女，谈谈说说，何等快活。我要和人合口吵闹，也有杨左使做对手。倘若同着冷谦，只不过多了一块不开口的木头罢了。”众人一齐大笑。冷谦既不生气，也不发笑，便似没有听见。

当日众人饱餐欢聚，分别休息。张无忌要杨不悔替小昭开了玄铁铐镣，但那钥匙失落在火场的焦木瓦砾之中，再也寻找不着。小昭淡淡的道：“我戴了这叮叮当当的铁链，走起路来反而好听，还是戴着的好。”张无忌安慰她道：“小昭，你安心在光明顶上住着，我接了义父回来，借他的屠龙宝刀给你斩脱铐镣。”小昭摇了摇头，并不答应。

次日清晨，张无忌率领众人，和冷谦道别。冷谦道：“教主，保重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冷先生坐镇总坛，多多辛苦。”冷谦向周颠道：“小心，怪鱼，吃你！”周颠握着他手，心中颇为感动。五散人情若兄弟，冷谦今日破例多说了这六个字，那的确是十分担心大海中的怪鱼将众兄弟吃了。

冷谦和天地风雷四门首领直送下光明顶来，这才作别。

张无忌道：“我为了救家人性命，只好动粗了，无礼莫怪。”抓起她左脚，扯脱了她鞋袜。赵敏又惊又怒，叫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干甚么？”张无忌不答，又扯脱了她右足鞋袜。



## 二十三 灵芙醉客绿柳庄

一行人行出百余里，在沙漠中就地歇宿。张无忌睡到中夜，忽听得西首隐隐传来叮当、叮当清脆的金属撞击之声，心中一动，当即悄消起来，向声音来处迎去。奔出里许，只见小小一个人影在月光下移动，他抢步上去，叫道：“小昭，怎么你也来了？”

那人影正是小昭。她突然见到张无忌，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扑在他怀里，抽抽噎噎的只是哭泣，却不说话。张无忌轻拍她肩头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别哭，别哭！”小昭似乎受尽了委屈，终于得到发泄，哭得更加响了，说道：“你到哪里，我……我也跟到哪里。”张无忌心想：“这小姑娘父母双亡，又见疑于杨左使父女，十分可怜。想是我对她和言悦色，是以对我甚是依恋。”说道：“好，别哭啦，我也带你一起到海外去便了。”

小昭大喜，抬起头来，朦朦胧胧的月光在她清丽秀美的小小脸庞上笼了一层轻纱，晶莹的泪水尚未擦去，海水般的眼波中已尽是欢笑。张无忌微笑道：“小昭，你将来长大了，一定美得不得了。”小昭笑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

张无忌尚未回答，忽听得东北角上蹄声杂沓，有大队人马自西而东，奔驰而过，少说也有一百余乘。过不多时，韦一笑和杨逍先后奔到，说道：“教主，深夜之中大队人马奔驰，说不定又是本教之敌。”张无忌命小昭去和彭莹玉等人会合，自行带同杨韦二人，奔向蹄声传来处查察。

到得近处，果见沙漠中留下一排马蹄印。韦一笑俯身察看，抓起一把沙子，说道：“有血迹。”张无忌抓起沙子凑近鼻端，登时闻到一阵血腥气。三人循着蹄印追出数里，杨逍忽见左首沙中掉着半截单刀，拾起一看，见刀柄上刻着“冯远声”三字，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这是崆峒派中的人物。教主，想是崆峒派在此预备下马匹，回归中原。”韦一笑道：“从光明顶下来，已然事隔半月有余，他们尚在这里，不知捣甚么鬼？”三人查知是崆峒派，便不放在心上，回归原地安睡。

行到第五日上，前面草原上来了一行人众，多数是身穿缁衣的尼姑，另有七八个男子。双方渐渐行近，一名尼姑尖声叫道：“是魔教的恶贼！”众人纷纷拔出兵刃，散开迎敌。

张无忌见是峨嵋派人众，不知何以去而复回，而那些入也是从未见过的，朗声说道：“众位师太是峨嵋门下吗？”一名身材瘦小的中年尼姑越众而出，厉声道：“魔教的恶贼，多问甚么？上来领死罢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师太上下如何称呼？何以如此动怒？”那尼姑喝道：“恶贼，凭你也配问我名号！你是谁？”

韦一笑疾冲而前，穿入众人之中，点了两名男弟子的穴道，抓住两人后领，猛地发脚，远远奔了出去，将两人摔在地下，随即又奔回原处。这几下兔起鹘落，快速无伦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位是当世武功第一、天下肝胆无双的奇男子，统率左右光明使、四大护教法王、五散人、五行旗、天地风雷四门的明教张教主，赶过峨嵋派下山，夺过灭绝师太手中倚天宝剑，以他这样人物，也配来问一声师太的法名么？”

他这番话一口气的说将出来，峨嵋群弟子尽皆骇然，眼见韦一笑适才露了这么一手匪夷所思的武功，无人再怀疑他的说话。那中年尼姑定了定神，才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韦一笑道：“在下姓韦，外号青翼蝠王。”峨嵋派中几个人不约而同的惊呼，便有四人急奔去救护那两个被他搬到了远处的同

门。韦一笑道：“奉张教主号令：明教和六大派止息干戈，释愆修好。贵同门运气好，韦蝠王这次没吸他们的血。”他自得张无忌以九阳神功疗伤，不但驱除了玄阴指寒毒，连以前积下的毒气也消了大半，不必每次行功运劲，便须吸血抗寒。

那四人抬了两名被点中穴道的同门回来，正待设法给他们解治，只听得嗤嗤两响，两粒小石子射将过来，带着破空之声，直冲二人穴道，登时替他们解开了。却是杨逍以“弹指神通”反这“掷石点穴”的功夫。

那中年尼姑见对方人数固然不少，而适才两人稍显身手，实是武功高得出奇，若是动手，非吃大亏不可，所谓“止息干戈，释愆修好”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便道：“贫尼法名静空。各位可见到我师父吗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尊师从光明顶下来，已半月有余，预计此时已进玉门关。各位东来，难道中间错过了么？”

静空身后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说道：“师妹别听他胡说，咱们分三路接应，有信号火箭联络，怎会错过不见？”周颠听她说话无礼，便要教训她几句，说道：“这就奇了……”张无忌低声道：“周先生不必跟她一般见识。她们寻不着师父，自然着急。”

静空满脸怀疑之色，说道：“家师和我们其余同门是不是落入了明教之手？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何必隐瞒？”周颠笑道：“老，实跟你们说，峨嵋派不自量力，来攻光明顶，自灭绝师太以下，个个被擒，现下正打在水牢之中，教她们思过待罪，关他个十年八年，放不放那时再说。”彭莹玉忙道：“各位莫听这位周兄说笑。灭绝师太神功盖世，门下弟子个个武艺高强，怎能失陷于明教之手？此刻贵我双方已然罢手言和。各位回去峨嵋，自然见到。”静空将信将疑，犹豫不决。韦一笑道：“这位周兄爱说笑话。难道本教教主堂堂之尊，也会骗你们小辈不成？”那中年女子道：“魔教向来诡计多端，奸诈狡猾，说话如何能信？”

洪水旗掌旗使唐洋左手一挥，突然之间，五行旗远远散开，随即合围，巨木在东、烈火在南、锐金在西、洪水在北、厚土在外游走策应，将一千峨嵋弟子团团围住了。

殷天正大声道：“老夫是白眉鹰王，只须我一人出手，就将你们一千小辈都拿下了。明教今日手下留情，年轻人以后说话可得多多检点些。”这几句话轰轰雷动，震得峨嵋群弟子耳朵嗡嗡作响，心神动荡，难以自制，眼见他白须白眉，神威凛凛，众人无不骇然。

张无忌一拱手，说道：“多多拜上尊师，便说明教张无忌问她老人家安好。”当先向东便去。唐洋待韦一笑、殷天正等一一走过，这才挥手召回五行旗。

峨嵋弟子瞧了这等声势，暗暗心惊，眼送张无忌等远去，个个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

彭莹玉道：“教主，我瞧这事其中确有蹊跷。灭绝师太诸人东还，不该和这干门人错失道路。各门各派沿途均有联络记号，哪有影踪不见之理？”众人边走边谈，都觉峨嵋派这许多人突然在大漠中消失，其理难明，张无忌更是挂念周芷若的安危，却又不便和旁人商量。

这日行到傍晚，厚土旗掌旗使颜垣忽道：“这里有些古怪！”奔向左前方的一排矮树之间察看，从一名本旗教众手里接过一把铁铲，在地下挖掘起来，过不多时，赫然露出一具尸体。尸首已然腐烂，面目殊不可辨，但从身

上衣着看来，显是昆仑派的弟子。厚土旗教众一齐动手挖掘，不久掘出一个大坑，坑中横七竖八的堆着十六具尸体，尽是昆仑弟子。若是他们本派掩埋，决不致如此草草，显是敌人所为。再查那些尸体，人人身上有伤。张无忌命厚土旗将各具尸体好好分开，一具具的妥为安葬。

众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心头的疑问都是一样：“谁干的？”大家怔了一阵，彭莹玉才道：“此事倘不查个水落石出，这笔烂帐定然写在本教头上。”说不得朗声道：“大家听了，若是明刀明枪的交战，大伙儿在教主率领之下，虽不敢说天下无敌，也决不致输于旁人。只是暗箭难防，此后饮水食饭、行路住宿，处处要防敌人下毒暗算。”教众齐声答应。

又行一阵，眼见夕阳似血，天色一阵阵的黑了下来，众人正要觅地休息，只见东北角天边四头兀鹰不住在天空盘旋。突然间一头兀鹰俯冲下去，立即又急飞而上，羽毛纷落，啾啾哀鸣，显是给下面甚么东西击中，吃了大亏。

锐金旗的掌旗使庄铮死在倚天剑下之后，副旗使吴劲草承张无忌之命升任了正旗使，这时见兀鹰古怪，说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带了两名弟兄，急奔过去。过了一会，一名教众先行奔回，向张无忌禀报：“禀告教主，武当派殷六侠摔在沙谷之中。”张无忌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是殷六侠？受了伤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似乎是受了重伤，吴旗使见是殷六侠，命属下急速禀报教主。吴旗使已下谷救援去了……”

张无忌心急如焚，不等他说完，便即奔去。杨逍、殷天正等随后跟来。得到近处，只见是个大沙谷，足有十余丈深，吴劲草左手抱着殷梨亭，一步一陷，正在十分吃力的上来。张无忌沿着沙壁抢了下去，一手抓住吴劲草右臂，另一手便去探殷梨亭的鼻息，察觉尚有呼吸，略感宽心，接过他身子，几个纵跃便出了沙谷，将他横放在地，定神看时，不禁又是惊怒，又是难过。但见他膝、肘、踝、腕。足趾、手指，所有四肢的关节全都被人折断了，气息奄奄，动弹不得，对方下手之毒，实是骇人听闻。

殷梨亭神智尚未迷糊，见到张无忌，脸上微露喜色，吐出了口中的两颗石子。原来他受伤后被人推下沙谷，仗着内力精纯，一时不死，兀鹰想来吃他，被他侧头咬起地下石子，喷石射击，如此苦苦撑持，已有数日。杨逍见那四头兀鹰尚自盘旋未去，似想等众人抛下殷梨亭后，便飞下来啄食他的尸体，从地下拾起四粒小石，嗤嗤连弹，四头兀鹰应声落地，每一只的脑袋都被小石打得粉碎。

张无忌先给殷梨亭服下止痛护心的药丸，然后详加查察，但见他四肢共有二十来处断折，每处断骨均是被重手指力捏成粉碎，再也无法接续。殷梨亭低声道：“跟三哥一样，是少林派……金刚指刀……指力所伤……”

张无忌登时想起当年父亲所说三师伯俞岱岩受伤的经过来，他也是被少林派的金刚指力捏得骨节粉碎，卧床已达二十余年。其时自己父母尚未相识，不料事隔多年，又有一位师叔伤在少林金刚指之下。他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六叔不须烦心，这件事交给了侄儿，定教奸人难逃公道。那是少林派中何人所为，六叔可知道么？”

殷梨亭摇了摇头，他数日来苦苦挣命，早已筋疲力尽，此刻心头一松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便此昏晕了过去。

张无忌想起自己身世，父母所以自刎而死，全是为了对不起三师伯，今日六师叔又遭此难，再不勒逼少林派交出这罪魁祸首，如何对得起俞殷二位？又如何对得起死去的父母？眼见殷梨亭虽然昏晕，性命该当无碍，只是断肢

难续，多半也要和俞岱岩同一命运。

他经历有限，见事不快，须得静下来细细思量，当下负着双手，远远走开，走上一个小丘坐了下来，心中两个念头不住交战：“要不要上少林寺去，找到那罪魁祸首，跟爹爹、妈妈、三师伯、六师叔报此大仇？若是少林派肯坦率承认，交出行凶之人，自然再好不过，否则岂非明教要和武当派联手，共同对付少林？我已和众兄弟献血盟誓，决不再向各门派帮会寻仇生事，但事情一闹到自己头上，便立时将誓言抛诸脑后，又如何能够服众？祸端一开，此后怨怨相报，只怕又要世世代代的流血不止，不知要伤残多少英雄好汉的性命？”

其时天已全黑，明教众人点起灯火，埋锅造饭。张无忌兀自坐在小丘之上，眼见明月升起，仍是拿不定主意，直想到半夜，才这么决定：“且到少林寺去见掌门空闻神僧，说明前因后果，要他给一个公道。”转念又想：“但若把话说僵了，非动手不可，那便如何？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心想：“我年纪轻轻，初当大任，立即便遭逢一件极棘手的难题，一心想要止战息争，但凶杀血仇，却一件件迫人而来。我担当了明教教主的重任，推不掉。甩不脱，此后烦恼艰困，实是无穷无尽！若能不做教主，可有多好？”

他回到灯火之旁，众人虽然肚饿，却谁都没有动筷吃饭，恭敬肃穆的站起。张无忌好生过意不去，忙道：“各位以后自管用饭，不必等我。”去看殷梨亭时，只见杨不悔已用热水替他洗净了创口，正在喂他饮汤。

殷梨亭神智仍是迷糊，突然间双眼发直，目不转睛的瞪着杨不悔，大声说道：“晓芙妹子，我想得你好苦，你知道么？”杨不悔满脸通红，神色极是尴尬，右手拿着匙羹，低声道：“你再喝几口汤。”殷梨亭道：“你答应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”杨不悔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你先喝了这汤再说。”殷梨亭似乎甚为喜悦，张口把汤喝了。

次日张无忌传下号令，各人暂且不要分散，齐到嵩山少林寺去，问明打伤殷梨亭的原委再说。韦一笑、周颠等眼见殷梨亭如此重伤，个个心中不平，听教主说要去少林问罪，齐声喝彩。“杨逍为了纪晓芙之事，一直对殷梨亭极是抱憾，口中虽然不言，心里却立定了主意，决意竭尽全力为他报仇，更命女儿好好照顾服侍，稍补自己的前过。

此后一路没再遇上异事。殷梨亭时昏时醒，张无忌问起他受伤的情形，殷梨亭茫然难言，只说：“少林派的和尚，五个围攻我一个。是少林派的武功，决计错不了。”

这日众人进了玉门关，卖了骆驼，改乘马匹，生怕惹人耳目，买了商贩的衣服换上。有的更赶着骡车，装了皮货药材等物。

这日清晨动身，在甘凉大路上赶道，骄阳如火，天气热了起来。行了两个多时辰，眼见前面一排二十来棵柳树，众人心中甚喜，催赶坐骑，奔到柳树之下休息。

得到近处，只见柳树下已有九个人坐着。八名大汉均作猎户打扮，腰挎佩刀，背负弓箭，还带着五六头猎鹰，墨羽利爪，模样极是神骏。另一人却是个年轻公子，身穿宝蓝绸衫，轻摇折扇，掩不住一副雍容华贵之气。

张无忌翻身下马，向那年轻公子瞥了一眼，只见他相貌俊美异常，双目黑白分明，炯炯有神，手中折扇白玉为柄，握着扇柄的手，白得和扇柄竟无分别。

但众人随即不约而同的都瞧向那公子腰间，只见黄金为钩、宝带为束，悬着一柄长剑，剑柄上赫然楼着“倚天”两个篆文。看这剑的形状长短，正是灭绝师太持以大屠明教教众、周芷若用以刺得张无忌重伤几死的倚天剑。明教众人大大为愕然，周颠忍不住要开口相询。便在此时，只听得东边大路上马蹄杂沓，一群人乱糟糟的乘马奔驰而来。

这群人是一队元兵，约莫五六十人，另有一百多名妇女，被元兵用绳缚了曳之而行。这些妇女大都小脚伶仃，如何跟得上马匹，有的跌倒在地，便被绳子拉着随地拖行。所有妇女都是汉人，显是这群元兵掳掠来的百姓，其中半数都已衣衫被撕得稀烂，有的更裸露了大半身，哭哭啼啼，极是凄惨。元兵有的手持酒瓶，喝得半醉，有的则挥鞭抽打众女。这些蒙古兵一生长于马背，鞭术精良，马鞭抽出，回手一拖，便卷下了女子身上一大片衣衫。余人欢呼喝彩，喧声笑嚷。

蒙古人侵入中国，将近百年，素来瞧得汉人比牲口也还不如，只是这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淫虐欺辱，却也是极少见之事。明教众人无不目眦欲裂，只待张无忌一声令下，便即冲上杀兵救人。

忽听得那少年公子说道：“吴六破，你去叫他们放了这干妇女，如此胡闹，成甚么样子！”话声清脆，又娇又嫩，竟似女子。

一名大汉应道：“是！”解下系在柳树上的一匹黄马，翻身上了马背，驰将过去，大声说道：“喂，大白天这般胡闹，你们也没官长管束么？快快把众妇女放了！”

元兵队中一名军官骑马越众而出，臂弯中搂着一个少女，斜着醉眼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这死囚活得不耐烦了，来管老爷的闲事！”那大汉冷冷的道：“天下盗贼四起，都是你们这班不恤百姓的官兵闹出来的，乘早给我规矩些罢。”

那军官打量柳荫下的众人，心下微感诧异，暗想寻常老百姓一见官兵，远远躲开尚自不及，怎地这群人吃了豹子胆、老虎心，竟敢管起官军的事来？一眼掠过，见那少年公子头巾上两粒龙眼般大的明珠莹然生光，贪心登起，大笑道：“兔儿相公，跟了老爷去罢！有得你享福的！”说着双腿一挟，催马向那少年公子冲来。

那公子本来和颜悦色，瞧着众元兵的暴行似乎也不生气，待听得这军官如此无礼，秀眉微微一蹙，说道：“别留一个活口。”

这“口”字刚说出，飐的一声响，一支羽箭射出，在那军官身上洞胸而过，乃是那公子身旁一个猎户所发。此人发箭手法之快，劲力之强，几乎已是武林中的一流好手，寻常猎户岂能有此本事？

只听得飐飐连珠箭发，八名猎户一齐放箭，当真是百步穿杨，箭无虚发，每一箭便射死一名元兵。众元兵虽然变起仓卒，大吃一惊，但个个弓马娴熟，大声呐喊，便即还箭。余下七名猎户也即上马冲去，一箭一个，一箭一个，顷刻之间，射死了三十余名元兵。其余元兵见势头不对，连声呼哨，丢下众妇女回马便走。那八名猎户胯下都是骏马，风驰电掣般追将上去，八枝箭射出，便有八名元兵倒下，追出不到一里，蒙古官兵尽数就歼。

那少年公子牵过坐骑，纵马而去，更不回头再望一眼。他号令部属在瞬息间屠灭五十余名蒙古官兵，便似家常便饭一般，竟是丝毫不以为意。周颠叫道：“喂，喂！慢走，我有话问你！”那公子更不理睬，在八名猎户拥卫之下，远远的去掉了。

张无忌、韦一笑等若是施展轻功追赶，原也可以追及奔马，向那少年公子问个明白，但见那八名猎户神箭歼敌，侠义为怀，心下均存了敬佩之意，不便贸然冒犯。众人纷纷议论，都猜不出这九人的来历。杨逍道：“那少年公子明明是女扮男装，这八个猎户打扮的高手却对她恭谨异常。这八人箭法如此神妙，不似是中原哪一个门派的人物。”

这时杨不悔和厚土旗下众人过去慰抚一众被掳的女子，问起情由，知是附近村镇中的百姓，于是从元兵的尸体上搜出金银财物，分发众女，命她们各自从小路归家。

此后数日之间，群豪总是谈论着那箭歼元兵的九人，心中都起了惺惺相惜之意，恨不得能与之订交为友。

周颠对杨逍道：“杨兄，令爱本来也算得是个美女，可是和那位男装打扮的小姐一比，相形之下，那就比下去啦。”杨逍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他们若肯加入本教，那八位猎户的排名，就该在‘五散人’之上。”周颠怒道：“放你娘的臭屁！骑射功夫有甚么了不起？你叫他们跟周颠比划比划。”杨逍沉吟道：“比之周兄自是稍有不和，但以武功而论，看来比冷谦兄要略胜半筹。”

明教五散人中武功以冷谦为冠，这是众所周知之事。杨逍和周颠素来不睦，虽然不再明争，但周颠一有机会，便要和杨逍斗几句口，这时听他说八猎户的武功高于冷谦，显是把五散人压了下去，心头愈怒，正待反唇相稽，彭莹玉笑道：“周兄又上了杨左使的当，他有意想激你生气呢！”周颠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偏不生气，你奈何得我？”但过不多时，又指摘起杨逍骑术不佳来。群豪相顾莞尔。

殷梨亭每日在张无忌医疗之下，神智已然清醒，说起那日从光明顶下来，心神激荡。竟在大漠中迷失了道路，越走越远，在黄沙莽莽的戈壁中摸索了八九日。待得觅回旧路，已和武当派师兄弟们失去了联络。这日突然遇到了五名少林僧人，那些和尚一言不发，便即上前挑战。五僧武功都是极强，殷梨亭虽然打倒了二僧，但寡不敌众，终于身受重伤。他说这五个和尚的武功是少林一派，确然无疑，只是并未在光明顶上会过，想来是后援的人众，到底何以对他忽下毒手，实是猜想不透。他曾自报姓名，那便决不是认错了人。

一路之上，杨不悔对他服侍十分周到，她知自己父母负他良多，又见他情形如此凄惨，不禁怜惜之心大起。

这天黄昏，群豪过了永登，加紧催马，要赶到江城子投宿。正行之间，听得马蹄声响，大路上两骑并肩驰来，奔到十余丈外便跃下地来，牵马候在道旁，神态甚是恭敬。那二人猎户打扮，正是箭歼元兵的八雄中人物。群豪大喜，纷纷下马迎上。

那两人走到张无忌跟前，躬身行礼。一人朗声说道：“敝上仰慕明教张教主仁侠高义，群豪英雄了得，命小人邀请各位赴敝庄歇马，以表钦敬之忱。”张无忌还礼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不知贵上名讳如何称呼？”那人道：“敝上姓赵，闺名不敢擅称。”众人听他直认那少年公子是女扮男装，足见相待之诚，心中均喜。

张无忌道：“自见诸位弓箭神技，每日里赞不绝口，得蒙不弃下交，幸如何之。只是叨扰不便。”那人道：“各位是当世英雄，敝上心仪已久，今日路过敝地，岂可不奉三杯水酒，聊尽地主之谊。”张无忌正想结识这几位英雄人物，又要打听倚天剑的来龙去脉，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却之不恭，自

当造访宝庄。”

那二人大喜，上马先行，在前领路。行不出一里，前面又有二人驰来，远远的便下马相候，又是神箭八雄中的人物；再行里许，神箭八雄的其余四人也并骑来迎。明教群豪见对方礼数周到，尽皆喜慰。

顺着青石板大路来到一所大庄院前，庄子周围小河围绕，河边满是绿柳，在甘凉一带竟能见到这等江南风景，群豪都为之胸襟一爽。只见庄门大开，吊桥早已放下，那位姓赵的小姐仍是穿着男装，站在门口迎接。

赵小姐上前行礼，朗声道：“明教诸位豪侠今日驾临绿柳山庄，当真是蓬荜生辉。张教主请！杨左使请！殷老前辈请！韦蝠王请……”她对明教群豪竟个个相识，不须引见，便随口道出名号，而且教中地位谁高谁下，也是顺着次序说得一无误。本人一怔。周颠忍不住便问：“大小姐，你怎地知道我们的姓名？难道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么？”

赵小姐微笑道：“明教群侠名满江湖，谁不知闻？近日光明顶一战，张教主以绝世神功威慑六大派，更是轰传武林。各位东赴中原，一路上不知将有多少武林朋友仰慕接待，岂独小女子为然？”

众人一想不错，心下甚喜，但口中自是连连谦逊，问起那神箭八雄的姓名师承时，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道：“在下是赵一伤，这是钱二败，这是孙三毁，这是李四摧。”再指着另外四人道：“这是周五输，这是吴六破，这是郑七灭，这是王八衰。”

明教群豪听了，无不哑然，心想这八人的姓氏依着“百家姓”上“赵钱孙李、周吴郑王”排列，已是十分奇诡，所用的名字更是个个不吉，至于“王八衰”云云，直是匪夷所思了。但江湖中人避祸避仇，随便取个假名，也是寻常得紧，当下不再多问。

赵小姐亲自领路，将众人让进大厅。群豪见大厅上高悬匾额，写着“绿柳山庄”四个大字。中堂一幅赵孟绘的“八骏图”，八驹姿态各不相同，匹匹神骏风发。左壁悬着一幅大字，文曰：“白虹座上飞，青蛇匣中吼，杀杀霜在锋，团团月临纽。剑决天外龙，剑冲日中斗，剑破妖人腹，剑拂佞臣首。潜将辟魑魅，勿但惊妾妇。留斩泓下蛟，莫试街中狗。”诗末题了一行小字：“夜试倚天宝剑，洵神物也，杂录‘说剑’诗以赞之。汴梁赵敏。”

张无忌书法是不行的，但曾随朱九真练过字，别人书法的好坏倒也识得一些，见这幅字笔势纵横，然颇有妩媚之致，显是出自女子手笔，知是这位赵小姐所书。他除医书之外没读过多少书，但诗句含意并不晦涩，一诵即明，心想：“原来她是汴梁人氏，单名一个‘敏’字。”便道：“赵姑娘文武全才，佩服佩服。原来姑娘是中州旧京世家。”

那赵小姐赵敏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张教主的尊大人号称‘银钩铁划’，自是书法名家。张教主家学渊源，小女子待会尚要求恳一幅法书。”

张无忌一听此言，脸上登时红了，他十岁丧父，未得跟父亲习练书法，此后学医学武，于文字一道实是浅薄之至，便道：“姑娘要我写字，那可要了我的命啦。在下不幸，先父见背甚早，未克继承先父之学。大是惭愧。”

说话之间，庄丁已献上茶来，只见雨过天青的瓷杯之中，飘浮着嫩绿的龙井茶叶，清香扑鼻。群豪暗暗奇怪，此处和江南相距数千里之遥，如何能有新鲜的龙井茶叶？这位姑娘实是处处透着奇怪。赵敏端起茶杯先喝了一口，示意无他，等群豪用过茶后，说道：“各位远道光降，敝庄诸多简慢，尚请恕罪。各位旅途劳顿，请到这边先用些酒饭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引着群

豪穿廊过院，到了一座大花园中。

园中山石古拙，溪池清澈，花卉不多，却甚是雅致。张无忌不能领略园子的胜妙之处，杨逍却已暗暗点头，心想这花园的主人实非庸夫俗流，胸中大有丘壑。水阁中已安排了两桌酒席。赵敏请张无忌等入座。赵一伤、钱二败等神箭八雄则在边厅陪伴明教其余教众。殷梨亭无法起身，由杨不悔在厢房里喂他饮食。

赵敏斟了一大杯酒，一口干了，说道：“这是绍兴女贞陈酒，已有一十八年功力，各位请尝尝酒味如何？”

杨逍、韦一笑、殷天正等虽深信这位赵小姐乃侠义之辈，但仍处处小心，细看酒壶、酒杯均无异状，赵小姐又喝了第一杯酒，便去了疑忌之心，放怀饮食。明教教规本来所谓“食菜事魔”，禁酒忌荤，自总坛迁入昆仑山中之后，已革除了这些饮食上的禁忌。西域蔬菜难得，贵于肉食，兼之气候严寒，尚不食牛羊油脂，内力稍差者便抵受不住。

水阁四周池中种着七八株水仙一般的花卉，似水仙而大，花作白色，香气幽雅。群豪临清芬，饮美酒，和风送香，甚是畅快。

那赵小姐谈吐甚健，说起中原各派的武林轶事，竟有许多连殷天正父子也不知道的。她于少林、峨眉、昆仑诸派武功颇少许可，但提到张三丰和武当七侠时却推崇备至，对明教诸大豪的武功门派也极尽称誉，出言似乎漫不经意，但一褒一赞，无不同中窍要。群豪又是欢喜，又是佩服，但问到她自己的武功师承时，赵敏却笑而不答，将话题岔了开去。

酒过数巡，赵敏酒到杯干，极是豪迈，每一道菜上来，她总是抢先挟一筷吃了，眼见她脸泛红霞，微带酒晕，容光更增丽色。自来美人，不是温雅秀美，便是娇艳姿媚，这位赵小姐却是十分美丽之中，更带着三分英气，三分豪态，同时雍容华贵，自有一副端严之致，令人肃然起敬，不敢逼视。

张无忌道：“赵姑娘，承蒙厚待，敝教上下无不感激。在下有一句言语想要动问，只是不敢出口。”赵敏道：“张教主何必见外？我辈行走江湖，所谓‘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’，各位倘若不弃，便交交小妹这个朋友。有何吩咐垂询，自当竭诚奉告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想要请问，姑娘这柄倚天剑从何处得来？”

赵敏微微一笑，解下腰间倚天剑，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小妹自和各位相遇，各位目光灼灼，不离此剑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可否见告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此剑原为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所有，敝教弟兄丧身在此剑之下者实不在少。在下自己，也曾被此剑穿胸而过，险丧性命。是以人人关注。”

赵敏道：“张教主神功无敌，听说曾以乾坤大挪移法从灭绝师太手中夺得此剑，何以反为此剑所伤？又听说剑伤张教主者，乃是峨眉派中一个青年女弟子，武功也只平平，小妹对此殊为不解。”说话时盈盈妙目凝视张无忌脸上，绝不稍瞬，口角之间，似笑非笑。

张无忌脸上一红，心道：“她怎知道得这般清楚？”便道：“对方来得过于突兀，在下未及留神，至有失手。”赵敏微笑道：“那位周芷若周姊姊定是太美丽了，是不是？”张无忌更是满脸通红，道：“姑娘取笑了。”端起酒杯，想要饮一口掩饰窘态，哪知左手微颤，竟泼出了几滴酒来，溅在衣襟之上。

赵敏微笑道：“小妹不胜酒力，再饮恐有失仪，现下说话已不知轻重了。我进去换一件衣服，片刻即回，诸位请各自便，不必客气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



学着男子模样，团团一揖，走出水阁，穿花拂柳的去了。那柄倚天剑仍平放桌上，并不取去。

侍候的家丁继续不断送上菜肴。群豪便不再食，等了良久，不见赵敏回转。周颠道：“她把宝剑留在这里，倒放心咱们。”

说着便拿起剑来，托在手中，突然“噫”的一声，说道：“怎地这般轻？”抓住剑柄抽了出来，剑一出鞘，群豪一齐站起身，无不惊愕。这哪里是断金切玉、锋锐绝伦的倚天宝剑？竟是一把木制的长剑。各人随即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，但见剑刃色作淡黄，竟是檀香木所制。

周颠一时不知所措，将木剑又还入剑鞘，喃喃的道：“杨……杨左使，这……这是甚么玩意儿？”他虽和杨逍成日斗口，但心中实是佩服他见识卓越，此刻遇上了疑难，不自禁脱口便向他询问。

杨逍脸色郑重，低声道：“教主，这赵小姐十九不怀好意。此刻咱们身处绝境，急速离开为是。”周颠道：“怕她何来？她敢有甚举动，凭着咱们这许多人，还不杀他个落花流水？”杨逍道：“自进这绿柳山庄，只觉处处透着诡异，似正非正，似邪非邪，实捉摸不到是何门道。咱们何必留在此地，事事为人所制？”张无忌点头道：“杨左使所言不错。咱们已用过酒菜，如此告辞便去。”说着便即离座。

铁冠道人道：“那真倚天剑的下落，教主便不寻访了么？”彭莹玉道：“依属下之见，这赵小姐故布疑阵，必是有所为而来。咱们便不去寻她，她自会再找上来。”张无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此刻有事在身，不必多生枝节。日后以逸待劳，一切看明白了再说。”

当下各人出了水阁，回到大厅，命家丁通报小姐，说多谢盛宴，便此告辞。

赵敏匆匆出来，身上已换了一件淡黄绸衫，更显得潇洒飘逸，容光照人，说道：“才得相会，如何便去？莫是嫌小女子接待太过简慢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多谢姑娘厚赐，怎说得上‘简慢’二字。我们俗务缠身，未克多待。日后相会，当再讨教。”赵敏嘴角边似笑非笑，直送出庄来。神箭八雄恭恭敬敬的站在道旁，躬身送客。

群豪抱拳而别，一言不发的纵马疾驰，眼见离绿柳山庄已远，四下里一片平野，更无旁人。周颠大声说道：“这位赵大小姐未必安着甚么坏心眼儿，她拿一柄木剑跟教主开个玩笑，那是女孩儿家胡闹，当得甚么真？杨左使，这一次你可走了眼啦！”杨逍沉吟道：“到底是甚么道理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只是觉得不对劲。”周颠笑道：“大名鼎鼎的杨左使在光明顶一战之后，变成了惊弓之……啊哟！”身子一晃，倒撞下马。

说不得和他相距最近，忙跃下马背，抢起扶起，说道：“周兄，怎么啦？”周颠笑道：“没……没甚么，想是多喝了几杯，有些儿头晕。”他一说起“头晕”两字，群豪相顾失色，原来自离绿柳庄后，一阵奔驰，各人部微微有些头晕，只是以为酒意发作，谁也没加在意，但以周颠武功之强，酒量之宏，喝几杯酒怎能倒撞下马？其中定有蹊跷。

张无忌仰起了头，思索王难姑“毒经”中所载，有哪一种无色、无味、无臭的毒药，能使人服后头晕；遍思诸般毒药皆不相符，而且自己饮酒食菜与群豪绝无分别，何以丝毫不觉有异？突然之间，脑海中犹如电光般一闪，猛地里想起一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在水阁中饮酒的各位一齐下马，就地盘膝坐下，千万不可运气调息，一任自然。”又下令道：“五行旗和天

鹰旗下弟兄，分布四方，严密保护诸位首领，不论有谁走近，一概格杀！”

众人听得教主颁下严令，轰然答应，立时抽出兵刃，分布散开。

张无忌叫道：“不等我回来，不得离散。”

群豪一时不明所以，只感微微头晕，绝无其他异状，何以教主如此惊慌？张无忌又再叮嘱：“不论心头如何烦恶难受，总之是不可调运内息，否则毒发无救。”群豪吃了一惊：“怎地中了毒啦？”张无忌身形微晃，已窜出十余丈外，他嫌骑马太慢，当下施展轻功，疾奔绿柳庄而去。

他焦急异常，知道这次杨逍、殷天正等人所中剧毒，一发作起来只不过一时三刻之命，决不似中了“玄阴指”后那么可以迁延时日，倘若不及时抢到解药，众人性命休矣。这二十全里途程片刻即至，到得庄前，一个起落，身子已如一枝箭般射了进去。守在庄门前的众庄丁眼睛一花，似见有个影子闪过，竟没看清有人闯进庄门。

张无忌直冲后园，抢到水阁，只见一个身穿嫩绿绸衫的少女左手持杯，右手执书，坐着饮茶看书，正是赵敏。这时她已换了女装。

她听得张无忌脚步之声，回过头来，微微一笑。张无忌道：“赵姑娘，在下向你讨几棵花草。”也不等她答话，左足一点，从池塘岸畔跃向水阁，身子平平飞渡，犹如点水蜻蜓一般，双手已将水中七八株像水仙般的花草尽数拔起。正要踏上水阁，只听得嗤嗤声响，几枚细微的暗器迎面射到，张无忌右手袍袖一拂，将暗器卷入衣袖，左袖拂出，攻向赵敏。

赵敏斜身相避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桌上茶壶、茶杯、果碟等物齐被袖风带出，越过池塘，摔入花木，片片粉碎。张无忌身子站定，看手中花草时，见每棵花的根部都是深紫色的长须，一条条须上生满了珍珠般的小球，碧绿如翡翠，心中大喜，知解药已得，当即揣入怀内，说道：“多谢解药，告辞！”

赵敏笑道：“来时容易去时难！”掷去书卷，双手顺势从书中抽出两柄薄如纸、白如霜的短剑，直抢上来。

张无忌挂念殷天正众人的伤势，不愿恋战，右袖拂出，钉在袖上的十枚金针齐向她射去。赵敏斜身闪出水阁，右足在台阶上一点，重行回入，就这么一出一进，十余枚金针都落入了池塘。张无忌赞道：“好身法！”眼见她左手前，右手后，两柄短剑斜刺而至，心想：“这丫头心肠如此毒辣，倘若我不是练过丸阳神功，读过王难姑的‘毒经’，今日明教已不明不白的倾覆在她手中。”双手探出，挟手便去夺她短剑。

赵敏皓腕倏翻，双剑便如闪电般削他手指。张无忌这一夺竟然无功，心下暗奇，但他神功变幻，何等奥妙，虽没夺下短剑，手指拂处，已拂中了她双腕穴道。她双剑再也拿捏不住，乘势掷出，张无忌头一侧，登登两响，两柄短剑都钉在水阁的木柱之上，余劲不衰，兀自颤动。张无忌心头微惊，以武功而论，她还远不到杨逍、殷天正、韦一笑等人的地步，但机警灵敏，变招既快且狠，双剑虽然拿捏不住，仍要脱手伤人，若以为她兵刃非脱手不可，已不足为患，躲避迟得一瞬，不免命丧剑底。

赵敏双剑出手，右腕翻处，抓住套着倚天剑剑鞘的木剑，却不拔剑出鞘，挥鞘往张无忌腰间砸来。张无忌左手食中两指疾点她左肩“肩贞穴”，待她侧身相避，右手探出，乾坤大挪移心法岂能再度无功，已将木剑挟手夺过。

赵敏站稳脚步，笑吟吟的道：“张公子，你这是甚么功夫？便是乾坤大挪移神功么？我瞧也平平无奇。”张无忌左掌摊开，掌中一朵珠花轻轻颤动，正是她插在鬓边之物。

赵敏脸色微变，张无忌摘去鬓边珠花，她竟丝毫不觉，倘若当他摘下珠花之时，顺手在她左边太阳穴上一戳，这条小命儿早已不在了。她随即宁定，淡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喜欢我这朵珠花，送了给你便是，也不须动手强抢。”

张无忌倒给她说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左手一扬，将珠花掷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还你！”转身便出水阁。

赵敏伸手接住珠花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张无忌转过身来，只听她笑道：“你何以偷了我珠花上两粒最大的珍珠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胡说八道，我没功夫跟你欢笑。”赵敏将珠花高高举起，正色道：“你瞧，可不是少了两粒珍珠么？”

张无忌一瞥之下，果见珠花中有两根金丝的顶上没了珍珠，料知她是故意摘去，想引得自己走近身去，又施诡计，只哼了一声，不加理会。

赵敏手按桌边，厉声说道：“张无忌，你有种就走到我身前三步之地。”

张无忌不受她激，说道：“你说我胆小怕死，也由得你。”说着又跨下了两步台阶。

赵敏见激将之计无效，花容变色，惨然道：“罢啦，罢啦。今日我栽到了家，有何面目去见我师父？”反手拔下钉在柱上的一柄短剑，叫道：“张教主，多谢你成全！”

张无忌回过头来，只见白光一闪，她已挺短剑往自己胸口插落。张无忌冷笑道：“我才不上你……”下面那“当”字还没说出，只见短剑当真插入了她胸口，她惨呼一声，倒在桌边。张无忌这一惊着实不小，哪料到她居然会如此烈性，数招不胜，便即挥剑自戕，心想这一剑若非正中心脏，或有可救，当即转身，回来看她伤势。

他走到离桌三步之处，正要伸手去扳她肩头，突然间脚底一软，登时空了，身子直堕下去。他暗叫不好，双手袍袖运气下拂，身子在空中微微一停，伸掌往桌边击去，这掌只要击中了，便能借力跃起，不致落入脚底的陷阱。哪知赵敏自杀固然是假，这着也早已料到，右掌运劲挥出，不让他手掌碰到桌子。

这几下兔起鹘落，直是瞬息间之事，双掌一交，张无忌身子已落下了半截，百忙中手腕疾翻，抓住了赵敏右手的四根手指。她手指滑腻，立时便要溜脱，但张无忌只须有半分可资着力之处，便有腾挪余地，手臂暴长，已抓住了她上臂，只是他下堕之势甚劲，一拉之下，两人一齐跌落。眼前一团漆黑，身子不住下堕，但听得拍的一响，头顶翻板已然合上。这一跌下，直有四五丈深，张无忌双足着地，立即跃起，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游到陷阶顶上，伸手去推翻板。触手坚硬冰凉，竟是一块巨大的铁板，被机括扣得牢牢地。他虽具乾坤大挪移神功，但身悬半空，不似站在地下那样可将力道挪来移去，一推之下，铁板纹丝不动，身子已落了下來。赵敏格格笑道：“上边八根粗钢条扣住了，你人在下面，力气再大，又怎推得开？”

张无忌恼她狡狴奸诈，不去理她，在陷阱四壁摸声，寻找脱身之计。四壁摸上去都是冷冰冰的十分光滑，坚硬异常。

赵敏笑道：“张公子，你的‘壁虎游墙功’当真了得。这陷阱是纯钢所铸，打磨得滑不留手，连细缝也没一条，你居然游得上去，嘻嘻，嘿嘿！”

张无忌怒道：“你也陪我陷身在这里，有甚么好笑？”突然想起：“这丫头奸滑得紧，这陷阱中必有出路，别要让她独自逃了出去。”当即上前两步，抓住了她手腕。赵敏惊道：“你干甚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你别想独个儿

出去，你要活命，乘早开了翻板。”

赵敏笑道：“你慌甚么？咱们总不会饿死在这里。待会他们寻我不见，自会放咱们出去。最担心的是，我手下人若以为我出庄去了，那就糟糕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这陷阱之中，没有出路的机括么？”赵敏笑道：“瞧你生就一张聪明面孔，怎地问出这等笨话来？这陷阱又不是造来自己住着好玩的。那是用以捕捉敌人的，难道故意在里面留下开启的机括，好让敌人脱身而出么？”

张无忌心想倒也不错，说道：“有人落入陷阱，外面岂能不知？你快叫人来打开翻板。”赵敏道：“我的手下人都派出去啦，你刚才见到水阁中另有旁人没有？明天这时候，他们便回来了。你不用心急，好好休息一会，刚才吃过喝过，也不会就饿了。”

张无忌大怒，心想：“我多待一会儿不要紧，可是外公他们还有救么？”五指一紧，使上了二成力，喝道：“你不立即放我出去，我先杀了你再说。”赵敏笑道：“你杀了我，那你就永远别想出这钢牢了。喂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握着我手干么？”

张无忌被她一说，不自禁的放脱了她手腕，退后两步，靠壁坐下。这钢牢方圆不过数尺，两人最远也只能相距一步，他又是忧急，又是气恼，闻到她身上的少女气息，加上怀中的花香，不禁心神一荡，站起身来，怒道：“我明教众人和你素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你何故处心积虑，要置我们个个于死地？”

赵敏道：“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，既然问起，待我从头说来。你可知我是谁？”

张无忌一想不对，虽然颇想知道这少女的来历和用意，但若等她从头至尾的慢慢说来，殷天正等人已然毒发毙命，何况怎知她说的是真是假，倘若她捏造一套谎话来胡说八道一番，枉然耗费时刻，眼前更无别法，只有逼她叫人开启翻板，便道：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这当儿也没功夫听你说。你到底叫不叫人来放我？”赵敏道：“我无人可叫。再说，在这里大喊大叫，上面也听不见。你若不信，不妨喊上几声试试。”

张无忌怒极，伸左手去抓她手臂。赵敏惊叫一声，出手撑拒，早被点中了肋下穴道，动弹不得。张无忌左手住她咽喉，道：“我只须轻轻使力，你这条性命便没了。”这时两人相距极近，只觉她呼吸急促，吐气如兰，张无忌将头仰起，和她脸孔离开得远些。赵敏突然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，泣道：“你欺侮我，你欺侮我！”

这一着又是大出他意料之外，一愕之下，放开了左手，说道：“我又不是想欺侮你，只是要你放我出去。”赵敏哭道：“我又不是不肯，好，我叫人啦！”提高嗓子，叫道：“喂，喂！来人哪！把翻板开了，我落在钢牢中啦。”她不断叫喊，外面却毫无动静。赵敏笑道：“你瞧，有甚么用？”

张无忌气恼之极，说道：“也不羞！又哭又笑的，成甚么样子？”赵敏道：“你自己才不羞！一个大男人家，却来欺侮弱女子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你是弱女子么？你诡计多端，比十个男子汉还要厉害。”赵敏笑道：“多承张教主夸赞，小女子愧不敢当。”

张无忌心想事势紧急，倘若不施辣手，明教便要全军覆没，一咬牙，伸过手去，嗤的一声，将她裙子撕下了一片。赵敏以为他忽起歹念，这才真的惊惶起来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做甚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你若决定要放我出去，

那便点头。”赵敏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张无忌不去理她，吐些唾液将那片绸子浸湿了，说道：“得罪了，我这是迫不得已。”当下将湿绸封住了她口鼻。赵敏立时呼吸不得，片刻之间，胸口气息窒塞，说不出的难过。她却也真硬气，竟是不肯点头，熬到后来，身子扭了几下，晕了过去。

张无忌一搭她手腕，只觉脉息渐渐微弱，当下揭开封住她口鼻的湿绸。过了半晌，赵敏悠悠醒转，呻吟了几声。张无忌道：“这滋味不大好受罢？你放不放我出去？”赵敏恨恨的道：“我便再昏晕一百次，也是不放，要么你就干脆杀了我。”伸手抹抹口鼻，呸了几声，说道，“你的唾沫，呸！臭也臭死！”

张无忌见她如此硬挺，一时倒是束手无策，又僵持片刻，心下焦急，说道：“我为了救众人性命，只好动粗了，无礼莫怪。”抓起她左脚，扯脱了她的鞋袜。赵敏又惊又怒，叫道：“臭小子，你干甚么？”张无忌不答，又扯脱了她右脚鞋袜，伸双手食指点在她两足掌心的“涌泉穴”上，运起九阳神功，一股暖气便即在“涌泉穴”上来回游走。

“涌泉穴”在足心陷中，乃“足少阴肾经”的起端，感觉最是敏锐，张无忌精通医理，自是明晓。平时儿童嬉戏，以手指爬搔游伴足底，即令对方周身酸麻，此刻他以九阳神功的暖气擦动她“涌泉穴”，比之用羽毛丝发搔痒更加难当百倍。只擦动数下，赵敏忍不住格格娇笑，想要缩脚闪避，苦于穴道被点，怎动弹得半分？这份难受远甚于刀割鞭打，便如几千万只跳蚤同时在五脏六腑、骨髓血管中爬动咬啮一般，只笑了几声，便难过得哭了出来。

张无忌忍心不理，继续施为。赵敏一颗心几乎从胸腔中跳了出来，连周身毛发也痒得似要根根脱落，骂道：“臭小子……贼……小子，总有一天，我……我将你千刀……千刀万剐……好啦，好啦，饶……饶了我罢……张……张公子……张教……教主……呜呜……呜呜……”张无忌道：“你放不放我？”赵敏哭道：“我……放……快……停手……”

张无忌这才放手，说道：“得罪了！”在她背上推拿数下，解开了她穴道。

赵敏喘了一口长气，骂道：“贼小子，给我着好鞋袜！”张无忌拿起罗袜，一手便握住她左足，刚才一心脱困，意无别念，这时一碰到她温腻柔软的足踝，心中不禁一荡。赵敏将脚一缩，羞得满面通红，幸好黑暗中张无忌也没瞧见，她一声不响的自行穿好鞋袜，在这一霎时之间，心中起了异样的感觉，似乎只想他再来摸一摸自己的脚。却听张无忌厉声喝道：“快些，快些！”

· “快放我出去。”

赵敏一言不发，伸手摸到钢壁上刻着的一个圆圈，倒转短剑剑柄，在圆圈中忽快忽慢、忽长忽短的敲击七八下，敲击之声甫停，豁啷一响，一道亮光从头顶照射下来，那翻板登时开了。这钢壁的圆圈之处有细管和外边相连，她以约定的讯号敲击，管机关的人便立即打开翻板。

张无忌没料到说开便开，竟是如此直捷了当，不由得一愣，说道：“咱们走罢！”赵敏低下了头，站在一边，默不作声。张无忌想起她是一个女孩儿家，自己一再折磨于她，好生过意不去，躬身一揖，说道：“赵姑娘，适才在下实是迫于无奈，这里跟你谢罪了。”赵敏索性将头转了过去，向着墙壁，肩头微微耸动，似在哭泣。

她奸诈毒辣之时，张无忌跟她斗智斗力，殊无杂念，这时内愧于心，又见她背影婀娜苗条，后颈中肌肤莹白胜玉，秀发蓬松，不由得微起怜惜之意，说道：“赵姑娘，我走了，张某多多得罪。”赵敏的背脊微微扭了一下，仍是不肯回过头来。

张无忌不敢再行耽搁，又即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一路游上，待到离那陷阱之口尚有丈余，右足在钢壁上一点，冲天窜出，袍袖一拂，护住头脸，生怕有人伏在阱口突加偷袭。身子尚未落下，游目四望，水阁中不见有人。他不愿多生事端，越过围墙，抄小径奔回明教群豪停歇之处。眼见夕阳在山，刚才在陷阱中已耽了大半个时辰，不知殷天正等性命如何，心中忧急，奔得更快，不多时已离原处不远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只见大队蒙古骑兵奔驰来去，将明教群豪围在中间，众元兵弯弓搭箭，一箭箭向人圈中射去。张无忌心想：“本教首领人物一齐中毒，无人发号施令，如何抵挡得住大队敌兵的围攻？”脚下加快，抢上前去。

刚奔到近处，只听得人丛中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叫道：“锐金旗攻东北方，洪水旗至西南方包抄。”正是小昭的声音。她呼喝之声甫歇，明教中一队白旗教众向东北方冲杀过去，一队黑旗教众兜至西南包抄。元兵分队抵敌，突然间黄旗的厚土旗、青旗的巨木旗教众从中间并肩杀出，犹似一条黄龙、一条青龙卷将出来，元兵阵脚被冲，一阵大乱，当即退后。

张无忌几个起落，已奔到教众身前，众人见教主回转，齐声呐喊，精神大振。张无忌见殷天正、杨逍、周颠等人以及五行旗的正副掌旗使都团团坐在地下，小昭却手执小旗，站在大丘上指挥教众御敌。五行旗、天鹰旗各路教众都是武艺高强之士，只是首领中毒，登时乱了，但一经小昭以八卦之术布置守御，元兵竟久攻不进。

小昭喜叫：“张公子，你来指挥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我不成。还是你指挥得好。待我去冲杀一阵，杀他几个带兵的军官。”只听得飕飕数声，几枝箭向他射了过来，张无忌从教众手里接过一枝长矛，将来箭一一拨落，手臂一振，那长矛便如一枝箭飞了出去，在一名元兵百夫长身上穿胸而过，将他钉在地下。众元兵大声叫喊，又退出了数十步。

突听得号角鸣响动，十余骑奔驰而至。张无忌见当先是赵敏手下的“神箭八雄”，不禁眉头微蹙，暗想：“这八人箭法太强，若任得他们发箭，只怕众弟兄损伤非小，须得先下手为强！”

却见那“神箭八雄”中为首的赵一伤摇动一根金色龙头短杖，叫道：“主人有令，立即收兵。”带兵的元兵千夫长大声叫了几句蒙古话，众元兵拨转马头，疾驰而去。

钱二败端着一只托盘，下马走到张无忌身前，躬身道：“我家主人请教主收下留念。”张无忌一看，只见托盘中铺着一块黄色锦缎，缎上放着一只黄金盒子，镂刻得极是精致。张无忌也不怕他弄甚么鬼，伸手拿了。钱二败躬身行礼，倒退三步，转身上马而去。

张无忌将黄金盒子顺手交给了小昭，他挂念着众人病势，也无暇去看盒中是何物事，当即从怀中取出花来，命人取过清水，捏碎深紫色的根须和碧绿小球茎，调入清水，分别给殷天正、杨逍以及五行旗各正副掌旗使等人服下。这一役中，凡是赴水阁饮宴之人，除了张无忌因有九阳神功护体、诸毒不侵之外，所有明教首脑，无不中毒。只是杨不悔陪着殷梨亭在外，小昭及诸教众在厢厅中饮食，各人遵从教主号令，于各物沾口之前均悄悄以银针试

过，倒是没有中毒。

解毒之物甚是对症，不到个半时辰，群豪体内毒性消解，不再头晕眼花，只是周身乏力而已，当即问起中毒和解药的原委。

张无忌叹道：“咱们已然处处提防，酒水食物之中有无毒药，我当可瞧得出来。岂知那赵姑娘下毒的心机直是匪夷所思。这种水仙模样的花叫作‘醉仙灵芙’，虽然极是难得，本身却无毒性。这柄假倚天剑乃是用海底的‘奇鲛香木’所制，本身也是无毒，可是这两股香气混在一起，便成剧毒之物了。”

周颠拍腿叫道：“都是我不好，谁叫我手痒，去拔出这倚天剑来瞧他妈的劳什子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她既处心积虑的设法陷害，周兄便不去动剑，她也会差人前来拔剑下毒，那是防不了的。”周颠道：“走！咱们一把火去把那绿柳山庄烧了！”

他刚说了那句话，只见来路上黑烟冲天而起，红焰闪动，正是绿柳山庄起火。

群豪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，心中同时转着一个念头：“这赵姑娘事事料敌机先，早就算到咱们毒解之后，定会前去烧庄，她便先行放火将庄子烧了。此人年纪虽轻，又是个女流之辈，却实是劲敌。”

周颠拍腿叫道：“她烧了庄子便怎地？咱们还是赶去，追杀她个落花流水。”杨逍道：“她既连庄子都烧了，自是事事有备，料想未必能追赶得上。”周颠道：“杨兄，你的武功也还罢了，讲到计谋，总算比周颠稍胜半筹。”杨逍笑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周兄神机妙算，小弟如何能及？”张无忌笑道：“两位不必太谦。咱们这次没受多大损伤，只十三四位弟兄受了箭伤，也算是天幸，这就赶路罢。”

群豪在道上请问张无忌，如何能想到各人中毒的原因。张无忌道：“我记得‘毒经’中有一条说道：‘奇鲛香木’如与芙蓉一类花香相遇，往往能使人沉醉数日，以该花之球茎和水而饮可解。如不即行消解，毒性大损心肺。这‘醉仙灵芙’的性子比之寻常芙蓉更是厉害。因此我要叫各位不可运息用功。否则花香侵入各处经脉，实有性命之忧。”

韦一笑道：“想不到小昭这小丫头居然建此奇功，若不是她在危急之际挺身而出，大伙儿死伤必重。”杨逍本来认定小昭乃敌人派来卧底，但今日一役，她却成了明教的功臣，实令他大出意料之外，一时也想不出其中原由。

众人沿途谈论赵敏的来历，谁都摸不着端倪。张无忌将双双跌入陷阱、自己搔她脚底脱困等情隐去不说，虽然心中无愧，但当众谈论，总觉难以启齿。

当晚众人一早投客店歇宿，大队人众分别在庙宇祠堂等处借宿。小昭倒了脸水，端到张无忌房中。张无忌道：“小昭，你今日建此奇功，以后不用再做这些丫头的贱役了。”小昭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服侍你很是高兴，哪又是甚么贱役不贱役了？”待他盥洗已毕，“将那只黄金盒子取了出来，道：“不知盒中有没藏着毒虫毒药、毒箭暗器之类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不错，该当小心才是。”将盒子放在桌上，拉着她走得远远地，取出一枚铜钱，挥手掷出，叮的一声响，打在金盒子的边缘，那盒盖弹了开来，并无异状。他走近看时，只见盒中装的是一朵珠花，兀自微微颤动，正是他从赵敏鬓边摘下来过的，赵敏所除去的两粒大珠已重行穿在金丝之上。他不由得呆了，想不出她此举是何用意。

小昭笑道：“公子，这位赵姑娘可对你好得很啊，巴巴的派人来送你这

么贵重的一朵珠花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我是男子汉，要这种姑娘们的首饰何用？小昭，你拿去戴罢。”小昭连连摇手，笑道：“那怎么成？人家对你一片情意，我怎么敢收？”

张无忌左手三指拿着珠花，笑道：“着！”珠花掷出，手势不轻不重，刚好插在小昭的头发上，珠花下的金针却没碰到她肌肤。小昭伸手想去摘下来，张无忌摇手道：“难道我送你一点玩物也不成么？”小昭双颊红晕，低声道：“那可多谢啦。就怕小姐见了生气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今日你干了这番大事，杨左使父女哪能对你再存甚么疑心？”小昭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我见你去了很久不回来，心中急得甚么似的，又见鞑子来攻，不知怎样，忽然大着胆子呼喝起来。这时候自己想想，当真害怕。公子，请你跟五行旗和天鹰旗的各位爷们说说，小昭大胆妄为，请他们不可见怪。”张无忌微笑道：“他们多谢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会见怪？”

不一日来到河南境内。其时天下大乱，四方群雄并起，蒙古官兵的盘查更加严紧，明教大队人马，成群结队的行走不便，分批到嵩山脚下会齐，这才同上少室山。由巨木旗掌旗使闻苍松持了张无忌等人的名帖，投向少林寺去。

张无忌知道此次来少林问罪，虽然不欲再动干戈，但结果如何，殊难逆料，倘若少林僧人竟蛮不讲理的要动武，明教却也不得不起而应战，当下传了号令，各首领先行入寺，五行旗和天鹰旗下各路教众，分批络绎而来，在寺外四下守候，若听得自己三声清啸，便即攻入接应。诸教众接令，分头而去。过不多时，寺中一名老年的知客僧随同闻苍松迎下山来，说道：“本寺方丈和诸长老闭关静修，恕不见客。”群豪一听，尽皆变色。

周颠怒道：“这位是明教教主，亲自来少林寺拜山，老和尚们居然不见，未免忒也托大。”那知客僧低首垂眉，满脸愁苦之色，说道：“不见！”

周颠大怒，伸手去抓他胸口衣服，说不得举手挡开，说道：“周兄不可莽撞。”彭莹玉道：“方丈既是坐关，那么我们见见空智、空性两位神僧，也是一样。”那知客僧双手合十，冷冰冰的道：“不见。”彭莹玉道：“那么达摩堂首座呢？罗汉堂首座呢？”那知客僧仍是爱理不理的道：“不见！”

殷天正犹如霹雳般一声大喝：“到底见是不见？”双掌排山倒海般推出，轰隆一声，将道旁的一株大松树推为两截，上半截连枝带叶，再带着三个乌鸦巢，垮喇喇的倒将下来。那知客僧至此始有惧色，说道：“各位远道来此，本当礼接，只是诸位长老尽在坐关，各位下次再来罢！”说着合十躬身，转身去了。

韦一笑身形一晃，已拦在他身前，说道：“大师上下如何称呼？”那知客僧道：“小僧法名，不说也罢。”韦一笑伸手在他肩头轻拍两下，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你擅说‘不见’两字，原来是不见大师，是空见神僧的师兄。只不知阎罗王招请佛驾，你‘不见神僧’见是不见？”那知客僧被他这么一拍，一股冷气从肩头直传到心口，全身立时寒战，牙齿互击，格格作响。他强自忍耐，侧身从韦一笑身旁走过，一路不停的抖索，踉跄上山。韦一笑道：“这傢伙带艺投师，身上内功不是少林派的。”

张无忌当即想起了圆真，心想带艺投师之事，少林派中甚是寻常，说道：“韦幅王拍了他这两下寒冰绵掌，他师祖、师父焉能置之不理？咱们上去，瞧大和尚们是否当真不见？”

众人料想一场恶斗已然难免，少林派素来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千年来



江湖上号称“长胜不败门派”，今日这一场大战，且看明教和少林派到底谁强谁弱。各人精神百倍，快步上山，想到少林寺中高手如云，眼前这一大战，激烈处自是非同小可。

不到一盏茶时分，已到了寺前的石亭。张无忌想起昔年随太师父上山，在这亭中和少林派三大神僧相见，今日重来，虽然前后不过数年，但昔年是个瘦骨伶仃的病童，今日却是明教教主之尊，缅怀旧事，当真是恍若隔世。

只见那石亭有两根柱子断折了，亭中的石桌也掀倒在地。说不得笑道：“少林和尚好勇斗狠，这两根柱子是新断的，多半前几天刚跟人打过了一场大架，还来不及修理。”周颠道：“待会大战得胜之后，咱们将这亭子一古脑儿的拆了。”

群豪在亭中等候，料想寺中必有大批高手出来，决当先礼后兵，责问何以对殷梨亭如此痛下毒手，众僧若是蛮不讲理，那时只好动武。岂知等了半天，寺中竟全无动静。

又过一会，遥见一行人从寺后奔向后山，远远望去，约有四五十人。彭莹玉道：“哼，他们在调兵遣将，四下埋伏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进寺去！”当下杨逍、韦一笑在左，殷天正、殷野王在右，铁冠道人、彭莹玉、周颠、说不得四散人在后，拥着张无忌进了寺门。来到大雄宝殿，但见佛像前的供桌倒在一旁，香炉也掉在地下，满地都是香灰，却不见人。说不得冷笑道：“少林派一见咱们到来，竟然心慌意乱，手足无措，连香炉也打翻了，可笑啊可笑！”

张无忌朗声说道：“朋教张无忌，会同敝教杨逍、殷天正、韦一笑诸人前来拜山，求见方丈大师。”他话声并不甚响，但内力浑厚，殿旁高悬的铜钟大鼓受到话声激荡，同时嗡嗡的响了起来。

杨逍、韦一笑等相互对望一眼，均想：“教主内力之深，实是骇人听闻，当年阳教主在世，也是远有不及。看来今日之战，本教可操必胜。”

张无忌这几句话，少林寺前院后院，到处都可听见，但等了半晌，寺内竟无一人出来。

周颠喝道：“喂，少林寺的和尚老哥老弟们，这般躲起来成甚么样子？扮新娘子么？”他话声可比张无忌响得多了，但殿上钟鼓却无应声。

群豪又等片刻，仍不见有人出来。

彭莹玉道，“我心中忽有异感，只觉这寺中阴气沉沉，大大不祥。”周颠笑道，“和尚进庙，得其所哉，有甚么异感？”铁冠道人忽道：“咦，这里有柄断头禅杖。”说不得道：“啊！这里好大一摊血渍！”周颠笑道，“想必光明顶一战，教主威名远扬，少林寺高挂免战牌啦！你瞧他们逃得慌慌张张的，连兵器都抛下了。”铁冠道人摇头道：“不是的。”周颠道：“为甚么不是？”铁冠道人道：“那么这摊血是甚么意思？”周颠道：“多半是他们吓得连手也割……”说到这里使住了口，自知太也难以自圆其说。

便在此时，一阵疾风刮过，只吹得众人袍袖飞扬。周颠喜道：“好凉快！”猛听得西边喀喇喇一声响，数十丈外的一株大松树倒了下来。群豪吃了一惊，同时跃起，奔到断树之处，只见那株松树生于一座大院子的东南角上，院子中并无一人，却不知如何，偌大一株松树竟会给风一吹便即折断，压塌了半堵围墙。众人走近松树断截处看时，只见脉络交错断裂，显是被人以重手法震碎，只是树络断裂处略现干枯，并非适才所为。

群豪细察周遭，纷纷说道：“咦，不对！”“啊，这里动过手。”“好

厉害，伤了不少人啊！”大院子中到处都有激烈战斗的遗迹，地下青石板上，旁边树枝干上、围墙石壁上，留着不少兵刃砍斩、拳掌劈击的印记。到处溅满了血渍，可见那一场拚斗实是惨烈异常。地下还有许多深浅的脚印，乃是高手比拚内力时所留下。

张无忌叫道：“快抓那个知客僧来问个明白。”韦一笑、说不得等人分头去找，那知客僧却已躲得不知去向。五行旗四下搜索。过得小半个时辰，各旗掌旗使先后来报，说道寺中无人，但到处都有激斗过的痕迹。许多殿堂中都有血渍，也有断折的兵刃，却没发见尸首。

张无忌道：“杨左使，你说如何？”杨逍道：“这场激斗，当是在两三日之前。难道少林派全军覆没，竟被杀得一个不存？”说不得道：“刚才不是有几十人奔向后山吗？”杨逍道：“那多半是少林派的对手，留守在这里的，见到咱们大队人马来到，便溜之大吉了。”

彭莹玉道：“依事势推断，必当如此。刚才那个知客僧就是冒充的，只可惜没能截他下来。可是少林派的对手之中，哪有这样厉害的一个帮会门派？莫非是丐帮？”周颠道：“丐帮势力虽大，高手虽多，总也不能一举便把少林寺的众光头杀得一个不剩。除非是咱们明教才有这等本事，可是本教明明没干这件事啊？”铁冠道人道：“周颠，你少说几句废话成不成？本教有没有干这事，难道咱们自己不知？”厚土旗掌旗使颜垣来报：“启禀教主，罗汉堂中的十八尊罗汉像曾经给人移动过，不知其中有无蹊跷。”

群豪知颜垣精于土木构筑之学，他既生疑心，必有所见，都道：“咱们瞧瞧去。”来到罗汉堂中，只见墙上溅了不少血渍，戒刀禅杖丢满了一地。

周颠道：“颜兄，这十八罗汉有甚么古怪？”颜垣道：“每一尊罗汉像都给人推动过，本来兄弟疑心后面另有门户道路，但查察墙壁，却无密门秘道。”

杨逍沉吟半晌，道：“咱们再把罗汉像推开来瞧瞧。”颜垣跳上神座，将长眉罗汉推在一旁，露出墙壁，果然并无异状。杨逍也跃上神像，细看那长眉罗汉，突然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罗汉背后写得有字。”将那尊罗汉像扳转身来。

群豪赫然见到一个斗大的“灭”字。罗汉像本是金身，这时金光灿烂的背心上给人用利器划出了一个大大的“灭”字，深入逾寸，笔划中露出了泥土。印痕甚新，显是刻划不久。

周颠道：“这个‘灭’字，是甚么意思？啊，是了，是峨眉派挑了少林寺，灭绝师太留字示威。”群豪都觉此话太也匪夷所思，尽皆摇头。

说话之间，群豪已将十八尊罗汉像都扳转身来，除了极右首的降龙罗汉，极左首的伏虎罗汉之外，余下十六尊罗汉背后各划了一字，自右至左的排去，十六个大字赫然是：“先诛少林，再灭武当、惟我明教，武林称王！”

殷天正、铁冠道人、说不得等人不约而同的一齐叫了出来：“这是移祸江东的毒计！”

群豪见这十六个大字张牙舞爪，形状可怖，想到少林寺群僧惨遭横祸，这笔帐却要算到明教头上，无不戚然有忧。

周颠叫道：“咱们快把这些字刮去了，免得做冤大头。”杨逍道：“敌人用心恶毒，单是刮去这十六个字，未必有用。”这次周颠觉他说得有理，不再跟他斗口，只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说不得道：“这其实是个证据。咱们找到了使这移祸毒计之人，拿他来与这十六个字对质。”杨逍点头称是。

彭莹玉道：“小僧尚有一事不明，要请杨左使指教。刻下这十六字之人，既是存心嫁祸本教，使本教承担毁灭少林派的大罪名，好让天下武林群起而攻，然则他何以仍使罗汉佛像背向墙壁？不将这十六个大字向着外面？若不是颜旗使细心，那不是谁也不会知道罗汉像背上有字么？”

杨逍脸色凝重，说道：“猜想起来，这些罗汉像是另外有人给转过去的，多半暗中有人在相助本教，咱们已领了人家极大的情。”群豪齐声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杨左使从何得知？”杨逍叹道：“这其中的原委曲折，我也猜想不透……”

他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张无忌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大叫起来，说道：“‘先诛少林、再灭武当’，只怕……只怕武当派即将遭难。”

韦一笑道：“咱们义不谷辞，立即赴援，且看到底是哪一批狗奴才干的好事。”殷天正也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大伙立即出发。这批奸贼已先走了一两天。”

张三丰接过木剑，左手待剑，右手捏剑诀，双手成环，缓缓抬起，这起手式一展，跟着三环套月、大魁星、燕子抄水、左拦扫、右拦扫……一招招的演将下来。

## 二十四 太极初传柔克网

张无忌心想宋大师伯等不知是否已从西域回山，这一路上始终没听到他们的音讯，倘若途中有甚么耽搁变故，留守本山的只有太师父和若干第三代弟子，三师伯俞岱岩残废在床，强敌猝至，却如何抵挡？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忧心如焚；朗声道：“各位前辈、兄长，武当派乃先父出身之所，太师父对我恩重如山。今当大难，救兵如救火，早到一刻好一刻。现请韦蝠王陪同本人，先行赴援，各位陆续分批赶来，一切请杨左使和外公指挥安排。”说着双手一拱，闪身出了山门。

韦一笑展开轻功，和他并肩而行。群豪答应之声未出，两人已到了少林寺外。这两人轻功之佳、奔驰之速，当世再无第三人及得上。

两人哪里敢有片刻耽搁，足不停步，急奔了数十里。韦一笑初时毫不落后，但时刻一长，内力渐渐不继。张无忌心想：“到武当山路程尚远，终不能如这般奔跑不休，何况强敌在前，尚须留下精力大战。”对韦一笑道：“咱们到前面市镇上去买两匹坐骑，歇一歇力。”韦一笑早有此意，只是不便出口，便道：“教主，买卖坐骑，太耗辰光。”

过不多时，见迎面五六乘马驰来，韦一笑纵身而起，将两个乘者提起，轻轻放在地下，叫道：“教主，上罢！”张无忌迟疑停步，心想如此拦路劫马，岂非和强盗无异？韦一笑叫道：“处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哪顾得这许多？”呼喝声中又将两名乘者提下马来。

那几人也会一点武功，纷纷喝骂，抽出兵刃便欲动手。韦一笑双手勒住四匹马，将那些人的兵刃踢得乱飞。只听一个喝道：“逞凶行劫的是哪一路好汉，快留下万儿来！”张无忌心想纠缠下去，只有更得罪人，纵身跃上马背，和韦一笑各牵一马，绝尘而去。那些人破口大骂，却不敢追赶。

张无忌道：“咱们虽然迫于无奈，但焉知人家不是身有急事，此举究属于心不安。”韦一笑笑道：“教主，这些小事，何足道哉？昔年明教行事，那才称得上‘肆无忌惮、横行不法’呢！”说着哈哈大笑。

张无忌心想：“明教被人目为邪魔异端，其来有由。可是到底何者为正，何者为邪，却也难下确论。”想起身负教主重任，但见识肤浅，很多事都拿不定主意，单是眼前夺马这件小事，便犹豫不决，虽然武功高强，可是天下事岂能尽数诉诸武力？言念及此，心下茫然，只盼早日接得谢逊归来，便可卸却肩头这副自己既挑不起、又实在不想挑的重担。

便在此时，突见人影晃动，两个人拦在当路，手中均执钢杖。

韦一笑喝道：“让开！”马鞭拦腰卷去，纵马便冲。一人举杖挡开马鞭，另一名汉子唿哨一声，左手一扬。韦一笑的坐骑受惊，人立起来。便在此时，树丛中又窜出四个黑衣汉子，看各人身法竟都是硬手，韦一笑叫道：“教主只管赶路，待属下跟鼠辈纠缠。”

张无忌见这些人意在阻截武当派的救兵，用心恶毒，可想而知，武当派处境实是极险，心知韦一笑的轻功武技并臻佳妙，与这一干人周旋，纵然不胜，至少也足以自保，当下双腿一挟，催马前冲。两名黑衣人横过钢杖，拦在马前，张无忌俯身向外，挟手便将两根钢杖夺过，顺手掷出，只听得啊啊两声惨呼，两名黑衣汉子已被钢杖分别打断了大腿骨，倒在地下。他见缠住韦一笑的那四人武功着实不弱，只怕自己走后，韦一笑更增强敌，于是帮他料理了两个。

嵩山和武当山虽然分处豫鄂两省，但一在豫西，一在鄂北，相距并不甚远。一过马山口后，向南一路都是平野，马匹奔跑更是迅速，中午时分，过了内乡。张无忌腹中饥饿，便在一处市集上买些面饼充饥，忽听得背后牵着的坐骑一声悲嘶，回过头来，只见马肚子已插了一柄明晃晃的尖刀，一个人影在街口一晃，立即隐去。

张无忌飞身过去，一把抓起那人，只见又是一名黑衣汉子，前襟上兀自溅满了马血。张无忌喝问：“你是何人的手下？哪一个帮会门派？你们大队人马已去了武当山没有？”连问数声，那人只是闭目不答。张无忌不敢多有耽搁，心想一切到了武当山上自能明白，当即伸手闭了他的“大椎穴”，叫他周身酸痛难当，苦挨三日三夜方罢。

当下纵马便行。一口气奔到三官殿，渡汉水而南。船至中流，望着滔滔江水，想起那日太师父携同自己在少林寺求医不得而归，在汉水上遇到常遇春、又救了周芷若的事来。脑海中现出她的丽容倩影，光明顶上脉脉关注的眼波，不由得出神。

过汉水后，催马续向南行，此时天色早黑，望出来一片朦胧，再行得一个时辰，更是星月无光，那坐骑疲累已极，再也无法支持，跪倒在地，他拍拍马背，说道：“马儿，马儿，你在这儿歇歇，自行去罢！”展开轻功疾奔。

行到四更时分，忽听得前面隐隐有马蹄之声，显是有大帮人众，他加快脚步，从这群人身旁掠过。他身法既快且轻，又在黑夜之中，竟然无人知觉。瞧这群人的行向，正是往武当山而去，二十余人不发一言，无法探知是甚么来头，但隐约可见均携有兵刃，此去是和武当派为敌，决无可疑。他心中反宽：“毕竟将他们追上了，武当派该当尚未受攻。”再行不到半个时辰，前面又有一群人往武当山而去。如此前后一共遇见了五批，每批多则三十几人，少则十余人。待看到第五批人后，他忽又忧急：“却不知已有几批人上了山去？是否已有人和本派中人动上了手？”他虽非武当派弟子，但因父亲的渊源，向来便将武当派当作是自己的门派。这么一想，奔得更加快了。

不久便即上山，幸好没再遇到敌人。将到半山，忽见前面有一人发足急奔，光头大袖，是个僧人，脚下轻功甚是了得。张无忌远远跟随，察看他的动静。见那僧人一路上山，将到山顶时，只听得一人喝道：“是哪一路的朋友，深夜光降武当？”喝声甫毕，山石后闪出四个人来，两道两俗，当是武当派的第三四代弟子。

那僧人合十说道：“少林僧人空相，有急事求见武当张真人。”

张无忌微微一怔：“原来他是少林派‘空’字辈的前辈大师，和空闻方丈、空智、空性三大神僧是师兄弟辈。他不辞艰辛的上武当山来，自是前来报讯。”

武当派的一名道人说道：“大师远来辛苦，请移步敝观奉茶。”说着在前引路。空相除下腰间戒刀，交给了另一名道人，以示不敢携带兵刃进观。

张无忌见那道人将空相引入紫霄官三清殿，便蹲在长窗之外。只听空相大声道：“请道长立即禀报张真人，事在紧急，片刻延缓不得！”那道人道：“大师来得不巧，敝师祖自去岁坐关，至今一年有余，本派弟子亦已久不见他老人家慈范。”空相道：“如此则便请通报宋大侠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大师伯率同家师及诸位师叔，和贵派联盟，远征明教未返。”

张无忌听得“远征明教未返”六字，暗暗吃惊，果然宋远桥等在归途中也遇上了阻难。

只听空相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武当派也和我少林派一般，今日难逃此劫了。”那道人不明其意，说道：“敝派事务，现由谷虚子师兄主持，小道即去通报，请他出来参见大师。”空相道：“谷虚道长是哪一位的弟子？”那道人道：“是俞三师叔门下。”空相长眉一轩，道：“俞三侠手足有伤，心下却是明白，老僧这几句话跟俞三侠说了罢。”那道人道：“是，谨遵大师吩咐。”转身入内。

那空相在厅上踱来踱去，显得极是不耐，时时侧耳倾听，当是担心敌人攻上山来。过不多时，那道人快步出来，躬身说道：“俞三师叔有请。俞三师叔言道，请大师恕他不能出迎之罪。”这时那道人的神态举止比先前更加恭谨，想是俞岱岩听得“空”字辈的少林僧驾临，已嘱咐他必须礼貌十分周到。空相点了点头，随着他走向俞岱岩的卧房。

张无忌寻思：“三师伯四肢残废，耳目只有加倍灵敏，我若到他窗外窃听，只怕被他发觉。”走到离俞岱岩卧房数丈之处，便停住了脚步。

过了约莫一盏茶时分，那道人匆匆从俞岱岩房中出来，低声叫道：“清风、明月！到这边来。”便有两个道童走到他身前，叫了声：“师叔！”那道人道：“预备软椅，三师叔要出来。”两名道童答应了。

张无忌在武当山上住过数年，那知客道人是俞莲舟新收的弟子，他不相识，却识得清风、明月两个道童，知道俞岱岩有时出来，便坐了软椅由道童抬着行走，见二童走向放软椅的厢房，悄悄跟随在后，一等二童进房，突然叫道：“清风、明月，认得我么？”

二童吓了一跳，凝目瞧张无忌时，依稀有些面熟，一时却认不出来。张无忌笑道：“我是无忌小师叔啊，你们忘了么？”二童登时忆起旧事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啊，小师叔，你回来啦！你的病好了？”三个人年纪相若，当年常在一处玩耍。

张无忌道：“清风，让我来假扮你，去抬三师伯，瞧他知不知道。”清风踌躇道：“这个……不大好罢！”张无忌道：“三师伯见我病愈归来，自是喜出望外，高兴还来不及，哪里会责骂于你？”二童素知自张三丰祖师以下，武当六侠个个对这位小师叔极其宠爱，他病愈归山，那是天大的喜事，他要开这个小小的玩笑，逗俞岱岩病中一乐，自是无伤大雅。明月笑道：“小师叔怎么说，就怎么办罢！”清风当下笑嘻嘻的脱下道袍、鞋袜，给他换上了。明月替他挽起了道髻。片刻之间，已宛然便是个小道童。

明月道：“你要冒充清风，相貌不像，就说是观中新收的小道童，清风跌破了腿，由你去替他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好极了……”那道人在房外喝骂：“两个小家伙，嘻嘻哈哈的捣甚么鬼，半天不见人过来。”张无忌和明月伸了伸舌头，抬起软椅，径往俞岱岩房中。

两人扶起俞岱岩坐入软椅。俞岱岩脸色极是郑重，也没留神抬他的道童是谁，说道：“到后山小院，见祖师爷爷去！”明月应道：“是！”转过身去，抬着软椅前端，张无忌抬了后端。俞岱岩只瞧见明月的背影，更瞧不见张无忌。空相随在软椅之侧，同到后山。那知客道人不得俞岱岩召唤，便不敢同去。

张三丰闭关静修的小院在后山竹林深处，修篁森森，绿荫遍地，除了偶闻鸟语之外，竟是半点声息也无。明月和张无忌抬着俞岱岩来到小院之前，停下软椅。俞岱岩正要开声求见，忽听得隔门传出张三丰苍老的声音道：“少林派哪一位高僧光临寒居，老道未克远迎，还清恕罪。”呀的一声，竹门推

开，张三丰缓步而出，空相脸露讶色，他听张三丰竟知来访的是少林僧人，大感诧异，但随即料想必是那知客道人已遣人先行禀报。俞岱岩却知师父武功越来越是精深，从空相的脚步声中，已可测知他的武学门派、修为深浅。

张无忌的内功远在空中之上，由实返虚，自真归朴，不论举止、眼光、脚步、语声，处处深藏不露，张三丰反听不出来。他见太师父虽然红光满面，但须眉俱白，比之当年前分手之时，着实已苍老了几分，心中又是欢喜，又是悲伤，忍不住眼泪便要夺眶而出，急忙转过头去。

空相合十说道：“小僧少林空相，参见武当前辈张真人。”张三丰合十还礼，道：“不敢，大师不必多礼，请进说话。”五个人一起进了小院。但见板桌上一把茶壶，一只茶杯，地下一个蒲团，壁上挂着一柄木剑，此外一无所有。桌上地下，积满灰尘。

空相道：“张真人，少林派惨遭千年未遇之浩劫，魔教突施偷袭，本派自方丈空闻师兄以下，或殉寺战死，或力屈被擒，仅小僧一个挤死逃脱。魔教大队人众已向武当而来，今日中原武林存亡荣辱，全系于张真人一人之手。”说着放声大哭。

张无忌心头大震，他明知少林派已遇上灾劫，却也万万想不到竟会如此全派覆没。

饶他张三丰百年修为，猛地里听到这个噩耗，也是大吃一惊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定了定神，才道：“魔教竟然如此猖獗，少林寺高手如云，不知如何竟会遭了魔教的毒手？”

空相道：“空智、空性两位师兄率同门下弟子，和中原五大派结盟西征，围攻光明顶。留寺僧众，日日静候好音。这日山下报道，远征人众大胜而归。方丈空闻师兄得讯大喜，率同合寺弟子，迎出山门，果见空智、空性两位师兄带领西征弟子，回进寺来，另外还押着数百名俘虏。众人到得大院之中，方丈问起得胜情由。空智师兄唯唯否否。空性师兄忽地叫道：‘师兄留神，我等落入人手，众俘虏尽是敌人……’方丈惊愕之间，众俘虏抽出兵刃，突然动手。本派人众一来措手不及，二来多数好手西征陷敌，留守本寺的力道弱了，大院子的前后出路均已被敌人堵死，一场激斗，终于落了个一败涂地，空性师兄当场殉难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已是泣不成声。

张三丰心下黯然，说道：“这魔教如此歹毒，行此恶计，又有谁能提防？”

只见空相伸手解下背上的黄布包袱，打开包袱，里面是一层油布，再打开油布，赫然露出了颗首级，环眼圆睁，脸露愤怒之色，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大师。张三丰和张无忌都识得空性面目，一见之下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，一齐叫了出来。

空相位道：“我舍命抢得空性师兄的法体。张真人，你说这大仇如何得报？”说着将空性的首级恭恭敬敬放在桌上，伏地拜倒。张三丰凄然躬身，合十行礼。

张无忌想起光明顶上比武较量之际，空性神僧慷慨磊落，豪气过人，实不愧为堂堂少林的一代宗师。不意惨遭好人股害，落得身首分离，心下甚是难过。

张三丰见空相伏地久久不起，哭泣甚哀，便伸手相扶，说道：“空相师兄，少林武当本是一家，此仇非报不可……”他刚说到这个“可”字，冷不防砰的一声，空相双手一齐击在他小腹之上。

这一下变故突如其来，张三丰武功之深，虽已到了从心所欲、无不如意

的最高境界，但哪能料到这位身负血仇、远来报讯的少林高僧，竟会对自己忽施袭击？在一瞬间，他还道空相悲伤过度，以致心智迷糊，昏乱之中将自己当作了敌人，但随即知道不对，小腹中所中掌力，竟是少林派外门神功“金刚般若掌”，但觉空相竭尽全力之劲，将掌力不绝的催送过来，脸白如纸，嘴角却带狞笑。

张无忌、俞岱岩、明月三人蓦地见此变故，也都惊得呆了。俞岱岩苦在身子残废，不能上前相助师父一臂之力。张无忌年轻识浅，在这一刹那间，还没领会到空相竟是意欲立毙太师父于掌底。两人只惊呼了一声，便见张三丰左掌挥出，拍的一声轻响，击在空相的天灵盖上。这一掌其软如绵，其坚胜铁，空相登时脑骨粉碎，如一堆湿泥般瘫了下来，一声也没哼出，便即毙命。

俞岱岩忙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”只说了一个“你”，便即住口。只见张三丰闭目坐下，片刻之间，头顶升起丝丝白气，猛地里口一张，喷出几口鲜血。

张无忌心下大惊，知道太师父受伤着实不轻，倘若他吐出的是紫黑瘀血，凭他深厚无比的内功，三数日即可平复，但他所吐的却是鲜血，又是狂喷而出，那么脏腑已受重伤。在这霎时之间，他心中迟疑难决：“是否立即表明身分，相救太师父？还是怎地？”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脚步声响，有人到了门外，听他步声急促，显是十分慌乱，却不敢贸然进来，也不敢出声。俞岱岩道：“是灵虚么？甚么事？”那知客道人灵虚道：“禀报三师叔，魔教大队到了官外，要见祖师爷爷，口出污言秽语，说要踏平武当派……”

俞岱岩喝道：“住口”他生怕张三丰分心，激动伤势。

张三丰缓缓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少林派金刚般若掌的威力果是非同小可，看来非得静养三月，伤势难愈。”张无忌心想：“原来太师父所受之伤，比我所料的更重。”只听张三丰又道：“明教大举上山。唉，不知远桥、莲舟他们平安否？岱岩，你说该当如何？”

俞岱岩默然不答，心知山上除了师父和自己之外，其余三四代弟子的武功都不足道，出而御敌，只有徒然送死，今日之事，惟有自己舍却一命，和敌人敷衍周旋，让师父避地养伤，日后再复大仇，于是朗声道：“灵虚，你去跟那些人讲，我便出来相见，让他们在三清殿上等着。”灵虚答应着去了。

张三丰和俞岱岩师徒相处日久，心意相通，听他这么说，已知其意，说道：“岱岩，生死胜负，无足介怀，武当派的绝学却不可因此中断。我坐关十八月，得悟武学精要，一套太极拳和太极剑，此刻便传了你罢。”

俞岱岩一呆，心想自己残废已久，哪还能学甚么拳法剑术？何况此时强敌已经入观，怎有余暇传习武功，只叫了声：“师父！”便说不下去了。

张三丰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武当开派以来，行侠江湖，多行仁义之事，以大数而言，决不该自此而绝。我这套太极拳和太极剑，跟自来武学之道全然不同，讲究以静制动、后发制人。你师父年过百龄，纵使不遇强敌，又能有几年好活？所喜者能于垂暮之年，创制这套武功出来。远桥、莲舟、松溪、梨亭、声谷都不在身边，第三四代弟子之中，除青书外并无杰出人材，何况他也不在山上。岱岩，你身负传我生平绝艺的重任。武当派一日的荣辱，有何足道？只须这套太极拳能传至后代，我武当派大名必能垂之千古。”说到这里，神采飞扬，豪气弥增，竟似浑没将压境的强敌放在心上。



俞岱岩唯唯答应，已明白师父要自己忍辱负重，以接传本派绝技为第一要义。

张三丰缓缓站起身来，双手下垂，手背向外，手指微舒，两足分开平行，接着两臂慢慢提起至胸前，左臂半环，掌与面对成阴掌，右掌翻过成阳掌，说道：“这是太极拳的起手式。”跟着一招一式的演了下去，口中叫出招式的名称：揽雀尾、单鞭、提手上势、白鹤亮翅、搂膝勾步、手挥琵琶、进步搬拦锤如封似闭、十字手、抱虎归山……

张无忌目不转睛的凝神观看，初时还道太师父故意将姿式演得特别缓慢，使俞岱岩可以看得清楚，但看到第七招“手挥琵琶”之时，只见他左掌阳、右掌阴，目光凝视左手手臂，双掌慢慢合拢，竟是凝重如山，却又轻灵似羽。张无忌突然之间省悟：“这是以慢打快。以静制动的上乘武学，想不到世间竟会有如此高明的功夫。”他武功本就极高，一经领会，越看越是入神，但见张三丰双手圆转，每一招都含着太极式的阴阳变化，精微奥妙，实是开辟了武学中从所未有的新天地。

约莫一顿饭时分，张三丰使到上步高探马，上步揽雀尾，单鞭而合太极，神定气闲的站在当地，虽在重伤之后，但一套拳法练完，精神反见健旺。他双手抱了个太极式的圆圈，说道：“这套拳术的诀窍是‘虚灵顶劲、涵胸拔背、松腰垂臀，沉肩坠肘’十六个字，纯以意行，最忌用力。形神合一，是这路拳法的要旨。”当下细细的解释了一遍。

俞岱岩一言不发的倾听，知道时势紧迫，无暇发问，虽然中间不明白之处极多，但只有硬生生的记住，倘若师父有甚不测，这些口诀招式总是由自己传了下去，日后再由聪明才智之士去推究其中精奥。张无忌所领略的可就多了，张三丰的每一句口诀、每一记招式，都令他有初闻大道、喜不自胜之感。

张三丰见俞岱岩脸有迷惘之色，问道：“你懂了几成？”俞岱岩道：“弟子愚鲁，只懂得三四成，但招式和口诀都记住了。”张三丰道：“那也难为你了。倘若莲舟在此，当能懂得五成。唉，你五师弟悟性最高，可惜不幸早亡，我若有三年功夫，好好点拨于他，当可传我这门绝技。”张无忌听他提到自己父亲，心中不禁一酸。

张三丰道：“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，将展未展，劲断意不断……”正要往下解说，只听得前面三清殿上远远传来一个苍老悠长的声音：“张三丰老道既然缩头不出，咱们把他徒子徒孙先行宰了。”另一个粗豪的声音道，“好啊！先一把火烧了这道观再说。”又有一个尖锐的声音道：“烧死老道，那是便宜了他。咱们擒住了他，绑到各处门派中游行示众，让大家瞧瞧这武学泰斗老而不死的模样。”

后山小院和前殿相距二里有余，但这几个人的语声都清楚传至，足见敌人有意炫示功力，而功力确亦不凡。

俞岱岩听到这等侮辱师尊的言语，心下大怒，眼中如要喷出火来。张三丰道：“岱岩，我叮嘱过你的言语，怎么转眼便即忘了？不能忍辱，岂能负重？”俞岱岩道：“是，谨奉师父教诲。”张三丰道：“你全身残废，敌人不会对你提防，千万戒急戒躁。倘若我苦心创制的绝艺不能传之后世，那你便是我武当派的罪人了。”俞岱岩只听得全身出了一阵冷汗，知道师父此言的用意，不论敌人对他师徒如何凌辱欺侮，总之是要苟免求生，忍辱传艺。

张三丰从身边摸出一对铁铸的罗汉来，交给俞岱岩道：“这空相说道少林派已经灭绝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此人是少林派中高手，连他也投降敌人，

前来暗算于我，那么少林派必遭大难无疑。这对铁罗汉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送于我。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。就盼从这对铁罗汉身上，留传少林派的一项绝艺！”说着大袖一挥，走出门去。俞岱岩道：“抬我跟着师父。”明月和张无忌二人抬起软椅，跟在张三丰的后面。四人来到三清殿上，只见殿中或坐或站，黑压压的都是人头，总有三四百人之众。

张三丰居中一站，打个问讯为礼，却不说话。俞岱岩大声道：“这位是我师尊张真人。各位来到武当山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张三丰大名威震武林，一时人人目光尽皆集于其身，但见他身穿一袭污秽的灰布道袍，须眉如银，身材十分高大，此外也无特异情状。

张无忌看这干人时，只见半数穿着明教教众的服色，为首的十余人却各穿本服，想是自高身分，不愿冒充旁人。高矮僧俗，数百人拥在殿中，一时也难以细看各人面目。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门外有人传呼：“教主到！”殿中众人一听，立时肃然无声，为首的十多人抢先出殿迎接，余人也跟着快步出殿。霎时之间，大殿中数百人走了个乾乾淨净。

只听得十余人的脚步声自远而近，走到殿外停住。张无忌从殿门中望去，不禁一惊，只见八个人抬着一座黄缎大轿；另有七八人前后拥卫，停在门口，那抬轿的八个轿夫，正是绿柳庄的“神箭八雄”。张无忌心中一动，双手在地下抹满灰土，跟着便胡乱涂在脸上。明月只道他眼见大敌到来，害怕得狠了，扮成了这副模样，一时惊惶失措，便依样葫芦的以灰土抹脸。两个小道童登时变成了灶君菩萨一般，再也瞧不出本来面目。

轿门掀起，轿中走出一个少年公子，一身白袍，袍上绣着个血红的火焰，轻摇折扇，正是女扮男装的赵敏。张无忌心道：“原来一切都是她在捣鬼，难怪少林派一败涂地。”

只见她走进殿中，有十余人跟进殿来。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踏进一步，躬身说道：“启禀教主，这个就是武当派的张三丰老道，那个残废人想必是他的第三弟子俞岱岩。”

赵敏点点头，上前几步，收拢摺扇，向张三丰长揖到地，说道：“晚生执掌明教张无忌，今日得见武林中北斗之望，幸也何如！”

张无忌大怒，心中骂道：“你这贼丫头冒充明教教主，那也罢了，居然还冒用我姓名，来欺骗我大师父。”

张三丰听到“张无忌”三字，大感奇怪：“怎地魔教教主是如此年轻俊美的一个少女，名字偏又和我那无忌孩儿相同？”当下合十还礼，说道：“不知教主大驾光临，未克远迎，还请恕罪！”赵敏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

知客道人灵虚率领火工道童，献上茶来。赵敏一人坐在椅中，她手下众人远远的垂手站在其后，不敢走近她身旁五尺之内，似乎生怕不敬，冒渎于她。

张三丰百载的修为，谦冲恬退；早已万事不萦于怀，但师徒情深，对宋远桥等人的生死安危，却是十分牵挂，当即说道：“老道的几个徒儿不自量力，曾赴贵教讨教高招，迄今未归，不知彼等下落如何，还请张教主明示。”

赵敏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宋大侠、俞二侠、张四侠、莫七侠四位，目下是在本教手中。每个人受了点儿伤，性命却是无碍。”张三丰道：“受了点儿伤？多半是中了点儿毒。”赵敏笑道：“张真人对武当绝学可也当真自负得紧。你既说他们中毒，就算是中毒罢。”张三丰深知几个徒儿尽当世一

流好手，就算众寡不敌，总能有几人脱身回报，倘真一鼓遭擒，定是中了敌人无影无踪、难以防避的毒药。赵敏见他猜中，也就坦然承认。

张三丰又问：“我那姓殷的小徒呢？”赵敏叹道：“殷六侠中了少林派的埋伏，便和这位俞三侠一模一样，四肢为大力金刚指折断。死是死不了，要动可也动不得了！”张三丰鉴貌辨色，情知她此言非虚，心头一痛，哇的一声，喷了一口鲜血出来。

赵敏背后众人相顾色喜，知道空相偷袭得手，这位武当高人已受重伤，他们所惧者本来只张三丰一人，此时更是无阶忌惮了。

赵敏说道：“晚生有一句良言相劝，不知张真人肯俯听否？”张三丰道：“请说。”赵敏道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我蒙古皇帝威加四海，张真人若能效顺，皇上立颁殊封，武当派自当大蒙荣宠，宋大侠等人人无恙，更是不在话下。”

张三丰抬头望着屋梁，冷冷的道：“明教虽然多行不义，胡作非为，却向来和蒙古人作对。是几时投效了朝廷啦？老道倒孤陋寡闻得紧。”

赵敏道：“弃暗投明，自来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少林派自空闻、空智神僧以下，个个投效，尽忠朝廷。本教也不过见大势所趋，追随天下贤豪之后而已，何足奇哉？”

张三丰双目如电，直视赵敏，说道：“元人残暴，多害百姓，方今天下群雄并起，正是为了驱逐胡虏，还我河山。凡我黄帝子孙，无不存着个驱除鞑子之心，这才是大势所趋。老道虽是方外的出家人，却也知大义所在。空闻、空智乃当世神僧，岂能为势力所屈？你这位姑娘何以说话如此颠三倒四？”

赵敏身后突然问出一条大汉，大声喝道：“兀那老道，言语不知轻重！武当派转眼全灭。你不怕死，难道这山上百余名道人弟子，个个都不怕死么？”这人说话中气充沛，身高膀阔，形相极是威武。张三丰长声吟道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”这是文天祥的两句诗。文天祥慷慨就义之时，张三丰年纪尚轻，对这位英雄丞相极是钦仰，后来常叹其时武功未成，否则必当舍命去救他出难，此刻面临生死关头，自然而然的吟了出来。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说来文丞相也不免有所拘执，但求我自丹心一片，管他日后史书如何书写！”望了俞岱岩一眼，心道：“我却盼这套太极拳剑得能流传后世，又何尝不是和文丞相一般，顾全身后之名？其实但教行事无愧天地，何必管他太极拳能不能传，武当派能不能存！”

赵敏白玉般的左手轻轻一挥，那大汉躬身退开。她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张真人既如此固执，暂且不必说了。就请各位一起跟我走罢！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她身后四个人身形晃动，团团将张三丰围住。这四人一个便是那魁梧大汉，一个鸦衣百结，一个是身形瘦削的和尚，另一个虬髯碧眼，乃西域胡人。

张无忌见这四人的身法或凝重、或飘逸，个个非同小可，心头一惊：“这赵姑娘手下，怎地竟有如许高手？”眼见张三丰若不随她而去，那四人便要出手，张无忌心想：“敌方高手甚众，这一班人又尽是奸诈无耻、不顾信义之辈，非围攻光明顶的六大派可比。我实不易保护太师父和三师伯的平安。就算击败了其中数人，他们也决计不肯服输，势必一拥而上。但事已至此，也只有竭力一拚，最好是能将赵姑娘擒了过来，胁迫对方。”他正要挺身而出，喝阻四人，忽听得门外阴恻恻一声长笑，一个青色人影闪进殿来，这人身法如鬼如魅，如风如电，倏忽欺身到那魁梧汉子的身后，挥掌拍出。那大

汉更不转身，反手便是一掌，意欲和他互拚硬功。那人不待此招打老，左手已拍到那西域胡人的肩头。那胡人闪身躲避，飞腿踢他小腹。那人早已攻向那瘦和尚，跟着斜身倒退，左掌拍向那身穿破烂衣衫之人。瞬息之间，他连出四掌，攻击了四名高手，虽然每一掌都没打中，但手法之快直是匪夷所思。这四人知道遇到了劲敌，各自跃开数步，凝神接战。

那青衣人并不理会敌人，躬身向张三丰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明教张教主座下晚辈韦一笑，参见张真人！”这人正是韦一笑。他摆脱了途中敌人的纠缠，兼程赶至。张三丰听他自称是“明教张教主座下”，还道他也是赵敏一党，伸手击退四人，多半另有阴谋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韦先生不必多礼，久仰青翼蝠王轻功绝顶，世所罕有，今日一见，果是名不虚传。”

韦一笑大喜，他少到中原，素来声名不响，岂知张三丰居然也知道自己轻功了得的名头，躬身说道：“张真人武林北斗，晚辈得蒙真人称赞一句，当真是荣于华袞”他转过身来，指着赵敏道：“赵姑娘，你鬼鬼祟祟的冒充明教，败坏本教声名，到底是何用意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何必如此阴险毒辣？”

赵敏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本来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阴险毒辣了，你便怎样？”

韦一笑第一句便说错了，给她驳得无言可对，一怔之下，说道：“各位先攻少林，再扰武当，到底是何来历？各位倘若和少林、武当有怨有仇，明教原本不该多管闲事，但各位冒我明教之名，乔扮本教教众，我韦一笑可不能不理！”

张三丰原本不信百年来为朝廷死敌的明教竟会投降蒙古，听了韦一笑这几句话，这才明白，心想：“原来这女子是冒充的。魔教虽然声名不佳，遇上这等大事，毕竟毫不含糊。”

赵敏向那魁梧大汉说道：“听他吹这等大气！你去试试，瞧他有甚么真才实学。”

那大汉躬身道：“是！”收了收腰间的鸾带，稳步走到大殿中间，说道：“韦蝠王，在下领教你的寒冰绵掌功夫！”韦一笑不禁一惊：“这人怎地知道我的寒冰绵掌？他明知我有此技，仍上来挑战，倒是不可轻敌。”双掌一拍，说道：“请教阁下的万儿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们既是冒充明教而来，难道还能以真名示人？蝠王这一问，未免太笨。”赵敏身后的十余人一齐大笑起来。

韦一笑冷冷的道：“不错，是我问得笨了。阁下甘作朝廷鹰犬，做异族奴才，还是不说姓名的好，没的辱没了祖宗。”那大汉脸上一红，怒气上升，呼的一掌，便往韦一笑胸口拍去，竟是中宫直进，径取要害。

韦一笑脚步错动，早已避过，身形闪处，伸指戳向他背心，他不先出寒冰绵掌，要先探一探这大汉的深浅虚实。那大汉左臂后挥，守中含攻。数招一过，大汉掌势渐快，掌力凌厉。韦一笑的内伤虽经张无忌治好，不必再像从前那样，运功一久，便须饮热血抑制体内阴毒，但伤愈未久，即逢强敌，又是在张三丰这等大宗师面前出手，实是丝毫不敢怠慢，当即使动寒冰绵掌功夫。两人掌势渐缓，逐步到了互较内力的境地。

突然间呼的一声，大门中掷进一团黑黝黝的巨物，猛向那大汉撞去。这团物事比一大袋米还大，天下居然有这等庞大的暗器，当真奇了。那大汉左掌运劲拍出，将这物事击出丈许，着手之处，只觉软绵绵地，也不知是甚么

东西。但听得“啊”的一声惨呼，原来有人藏在袋中。此人中了那大汉劲力凌厉无俦的一掌，焉有不筋折骨断之理？

那大汉一愣之下，一时手足无措。韦一笑无声无息的欺到身后，在他背心“大椎穴”上拍了一记“寒冰绵掌”。那大汉惊怒交集，急转身躯，奋力发掌往韦一笑头顶击落。

韦一笑哈哈一笑，竟然不避不让。那大汉掌到中途，手臂已然酸软无力，这掌虽然击在对方天灵盖上，却哪里有半点劲力，不过有如轻轻一抹。韦一笑知道寒冰绵掌一经着身，对方劲力立卸，但高手对战，竟敢任由强敌掌击脑门，胆气之豪，实是从所未闻，旁观众人无不骇然。倘若那大汉竟有抵御寒冰绵掌之术，劲力一时不去，这掌打在头顶，岂不脑浆迸裂？韦一笑一生行事希奇古怪，愈是旁人不敢为、不肯为、不屑为之事，他愈是干得兴高采烈，他乘那大汉分心之际出掌偷袭，本有点不够光明正大，可是跟着便以脑门但然受对方一掌，却又是光明正大过了火，实是胆大妄为、视生死有如儿戏。

那身穿破烂衣衫之人扯破布袋，拉出一个人来，只见他满脸血红，早在那大汉一击之下毙命。此人身穿黑衣，正是他们一伙，不知如何，却被人装在布袋中擢了进来。那人大怒，喝道：“是谁鬼鬼祟祟……”一语未毕，一只白茫茫的袋子已兜头罩到。他提气后跃，避开了这一罩，只见一个胖大和尚笑嘻嘻的站在身前，正是布袋和尚说不得到了。

说不得的乾坤一气袋被张无忌在光明顶上进破后，没了趁手的兵器，只得胡乱做几只布袋应用，毕竟不如原来那只刀剑不破的乾坤宝袋厉害。他轻功虽然不及韦一笑，但造诣也是极高，加之中途没受阻挠，前脚后脚的便赶到了。

说不得也躬身向张三丰行礼，说道：“明教张教主座下，游行散人布袋和尚说不得，参见武当掌教祖师张真人。”张三丰还礼道：“大师远来辛苦。”说不得道：“敝教教主座下光明使者、白眉鹰王、以及四散人、五旗使，各路人马，都已上了武当。张真人你且袖手旁观，瞧明教上下，和这批冒名作恶的无耻之徒一较高低。”

他这番话只是虚张声势，明教大批人众未能这么快便都赶到。但赵敏听在耳里，不禁秀眉微蹙，心想：“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，是谁泄漏了机密？”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张教主呢？叫他来见我。”说着向韦一笑望了一眼，目光中有疑问之色，显是问他教主到了何处。韦一笑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会儿你不再冒充了吗？”心下却也在想：“教主必已到来，却不知此刻在哪里。”张无忌一直隐身在明月之后，知道韦一笑和说不得迄未认出自己，眼见到了这两个得力帮手，极是喜慰。赵敏冷笑道：“一只毒蝙蝠，一个臭和尚，成得甚么气候？”

一言甫毕，忽听得东边屋角上一人长笑问道：“说不得大师，杨左使到了没有？”这人声音响亮，苍劲豪迈，正是白眉鹰王殷天正到了。说不得尚未回答，杨逍的笑声已在西边屋角上响起。只听他笑道：“鹰王，毕竟是你老当益壮，先到了一步。”殷天正笑道：“杨左使不必客气，咱二人同时到达，仍是分不了高下。只怕你还是瞧在张教主份上，让了我三分。”杨逍道：“当仁不让！在下已竭尽全力，仍是不能快得鹰王一步。”

他二人途中较劲，比赛脚力，殷天正内功较深，杨逍步履轻快，竟是并肩出发，平头齐到。长笑声中，两人一齐从屋角纵落。

张三丰久闻殷天正的名头，何况他又是张翠山的岳父，杨逍在江湖上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，当下走上三步，拱手道：“张三丰恭迎殷兄、杨兄的大驾。”心中却颇为不解：“殷天正明明是鹰教的教主，又说甚么‘瞧在张教主份上’？”

殷杨二人躬身行礼。殷天正道：“久仰张真人清名，无缘拜见，今日得睹芝颜，三生有幸。”张三丰道：“两位均是一代宗师，大驾同临，洵是盛会。”

赵敏心中愈益恼怒，眼见明教的高手越来越多，张无忌虽然尚未现身，只怕说不得所言不虚，确是在暗中策划，布置下甚么厉害的阵势，自己安排得妥妥帖帖的计谋，看来今日已难成功，但好容易将张三丰打得重伤，这是千载难逢、决不第二次的良机，今日若不乘此机会收拾了武当派，日后待他养好了伤，那便棘手之极了，一双漆黑溜圆的眼珠转了两转，冷笑道：“江湖上传言武当乃正大门派，岂知耳闻争如目见？原来武当派暗中和魔教勾勾搭搭，全仗魔教撑腰，本门武功可说不值一晒。”

说不得道：“赵姑娘，你这可是妇人之见、小儿之识了。张真人威震武林之时，只怕你祖父都尚未出世，小孩儿懂得甚么？”

赵敏身后的十余人一齐踏进一步，向他怒目而视，说不得洋洋自若，笑道：“你们说我这句话说不得么？我名字叫作‘说不得’，说话却向来是说得又说不得，谅你们也奈何我不得。”赵敏手下那瘦削僧人怒道：“主人，待属下将这多嘴多舌的和尚料理了！”说不得叫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你是野和尚，”我也是野和尚，咱们来比拚比拚，请武当宗师张真人指点一下不到之处，胜过咱们苦练十年。”说着双手一挥，从怀中又抖了一只布袋出来。旁人见他布袋一只又是一只，取之不尽，不知他僧袍底下倒底还有多少只布袋。

赵敏微微摇头，道：“今日我们是来讨教武当绝学，武当派不论哪一位下场，我们都乐于奉陪。武当派到底确有真才实学，还是浪得虚名，今日一战便可天下尽知。至于明教和我们的过节，日后慢慢算帐不迟。张无忌那小鬼奸诈狡猾，我不抽他的筋、剥他的皮，难消心头之恨，可也不忙在一时。”

张三丰听到“张无忌那小鬼”六个字时，心中大奇：“明教的教主难道真的也叫做张无忌？怎地又是‘小鬼’了？”

说不得笑嘻嘻的道：“本教张教主少年英雄，你赵姑娘只怕比我们张教主还小着几岁，不如嫁了我们教主，我和尚看来倒也相配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赵敏身后众人已轰雷般怒喝起来：“胡说八道！”“住嘴！”“野和尚放狗屁！”

赵敏红晕双颊，容貌娇艳绝伦，神色之中只有三分薄怒，倒有七分腼腆，一个呼叱群豪的大首领，霎时之间变成了伍妮作态的小姑娘。但这神气也只是瞬息间的事，她微一凝神，脸上便如罩了一层寒霜，向张三丰道：“张真人，你若不肯露一手，那便留一句话下来，只说武当派乃欺世盗名之辈，我们大伙儿拍手便走。便是将宋远桥、俞莲舟这批小子们放还给你，又有何妨？”

便在此时，铁冠道人张中和殷野王先后赶到，不久周颠和彭莹玉也到了山上，明教这边又增了四个好手。

赵敏估量形势，双方决战，未必能操胜算，最担心的还是张无忌在暗中作甚么手脚。她眼光在明教诸人脸上扫了转，心想：“张三丰所以成为朝廷心腹之患，乃因他威名太盛，给武林中人奉为泰山北斗，他既与朝廷为敌，

中原武人便也都不肯归附。若凭他这等风烛残年，还能活得多少时候？今日也不须取他性命，只要折辱他一番，令武当派声名堕地，此行便算大功告成。”于是冷冷的道：“我们造访武当，只是想领教张真人的武功到底是真是假，若要去剿灭明教，难道我们不认得光明顶的道路么？又何必在武当山上比武，莫非天下只有你张真人一人，方能品评高下胜负？这样罢，我这里有三个家人，一个练过几天杀猪屠狗的剑法，一个会得一点粗浅内功，还有一个学过几招三脚猫的拳脚。阿大、阿二、阿三，你们站出来，张真人只须将我这三个不中用的家人打发了，我们佩服武当派的武功确是名下无虚。要不然嘛，江湖上自有公论，也不用我多说。”说着双手一拍。

她身后缓步走出三个人来。

只见那阿大是个精干枯瘦的老者，双手捧着一柄长剑，赫然便是那柄倚天宝剑。这人身材瘦长，满脸皱纹，愁眉苦脸，似乎刚才给人痛殴了一顿，要不然便是新死了妻子儿女，旁人只要瞧他脸上神情，几乎便要代他伤心落泪。那阿二同样的枯瘦，身材略矮，头顶心滑油油地，秃得不剩半根头发，两边太阳穴凹了进去，深陷半寸。那阿三却是精壮结实，虎虎有威。脸上、手上、项颈之中，凡是可见到肌肉处，尽皆盘根虬结，似乎周身都是精力，胀得要爆炸出来，他左颊上有颗黑痣，黑痣上生着一丛长毛。张三丰、殷天正、杨逍等人看了这三人情状，心下都是一惊。

周颠说道：“赵姑娘，这三位都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高手，我周颠便一个也斗不过，怎地不识羞的乔装了家人，来跟张真人开玩笑么？”赵敏道：“他们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高手？我倒也不知道。他们叫甚么名字啊？”周颠登时语塞，随即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这位是‘一剑震天下’皱眉神君，这位是‘丹气霸八方’秃头天王。至于这一位嘛，天下无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，嘿嘿，乃是……那个……‘神拳盖世’大力尊者。”

赵敏听他瞎说八道的胡诌，不禁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家里三个煮饭烹茶、抹桌扫地的家人，甚么神君、天王、尊者的？张真人，你先跟我家的阿三比比拳脚罢。”那阿三踏前一步，抱拳道：“张真人请！”左足一蹬，喀喇一声响，蹬碎了地下三块方砖。着脚处的青砖被他蹬碎并不希奇，难在邻近的两块方砖竟也被这一脚之力蹬得粉碎。“杨逍和韦一笑对望一眼，心中都道：“好家伙！”

那阿大、阿二两人缓缓退开，低下了头，向众人一眼也不瞧。这三入自进殿后，一直跟在赵敏身后，只是始终垂目低头，神情猥琐，谁也没加留神，不料就这么向前一站，登时如渊停岳峙，俨然大宗匠的气派，但退了回去时，却又是一副畏畏缩缩、佣仆厮养的模样。武当派的知客道人灵虚一直在为太师父的伤势忧心，这时忍不住喝道：“我太师父刚才受伤呕血，你们没瞧见么？你们怎么……怎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语声中已带哭音。

殷天正心想：“原来张真人曾受伤呕血，却不知是为何人所伤。他就算不伤，这么大的年纪，怎么跟这等人比拚拳脚？瞧此人武功，纯是刚猛一路，让我来接他的。”当下朗声说道，“张真人何等身分，岂能和低三下四之辈动手过招？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么？别说是张真人，就算我姓殷的，哼哼，谅这些奴才也不配受我一拳一脚。”他明知阿大、阿二、阿三决非庸流，但偏要将他们说得分十分不堪，好将事情揽到自己身上。

赵敏道：“阿三，你最近做过甚么事？说给他们听听，且看配不配和武当高人动手过招。”她言语之中，始终紧紧的扣住了“武当”二字。

那阿三道：“小人最近也没做过甚么事，只是在西北道上曾跟少林派一个名叫空性的和尚过招，指力对指力，破了他的龙爪手，随即割下了他的首级。”

此言一出，大厅上尽皆耸动。空性神僧在光明顶上以龙爪手与张无忌拆招，一度曾大占上风，明教众高手人人亲睹，想不到竟命丧此人之手。以他击毙少林神僧的身分，自己足可和张三丰一较高下。

殷天正大声道：“好！你连少林派的空性神僧也打死了，让姓般的来斗上一斗，倒是一件快事。”说着抢上两步，拉开了架子，白眉上竖，神威凛凛。

阿三道：“白眉鹰王，你是邪魔外道，我阿三是外道邪魔。咱俩一鼻孔出气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。你要打，咱们另拣日子来比过。今日主人有命，只令小人试试武当派武功的虚实。”转头向张三丰道：“张真人，你若是不想下场，只须说一句话便可交代，我们也不会动蛮硬逼。武当派只须服输，难道还真要了你的老命不成？”

张三丰微微一笑，心想自己虽然身受重伤，但若施出新创太极拳中“以虚御实”的上乘武学法门，未必便输于他，所难对付者，倒是击败阿三之后，那阿二便要上前比拚内力，这却丝毫取巧不得，这一关决计无法过去，但火烧眉毛，且顾眼下，只有打发了这阿三再说。当下缓步走到殿心，向殷天正道：“殷兄美意，贫道心领。贫道近年来创了一套拳术，叫作‘太极拳’，自觉和一般武学颇有不同处。这位施主定要印证武当派功夫，殷兄若是将他打败，谅他心有不甘。贫道就以太极拳中的招数和他拆几手，正好乘机将贫道的多年心血就正于各位方家。”

殷天正听了又是欢喜，又是担忧，听他言语中对这套“太极拳”颇具自信，张三丰是何等样人，既出此言，自有把握，否则岂能轻堕一世的威名？但他适才曾重伤呕血，只怕拳技虽精，终究内力难支，当下不便多言，只得抱拳道：“晚辈恭睹张真人神技。”

阿三见张三丰居然飘然下场，心下倒生了三分怯意，但转念又道：“今日我便和这老道拚个两败俱伤，那也是耸动武林的盛举了。”当下屏息凝神，双目盯住在张三丰脸上，内息暗暗转动，周身骨骼劈劈拍拍，不绝发出轻微的爆响之声。众人又均相顾一愕，知道这是佛门正宗的最上乘武功，自外而内，不带半分邪气，乃是金刚伏魔神通。

张三丰见到他这等神情，也是惊然一惊：“此人来历不小啊！不知我这太极拳是否对付得了？”当下双手缓缓举起，要让那阿三进招。

忽然俞岱岩身后走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小道童来，说道：“太师父，这位施主要见识我武当派的拳技，又何必劳动太师父大驾？待弟子演几招给他瞧瞧，也就够了。”这个满脸尘垢的小道童正是张无忌。殷天正、杨逍等人和他分手不久，虽然他此刻衣服形貌全部改变，但一听声音，立即认了出来。明教群豪见教主早已在此，尽皆大喜。张三丰和俞岱岩却怎能想得到？张三丰一时瞧不清他的面目，见到他身上衣着，只道便是清风，说道：“这位施主身具少林派金刚伏魔的外门神通，想是西域少林一支的高手。你小孩儿一招之间便被他打得筋折骨裂，岂同儿戏？”

张无忌左手牵住张三丰衣角，右手拉着他左手轻轻摇晃，说道：“太师父，你教我的太极拳法从未用过，也不知成是不成。难得这位施主是外家高手，让弟子来试试以柔克刚、运虚御实的法门，那不是很好么？”说话之间，将一股极浑厚、极柔和的九阳神功，从手掌上向张三丰体内传了过去。张三



丰于刹那之间，只觉掌心中传来这股力道雄强无比，虽然远不及自己内力的精纯醇正，但泊泊然、绵绵然，直是无止无歇、无穷无尽，一惊之下，定睛往张无忌脸上瞧去，只见他目光中不露光华，却隐隐然有一层温润晶莹之意，显得内功已到绝顶之境，生平所遇人物，只有本师觉远大师、大侠郭靖等寥寥数人，才有这等修为，至于当世高人，除了自己之外，实想不起再有第二人能臻此境界。霎时之间，他心中转过了无数疑端，然而这少年的内力沛然而至，显是在助自己疗伤，决无歹意，乃可断定，于是微笑道：“我衰迈昏庸，能有甚么好功夫教你？你要领教这位施主的绝顶外家功夫，那也是好的，务须小心在意。”他总道这小道童是哪一派的高手少年赶来赴援，因此言语中极是谦冲客气。张无忌道：“太师父，你待孩儿恩重如山，孩儿便粉身碎骨，也不足以报太师父和众位师伯叔的大恩。我武当派功夫虽不敢说天下无敌，但也不致输于西域少林的手下。太师父尽管放心。”他这几句话说得恳挚无比，几句“太师父”纯出自然，决计做作不来，连张三丰也是大为奇怪：“难道他竟是本门弟子，暗中潜心修为，就如昔年本师觉远大师一般？”缓缓放下张无忌的手，退了回去，坐在椅中，斜目瞧俞岱岩时，只见他也是一脸迷惘之色。

那阿三见张三丰居然遣这小道童出战，对自己之轻蔑藐视可说已到了极处，但想我一拳先将这小道童打死，做得老道心浮气粗，再和他动手，当更有制胜把握，当下也不多言，只说：“小孩儿，发招罢！”

张无忌道：“我新学的这套拳术，乃我太师父张真人多年心血所创，叫作‘太极拳’。晚辈初学乍练，未必即能领悟拳法中的精要，三十招之内，恐怕不能将你击倒。但那是我学艺未精，并非这套拳术不行，这一节你得明白。”

阿三不怒反笑，转头向阿大、阿二道：“大哥、二哥，天下竟有这等狂妄的小子。”阿二纵声大笑。阿大却已瞧出这小道童不是易与之辈，说道：“三弟，不可轻敌。”

阿三踏进一步，呼的一拳，便往张无忌胸口打到，这一招神速如电，拳到中途、左手拳更加迅捷的抢上，后发先至，撞击张无忌面门，招术之诡异，实是罕见。

张无忌自听张三丰演说“太极拳”之后，一个多时辰中，始终在默想这套拳术的拳理，眼见阿三左拳击到，当即使出太极拳中一招“揽雀尾”，右脚实，左脚虚，运起“挤”字诀，粘连粘随，右掌已搭住他左腕，横劲发出。阿三身不由主的向前一冲，跨出两步，方始站定。旁观众人见此情景，齐声惊噫。

这一招“揽雀尾”，乃天地间自有太极拳以来首次和人过招动手。张无忌身具九阳神功，精擅乾坤大挪移之术，突然使出太极拳中的“粘”法，虽然所学还不到两个时辰，却已如毕生研习一般。阿三给他这么一挤，自己这一拳中千百斤的力气犹似打入了汪洋大海，无影无踪，无声无息，身子却被自己的拳力带得斜移两步。他一惊之下，怒气填膺，快拳连攻，臂影晃动，便似有数十条手臂、数十个拳头同时击出一般。

众人见了他这等狂风骤雨般的攻势，尽皆心惊：“无怪以空性大师这等高强的武功，也丧身于他手下。”除了赵敏携来的众人之外，无不为张无忌担心。

张无忌有意要显扬武当派的威名，自己本身武功一概不用，招招都使张

三丰所创太极拳的拳招，单鞭、提手上势、白鹤亮翅、搂膝拗步，待使到一招“手挥琵琶”时，右捺左收，刹时间悟到了太极拳旨中的精微奥妙之处，这一招使得犹如行云流水，潇洒无比。

阿三只觉上盘各路已全处在他双掌的笼罩之下，无可闪避，无可抵御，只得运劲于背，硬接他这一掌，同时右拳猛挥，只盼两人各受一招，成个两败俱伤之局。不料张无忌双手一圈，如抱太极，一股雄浑无比的力道组成了一个旋涡，只带得他在原地急转七八下，如转陀螺，如旋纺锤，好容易使出“千斤坠”之力定住身形，却已满脸胀得通红，狼狈万状。

明教群豪大声喝彩。杨逍叫道：“武当派太极拳功夫如此神妙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”周颠笑道：“阿三老兄，我劝你改个名儿，叫做‘阿转’！”殷野王道：“多转几个圈儿也不算丢脸，古人不是说‘三十六着，转为上着’么？”说不得道：“当年梁山泊好汉中有个黑旋风，那旋风嘛，原是要转的！”

阿三只气得脸色自红转青，怒吼一声，纵身扑上，左手或拳或掌，变幻莫测，右手却纯是手指的功夫，拿抓点戳、勾挖拂挑，五根手指如判官笔，如点穴搬，如刀如剑，如枪如戟，攻势凌厉之极。张无忌太极拳拳招未熟，登时子忙脚乱，应付不来，突然间嗤的一声，衣袖被撕下了一截，只得展开轻功，急奔闪避，暂且避让这从未见的五指功夫。阿三叱喝追赶，却哪里及得上对手轻功的飘逸，接连十余抓，尽数落空。

张无忌一面躲闪，心下转念：“我只逃不斗，岂不是输了？这太极拳我还不大会使，且以挪移乾坤的功夫，跟他斗上一斗。”一个回身，双手摆一招太极拳中“野马分鬃”的架式，左手却已使出乾坤大挪移的手法。阿三右手一指戳向对方肩头，却不知如何被他一带，噗的一响，竟戳到了自己左上臂，只痛得眼前金星直冒，一条左臂几乎提不起来。

杨逍瞧出这不是太极拳功夫，却抢先叫道：“太极拳当真了得！”

阿冥又痛又怒，喝道：“这是妖法邪术，甚么太极拳了？”刷刷连攻三指。张无忌纵身避开，眼见阿三又是长臂疾伸，双指戳到，他再使挪移乾坤心法，一牵一引，托的一响，阿三的两根手指直插进了殿上一根大木柱之中，深至指根。众人又是吃惊，又是好笑。

众人轰笑声中，俞岱岩厉声喝道：“且住！你这是少林派金刚指力？”

张无忌纵身跃开，一听到“少林派金刚指力”七个字，立时想起，俞岱岩为少林派金刚指力所伤，二十年来，武当派上下都为此深怨少林，看来真凶却是眼前此人。

只听阿三冷冷的道：“是金刚指力便怎样？谁教你硬充好汉，不肯说出屠龙刀的所在？这二十年残废的滋味可好受么？”

俞岱岩厉声道：“多谢你今日言明真相，原来我一身残废，是你西域少林派下的毒手。只可惜……只可惜了我的好五弟。”说到最后一句，不禁哽咽。要知当年张翠山自刎而死，乃是为了俞岱岩伤于殷素素的银针之下、无颜以对师兄之故。其实俞岱岩中了银针之后，殷素素托龙门镖局运回武当，医治月余，自会痊愈，他四肢被人折断，实出于大力金刚指的毒手，倘若当日找到了这罪魁祸首，张翠山夫妇也不致惨死了。俞岱岩既悲师弟无辜丧命，又恨自己成为废人，满腔怨毒，眼中如要喷出火来。

张无忌听了两人之言，立即明白了一切前因后果。他幼时曾听父亲说过，少林寺火工头陀偷学武艺，击死少林寺达摩堂首座苦智禅师，少林派中各高手大起争执，以致苦慧禅师远走西域，开创了西域少林一派，看来这人是当

年苦慧的传人。

果然听得张三丰道：“施主心肠忒也歹毒，我们可没想到当年苦慧禅师的传人之中，竟有施主这等人物。”阿三狞笑道：“苦慧是甚么东西？”

张三丰一听，恍然大悟。当年俞岱岩为大力金刚指所伤后，武当派遣人前往质问少林，少林派掌门方丈坚决不认，便疑心到西域少林一派，但多年打听，得知西域少林已然式微之极，所传弟子只精研佛学，不通武功，此刻听了阿三这句“苦慧是甚么东西”，心知他若是西域少林传人，决无辱骂开派师祖之理，便朗声说道：“怪不得，怪不得！施主是火工头陀的传人，不但学了她的武功，也尽数传了他狠戾阴毒的性儿！那个空相甚么的，是施主的师兄弟罢？”

阿三道：“不错！他是我师弟，他可不叫空相，法名刚相。张真人，我‘金刚门’的般若金刚掌，跟你武当派的掌法比起来怎样？”

俞岱岩厉声道：“远远不如！他头顶挨了我师一掌，早已脑浆迸裂。班门弄斧，死有余辜！”

阿三大吼一声，扑将上来。张无忌一招太极拳“如封似闭”，将他挡住，说道：“阿三，拿‘黑玉断续膏’来！”说着伸出了右掌。

阿三大吃一惊：“本门的续骨妙药秘密之极，连本门寻常弟子也不知其名，这小道童却从何处听来？”

他哪知蝶谷医仙胡青牛的“医经”之中，有言说道，西域有一路外家武功，疑是少林旁支，手法极其怪异，断人肢骨，无药可治，仅其本门秘药“黑玉断续膏”可救，然此膏如何配制，却其方不传。张无忌想到此节，顺口说了出来，本来也只试他一试，待见他脸色陡变，即知所料无误，朗声说道：“拿来！”他想起了父母之死，以及俞殷两位师伯叔的惨遭荼毒，恨不得立时置之于死地，实不愿跟他多说一句。

阿三适才和他交手，虽然吃了一点小亏，但见自己的大力金刚指使将出来之时，他只有躲闪逃避，并无还手之力，只须留神他古里古怪的牵引手法，斗下去可操必胜，当下踏进一步，喝道：“小家伙，你跪下来磕三个响头，那就饶你，否则这姓俞的便是榜样。”

张无忌决意要取他的“黑玉断续膏”，然而如何对付他的金刚指，一时却无善策，乾坤大挪移之法虽可伤他，却不能逼得他取出药来，正自沉吟，张三丰道：“孩子，你过来！”张无忌道：“是！太师父。”走到他身前。

张三丰道：“用意不用力，太极圆转，无使断绝。当得机得势，令对手其根自断。一招一式，务须节节贯串，如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。”他适才见张无忌临敌使招，已颇得太极三昧，只是他原来武功太强，拳招中棱角分明，未能体会太极拳那“圆转不断”之意。

张无忌武功已高，关键处一点便透，听了张三丰这几句话，登时便有领悟，心中虚想着那太极图圆转不断、阴阳变化之意。

阿三冷笑道：“临阵学武，未免迟了罢？”张无忌双眉上扬，说道：“刚来得及，正好叫阁下试招。”说着转过身来，右手圆转向前，朝阿三面门挥去，正是太极拳中一招“高探马”。阿三右手五指并拢，成刀形斩落，张无忌“双风贯耳”，连消带打，双手成圆形击出，这一下变招，果然体会了太师父所教“圆转不断”四字的精义，随即左圈右圈，一个圆圈跟着一个圆圈，大圈、小圈、平圈、立圈、正圈、斜圈，一个个太极圆圈发出，登时便套得阿三跌跌撞撞，身不由主的立足不稳，犹如中酒昏迷。

突然之间，阿三五指猛力戳出，张无忌使出一招“云手”，左手高，右手低，一个圆圈已将他手臂套住，九阳神功的刚劲使出，喀喇一声，阿三的右臂上下臂骨齐断。这九阳神功的刚劲好不厉害，阿三一条手臂的臂骨立时断成了六七截，骨骼碎裂，不成模样。以这份劲力而论，却远非以柔劲为主的太极拳所及。

张无忌恨他歹毒，“云手”使出时连绵不断，有如白云行空，一个圆圈未完，第二个圆圈已生，又是喀喇一响，阿三的左臂亦断，跟着喀喀喀几声，他左腿右腿也被一一绞断。张无忌生平和人动手，从未下过如此辣手，但此人是害死父母、害苦三师伯、六师叔的大凶手，若非要着落在他身上取到“黑玉断续膏”，早已取了他性命。

阿三一声闷哼，已然摔倒。赵敏手下早有一人抢出，将他抱起退开。

旁观众人见到张无忌如此神功，尽皆骇然，注明教众高手也忘了喝彩。

那秃头阿二闪身而出，右掌疾向张无忌胸口劈来，指尖未至，张无忌已觉气息微窒，当下一招“斜飞势”，将他掌力引偏。这秃头老者一声不出，下盘凝稳，如牢钉在地，专心致志，一掌一掌的劈出，内力雄浑无比。

张无忌见他掌路和阿三乃是一派，看年纪当是阿三的师兄，武功轻捷不及，却是远为沉稳，当下运起太极拳中粘、引、挤、按等招式，想将他身子带歪，不料这人内力太强，反而粘得自己跌出了一步。张无忌雄心陡起，心想：“我倒跟你比拚比拚，瞧是你的西域少林内功厉害，还是我的九阳神功厉害。”见他一掌劈到，便也一掌劈出，那是硬碰硬的蛮打，丝毫没取巧的余地，双掌相交，砰的一声巨响，两人身子都晃了一晃。

张三丰“噫”的一声，心中叫道，“不好！这等蛮打，力强者胜，正和太极拳的拳理全然相反。这秃头老者内力浑厚，武林中甚是罕见，只怕这一掌之下，小孩儿便受重伤。”便在此时，两人第二掌再度相交，砰的一声，那阿二身子一晃，退了一步，张无忌却是神定气闲的站在当地。

九阳神功和少林派内功练到最高境界，可说难分高下。但西域“金刚门”的创派祖师火工头陀是从少林寺中偷学的武艺。拳脚兵刃固可偷学，内功一道却讲究体内气息运行，便是眼睁睁的瞧着旁人打坐静修，瞧上十年八年，又怎知他内息如何调匀、周天如何搬运？因此外功可偷学，内功却是偷学不来的。“金刚门”外功极强，不输于少林正宗，内功却远远不及了。这阿二是“金刚门”中的异人，天生神力，由外而内，居然另辟蹊径，练成了一身深厚内功，造诣早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师祖火工头陀，可说乃是天授。在他双掌之下，极少有人接得住三招，此时蛮打硬拚，却被张无忌的掌力震得退出了一步，不由得又惊又怒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双掌齐出，同时向张无忌劈去。

张无忌叫道：“殷六叔，你瞧我给你出这口恶气。”原来这时殷梨亭已在杨不悔、小昭等人陪同之下，由两名明教教众用软兜抬着，到了武当山上。

张无忌一声喝处，右拳挥出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那秃头阿二连退三步，双目鼓起，胸口气血翻涌，张无忌叫道：“殷六叔，围攻你的众人之中，可有这秃头在内么？”殷梨亭道：“不错！此人正是首恶。”只听那秃头阿二周身骨节劈劈拍拍的发出响声，正自运劲。俞岱岩知道这阿二内力强猛，这一运功劲，掌力非同小可，实是难挡，叫道：“渡河未济，击其中流！”意思是叫张无忌不等阿二运功完成，便上前攻他个措手不及。

张无忌应道：“是！”踏前一步，却不出击。阿二双臂一振，一股力道排山倒海般推了过来。张无忌吸一口气，体内真气流转，右掌挥出，一拒一

迎，将对方掌力尽行碰了回去。这两股巨力加在一起，那阿二大叫一声，身子犹似发石机射出的一块大石，喀喇喇一声响，撞破墙壁，冲了出去。

众人骇然失色之际，忽见墙壁破洞中闪进一个人来，提着阿二的身子放在地下。此人矮矮胖胖，圆如石鼓，模样甚是可笑，身法却极灵活，正是明教厚土旗掌旗使颜垣。那秃头阿二双臂臂骨、胸前肋骨、肩头锁骨，已尽数被他自己刚猛雄浑的掌力震断。颜垣放下阿二，向张无忌一躬身，又从墙洞中钻了出去，倏来倏去，便如是一头肥肥胖胖的土鼠。

赵敏见这小道童连败自己手下两个一流高手，早已起疑，见颜垣向他行礼，妙目流盼，立时认出，暗骂自己：“该死，该死！我先入为主，一心以为小鬼在外布置，没想到他竟假装道童，在此捣鬼，坏我大事。”当下细声细气的道：“张教主，怎地如此没出息，假扮起小道童来？满口太师父长、太师父短，也不害羞。”

张无忌见她认出了自己，便朗声道：“先父翠山公正是太师父座下的第五弟子，我不叫‘太师父’却叫甚么？有甚么害羞不害羞？”说着转身向张三丰跪下磕头，说道：“孩儿张无忌，叩见太师父和三师伯。事出仓卒，未及禀明，还请恕孩儿欺瞒之罪。”

张三丰和俞岱岩惊喜交集，说甚么也想不到这个力败西域少林二大高手的少年，竟是当年那个病得死去活来的孩童。张三丰呵呵大笑，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好孩子，你没有死，翠山可有后了。”张无忌武功卓绝，犹在其次，张三丰最欢喜的是，只道他早已身亡，却原来尚在人世，一时当真是喜从天降，心花怒放，转头向殷天正道：“殷兄，恭喜你生了这么个好外孙。”殷天正笑道：“张真人，恭喜你教出来这么一位好徒孙。”

赵敏骂道：“甚么好外孙、好徒孙！两个老不死，养了一个奸诈狡猾的小鬼出来。阿大，你去试试他的剑法。”

那满脸愁苦之色的阿大应道：“是！”刷的一声，拔出倚天剑来，各人眼前青光闪闪，隐隐只觉寒气侵人，端的是口好剑。

张无忌道：“此剑是峨眉派所有，何以到了你的手中？”赵敏阵道：“小鬼，你懂得甚么？灭绝老尼从我家中盗得此剑，此刻物归原主，倚天剑跟峨眉派有甚么干系？”

张无忌原不知倚天剑的来历，给她反口一问，竟是答不上来，当下岔开话题，说道：“赵姑娘，请你取‘黑玉断续膏’给我，治好了我三师伯、六师叔的断肢，大家便既往不咎。”赵敏道：“哼！既往不咎？说来倒容易。你可知少林派空闻、空智，武当派的宋远桥、俞莲舟他们，此刻都在何处？”张无忌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还请姑娘见示。”

赵敏冷笑道：“我干么要跟你说话？不将你碎尸万段，难抵当日绿柳庄铁牢中，对我轻薄羞辱之罪！”说到“轻薄羞辱”四字，想起当日情景，不由得满脸飞红，又恼又羞。

张无忌听到他说及“轻薄羞辱”四字，脸上也是一红，心想那日为了解救明教群豪身上所中之毒，事在紧急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，用手搔她脚底，其实并无丝毫轻薄之意，不过男女授受不亲，虽说从权，此事并未和旁人说过，倘若众人当真以为自己调戏少女，那可糟了，眼下无可辩白，只得说道：“赵姑娘，这‘黑玉断续膏’你到底给是不给？”

赵敏俏目一转，笑吟吟的道：“你要黑玉断续膏，那也不难，只须你依我三件事，我便双手奉上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哪三件事？”赵敏道：“眼下我

可还没想起。日后待我想到了，我说一件，你便跟着做一件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那怎么成？难道你要我自杀，要我猪做狗，也须依你？”赵敏笑道：“我不会要你自杀，更不会叫你做猪做狗，嘻嘻，就是你肯做，也做不来呢。”张无忌道：“你先说将出来，倘是不违侠义之道，而我又做得到的，那么依你自也不妨。”

赵敏正待接口，转眼看到小昭鬓边插着一朵珠花，正是自己送给张无忌的那朵，不禁大恼，又见小昭明眸皓齿，桃笑李妍，年纪虽稚，却出落得犹如晓露芙蓉，甚是惹人怜爱，心下更恨，一咬牙，对阿大道：“去把这姓张的小子两条臂膀斩了下来！”

阿大应道：“是！”一振倚天剑，走上一步，说道：“张教主，主人有命，叫我斩下你的两条臂膀。”

周颠心中已憋了很久，这时再也忍不住了，破口骂道：“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你不如斩下自己的双臂。”阿大满脸愁容，苦口苦面的道：“那也说得有理。”周颠这下子可就乐了，大声道：“那你快斩啊。”阿大道：“也不必忙。”

张无忌暗暗发愁，这口倚天宝剑锋锐无匹，任何兵刃碰上即断，惟一对策，只有以乾坤大挪移法空手夺他兵刃，然而伸手到这等锋利的宝剑之旁，只要对方的剑招稍奇，变化略有不测，自己一条手臂自指尖以至肩头，不论哪一处给剑锋一带，立时削断，如何对敌，倒是颇费踌躇。忽听张三丰道：“无忌，我创的太极拳，你已学会了，另有一套太极剑，不妨现下传了你，可以用来跟这位施主过过招。”张无忌喜道：“多谢太师父。”转头向阿大道：“这位前辈，我剑术不精，须得请太师父指点一番，再来跟你过招。”

那阿大对张无忌原本暗自忌惮，自己虽有宝剑在手，占了便宜，究属胜负难知，听说他要新学剑招，那是再好不过，心想新学的剑招尽管精妙，总是不免生疏。剑术之道，讲究轻翔灵动，至少也得练上一二十年，临敌时方能得心应手，熟极而流。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你去学招罢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学两个时辰够了吗？”

张三丰道：“不用到旁的地方，我在这儿教，无忌在这儿学，即炒即卖，新鲜热辣。不用半个时辰，一套太极剑法便能教完。”

他此言一出，除了张无忌外，人人惊骇，几何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均想：就算武当派的太极剑法再奥妙神奇，但在这里公然教招，敌人瞧得明明白白，还有甚么秘奥可言？

阿大道：“那也好。我在外殿等候便是。”他竟是不欲占这个便宜，以佣仆身分，却行武林宗师之事。张三丰道：“那也不必。我这套剑法初创，也不知管用不管用。阁下是剑术名家，正要请你瞧瞧，指出其中的缺陷破绽。”

这时杨逍心念一动，突然想起，朗声道：“阁下原来是‘八臂神剑’方长老，阁下以堂堂丐帮长老之尊，何以甘为旁人厮仆？”明教群豪一听，都吃了一惊。周颠道：“你不是死了么？怎么又活转了，这……这怎么可以？”

那阿大悠悠叹了口气，低头说道：“老朽百死余生，过去的事说他作甚？我早不是丐帮的长老了。”老一辈的人都知八臂神剑方东白是丐帮四大长老之首，剑术之精，名动江湖，只因他出剑奇快，有如生了七八条手臂一般，因此上得了这个外号。十多年前听说他身染重病身亡，当时人人都感惋惜，不觉他竟尚在人世。

张三丰道：“老道这路太极剑法能得八臂神剑指点几招，荣宠无量。无

忌，你有佩剑么？”小昭上前几步，呈上张无忌从赵敏处取来的那柄木制假倚天剑。张三丰接在手里，笑道：“是木剑？老道这不是用来画符捏诀、作法驱邪么？”当下站起身来，左手持剑，右手捏个剑诀，双手成环，缓缓抬起，这起手式一展，跟着三环套月、大魁星、燕子抄水、左拦扫、右拦扫……一招招的演将下来，使到五十三式“指南针”，双手同时画圆，复成第五十四式“持剑归原”。张无忌不记招式，只是细看他剑招中“神在剑先、绵绵不绝”之意。

张三丰一路剑法使完，竟无一人喝彩，各人竟皆诧异：“这等慢吞吞、软绵绵的剑法，如何能用来对敌过招？”转念又想：“料来张真人有意放慢了招数，好让他瞧得明白。”

只听张三丰问道：“孩儿，你看清楚了没有？”张无忌道：“看清楚了。”张三丰道：“都记得了没有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已忘记了一小半。”张三丰道：“好，那也难为了你。你自己去想想罢。”张无忌低头默想。过了一会，张三丰问道：“现下怎样了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已忘记了一大半。”

周颠失声叫道：“糟糕！越来越忘记得多了。张真人，你这路剑法是很深奥，看一遍怎能记得？请你再使一遍给我们教主瞧瞧罢。”

张三丰微笑道：“好，我再使一遍。”提剑出招，演将起来。众人只看了数招，心下大奇，原来第二次所使，和第一次使的竟然没一招相同。周颠叫道：“糟糕，糟糕！这可更加叫人糊涂啦。”张三丰画剑成圈，问道：“孩儿，怎样啦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还有三招没忘记。”张三丰点点头，放剑归座。

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圈子，沉思半晌，又缓缓踱了半个圈子，抬起头来，满脸喜色，叫道：“这我可全忘了，忘得乾乾淨净的了。”张三丰道：“不坏，不坏！忘得真快，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罢！”说着将手中木剑递了给他。张无忌躬身接过，转身向方东白道：“方前辈请。”周颠抓耳搔头，满心担忧。

方东白揉身进剑，说道：“有僭了！”一剑刺到，青光闪闪，发出嗤嗤声响，内力之强，实不下于那个秃头阿二。众人凛然而惊，心想他手中所持莫说是砍金断玉的倚天宝剑，便是一根废铜烂铁，在这等内力运使之下也必威不可当，“神剑”两字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张无忌左手剑诀斜引，木剑横过，画个半圆，平搭在倚天剑的剑脊之上，劲力传出，倚天剑登时一沉。方东白赞道：“好剑法！”抖腕翻剑，剑尖向他左臂刺到。张无忌回剑圈转，拍的一声，双剑相交，各自飞身而起。方东白手中的倚天宝剑这么一震，不住颤动，发出嗡嗡之声，良久不绝。

这两把兵刃一是宝剑，一是木剑，但平面相交，宝剑和本剑实无分别，张无忌这一招乃是以己之钝，挡敌之无锋，实已得了太极剑法的精奥。要知张三丰传给他的乃是“剑意”，而非“剑招”，要他将所见到的剑招忘得半点不剩，才能得其神髓，临敌时以意驭剑，千变万化，无穷无尽。倘若尚有一两招剑法忘不乾淨，心有拘囿，剑法便不能纯。这意思杨逍、殷天正等高手已隐约懂得，周颠却终于逊了一筹，这才空自忧急了半天。

这时只听得殿中嗤嗤之声大盛，方东白剑招凌厉狠辣，以极浑厚内力，使极锋锐利剑，出极精妙招术，青光荡漾，剑气弥漫，殿上众人便觉有一个大雪团在身前转动，发出蚀骨寒气。张无忌的一柄木剑在这团寒光中画着一个个圆圈，每一招均是以弧形刺出，以弧形收回，他心中竟无半点渣滓，以意运剑，木剑每发一招，便似放出一条细丝，要去缠在倚天宝剑之上，这些

细丝越积越多，似是积成了一团团丝绵，将倚天剑裹了起来。两人拆到二百余招之后，方东白的剑招渐见涩滞，手中宝剑倒似不断的在增加重量，五斤、六斤、七斤……十斤、二十斤……偶尔一剑刺出，真力运得不足，便被木剑带着连转几个圈子。

方东白越斗越是害怕，激斗三百余招而双方居然剑锋不交，那是他生平使剑以来从所未遇之事。对方便如撒出了一张大网，逐步向中央收紧。方东白连换六七套剑术，纵横变化，奇幻无方，旁观众人只瞧得眼都花了。张无忌却始终持剑画圆，旁人除了张三丰外，没一个瞧得出他每一招到底是攻是守。这路太极剑法只是大大小小、正反斜直各种各样的圆圈，要说招数。可说只有一招，然而这一招却永是应付不穷。猛听得方东白朗声长啸，须眉皆竖，倚天剑中宫疾进，那是竭尽全身之力的孤注一掷，乾坤一击！

张无忌见来势猛恶，回剑挡路，方东白手腕微转，倚天剑侧了过来，擦的一声轻响，木剑的剑头已削断六寸，倚天剑不受丝毫阻挠，直刺到张无忌胸口而来。

张无忌一惊，左手翻转，本来捏着剑诀的食中两指一张，已挟住倚天剑的剑身，右手半截剑向他右臂斫落。剑虽木制，但在他九阳神功运使之下无殊钢刃。方东白右手运力回夺，倚天剑被对方两根手指挟住了，犹如铁铸，竟是不动分毫，当此情景之下，他除了撒手松剑，向后跃开，再无他途可循。

只听张无忌喝道：“快撒手！”方东白一咬牙，竟不松手，便在这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，拍的一声响，他一条手臂已被木剑打落，便和以利剑削断一般无异。方东白不肯松手，原已存了舍臂护剑之心，左手伸出，不等断臂落地，已抢着抓住，断臂虽已离手，五根手指仍是牢牢的握着倚天剑。张无忌见他如此勇悍，既感惊惧，且复歉仄，竟没再去跟他争剑。

方东白走到赵敏身前，躬身说道：“主人，小人无能，甘领罪责。”

赵敏对他全不理睬，说道：“今日瞧在明教张教主的脸上，放过了武当派。”左手一挥，道：“走罢！”她手下部属抱起东方白、秃头阿二、阿三的身子，向殿外便走。

张无忌叫道：“且慢！不留下黑玉断续膏，休想走下武当山。”纵身而下，伸手往赵敏肩头抓住。

手掌离她肩头尚有尺许，突觉两股无声无息的掌风分自左右袭到，事先竟没半点朕兆，张无忌一惊之下，双掌翻出，右手接了从右边击来的一掌，左手接了从左边来的一掌，四掌同时相碰，只觉来劲奇强，掌力中竟挟着一股阴冷无比的寒气。这股寒气自己熟悉之至，正是幼时缠得他死去活来的“玄冥神掌”掌力。

张无忌一惊之下，九阳神功随念而生，陡然间左肋右肋之上同时被两敌拍上一掌。张无忌一声闷哼，向后摔出，但见袭击自己的乃是两个身形高瘦的老者。这两个老者各出一掌和张无忌双掌比拚，余下一掌却无影无踪的拍到了他身上。

杨逍和韦一笑齐声怒喝，扑上前去。那两个老者又是挥出一掌，砰砰两声，杨逍和韦一笑腾腾退出数步，只感胸口气血翻涌，寒冷彻骨。两个老者身子都晃了一晃，右边那人冷笑道：“明教好大的名头，却也不过如此！”转过身子，护着赵敏走了。

这日八月十五，蝴蝶谷高坛前烧起熊熊大火。张无忌登坛宣示反元抗胡，重申行善去恶、除暴安良的教旨。是日坛前火光烛天，香播四野，明教之盛，



远迈前代。

## 二十五 举火燎天何煌煌

众人担心张无忌受伤，顾不得追赶，纷纷围拢。张无忌微微一笑，右手轻轻摆了一下，示意并不妨事，体内九阳神功发动，将玄冥神掌的阴寒之气逼了出来，头顶便如蒸笼一般不绝有丝丝白气冒出。他解开上衣，两肋各有一个深深的黑色手掌印。在九阳神功运转之下，两个掌印自黑转紫，自紫而灰，终于消失不见。前后不到半个时辰，昔日数年不能驱退的玄冥掌毒，此时顷刻间便消除净尽。他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这一下虽然凶险，可是终究让咱们认出了对头的面目。”

玄冥二老和杨逍、韦一笑对掌之时，已先受到张无忌九阳神功的冲击，掌力中阴毒已不到平时二成，但杨韦二人兀自打坐运气，过了半天才驱尽阴毒。张无忌关心太师父伤势，张三丰道：“火工头陀内功不行，外功虽然刚猛，可还及不上玄冥神掌，我的伤不碍事。”

这时锐金旗掌旗使吴劲草进来禀报，来犯敌人已扫数下山。俞岱岩命知客道人安排素席，宴请明教诸人。筵席之上，张无忌才向张三丰及俞岱岩禀告别来情由。众人尽皆惊叹。

张三丰道：“那一年也是在这三清殿上，我和这老人对过一掌，只是当年他假扮蒙古军官，不知到底是二老中的哪一老。说来惭愧，直到今日，咱们还是摸不清对头的底细。”杨逍道：“那姓赵的少女不知是甚么来历，连玄冥二老如此高手，竟也甘心供她驱使。”

众人纷纷猜测，难有定论。

张无忌道：“眼下有两件大事。第一件是去抢夺黑玉断续膏，好治疗俞三伯和殷六叔的伤。第二件是打听宋大师伯他们的下落。这两件大事，都要着落在那姓赵的姑娘身上。”

俞岱岩苦笑道：“我残废了二十年，便真有仙丹神药，那也是治不好的了，倒是救大哥、六弟他们要紧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请杨左使、韦幅王、说不得大师三位，和我一同下山追踪敌人。五行旗各派掌旗副使，分赴峨嵋、华山、昆仑、崆峒、及福建南少林五处，和各派联络，打探消息。请外公和舅舅前赴江南，整顿天鹰旗下教众。铁冠道长、周先生、彭大师及五行旗掌旗使暂驻武当，禀承我太师父张真人之命，居中策应。”

他在席上随口吩咐。殷天正、杨逍、韦一笑等逐一站起，躬身接令。

张三丰初时还疑心他小小年纪，如何能统率群豪，此刻见他发号施令，殷天正等武林大豪居然一一凛遵，心下甚喜，暗想：“他能学到我的太极拳、太极剑，只不过是内功底子好、悟性强，虽属难能，还不算是如何可贵。但他能管束明教、天鹰教这些大魔头，引得他们走上正途，那才是了不起的大事呢。嘿，翠山有后，翠山有后。”想到这里，忍不住托须微笑。

张无忌和杨逍、韦一笑、说不得等四人草草一饱，便即辞别张三丰，下山去探听赵敏的行踪。殷天正等送到山前作别。杨不悔却依依不舍的跟着父亲，又送出里许。杨逍道：“不悔，你回去罢，好好照看着殷六叔。”杨不悔应道：“是。”眼望着张无忌，突然脸上一红，低声道：“无忌哥哥，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”杨逍和韦一笑等三人心下暗笑：“他二人是青梅竹马之交，少不得有几句体己的话儿要说。”当下加快脚步，远远的去。

杨不悔道：“无忌哥哥，你到这里来。”牵着他的手，到山边的一块大

石上坐下。

张无忌心中疑惑不定：“我和她从小相识，交情非比寻常，但这次久别重逢，她一直对我冷冷的爱理不理。此刻不知有何话说？”只见她未开言脸上先红，低下头半晌不语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无忌哥哥，我妈去世之时，托你照顾我，是不是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是啊。”杨不悔道：“你万里迢迢的，将我从淮河之畔送到西域我爹爹手里，这中间出生入死，经尽千辛万苦。大恩不言谢，此番恩德，我只深深记在心里，从来没跟你提过一句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那有甚么好提的？倘若我不是陪你到西域，我自己也就没有这遇合，只怕此刻早已毒发而死了。”

杨不悔道：“不，不！你仁侠厚道，自能事事逢凶化吉。无忌哥哥，我从小没了妈妈，爹爹虽亲，可是有些话我不敢对他说。你是我们教主，但在我心里，我仍是当你亲哥哥一般，那日在光明顶上，我乍见你无恙归来，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欢喜，只是我不好意思当面跟你说，你不怪我罢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不怪！当然不怪。”杨不悔又道：“我待小昭很凶，很残忍，或许你瞧着不顺眼。可是我妈妈死得这么惨，对于恶人，我从此便心肠很硬。后来见小昭待你好，我便不恨她了。”张无忌微笑道：“小昭这小丫头很有点儿古怪，不过我看她不是坏人。”

其时红日西斜，秋风拂面，微有凉意。杨不悔脸上柔情无限，眼波盈盈，低声道：“无忌哥哥，你说我爹爹和妈妈是不是对不起殷……殷……六叔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这些过去的事，那也不用说了。”杨不悔道：“不，在旁人看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，连我都十七岁了。不过殷六叔始终没忘记妈妈。这次他身受重伤，日夜昏迷，时时拉着我的手，不断的叫我：‘晓芙！晓芙！’他说：‘晓芙！你别离开我。我手足都断了，成了废人，求求你，别离开我，可别抛下我不理。’”她说到这里，泪水盈眶，甚是激动。

张无忌道：“那是六叔神智糊涂中的言语，作不得准。”

杨不悔道：“不是的。你不明白，我可知道。他后来清醒了，瞧着我的时候，眼光和神气一模一样，仍是在求我别离开他，只是不说出口来而已。”

张无忌叹了口气，深知这位六叔武功虽强，性情却极软弱，自己幼时便曾见他往往为了一件小事而哭泣一场，纪晓芙之死对他打击尤大，眼下更是四肢断折，也难怪他惶惧不安，说道：“我当竭尽全力，设法去夺得黑玉断续膏来，医治三师伯和六师叔之伤。”

杨不悔道：“殷六叔这么瞧着我，我越想越觉爹爹和妈妈对他不起，越想越觉得他可怜。无忌哥哥，我已亲口答应了殷……殷六叔，他手足痊愈也好，终身残废也好，我总是陪他一辈子，永远不离开他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眼泪流了下来，可是脸上神采飞扬，又是害羞，又是欢喜。

张无忌吃了一惊，哪料到她竟会对殷梨亭付托终身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杨不悔道：“我已斩钉截铁的跟他说了，这辈子跟定了他。他要是一生一世动弹不得，我就一生一世陪在他床边，侍奉他饮食，跟他说笑话儿解闷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可是你……”杨不悔抢着道：“我不是蓦地动念，便答应了他，我一路上已想了很久很久。不但他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他，要是他伤重不治，我也活不成了。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这么怔怔的瞧着我，我比甚么都喜欢。无忌哥哥，我小时候甚么事都跟你说，我要吃个烧饼，便跟你说；在路上见到个糖人儿好玩，也跟你说。那时候咱们没钱买不起，你半夜

里去偷了来给我，你还记得么？”

张无忌想起当日和她携手西行的情景，两小相依为命，不禁有些心酸，低声道：“我记得。”

杨不悔按着他手背，说道：“你给了我那个糖人儿，我舍不得吃，可是拿在手里走路，太阳晒着晒着，糖人儿融啦，我伤心得甚么似的，哭着不肯停。你说再给我找一个，可是从此再也找不到那样的糖人儿了。你虽然后来买了更大更好的糖人儿给我，我也不要了，反而惹得我又大哭了一场。那时你很着恼，骂我不听话，是不是？”

张无忌微笑道：“我骂了你么，我可不记得了。”

杨不悔道：“我的脾气很执拗，殷六叔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糖人儿，我再也不喜欢第二个了。无忌哥哥，有时我自己一个儿想想，你待我这么好，几次救了我的性命，我……我该当侍奉你一辈子才是。然而我总当你是我的亲哥哥一样，我心底里亲你敬你，可是对他啊，我是说不出的可怜，说不出的喜欢。他年纪大了我一倍还多，又是我的长辈，多半人家会笑话我，爹爹又是他的死对头，我……我知道不成的……可是不管怎样，我总是跟你说了。”她说到这里，再也不敢向张无忌多望一眼，站起身来，飞奔而去。

张无忌望着她的背影在山坳边消失，心中怅怅的，也不知道甚么滋味，悄立良久，才追上韦一笑等三人。说不得和韦一笑见他眼边隐隐犹有泪痕，不禁向着杨逍一笑，意思是说：“恭喜你啦，不久杨左使便是教主的岳丈大人了。”四人下得武当山来。杨逍道：“这赵姑娘前后拥卫，不会单身而行，要查她的踪迹并不为难。咱们分从东西南北四方搜寻，明日正午在谷城会齐。教主尊意若何？”张无忌道：“甚好，便是如此，我查西方一路罢。”谷城在武当山之东，他向西搜查，那是比旁人多走些路，又嘱咐道：“玄冥二老武功极是厉害，三位倘若遇上了，能避则避，不必孤身与之动手。”三人答应了，当即行礼作别，分赴东南北三方查察。

向西都是山路，张无忌展开轻功，行走迅速，只一个多时辰，已到了十僵镇。在镇上面店里要了一碗面，向店伴问起是否有一乘黄缎软轿经过。那店伴道：“有啊！还有三个重病之人，睡在软兜里抬着，往西朝黄龙镇去，走了还不到一个时辰。”张无忌大喜，心想这些人行走不快，不如等到天黑再追赶不迟，以免泄卖了自己行藏。当下行到僻静之处，睡了一觉，待到初更时分，才向黄龙镇来。

到了镇上，未交二鼓天时，他闪身墙角之后，见街上静悄悄的并无人声，一间大客店中却灯烛辉煌。他纵身上了屋顶，几个起伏，已到了客店旁一座小屋的屋顶，凝目前望，只见镇甸外河边空地上竖着一座毡帐，帐前帐后人影绰绰，守卫严密，心想：“赵姑娘莫非是住在这毡帐之中？她相貌说话和汉人无异，行事骄横豪奢，却带着几分蒙古之风。”其时元人占治中土已久，汉人的豪绅大贾以竞学蒙古风尚为荣，那也不足为异。

他正自筹思如何走近帐篷，忽听得客店的一扇窗中传出几下呻吟声。他心念一动，轻轻纵下地来，走到窗下，向屋里张去。

只见房中三张床上躺着三人，其余两人瞧不见面貌，对窗那人正是那个阿三，他低声哼唧，显是伤处十分痛楚，双臂双腿上都缠着白布。张无忌猛地想起：“他四肢被我震碎，定用他本门灵药黑玉断续膏敷治。此刻不抢，更待何时？”打开窗子，纵身而进，房中站着的一人惊呼一声，挥拳打来。张无忌左手抓住他拳头，右手伸指点了他软麻穴，回头一看，观躺着的其余

二人正是秃顶阿二和八臂神剑方东白，被他点倒的那人身穿青布长袍，手中兀自拿着两枝金针，想是在给三人针灸治痛。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瓶子，瓶旁则是几块艾绒。

张无忌拿起黑瓶，拔开瓶塞一闻，只觉一股辛辣之气，甚是刺鼻。阿三叫道：“来人哪，抢药……”张无忌运指如风，连点躺着三人的哑穴，撕开阿三手臂的绷带，果见他一条手臂全成黑色，薄薄的敷着一层膏药。他生怕赵敏诡计多端，故意在黑瓶中放了假药，引诱自己上当，当下在阿三及秃顶阿二的伤处刮下药膏，包在绷带之中，心想瓶中纵是假药，从他们伤处刮下的决计不假。外面守护之人听得声音，踢开房门抢了进来。张无忌望也不望，抬腿一一踢出，霎时间客店中人声鼎沸，乱成一片。张无忌接连踢出六人，已将阿三和秃顶阿二伤处的药膏刮了大半，心想若再耽搁，惹得玄冥二老赶到那可大大不妙，当即将黑瓶和刮下的药膏在怀中一揣，提起那个医生，向窗外掷了出去。

只听得砰的一声响，那医生重重摔了一掌，摔在地上，不出所料，窗外正是有高手埋伏袭击。张无忌乘着这一空隙，飞身而出，黑暗中白光闪动，两柄利刃疾刺而至。他左手牵，右手引，乾坤大挪移心法牛刀小试，左边一剑刺中了右边那人，右边一枪戳中了左边那人，混乱声中，他早已去得远了。

一路上好不欢喜，心想此行虽然查不到赵敏的真相，但夺得了黑玉断续膏，可比甚么都强。此时等不及到谷城去和杨逍等人会面，径回武当，命洪水旗遣人前赴谷城，通知杨逍等回山。张三丰等听说夺得黑玉断续膏，无不大喜。

张无忌细看从阿三伤处刮下来的药膏，再从黑瓶中挑了些药膏来详加比较，确是一般无异。那黑瓶乃是一块大玉雕成，深黑如漆，触手生温，盎有古意，单是这个瓶子，便是一件极珍贵的宝物。当下更无怀疑，命人将殷梨亭抬到俞岱岩房中，两床并列放好。

杨不悔跟了进来。她不敢和张无忌的眼光相对，脸上容光焕发，心中感激无量，显然张无忌送她到西域、在何太冲家代她喝毒酒这许多恩情，都还比不上治好殷梨亭这么要紧。

张无忌道：“三师伯，你的旧伤都已愈合，此刻医治，侄儿须将你手脚骨骼重行折断，再加接续，望你忍得一时之痛。”

俞岱岩实不信自己二十年的残废能重行痊愈，但想最坏也不过是治疗无望，二十年来，早已甚么都不在乎了，只想：“无忌是尽心竭力，要补父母之过，否则他必定终身不安。我一时之痛，又算得甚么？”当下也不多说，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放胆干去便是。”

张无忌命杨不悔出房，解去俞岱岩全身衣服，将他断骨处尽数摸得清楚，然后点了他的昏睡穴，十指运劲，喀喀喀声响不绝，将他断骨已合之处重行一一折断。俞岱岩虽然穴道被点，仍是痛得醒了过来。张无忌手法如风，大骨小骨一加折断，立即拼到准确部位，敷上黑玉断续膏，缠了绷带，夹上木板，然后再施金针减痛。

医治殷梨亭那便容易得多，断骨部位早就在西域时已予扶正，这时只须敷上黑玉断续膏便成。治完殷梨亭后，张无忌派五行旗正副旗使轮流守卫，以防敌人前来扰乱。

当日下午，张无忌用过午膳，正在云房中小睡，以苏一晚奔波的疲劳，睡梦中忽听得脚步轻响走近门口，便即醒转。小昭守在门外低声问：“甚么

事？教主睡着啦。”厚土旗掌旗使颜垣轻声道：“殷六侠痛得已晕去三次，不知教主……”

张无忌不等他话说完，翻身奔出，快步来到俞岱岩房中，只见殷梨亭双眼翻白，已晕了过去。杨不悔急得满脸都是眼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边俞岱岩咬得牙齿格格直响，显是在硬忍痛楚，只是他性子坚强，不肯发出一下呻吟之声。

张无忌见了这等情景，大是惊异，在殷梨亭“承泣”“太阳”“膻中”等穴上推拿数下，将他救醒过来，问俞岱岩道：“三师伯，是断骨处痛得厉害么？”俞岱岩道：“断骨处疼痛，那也罢了，只觉得五脏六腑中到处麻痒难当……好像，好像有千万条小虫在乱钻乱爬。”张无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听俞岱岩所说，明明是身中剧毒之象，忙问殷梨亭道：“六叔，你觉得怎样？”殷梨亭迷迷糊糊的道：“红的、紫的、青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白的、蓝的……鲜艳得紧，许许多多小球儿在飞舞，转来转去……真是好看……你瞧，你瞧……”

张无忌“啊哟”一声大叫，险些当场便晕了过去，一时所想到的只是王难姑所遗“毒经”中的一段话：“七虫七花膏，以毒虫七种、毒花七种，捣烂煎熬而成，中毒者先感内脏麻痒，如七虫咬啮，然后眼前现斑斓彩色，奇丽变幻，如七花飞散。七虫七花膏所用七虫七花，依人而异，南北不同，大凡最具灵验神效者，共四十九种配法，变化异方复六十三种。须施毒者自解。”

张无忌额头冷汗涔涔而下，知道终于是上了赵敏的恶当，她在黑玉瓶中所盛的固是七虫七花膏，而在阿三和秃顶阿二身上所敷的，竟也是这剧毒的药物，不惜舍却两名高手的性命，要引得自己入彀，这等毒辣心肠，当真是匪夷所思。

他大悔大恨之下，立即行动如风，拆除两人身上的夹板绷带，用烧酒洗净两人四肢所敷的剧毒药膏。杨不悔见他脸色郑重，心知大事不妙，再也顾不得嫌忌，帮着用酒洗涤殷梨亭四肢。但见黑色透入肌理，洗之不去，犹如染匠漆匠手上所染颜色，非一旦可除。

张无忌不敢乱用药物，只取了些镇痛安神的丹药给二人服下，走到外室，又是惊惧，又是惭愧，心力交瘁，不由得双膝一软，蓦然倒下，伏在地上便哭了起来。

杨不悔大惊，只叫：“无忌哥哥，无忌哥哥！”张无忌呜咽道：“是我杀了三伯六叔。”他心中只想：“这七虫七花膏至少也有一百多种配制之法，谁又知道她用的哪七种毒虫，哪七种毒花？化解此种剧毒，全仗以毒攻毒之法，只要看不准一种毒虫毒花，用药稍误，立时便送了三伯六叔的性命。”突然之间，他清清楚楚的明白了父亲自刎时心情，大错已然铸成，除了自刎以谢之外，确是再无别的道路。

他缓缓站起身来，杨不悔问道：“当真无药可救了么？连勉强一试也不成么？”张无忌摇了摇头。杨不悔应道：“嗷！”神色泰然，并不如何惊慌。

张无忌心中一动，想起她所说的那一句话来：“他要是死了，我也不能活着。”心想：“那么我害死的不止是两个人，而是三个。”

心中正自一片茫然，只见吴劲草走到门外，禀道：“教主，那个赵姑娘在观外求见。”张无忌一听，悲愤不能自己，叫道：“我正要找她！”从杨不悔腰间拔出长剑，执在手中，大踏步走出。

小昭取下鬓边的珠花，交给张无忌，道：“公子，你去还了给赵姑娘。”

张无忌向她望了一眼，心想：“你倒懂得我的意思。我和这姓赵的姑娘仇深如海，我们身上不能留下她任何物事。”当下一手杖剑，一手持花，走到观门之外。

只见赵敏一人站在当地，脸带微笑，其时夕阳如血，斜映双颊，艳丽不可方物。她身后十多丈处站着玄冥二老。两人牵着三匹骏马，眼光却瞧着别处。

张无忌身形闪动，欺到赵敏身前，左手探出，抓住了她双手手腕，右手长剑的剑尖抵住她胸口，喝道：“快取解药来！”赵敏微笑道：“你胁迫过我一次，这次又想来胁迫我么？我上门来看你，这般凶霸霸的，岂是待客之道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要解药！你不给，我……我是不想活了，你也不用想活了。”

赵敏脸上微微一红，轻声啐道：“呸！臭美么？你死你的，关我甚么事，要我陪你一块儿死？”张无忌正色道：“谁给你说笑话？你不给解药，今日便是你我同时毕命之日。”

赵敏双手被他握住，只觉得他全身颤抖，激动已极，又觉到他掌心中有件坚硬之物，问道：“你手里拿着甚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你的珠花，还你！”左手一抬，已将珠花插在她的鬓上，随即又垂手抓住她的手腕，这两下一放一握，手法快如闪电。赵敏道：“那是我送你的，你为甚么不要？”张无忌恨恨的道：“你作弄得我好苦！我不要你的东西。”赵敏道：“你不要我的东西？这句话是真是假？为甚么你一开口就向我讨解药？”

张无忌每次跟她斗口，总是落于下风，一时语塞，想起俞岱岩、殷梨亭不久人世，心中一痛，眼圈儿不禁红了，几乎便要流下泪来，忍不住想出口哀告，但想起赵敏的种种恶毒之处，却又不肯在她面前示弱。

这时杨逍等部已得知讯息，拥出观门，见赵敏已被张无忌擒住，玄冥二老却站在远处，似乎漠不关心，又似是有恃无恐。各人便站在一旁，静以观变。

赵敏微笑道：“你是明教教主，武功震动天下，怎地遇上了一点儿难题，便像小孩子一样哇哇哭泣刚才你已哭过了，是不是？真是好不害羞。我跟你讲，你中了我玄冥二老的两掌玄冥神掌，我是来瞧瞧你伤得怎样。不料你一见人家的面，就是死啊活啊的缠个不清。你到底放不放手？”

张无忌心想，她若想乘机逃走，那是万万不能，只要她脚步一动，立时便可抓住她，于是放开了她手腕。

赵敏伸手摸了摸鬓边的珠花，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怎么你自己倒像没受甚么伤。”张无忌冷冷的道：“区区玄冥神掌，未必便伤得了人。”

赵敏道：“那么大力金刚指呢？七虫七花膏呢？”这两句话便似两个大铁锤，重重锤在张无忌胸口。他恨恨的道：“果真就是七虫七花膏。”

赵敏正色道：“张教主，你要黑玉断续膏，我可给你。你要七虫七花膏的解药，我也可给你。只是你须得答应我做三件事。那我便心甘情愿的奉上。倘若你用强威逼，那么你杀我容易，要得解药，却是难上加难。你再对我滥施恶刑，我给你的也只是假药、毒药。”

张无忌大喜，正自泪眼盈盈，忍不住笑逐颜开，忙道：“哪三件事？快说，快说。”

赵敏微笑道：“又哭又笑，也不怕丑！我早跟你说过，我一时想不起来，甚么时候想到了，随时会跟你说，只须你金口一诺，决不违约，那便成了。”

我不会要你去捉天上的月亮，不会叫你去做违背侠义之道的恶事，更不会叫你去死。自然也不会叫你去猪做狗。”

张无忌寻思：“只要不背侠义之道，那么不论多大的难题，我也当竭力以赴。”当下慨然道：“赵姑娘，倘若你惠赐灵药，治好了我俞三伯和殷六叔，但教你有所命，张无忌决不敢辞。赴汤蹈火，唯君所使。”

赵敏伸出手掌，道：“好，咱们击掌为誓。我给解药于你，治好了你三师怕和六师叔之伤，日后我求你做三件事，只须不违侠义之道，你务当竭力以赴，决不推辞。”张无忌道：“谨如尊言。”和她手掌轻轻相击三下。

赵敏取下鬓边珠花，道：“现下你肯要我的物事罢？”张无忌生怕她不给解药，不敢拂逆其意，将珠花接了过来。赵敏道：“我可不许你再去送给那个俏丫鬟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是。”

赵敏笑着退开三步，说道：“解药立时送到，张教主请了！”长袖一拂，转身便去。玄冥二老牵过马来，侍候她上马先行。三乘马蹄声得得，下山去了。

赵敏等三人刚转过山坡，左首大树后闪出一条汉子，正是神箭八雄中的钱二败，挽铁弓，搭长箭，朗声说道：“我家主人拜上张教主，书信一封，敬请收阅。”说着飕的一声，将箭射了过来。

张无忌左手一抄，将箭接在手中，只见那箭并无箭链，箭杆上却绑着一封信。张无忌解下一看，信封上写的是“张教主亲启”，拆开信来，一张素笺上写着几行簪花小楷，文曰：

“金盒夹层，灵膏久藏。珠花中空，内有药方。二物早呈君子左右，何劳忧之深也？唯以微物不足一顾，赐之婢仆，委诸尘土，岂贱妾之所望耶？”

张无忌将这张素笺连读了三遍，又惊又喜，又是惭愧，忙看那朵珠花，逐颗珍珠试行旋转，果有一颗能够转动，于是将珠子旋下，金铸花干中空，藏着一卷白色之物。张无忌从怀中取出针刺穴道所用的金针，将那卷物事挑了出来，乃是一张薄纸，上面写着七虫为哪七种毒虫，七花是哪七种毒花，中毒后如何解救，一一书明。

其实他只须得知七虫七花之名，如何解毒，却不须旁人指点。他看解法全无错误，心知并非赵敏弄鬼，大喜之下，奔进内院，依法配药救治。果然只一个多时辰，俞殷二人毒势便大为减轻，体内麻痒渐止，眼前彩晕消失。

他再去取出赵敏盛珠花送他的那只金盒，仔细察看，终于发见了夹层所在，其中满满的装了黑色药膏，气息却是芬芳清凉。

这一次他不敢再鲁莽了，找了一只狗来，折断了它一条后腿，挑些药膏敷在伤处，等到第二日早晨，那狗精神奕奕，绝无中毒象征，伤处更是大见好转。

过了三日，俞殷二人体内毒性尽去，于是张无忌将真正的黑玉断续膏再在两人四肢上敷涂。

这一次全无意外。那黑玉断续膏果然功效如神，两个多月后，殷梨亭双手已能活动，看来日后不但手足可行动自如，武功也不致大损。只是俞岱岩残废已久，要尽复旧观，势所难能，但瞧他伤势复元的情势，半载之后，当可在腋下撑两根拐杖，以杖代足，缓缓行走，虽然仍是残废，却不复是丝毫动弹不得的废人了。

张无忌在武当山上这么一耽搁，派出去的五行旗人众先后回山，带回来的讯息令人大为惊讶。峨嵋、华山、崆峒、昆仑各派远征光明顶的人众，竟



无一个回转本派，江湖上沸沸扬扬，都说魔教势大，将六大派前赴西域的众高手一鼓聚歼，然后再分头攻灭各派。少林寺僧众突然失踪之事，在武林中已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大波。五行旗各掌旗副使此去幸好均持有张三丰所付的武当派信符，又不泄漏自己身分，否则早已和各派打得落花流水。各掌旗副使言道，此刻江湖上众门派、众帮会、以及镶行、山寨、船帮、码头等等，无不严密戒备。生怕明教大举来袭。

过了数日，殷天正和殷野王父子也回到武当，报称天鹰旗已改编完竣，尽数隶属明教。又说东南群雄并起，反元义师此起彼伏，天下已然大乱。其时元军仍是极强，且起事者各自为战，互相并无呼应联络，都是不旋踵即被扑灭。

当日晚间，张三丰在后殿摆设素筵，替殷天正父子接风。席间殷天正说起各地举义失败的情由，每一处起义，明教和天鹰教下的弟子均有参与，被元兵或擒或杀，殉难者极众。群豪听了，尽皆扼腕慨叹。

杨逍道：“天下百姓苦难方深，人心思变，正是驱除鞑子、还我河山的良机。昔年阳教主在世，日夜以兴复为念，只是本教向来行事偏激，百年来和中原武林诸派怨仇相缠，难以携手抗敌。天幸张教主主理教务，和各派怨仇渐解，咱们正好同心协力，共抗胡虏。”

周颠道：“杨左使，你的话听来似乎不错。可惜都是废话，近乎放屁一类。”杨逍听了也不生气，说道：“还须请周兄指教。”周颠道：“江湖上都说咱们明教杀光了六大派的高手，一听到‘明教’两字，人人恨之入骨，甚么‘同心协力、共抗胡虏’云云，说来好听，却又如何做起？”杨逍道：“咱们虽然蒙此恶名，但真相总有大白之日，何况张真人可为明证。”周颠笑道：“倘若的确是咱们杀了宋远桥、灭绝老尼、何太冲他们，张真人还不是给蒙在鼓里，如何作得准？”铁冠道人喝道：“调颠，在张真人和教主之前不可胡说八道！”周颠伸了伸舌头，却不言语。

彭莹玉道：“周兄之言，倒也不是全无道理。依贫僧之见，咱们当大会明教各路首领，颁示张教主和武林各派修好之意。同时人多眼宽，到底宋大侠、灭绝师太他们到了何处，在大会中也可有个查究。”周颠道：“要查宋大侠他们的下落，那就容易得很，可不费吹灰之力。”众人齐道：“怎么样？你何不早说？”

周颠洋洋得意，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只须教主去问一声赵姑娘，少说也就明白了九成。我说哪，这些人不是给赵姑娘杀了，便是给她擒了。”

这两个多月来韦一笑、杨逍、彭莹玉、说不得等人，曾分头下山探听赵敏的来历和踪迹，但自那日观前现身、和张无忌击掌为誓之后，此人便不知去向，连她手下所有人众，也个个无影无踪，找不着半点痕迹。群豪诸多猜测，均料想她和朝廷有关，但除此之外，再也寻不着甚么线索了。此时听周颠如此说，众人都道：“你这才是废话！要是寻得着那姓赵的女子，咱们不会着落在她身上打听吗？”

周颠笑道：“你们当然寻不着。教主却不用寻找，自会见着。教主还欠着她三件事没办，难道这位如此厉害的小姐，就此罢了不成？嘿，嘿！这位姑娘花容月貌，可是我一想到她便浑身寒毛直竖，害怕得发抖。”众人听着都笑了起来，但想想也确是实情。

张无忌叹道：“我只盼她快些出三个难题，我尽力办了，就此了结此事，否则终日挂在心上，不知她会出甚么古怪花样。彭大师适才建议，本教召集

各路首领一会，此事倒是可行，各位意下如何？”群豪均道：“甚是。在武当山上空等，终究不是办法。”杨逍道：“教主，你说在何处聚会最好？”

张无忌略一沉吟，说道：“本人今日忝代教主，常自想起本教两位人物的恩情。一是蝶谷医仙胡青牛先生，他老人家已死于金花婆婆之手。另一位是常遇春大哥，不知他此刻身在何处。我想，本教这次大会，便在淮北蝴蝶谷中举行。”

周颠拍手道：“甚好，甚好！这个‘见死不救’，昔年我每日里跟他斗口，人倒也不算坏，只是有些阴阳怪气，与杨左使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见死不救，自己死时也无人在救他，正是报应。我周颠倒要去他墓前磕上几个响头。”当下群豪各无异议，言明三个多月后的八月中秋，明教各路首领，齐集淮北蝴蝶谷胡青牛故居聚会。

次日清晨，五行旗和天鹰旗下各掌职信使，分头自武当山出发，传下教主号令：诸路教众，凡香主以上者除留下副手于当地主理教务外，概于八月中秋前赶到淮北蝴蝶谷，参见新教主。

其时距中秋日子尚远，张无忌见俞岱岩和殷梨亭尚未痊愈，深恐伤势有甚反复，以致功亏一篑，因此暂留武当山照料俞殷二人，暇时则向张三丰请教太极拳剑的武学。韦一笑、彭莹玉、说不得诸人，仍是各处游行，探听赵敏一千人的下落。

杨逍奉教主之命留在武当，但为纪晓芙之事，对殷梨亭深感惭愧，平日闭门读书，轻易不离室门一步。如此过了两月有余，这日午后，张无忌来到杨逍房中，商量来日蝴蝶谷大会，有哪几件大事要向教众交代。他以年轻识浅，忽当重任，常自有战战兢兢之意，唯惧不克负荷，误了大事，杨逍深通教务，因此张无忌要他留在身边，随时咨询。两人谈了一会，张无忌顺手取过杨逍案头的书来，见封面写着“明教流传中土记”七个字的题签，下面注着“弟子光明左使杨逍恭撰”一行小字。张无忌道：“杨左使，你文武全才，真乃本教的栋梁。”杨逍谢道：“多谢教主嘉奖。”

张无忌翻开书来，但见小楷恭录，事事旁征博引。书中载得明白，明教源出波斯，本名摩尼教，于唐武后延载元年传入中土，其时波斯人拂多诞持明教“三宗经”来朝，中国人始习此教经典。唐大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，长安洛阳建明教寺院“大云光明寺”。此后太原、荆州、扬州、洪州、越州等重镇，均建有大云光明寺。至会昌三年，朝廷下令杀明教徒，明教势力大衰。自此之后，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，历朝均受官府摧残。明教为图生存，行事不免诡秘，终于摩尼教这个“摩”字，被人改为“魔”字，世人遂称之为魔教。

张无忌读到此处，不禁长叹，说道：“杨左使，本教教旨原是去恶行善，和释道并无大异，何以自唐代以来，历朝均受惨酷屠戮？”杨逍道：“释家虽说普渡众生，但僧众出家，各持清修，不理世务。道家亦然。本教则聚集乡民，不论是谁有甚危难困苦，诸教众一齐出力相助。官府欺压良民，甚么时候能少了？甚么地方能少了？一遇到有人被官府冤屈欺压，本教势必和官府相抗。”张无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只有朝廷官府不去欺压良民，土豪恶霸不敢横行不法，到那时候，本教方能真正的兴旺。”杨逍拍案而起，大声道：“教主之言，正说出了本教教旨的关键所在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杨左使，你说当真能有这么一日么？”

杨逍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但盼真能有这么一天。宋朝本教方腊方教主起

事，也只不过是為了想叫官府不敢欺压良民。”他翻开那本书来，指到明教教主方腊在浙东起事、震动天下的记载。张无忌看得悠然神往，掩卷说道：“大丈夫固当如是。虽然方教主殉难身死，却终是轰轰烈烈的干了一番事业。”两人心意相通，都不禁血热如沸。

杨逍又道：“本教历代均遭严禁，但始终屹立不倒。南宋绍兴四年，有个官员叫做王居正，对皇帝上了一道奏章，说到本教之事，教主可以一观。”说着翻到书中一处，抄录着王居正那道奏章。

张无忌看那奏章中写道：“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。方腊以前，法禁尚宽，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。方腊之后，法禁愈严，而事魔愈不可胜禁。……臣闻事魔者，每乡每村有一二桀黠，谓之魔头，尽录其乡村姓氏名字，相与诅盟为魔之党。凡事魔者不肉食。而一家有事，同党之人皆出力以相赈恤。盖不肉食则费省，费省故易足。同党则相亲，相亲则相恤而事易济……”张无忌读到这里，说道：“那王居正虽然仇视本教，却也知本教教众节俭朴实，相亲相爱。”

他接下去又看那奏章：“……臣以为此先王导其民使相亲相友相助之意。而甘淡薄，教节俭，有古淳朴之风。今民之师帅，既不能以是为政，乃为魔头者窃取以瞽惑其党，使皆归德于其魔，于是从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说。民愚无知，谓吾从魔之言，事魔之道，而食易足、事易济也，故以魔头之说为皆可信，而争趋归之。此所以法禁愈严，而愈不可胜禁。”

他读到这里，转头向杨逍道：“杨左使，‘法禁愈严，而愈不可胜禁’这句话，正是本教深得民心的明证。这部书可否借我一阅，也好让我多知本教往圣先贤的业绩遗训？”

杨逍道：“正要请教主指教。”

张无忌将书收起，说道：“俞三伯和殷六叔伤势大好了，我们明日便首途蝴蝶谷去。我另有一事要和杨左使相商，那是关于不悔妹子的。”

杨逍只道他要开口求婚，心下甚喜，说道：“不悔的性命全出教主所赐，属下父女感恩图报，非只一日。教主但有所命，无不乐从。”

张无忌于是将杨不悔那日如何向自己吐露心事的情由，一一说了。杨逍一听之下，错愕万分，怔怔的说不出话来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小女蒙殷六侠垂青，原是杨门之幸。只是他二人年纪悬殊，辈份又异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说了两次“这个”，却接不下去了。

张无忌道：“殷六叔还不到四十岁，方当壮盛。不悔妹子叫他一声叔叔，也不是真有甚么血缘之亲，师门之谊。他二人情投意合，倘若成了这头姻缘，上代的仇嫌尽数化解，正是大大的美事。”

杨逍原是个十分豁达之人，又为纪晓芙之事，每次见到殷梨亭总抱愧于心，暗想不悔既然倾心于他，结成了姻亲，便赎了自己的前愆，从此明教和武当派再也不存芥蒂，于是长揖说道：“教主玉成此事，足见关怀。属下先此谢过。”

当晚张无忌传出喜讯，群豪纷纷向殷梨亭道喜。杨不悔害羞，躲在房中不肯出来。

张三丰和俞岱岩得知此事时，起初也颇惊奇，但随即便为殷梨亭喜欢。说到婚期，殷梨亭道：“待大师哥他们回山，众兄弟完聚，那时再办喜事不迟。”

次日张无忌偕同杨逍、殷天正、殷野王、铁冠道人、周颠、小昭等人，

辞别张三丰师徒，首途前往淮北。

杨不悔留在武当山服侍殷梨亭。当时男女之防虽严，但他们武林中人，也不去理会这些小节。

明教一行人晓行夜宿，向东北方行去，一路上只见田地荒芜，民有饥色。沿海诸省本为殷实富庶之区，但眼前饿殍遍野，生民之困，已到极处。群豪慨叹百姓惨遭劫难。却又知蒙古人如此暴虐，霸居中土之期必不久长，正是天下英雄揭竿起事的良机。

这一日来到界牌集，离蝴蝶谷已然不远，正行之间，忽听得前面喊杀之声大震，两支人马正在交兵。群豪纵马上前，穿过一座森林，只见千余名蒙古兵分列左右，正在进攻一座山寨。寨上飘出一面绘着红色火焰的大旗，正是明教的旗帜。寨中人数不多，似有不支之势，但兀自健斗不屈。蒙古兵矢发如雨，大叫：“魔教的叛贼，快快投降！”

周颠道：“教主，咱们上吗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好！先去杀了带兵的军官。”杨逍、殷天正、殷野王、铁冠道人、周颠五人应命而出，冲入敌阵，长剑挥动，两名元兵的百夫长首先落马，跟着统兵的千夫长也被殷野王一刀砍死。元兵群龙无首，登时大乱。

山寨中人见来了外援，大声欢呼。寨门开处，一条黑衣大汉手挺长矛，当先冲出，元兵当者辟易，无人敢撻其锋。只见那大汉长矛一闪，便有一名元军被刺，倒撞下马。众元兵惊呼连连，四下奔逃。

杨逍等见这大汉威风凛凛，有若天神，无不赞叹：“好一位英雄将军。”此时张无忌早已看清楚那大汉的面貌，正是常自想念的常遇春大哥，只是剧斗方酣，不即上前相见。明教人众前后夹攻，元军死伤了五六百人，余下的不敢恋战，分头落荒而走。

常遇春横矛大笑，叫道：“是哪一路的兄弟前来相助？常某感激不尽。”

张无忌叫道：“常大哥，想煞小弟也。”纵身而前，紧紧握住了他手。

常遇春躬身下拜，说道：“教主兄弟，我既是你大哥，又是你属下，真是欢喜得不知如何才好。”

原来常遇春归五行旗中巨木旗下该管，张无忌接任教主等等情由，已得掌旗使闻苍松示知。这些日子来他率领本教兄弟，日夜等候张无忌到来，不料元军却来攻打。常遇春见己寡敌众，本拟故意示弱，将元军诱入寨中，一鼓而歼，但张无忌等突然赶到应援，他便乘势开寨杀出。他在明教中职位不高，当下向杨逍、殷天正等一一参见。群豪以他是教主的结义兄弟，都不敢以长上自居，执手问好，相待尽礼。

常遇春邀请群豪入寨，杀生宰羊，大摆酒筵，说起别来情由。这几年来淮南淮北水旱相继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常遇春无以为生，便啸聚一班兄弟，做那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勾当，倒也逍遥快活，山寨中粮食金银多了，便去赈济贫民。元军几次攻打，都奈何他不得。

众人在山寨中歇了一晚，次日和常遇春一齐北行，料得元军新败，两三月内决计不敢再来。

数日后到了蝴蝶谷外。先到的教众得知教主驾到，列成长队，迎出谷来。其时巨木旗下执事人等，早已在蝴蝶谷中搭造了许多茅舍木屋，以供与会的各路教众居住。韦一笑、彭莹玉、说不得等均已先此到达，报称并未探查那赵姑娘的讯息。

张无忌接见诸路教众后，备了祭品，分别到胡青牛夫妇及纪晓芙墓前致

祭，想起当日离谷时何等凄惶狼狈，今日归来却是云莱灿烂，风光无限，真是恍若隔世。再过三日便是八月十五，蝴蝶谷中筑了高坛，坛前烧起熊熊大火。张无忌登坛宣示和中原诸门派尽释前愆、反元抗胡之意，又颁下教规，重申行善去恶、除暴安良的教旨。教众一齐凛遵，各人身前点起香束，立誓对教主令旨，决不敢违。

是日坛前火光烛天，香播四野，明教之盛，远迈前代。年老的教众眼见这片兴旺气象，想起十余年来本教四分五裂、几致覆灭的情景，忍不住喜极而泣。

午后属下教众报道：“洪水旗旗下弟子朱元璋、徐达诸人求见。”张无忌大喜，亲自迎出门去。朱元璋、徐达率同汤和、邓愈、花云、吴良、吴祯诸人恭恭敬敬的站在门外，见到张无忌出来，一齐躬身行礼，说道：“参见教主！”张无忌时常念着那日徐达救命之恩，见到众人，喜之不尽，当即还礼，左手携着朱元璋，右手携着徐达，同进室内，命众人坐下。众人告了罪，才行就坐。

这时朱元璋已然还俗，不再作僧人打扮，说道：“属下等奉教主旨令，赶来蝴蝶谷，本应早到候驾，但途中遇上了一件十分跷蹊之事，属下等跟踪追查，以致误了会期，还请教主恕罪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却不知遇上了何事？”朱元璋道：“六月上旬，我们便得到教主的令旨，大伙儿好生欢喜，兄弟们商议，该当备甚么礼物庆贺教主才是。淮北是苦地方，没甚么好东西的，幸得会期尚远，大伙儿便一起上山东去闯闯。我们生怕给官府认了出来，因此扮作了赶脚的骡车夫，属下算是个车夫头儿。这天来到河南归德府，接了几个老西客人，要往山东菏泽。正行之间，忽然有伙人赶了上来，抡刀使枪，十分凶狠，将我们车中的客人都赶了下去，叫我们去接载别的客人。那时花兄弟便要跟他们放对，徐兄弟向他使个眼色，叫他瞧清楚情由，再动手不迟。那伙人将我们九辆大车赶到一处山坳之中，那里另外还有十多辆大车候着，只见地下坐着的都是和尚。”张无忌问道：“都是和尚？”

朱元璋道：“不错。那些和尚个个垂头丧气，萎靡不振，但其中好些人模样不凡，有的太阳穴高高凸起，有的身材魁梧。徐兄弟悄悄跟我说，这些和尚都是身负高强武功之人。那伙凶人叫众和尚坐在车里，押着我们一路向北。属下料想其中必有古怪，暗地里叫众兄弟着意提防，千万不可露出形迹。一路上我们留神那伙凶人的说话，可是这群人诡秘得紧，在我们面前一句话也不说，后来吴良兄弟大着胆子，半夜里到他们窗下去偷听，连听了四五夜，这才探得了些端倪，原来这些和尚竟然都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。”

张无忌本已料到了几分，但还是“啊”的一声。

朱元璋接着道：“吴良兄弟又听到那些凶人中的一人说：‘主人当真神机妙算，令人拜服。少林、武当六派高手，尽入掌中，自古以来，还有谁能做得到这一步的？’另一人说：‘这还不算稀奇。一箭双雕，却把魔教的众魔头也牵连在内。’我们七个人假装出恭，在茅厕里悄悄商量，都说此事既然牵连本教在内，碰巧落在我们手上，总须查个水落石出，也好禀报教主知晓。”张无忌道，“各位计较甚是。”

朱元璋道：“大伙儿一路北行，越发装得呆头呆脑，汤和兄弟和邓愈兄弟又假装争五钱银子，笨手笨脚的打了一场架，显得半点不会武功。那伙凶人拍手呵呵大笑，对我们再不在意，我们又老爷长、老爷短的对他们恭敬奉承，马屁拍到十足。吴祯兄弟曾想去弄些麻药来，半途上麻翻了这伙凶人，

救出少林群僧。可是我们细想，这件事来龙去脉半点不知，眼看这伙凶人又是精明干练，武功了得，没的一个失手，打草惊蛇，反而误了大事，是以始终没敢下手。得到河间府，遇上了六辆大车，也是有人押解、车中坐的却是俗家人。吃饭之时，我听得一个少林僧跟一个新来的客人招呼，说道：‘宋大侠，你也来啦！’”

张无忌站起身来，忙问：“他说是宋大侠？那人怎生模样？”

朱元璋道：“那人瘦长身材，五六十岁年纪，三络长须，相貌甚是清雅。”

张无忌听得正是宋远桥的形相，又惊又喜，再问其余诸人的容貌身形，果然俞莲舟、张松溪、莫声谷三人也都在内，又问：“他们都受了伤吗？还是戴了铐镣？”

朱元璋道：“没有铐镣，也瞧不出甚么伤，说话饮食都和常人无异，只是精神不振，走起路来有点虚虚晃晃。那宋大侠听少林僧这么说，只苦笑了一下，没有答话。那少林僧再想说甚么，押解的凶人便过来拉开了他。此后两批人前后相隔十余里，再不同食同宿，属下从此也没再见到宋大侠他们。七月初三，我们载着少林群僧到了大都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啊，到了大都，果然是朝廷下的毒手。后来怎样？”朱元璋道：“那伙凶人领着我们，将少林群僧送到西城一座大寺院中，叫我们也睡在庙里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那是甚么庙？”朱元璋道：“属下进寺之时，曾抬头瞧了瞧庙前的匾额，见是叫做‘万安寺’，但便因这么一瞧，吃了一个凶人的一下马鞭。当晚我们兄弟们悄悄商量，这些凶人定然放不过我们，势必要杀人灭口，天一黑，我们便偷着走了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事情确是凶险，幸好这批凶人倒也没有追赶。”

汤和微笑道：“朱大哥也料到了这着，事先便安排下手脚。我们到邻近的骡马行中去抓了七个骡马贩子来，跟他们对换了衣服，然后将这七人砍死在庙中，脸上斩得血肉模糊，好让那些凶人认不出来。又将跟我们同来的大车车夫也都杀了，银子散得满地，装成是两伙人争银钱凶杀一般。待那伙凶人回庙，再也不会起疑。”

张无忌心中一惊，只见徐达脸上有不忍之色，邓愈显得很是尴尬，汤和说得得意洋洋，只有朱元璋却丝毫不动声色，恍若没事人一般。张无忌暗想：“这人下手好辣，实是个厉害脚色。”说道：“朱大哥此计虽妙，但从今而后，咱们决不可再行滥杀无辜。”

这是教主的训论，朱元璋等一齐起立，躬身说道：“谨遵教主令旨。”后来朱元璋、徐达、邓愈、汤和等行军打仗，果然格遵张无忌的令旨，不敢杀戮无辜，终于民心归顺，得成一代大业。

张无忌道：“朱大哥七位探听到少林、武当两派高手的下落，此功不小。待安排了抗元起义的大事之后，咱们便去大都相救两派高手。”他说过公事，再和徐达等相叙私谊，说起那日偷宰张员外耕牛之事，一齐拊掌大笑。

当晚张无忌大会教众，焚火烧香，宣告各地并起，共抗元朝，诸路教众务当相互呼应，要累得元军疲于奔命，那便大事可成。

是时定下方策，教主张无忌率同光明左使杨逍、青翼蝠王韦一笑执掌总坛，为全教总帅。白眉鹰王殷天正，率同天鹰旗下教众，在江南起事。朱元璋、徐达、汤和、邓愈、花云、吴良、吴祯，会同常遇春寨中人马，和孙德崖等在淮北濠州起兵。布袋和尚说不得率领韩山童、刘福通、杜遵道、罗文素、盛文郁、王显忠、韩皎儿等人，在河南颍川一带起事。彭莹玉率领徐寿

辉、邹普旺、明五等，在江西赣、饶，袁、信诸州起事。铁冠道人率领布三王、孟海马等，在湘楚荆襄一带起事。周颠率领芝麻李、赵君用等在徐宿丰沛一带起事。冷谦会同西域教众，截断自西域开赴中原的蒙古救兵。五行旗归总坛调遣，何方吃紧，便向何方应援。

这等安排方策，十九出于杨逍和彭莹玉的计谋。张无忌宣示出来，教众欢声雷动。

张无忌又道：“单凭本教一教之力，难以撼动元朝近百年的基业，须当联络天下英雄豪杰，群策群力，大功方成。眼下中原武林的首脑人物半数为朝廷所擒，总坛即当设法营救。明日众兄弟散处四方，遇上机会便即杀鞑子动手，总坛也即前赴大都救人。今日在此尽欢，此后相见，未知何日。众兄弟须当义气为重，大事为先，决不可争权夺利，互逞残杀，若有此等不义情由，总坛决不宽饶。”

众人齐声答应：“教主令旨，决不敢违！”呼喊声山谷鸣响。

当下众人献血为盟，焚香为誓，决死不负大义。

是晚月明如昼，诸路教众席地面坐，总坛的执事人员取出素馅圆饼，分飧诸人。众人见圆饼似月，说道这是“月饼”。后世传说，汉人相约于八月中秋食月饼杀鞑子，便因是夕明教聚义定策之事而来。

张无忌又宣示道：“本教历代相传，不茹荤酒。但眼下处处灾荒，只能有甚么便吃甚么，何况咱们今日第一件大事，乃是驱除鞑子，众兄弟不食荤腥，精神不旺，难以力战。自今而后，废了不茹荤酒这条教规。咱们立身处世，以大节为重，饮食禁忌，只是余事。”自此而后，明教教众所食月饼，便有以猪肉为食的。

次日清晨，诸路人众向张无忌告别。众人虽均是意气慷慨的豪杰，但想到此后血战四野，不知谁存谁亡，大事纵成，今日蝴蝶谷大会中的群豪只怕活不到一半，不免俱有惜别之意。是时蝴蝶谷前圣火高烧，也不知是谁忽然朗声唱了起来：“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”众人齐声相和：“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，生亦何欢？死亦何苦？为善除恶，唯光明故。喜乐悲愁，皆归尘土。怜我世人，忧患实多！怜我世人，忧患实多！”

那“怜我世人，忧患实多！怜我世人，忧患实多！”的歌声，飘扬在蝴蝶谷中。群豪白衣如雪，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，躬身行礼，昂首而出，再不回顾。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，此后一二十年之中，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但听歌声渐远，壮士离散，热闹了数日的蝴蝶谷重归沉寂，只剩下杨逍、韦一笑以及朱元璋等寥寥数人。

张无忌详细询问明万安寺坐落的所在，以及那干凶人形貌，说道：“朱大哥，此间濠泗一带，方当大乱，不可错过了起事之机。你们不必陪我到大都去，咱们就此别过。”

朱元璋、徐达、常遇春等齐道：“但盼教主马到成功，属下等静候好音。”拜别了张无忌，出谷自去举事。

张无忌道：“咱们也要动身了。小昭，你身有铐镣，行动不便，就在这里等我罢。”小昭委委屈屈的答应了，但一直送出谷来，送了三里，又送三里，终是不肯分别。

张无忌道：“小昭，你越送越远，回去时路也要不认识啦。”小昭道：“张公子，你到了大都会见到那个赵姑娘吗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说不定会见得

到。”小昭道：“你要是见到她，代我求她一件事成不成？”张无忌奇道：“你有甚么事求她？”小昭双臂一伸，道：“向赵姑娘借倚天剑一用，把这铁链儿割断了，否则我终身便这么给绑着不得自由。”张无忌见她神情楚楚，说得极是可怜，心中不忍，便道：“只怕她不肯将宝剑借给我，何况要一直借到这里。”小昭道：“那么……那么，你将我带到她的跟前，请她宝剑一挥，不就成了？”张无忌笑道：“说来说去，你还是要跟我上大都去。杨左使，你说咱们能带她吗？”

杨逍心知张无忌既如此说，已有携她同去之意，说道：“那也不妨，教主衣着茶水，也得有个人服侍，只是铁链声叮叮当当，引人注目。这样罢，叫她装作生病，坐在大车之中，平时不可出来。”小昭大喜，忙道：“多谢公子，多谢杨左使。”向韦一笑看了一眼，又加上一句：“多谢韦法王。”

韦一笑道：“多谢我干甚么？你小心我发起病来，吸你的血。”说着露出满口森森白牙，装个怪样。小昭明知他是开玩笑却也不禁有些害怕，退了三步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别吓我。”

何太冲手持木剑，剑头包着布。对面则是个高大番僧，手中拿看的却是一柄纯钢戒刀。两人兵刃利钝悬殊，几乎不用比试，强弱便判。



## 二十六 俊貌玉面甘毁伤

这日午后，三骑一车径向北行，不一日已到元朝的京城大都。其时蒙古人铁骑所至，直至数万里外，历来大国幅员之广，无一能及。大部即后代之北京。帝皇之居，各小国各部族的使臣贡员，不计其数。张无忌等一进城门，便见街上来来往往，许多都是黄发碧眼之辈。

四人到得西城，找到了一家客店投宿。杨逍出手阔绰，装作是富商大贾模样，要了三间上房。店小二奔走趋奉，服侍殷勤。

杨逍问起大都城里的名胜古迹，谈了一会，漫不经心的问起有甚么古庙寺院。那店小二第一所便说到西城的万安寺：“这万安寺真是好大一座丛林，寺里的三尊大铜佛，便走遍天下，也找不出第四尊来，原该去见识见识。但客官们来得不巧，这半年来，寺中住了西番的佛爷，寻常人就不敢去了。”杨逍道：“住了番僧，去瞧瞧也不碍事啊。”那店小二伸了伸舌头，四下里一张，低声道：“不是小的多嘴，客官们初来京城，说话还得留神些。那些西番的佛爷们见了人爱打便打，爱杀便杀，见了标致的娘儿们更一把便抓进寺去。这是皇上圣旨，金口许下的。有谁敢老虎头上拍苍蝇，走到西番佛爷的跟前去？”

西域番僧倚仗蒙古人的势力，横行不法，欺压汉人，杨逍等知之已久，只是没料到京城之中竟亦这般肆无忌惮，当下也不跟那店小二多说。

晚饭后各自合眼养神，等到二更时分，三人从窗中跃出，向西寻去。

那万安寺楼高四层，寺后的一座十三级宝塔更老远便可望见。张无忌、杨逍、韦一笑三人展开轻功，片刻间便已到了寺前。三人一打手势，绕到寺院左侧，想登上宝塔，居高临下的察看寺中情势，不料离塔二十余丈，便见塔上人影绰绰，每一层中都有人来回巡查，塔下更有二三十人守着。

三人一见之下，又惊又喜，此塔守卫既如此严密，少林、武当各派人众必是囚禁在内，倒省了一番探访功夫。只是敌方戒备森严，救人必定极不容易。何况空闻、空智、宋远桥、俞莲舟、张松溪等，哪一个不是武功卓绝，竟然尽数遭擒，则对方能人之多，手段之厉害，自是不言可喻。三人来万安寺之前已商定不可鲁莽从事，当下悄悄退开。

突然之间，第六层宝塔上亮起火光，有八九人手执火把缓缓移功，火把从第六层亮到第五层，又从第五层亮到第四层，一路下来，到了底层后，从宝塔正门出来，走向寺后。杨逍挥了挥手，从侧面慢慢欺近。万安寺后院一株株都是参天古树，三人躲在树后以为掩蔽，一听有风声响动，便即奔上数丈。三人轻功虽高，却也唯恐为人察觉，须得乘着风动落叶之声，才敢移步。

如此走上二十多丈，已看清楚十余名黄袍男子，手中各执兵刃，押着一个宽袖大袍的老者。那人偶一转头，张无忌看得明白，正是昆仑派掌门人铁琴先生何太冲，心中不禁一凛：“果然连何先生也在此处。”

眼见一千人进了万安寺的后门，三人等了一会，见四下确实无人，这才从后门中闪身而入。那寺院房舍众多，规模之大，几和少林寺相仿佛，见中间一座大殿的长窗内灯火明亮，料得何太冲是被押到了该处。三人闪身而前，到了殿外。张无忌伏在地下，从长窗缝隙中向殿内张望。杨逍和韦一笑分列左右把风守卫，防人偷袭。他三人虽然艺高人胆大，但此刻深入龙潭虎穴，心下也不禁惴惴。

长窗缝隙甚细，张无忌只见到何太冲的下半身，殿中另有何人却无法瞧

见。只听何太冲气冲冲的道：“我既堕奸计，落入你们手中，要杀要剐，一言而决。你们逼我做朝廷鹰犬，那是万万不能，便再说上三年五载，也是白费唇舌。”张无忌暗暗点头，心想：“这何先生虽不是甚么正人君子，但大关头上却把持得定，不失为一派掌门的气概。”

只听一个男子声音冷冰冰的道：“你既固执不化，主人也不勉强，这里的规矩你是知道了的？”何太冲道：“我便十根手指一齐斩断，也不投降。”那人道：“好，我再说一遍，你如胜得了我们这里三人，立时放你出去。如若败了，便斩断一根手指，囚禁一月，再问你降也不降。”何太冲道：“我已断了两根手指，再断一根，又有何妨？拿剑来！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等你十指齐断之后，再来投降，我们也不要你这废物了。拿剑给他！摩诃巴思，你跟他练练！”另一个粗壮的声音应道：“是！”

张无忌手指尖暗运神功，轻轻将那缝隙挖大了一点，只见何太冲手持一柄木剑，剑头包着布，又软又钝，不能伤人、对面则是个高大番僧，手中拿着的却是一柄青光闪闪的纯钢戒刀。两人兵刃利钝悬殊，几乎不用比试，强弱便判。但何太冲毫不气馁，木剑一晃，说道：“请！”刷的便是一剑，去势极是凌厉，昆仑剑法，果有独到之秘。那番僧摩诃巴思身材长大，行动却甚敏捷，一柄戒刀使将开来刀刀斩向何太冲要害。张无忌只看了数招，便即暗惊：“怎地何先生脚步虚浮，气急败坏，竟似内力全然失却了？”

何太冲剑法虽精，内力却似和常人相去不远，剑招上的凌厉威力全然施展不出，只是那番僧的武功实是逊他两筹，几次猛攻而前，总是被何太冲以精妙招术反得先机。拆到五十余招后，何太冲喝一声：“着！”一剑东劈西转，斜回而前，托的一声轻响，已戳在那番僧腋下。倘若他手中持的是寻常利剑，又或内力不失，剑锋早已透肌而入。

只听那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摩诃巴思退！温卧儿上！”张无忌向声音来处看去，见说话之人脸上如同罩着一层黑烟，一部稀稀朗朗的花白胡子，正是玄冥二老之一。他负手而立，双目半睁半闭，似乎对眼前之事漠不关心。

再向前看，只见一张铺着锦缎的矮几之上踏着一双脚，脚上穿一对鹅黄缎鞋，鞋头上各缀一颗明珠。张无忌心中一动，眼见这对脚掌纤美，踝骨浑圆，依稀认得，正是当日绿柳庄中自己曾经捉过在手的赵敏的双足。他在武当山和她相见，全以敌人相待，但此时见到了这一对踏在锦凳上的纤足，不知如何，竟然忍不住面红耳赤，心跳加剧。但见赵敏的右足轻轻点动，料想她是全神贯注的在看何太冲和温卧儿比武，约莫一盏茶时分，何太冲叫声：“着！”赵敏的右足在锦凳上一登，温卧儿又败下阵来。只听那黑脸的玄冥老人说道：“温卧儿退下，黑林钵夫上。”

张无忌听到何太冲气息粗重，想必他连战二人，已是十分吃力。片刻间剧斗又起，那黑林钵夫使的是根长大沉重的铁杖，使开来风声满殿，殿上烛火被风势激得忽明忽暗，烛影犹似天上浮云，一片片的在赵敏脚上掠过。蓦地里眼前一黑，殿右几枝红烛齐为铁杖鼓起的疾风吹熄，喀的一响，木剑断折。何太冲一声长叹，抛剑在地，这场比拚终于输了。

玄冥老人道：“铁琴先生，你降不降？”何太冲昂然道：“我既不降，也不服。我内力若在，这番僧焉是我的对手？”玄冥老人冷冷的道：“斩下他左手无名指，送回塔去。”

张无忌回过头来，杨逍向他摇了摇手，意思显然是说：“此刻冲进殿去救人，不免误了大事。”但听得殿中断指、敷药、止血、裹伤，何太冲甚为

硬气，竟一哼也没哼。那群黄衣人手执火把，将他送回高塔囚禁。张无忌等缩身在墙角之后，火光下见何太冲脸如白纸，咬牙切齿，神色极是愤怒。

一行人走远后，忽听得一个娇柔清脆的声音在殿内响起，说道：“鹿杖先生，昆仑派的剑法果真了得，他刺中摩诃巴思那一招，先是左边这么一劈，右边这么一转……”张无忌又凑眼去瞧，见说话的正是赵敏。她一边说，一边走到殿中，手里提着一把木剑，照着何太冲的剑法使了起来。番僧摩诃巴思手舞双刀，跟她喂招。

那黑脸的幽冥老人便是赵敏称为“鹿杖先生”的鹿杖客，赞道：“主人真是聪明无比，这一招使得分毫不错。”赵敏练了一次又练一次，每次都是将剑尖戳到摩诃巴思腋下，虽然剑是木剑，但重重一戳，每一次又都戳在同一部位，料必颇为疼痛。摩诃巴思却聚精会神的跟她喂招，全无半点怨怼或闪避之意。

她练熟了这几招，又叫温卧儿出来，再试何太冲如何击败他的剑法。张无忌此时已然明白，原来赵敏将各派高手囚禁此处，使药物抑住各人的内力，逼迫他们投降朝廷。众人自然不降，便命人逐一与之相斗，她在旁察看，得以偷学各门各派的精妙招数，用心之毒，计谋之恶，实是令人发指。

跟着赵敏和黑林钵夫喂招，使到最后数招时有些迟疑，问道：“鹿杖先生，是这样的么？”鹿杖客沉吟不答，转头道：“鹤兄弟，你瞧清楚了没有？”左首角落里一个声音道：“苦大师一定记得更清楚。”赵敏笑道：“苦大师，劳你的驾，请来指点一下。”

只见右首走过来一个长发披肩的头陀，身材魁伟，满面横七竖八的都是刀疤，本来相貌已全不可辨。他头发作红棕之色。自非中土人氏。他一言不发，接过赵敏手中木剑，刷刷刷刷数剑，便向黑林钵夫攻去，使的竟是昆仑派剑法。

这个被称为“苦大师”的苦头陀模仿何太冲剑招，也是丝毫不用内力，那黑林钵夫却全力施为，斗到酣处，他挥杖横扫，殿右熄后点亮了的红烛突又齐灭。何太冲在这一招上无可闪避；迫得以木剑硬挡铁杖，这才折剑落败，但那苦头陀的木剑方位陡转，轻飘飘的削出，犹似轻燕掠过水面、贴着铁杖削了上去。

黑林钵夫握杖的手指被木剑削中，虎口处穴道酸麻，登时拿捏不住，当的一声，铁杖落地，撞得青砖砖屑纷飞。黑林钵夫满脸通红，心知这木剑若是换了利剑，自己八根手指早已削断，躬身道：“拜服，拜服！”俯身拾起铁杖。若头陀双手托着木剑，交给赵敏。

赵敏笑道：“苦大师，最后一招精妙绝伦，也是昆仑派的剑法么？”苦头陀摇了摇头。赵敏又道：“难怪何太冲不会，苦大师，你教教我。”苦头陀空手比剑。赵敏持剑照做。练到第三次，苦头陀行动如电，已然快得不可思议，赵敏便跟不上了。但她剑招虽然慢了，仍是依模依样，丝毫不爽。苦头陀翻过身来，双手向前一送，停着就此不动。张无忌暗暗喝一声彩：“好，大是高明！”

赵敏一时却不明白，侧头看着苦头陀的姿势，想了一想，登时领悟，说道：“啊，苦大师，你手中若有兵刃，一杖已击在我的臂上。这一招如何化解？”苦头陀反手做个姿势，抓住铁杖，左足飞出，头一抬，显是已夺过敌人铁杖，同时将人踢飞。这几下似拙实巧，乃是极刚猛的外门功夫。赵敏笑道：“好师父，你快教我。”神情又娇又媚。张无忌心中怦的一跳，心想：

“你内力不够，这一招是学不来的。可是她这么求人，实教人难以推却。”苦头陀做了两个手势，正是示意：“你内力不够，没法子学。”转身走开，不再理她。

张无忌寻思：“苦头陀武功之强，只怕和玄冥二老不分上下，虽不知内力如何，但招数神妙，大是劲敌。他只打手势不说话，难道是个哑巴？可是他耳朵却又不聋。赵姑娘对他颇见礼遇，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。”

赵敏见苦头陀不肯再教，微微一笑，也不生气，说道：“叫崆峒派的唐文亮来。”过不多时，唐文亮被押着进殿。鹿杖客又派了两个人和他过招。唐文亮不肯在兵刃上吃亏，空手比掌，先胜两场，到第三场上，对手催动内力，唐文亮无可与抗，亦被斩去了一根手指。

这一次赵敏练招，由鹿杖客在旁指点。张无忌此时已瞧出端倪，赵敏显是内力不足，情知难以速成，是以想尽学诸家门派之所长，俾成一代高手，这条路子原亦可行。招数练到极精之时，大可补功力之不足。

赵敏练过掌法，说道：“叫灭绝老尼来！”一名黄衣人禀道：“灭绝老尼已绝食五天，今日仍是倔强异常，不肯奉命。”赵敏笑道：“饿死了她也罢！唔，叫峨嵋派那个小姑娘周芷若来。”手下人答应了，转身出殿。

张无忌对周芷若当日在汉水舟中殷勤照料之意，常怀感激。在光明顶上，周芷若曾指点他易数方位之法，由此得破华山、昆仑两派的刀剑联手，其后刺他一剑，那是奉了师父的严令，他也不存芥蒂，这时听赵敏吩咐带她前来，不禁心头一震。

过了片刻，一群黄衣人押着周芷若进殿。张无忌见她清丽如昔，只比在光明顶之时略现憔悴，虽身处敌人掌握，却泰然自若，似乎早将生死置之度外。鹿杖客照例问她降是不降，周芷若摇了摇头，并不说话。

鹿杖客正要派人和她比剑，赵敏说道：“周姑娘，你这么年轻，已是峨嵋派的及门高弟，着实令人生羡。听说你是灭绝大师的得意弟子，深得她老人家剑招绝学，是也不是？”周芷若道：“家师武功博大精深，说到传她老人家剑招绝学，小女子年轻学浅，可差得远了。”赵敏笑道：“这里的规矩，只要谁能胜得我们三人，便平平安安的送他出门，再无丝毫留难。尊师何以这般涯岸自高，不屑跟我们切磋一下武学？”

周芷若道：“家师是宁死不辱。堂堂峨嵋派掌门，岂肯在你们手下苟且求生？你说得不错，家师确是瞧不起卑鄙阴毒的小人，不屑跟你们动手过招。”赵敏竟不生气，笑道：“那周姑娘你呢？”周芷若道：“我小小女子，有甚么主张？师父怎么说，我便怎么做。”赵敏道：“尊师叫你也不要跟我们动手，是不是？那为了甚么？”周芷若道：“峨嵋派的剑法，虽不能说是甚么了不起的绝学，终究是中原正大门派的武功，不能让番邦胡虏的无耻之徒偷学了去。”她说话神态斯斯文文，但言辞锋利，竟丝毫不留情面。

赵敏一怔，没料到自己的用心，居然会给灭绝师太猜到了，听周芷若左一句“阴毒小人”，右一句“无耻之徒”，忍不住有气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倚天剑已执在手中，说道：“你师父骂我们是无耻之徒。好！我倒要请教，这口倚天剑明明是我家家传之宝，怎地会给峨嵋派偷盗了去？”周芷若淡淡的道：“倚天剑和屠龙刀，向来是中原武林中的两大利器，从没听说跟番邦女子有甚么干系。

赵敏脸上一红，怒道：“哼！瞧不出你嘴上倒厉害得紧。你是决意不肯出手的了？”周芷若摇了摇头。赵敏道：“旁人比武输了，或是不肯动手，

我都截下他们一根指头。你这小妞儿想必自负花容月貌，以致这般骄傲，我也不截你的指头。”说着伸手向苦头陀一指，道：“我叫你跟这位大师父一样，脸上划你二三十道剑痕，瞧你还骄傲不骄傲？”她左手一挥，两个黄衣人抢上前来，执住了周芷若的双臂。

赵敏微笑道：“要划得你的俏脸蛋变成一个蜜蜂窝，也不必使甚么峨嵋派的精妙剑法。你以为我三脚猫的把式，就不能叫你变成个丑八怪么？”

周芷若珠泪盈眶，身子发颤，眼见那倚天剑的剑尖离开自己脸颊不过数寸，只要这恶魔手腕一送，自己转眼便和那个丑陋可怖的头陀一模一样。赵敏笑道：“你怕不怕？”周芷若再也不敢强项，点了点头。赵敏道：“好啊！那么你是降顺了？”周芷若道：“我不降！你把我杀了罢！”赵敏笑道：“我从来不杀人的。我只划破你一点儿皮肉。”

寒光一闪，赵敏手中长剑便往周芷若脸上划去，突然间当的一响殿外掷进一件物事，将倚天剑撞了开去。在此同时，殿上长窗震破，一人飞身而入。那两名握住周芷若的黄衣人身不由主的向外跌飞。破窗而入的那人回过左臂，护住了周芷若，伸出右掌，和鹿杖客砰的一掌相交，各自退开了两步。

众人看那人时，正是明教教主张无忌。

他这一下如同飞将军从天而降，谁都大吃一惊，即令是玄冥二老这般一等高的高手，事先竟也没丝毫警觉。鹿杖客听得长窗破裂，即便抢在赵敏身前相护，和张无忌拚了一掌，竟然立足不定，退开两步，待要提气再上，刹那间全身燥热不堪，宛似身入熔炉。

周芷若眼见大祸临头，不料竟会有人突然出手相救。她被张无忌搂在胸前，碰到他宽广坚实的胸膛，又闻到一股浓烈的男子气息，又惊又喜，一刹那间身子软软的几欲晕去。要知张无忌以九阳神功和鹿杖客的玄冥神掌相抗，全身真气鼓荡而出。周芷若从未和男子如此肌肤相亲，何况这男子又是他日夜思念的梦中之伴、意中之人？心中只觉得无比的欢喜，四周敌人如在此刻千刀万剑同时斩下，她也无忧无惧。

杨逍和韦一笑一见教主冲入救人，跟着便闪身而入，分站在他身后左右。赵敏手下的众高手以变起仓卒，初时微见慌乱，但随即瞧出闯进殿来只有三名敌人，殿内殿外的守卫武士呼哨相应，知道外边再无敌人，当下立即堵死了各处门户，静候赵敏发落。

赵敏既不惊惧，也不生气，只怔怔的向张无忌望了一阵，眼光转到殿角两块金光灿烂之物，原来她伸倚天剑去划周芷若的脸时，张无忌掷进一物，撞开她剑锋，那物正是她所赠的黄金盒子。倚天剑锋锐无伦，一碰之下，立时将金盒剖成两半。她向两半金盒凝视半晌，说道：“你如此厌恶这只盒子，非要它破损不可么？”

张无忌见到她眼光中充满了幽怨之意，并非愤怒责怪，竟是凄然欲绝，一怔之下，甚感歉咎，柔声道：“我没带暗器，匆忙之际随手在怀中一探，摸了盒子出来，实非有意，还望姑娘莫怪。”赵敏眼中光芒一闪，问道：“这盒子你随身带着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是。”见她妙目凝望自己，而自己左臂还接着周芷若，脸上微微一红，便松开了手臂。

赵敏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不知周姑娘是你……是你的好朋友，否则也不会这般对她。原来你们……”说着将头转了开去。张无忌道：“周姑娘和我……也没甚么……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说了两个“只是”，却接不下去。赵敏又转头向地下那两半截金盒望了一眼，没说一句话，可是眼光神色之中。却似

已说了千言万语。

周芷若心头一惊：“这个魔女头对他显是十分钟情，岂难道张无忌的心情却不似这两个少女细腻周至。赵敏的神色他只模模糊糊的懂了一些，全没体会到其中深意。他只觉得赵敏赠他珠花金盒，治好了俞岱岩和殷梨亭的残疾，此时他却将金盒毁了。未免对人家不起，于是走向殿角，俯身抬起两半截金盒，说道：“我去请高手匠人重行镶好。”赵敏喜道：“当真么？”张无忌点了点头，心想你我都统率无数英雄豪杰，怎会去重视这些无关紧要的金银玩物？这只黄金盒虽然精致，也不是甚么珍异宝物，盒中所藏的黑玉断续膏已经取出，盒子便无多大用处，破了不必挂怀，再镶好它，也是小事一桩，眼前有多大事待决，你却尽跟我说这只盒子，想必是年轻姑娘婆婆妈妈，对这些身边琐事特别关心，真是女流之见，当下将两半截盒子揣在怀中。

赵敏道：“那你去罢！”张无忌心想宋大师怕等尚未救出，怎能就此便去，但敌方高手如云，己方只有三人，说到救人，真是谈何容易。问道：“赵姑娘，你擒拿我大师伯等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”赵敏笑道，“我是一番好意，要劝请他们为朝廷出力，各享荣华富贵。哪知他们固执不听，我迫于无奈。只得慢慢劝说。”

张无忌哼了一声，转身回到周芷若的身旁，他在敌方众高手环伺之下，俯身拾盒，但然而回，竟是来去自如，旁若无人。他冷冷的向众人扫视一眼，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便告辞了！”说着携住周芷若的手，转身欲出。

赵敏森然道：“你自己要去，我也不留。但你想把周姑娘也带了去，竟不来问我一声，你当我是甚么人了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这确是在下欠了礼数。赵姑娘，请你放了周姑娘，让她随我同去。”赵敏不答，向玄冥二老使个眼色。

鹤笔翁踏进一步，说道：“张教主，你说来便来，说去便去，要救人便救人，教我们这伙人的老脸往哪里搁去？你不留下一手绝技，兄弟们难以心服。”

张无忌认出了鹤笔翁的声音，怒气上冲，喝道：“当我年幼小之时，被你擒住，性命几乎不保。今日你还有脸来跟我说话？接招！”呼的一掌，便向鹤笔翁拍了过去。

鹿杖客适才吃过他的苦头，知道单凭鹤笔翁一人之力，不是他的敌手，抢上前来，向他击出一掌。张无忌右掌仍是击向鹤笔翁，左掌从右掌下穿过，还了鹿杖客一掌。这是真力对真力相碰，中间实无闪避取巧的余地。三个人四掌相交，身子各是一晃。

当日在武当山上，玄冥二老以双掌和张无忌对掌，另出双掌击在他身上，此刻重施故技，又是两掌拍了过来。张无忌那日吃了此亏，焉能重蹈覆辙？手肘微沉，施展乾坤大挪移心法，拍的一声大响，鹤笔翁的左掌击在鹿杖客的右掌之上。他两人武功一师所传，掌法相同，功力相若，登时都震得双臂酸麻，至于何以竟会弄得师兄弟自相拚掌，二人武功虽高，却也不明其中奥秘。两人又惊又怒之际，张无忌双掌又已击到。玄冥二老仍是各出双掌，一守一攻，所使掌法已和适才全然不同，但被张无忌一引一带，仍是鹿杖客的左掌击到了鹤笔翁的右掌之上，这乾坤大挪移手法之巧，计算之准，实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

玄冥二老骇然失色，眼见张无忌第三次举掌击来，不约而同的各出单掌抵御。三人真力相交，玄冥二老只觉对方掌力中一股纯阳之气汹涌而至，难

当难耐。张无忌掌发如风，想起幼时被鹤笔翁打了一招玄冥神掌，数年之间不知吃了多少苦头，因此击向鹿杖客的掌力尚留余地，对鹤笔翁却毫不放松。

二十余掌一过，鹤笔翁一张青脸已胀得通红，眼见对方又是一掌击到。他左掌虚引，意欲化解，右掌却斜刺里重重击出。只听得拍拍两响。鹤笔翁这一掌狠狠打在鹿杖客肩头，而张无忌那一掌却终究无法化开，正中胸口。总算张无忌不欲伤他性命，这一掌真力只用了三成，鹤笔翁哇的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脸色已红得发紫，身子摇晃，倘若张无忌乘势再补上一掌，非教他毙命当场不可。鹿杖客肩头中掌，也痛得脸色大变，嘴唇都咬出血来。

玄冥二老是赵敏手下顶儿尖儿的能人，岂知不出三十招，便各受伤。赵敏手下众武士固然尽皆失色，便是杨逍和韦一笑也大为诧异。他二人曾亲眼见到，那日玄冥二老在武当山出手，张无忌中掌受伤，不意数月之间，竟能进展神速若是。但他二人随即想到，张无忌留居武当数月，一面替俞岱岩、殷梨亭治伤，一面便向张三丰请教武学中的精微深奥，终致九阳神功、乾坤大挪移、再加上武当绝学的太极拳剑，三者渐渐融成一体。二人心中暗赞张三丰学究天人，那才真是称得上“深不可测”四字。

玄冥二老比掌败阵，齐声呼啸，同时取出了兵刃。只见鹿杖客手中拿着一根短杖，杖头分叉，作鹿角之形，通体黝黑，不知是何物铸成；鹤笔翁手持双笔，笔端锐如鹤嘴。却是晶光闪亮。他二人追随赵敏已非一日，但即是赵敏，也从未见过他二人使用兵刃。这三件兵刃使展开来，只见一团黑气，两道白光，霎时间便将张无忌困在核心。张无忌身边不带兵器，赤手空拳，情势颇见不利，但他丝毫不惧，存心要试试自己武功，在这两大高手围攻之下，是否能空手抵敌。

玄冥二老自恃内力深厚，玄冥神掌是天下绝学，是一上阵便和他对掌，岂知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却非任何内功所能及，数十掌一过便即落败。他二人的兵刃却以招数诡异取胜，两人的名号便是从所用兵刃而得，鹿角短杖和鹤嘴双笔，每一招都是凌厉狠辣，世所罕见。张无忌聚精会神，在三件兵刃之间空来插去，攻守自如，只是一时瞧不明白二人兵刃招数的路子，取胜却也不易。幸好鹤笔翁重伤之余，出招已难免窒滞。

赵敏手掌轻击三下，大殿中白刃耀眼，三人攻向杨逍，四人攻向韦一笑，另有两人出兵刃制住了周芷若。杨逍立时抢到一剑，挥剑如电，反手便刺伤一人。韦一笑仗着绝顶轻功，以玄阴绵掌拍倒了两人。但敌人人数实在太多，每打倒一人，立时更有二人拥上。

张无忌给玄冥二老缠住了，始终分身不出相援。他和杨韦二人要全身而退，倒也不难，要救周芷若却万万不能，正自焦急，忽听赵敏说道：“大家住手！”这四个字声音并不响亮，她手下众人却一齐凛遵，立即跃开。

杨逍将长剑抛在地下。韦一笑握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一口单刀，顺手一挥，掷还给了原主，哈哈大笑。张无忌见一名汉子手执匕首，抵住周芷若后心，不禁脸有忧色。

周芷若黯然道：“张公子，三位请即自便，三位一番心意，小女子感激不尽。”

赵敏笑道：“张公子，这般花容月貌的人儿，我见犹怜。她定是你的意中人了？”张无忌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周姑娘和我从小相识。在下幼时中了这位……”说着向鹤笔翁一指，“……的玄冥神掌，阴毒入体，周身难以动弹，多亏周姑娘服侍我食饭喝水，此番恩德，不敢有忘。”赵敏道：“如此

说来，你们倒是青梅竹马之交了。你想娶她为魔教的教主夫人，是不是？”张无忌脸上又是一红，说道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！”

赵敏脸一沉，道：“你定要跟我作对到底，非灭了我不可，是也不是！”

张无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至今不知姑娘的来历，虽然有过数次争执，但每次均是姑娘找上我张无忌，不是张某来找姑娘寻事生非。只要姑娘放了我众位师伯叔及各派武林人士，在下感激不尽，不敢对姑娘心存敌意。何况姑娘还可吩咐我去办三件事，在下自当尽心竭力，决不敷衍推搪。”

赵敏听他说得诚恳，脸上登现喜色，有如鲜花初绽，笑道：“嘿，总算你还没忘记。”转头向周芷若瞧了一眼，对张无忌道：“这位周姑娘既非你意中人，也不是甚么师兄师妹、未婚夫妻，那么我要毁了她的容貌，跟你丝毫没有干系……”她眼角一动，鹿杖客和鹤笔翁各挺兵刃，拦在周芷若之前，另一名汉子手执利刃，对准周芷若的脸颊。张无忌若要冲过来救人，玄冥二老这一关便不易闯过。赵敏冷冷的道：“张公子，你还是跟我说实话的好。”

韦一笑忽然伸出手掌，在掌心吐了数口唾沫，伸手在鞋底擦了几下，哈哈大笑，众人正不知他捣甚么鬼，突然间青影一晃一闪。赵敏只觉自己左颊右颊上被一只手掌摸了一下，看韦一笑时，却已站在原地，只是手中多了两柄短刀，不知是从何人腰间掏来的。赵敏心念一动，知道不好，不敢伸手去摸自己脸颊，忙取手帕在脸上一擦，果见帕上黑黑的沾了不少泥污，显是韦一笑鞋底的污秽再混着唾沫，思之几欲作呕。

只听韦一笑说道：“赵姑娘，你要毁了周姑娘的容貌，那也由得你。你如此心狠手辣，我姓韦的却放不过你。你今日在周姑娘脸上划一道伤痕，姓韦的加倍奉还，划伤两道。你划她两道，我划你四道。你断她一根手指，我断你两根。”说到这里，将手中两根短刀铮的一击，又道：“姓韦的说得出，做得到，青翼蝠王言出必践，生平没说过一句空话。你防得我一年半载，却防不得十年八年。你想派人杀我，未必追得上我。告辞了！”

这“了”字一出口，早已人影不见，拍拍两响，两柄短刀飞插入柱。跟着“啊哟！”“啊”两声呼叫，殿上两名番僧缓缓坐倒，手中手持长剑却不知如何已给韦一笑夺了去，同时身上也被点中了穴道。

韦一笑这几句话说得平平淡淡，但人人均知决非空言恫吓，眼见赵敏白里泛红、嫩若凝脂的粉颊之上，被韦一笑的污手抹上了几道黑印，倘若他手中先拿着短刀，赵敏的脸颊早就损毁了。这般来去如电、似鬼似魅的身法，确是再强的高手也防他不了，即令是张无忌，也是自愧不如。倘若长途竞走，张无忌当可以内力取胜，但在庭除廊庑之间，如此趋退若神，当真天下只此一人而已。

张无忌躬身一揖，说道：“赵姑娘，今日得罪了，就此告辞。”说着携了杨逍之手，转身出殿，心知在韦一笑如此有力的威吓之下，赵敏不敢再对周芷若如何。

赵敏瞧着他的背影，又羞又怒，却不下令拦截。

张无忌和杨逍回到客店，韦一笑已在店中相候。张无忌笑道：“韦蝠王，你今日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，好叫他们得知明教可不是好惹的。”韦一笑道：“吓吓小姑娘，倒也不是甚么难事。她装得凶神恶煞一般，可是听我说要毁她的容貌，担保她三天三晚睡不着觉。”杨逍笑道：“她睡不着觉，那可不好，咱们前去救人就更加难了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杨左使，说到救人，你有何妙计？”杨逍踌躇道：“咱们



这里只有三人，何况形迹已露，这件事当真棘手。”张无忌歉然道：“我见周姑娘危急，忍不住出手，终于坏了大事。”杨逍道：“事势如此，那是谁都忍不住的。教主独力打败玄冥二老，大杀敌人的威风，那也很好。何况他们知道咱们已到，对宋大侠他们便不敢过分无礼。”

张无忌想起宋大伯、俞二伯等身在敌手，赵敏对何太冲、唐文亮等又如此折辱，不由得忧心加焚。三人商谈半晌，不得要领，当即分别就寝。

次晨一早，张无忌睡梦之中微觉窗上有声，便即醒转，一睁开眼，只见窗子缓缓打开，有人探进头来向着他凝望。他吃了一惊，揭帐看时，只见那人脸上疤痕累累，丑陋可怖，正是那个苦头陀。他一惊更甚，从床中一跃而起，只见苦头陀的脸仍是呆呆望着自己，却无出手相害之意。张无忌叫道：“杨左使！韦蝠王！”杨韦二人在邻室齐声相应。

他心中一宽，却见苦头陀的脸已从窗边隐去，忙纵身出窗，见苦头陀从大门中匆匆出去。这时杨韦二人也已赶到，见此外并无敌人，三人发足向苦头陀追去。苦头陀等在街角，眼见三人走来，立即转身向北，脚步甚大，却非奔跑。三人打个手势，当即跟随其后。

此时天方黎明，街上行人稀少，不多时便出了北门。苦头陀继续前行，折向小路，又走了七八里，来到一处乱石冈上，这才停步转身，向杨逍和韦一笑摆了摆手，要他二人退开，随即抱拳向张无忌行礼。

张无忌还了一礼，心下寻思：“这头陀带我们来到此处，不知有何用意？这里四下无人，若是动武，他以一敌三，显是十分不利，瞧他情状，似乎不含敌意。”盘算未定，苦头陀荷荷一声，双爪齐到，扑了上来。他左手虎爪，右手龙爪，十指成钩，攻势极是猛恶。

张无忌左掌挥出，化开了一招，说道：“上人意欲如何？请先表明尊意，再行动手不迟。”苦头陀毫不理会，竟似没听见他说话一般，只见他左手自虎爪变成鹰爪，右手却自龙爪变成虎爪，一攻左肩，一取右腹，出手狠之至。张无忌道：“当真非打不可吗？”苦头陀鹰爪变狮掌，虎爪变鹤嘴，一击一啄，招式又变，三招之间，双手变了六般姿式。

张无忌不敢怠慢，当下施展太极拳法，身形犹如行云流水，便在乱石冈上跟他斗了起来。但觉这苦头陀的招数甚是繁复，有时大开大阖，门户正大，但倏然之间，又是诡秘古怪，全是邪派武功，显是正邪兼修，渊博无比。张无忌只是用太极拳跟他拆招。斗到七八十招时，苦头陀呼的一拳，中宫直攻。张无忌一招“如封似闭”，将他拳力封住，跟着一招“单鞭”，左掌已拍在他背上，只是这一掌没发内力，手掌一沾即离。

苦头陀知他手下留情，向后跃开，斜眼向张无忌望了半晌，突然向杨逍做个手势，要借他腰间长剑一用。杨逍解下剑绦，连着剑鞘双手托住，送到苦头陀面前。张无忌暗暗奇怪：“怎地杨左使将兵刃借了给敌人？”

苦头陀拔剑出鞘，打个手势，叫张无忌向韦一笑借剑。张无忌摇摇头，接过他左手拿着的剑鞘，使招“请手”，便以剑鞘当剑，左手捏了剑诀，剑鞘横在身前。苦头陀刷的一剑，斜刺而至。张无忌见过他教导赵敏学剑，知他剑术极是高明，当即施展过数月中在武当山上精研的太极剑法凝神接战。但见对手剑招忽快忽慢，处处暗藏机锋，但张无忌一加拆解，他立即撤回，另使新招，几乎没一招是使得到底了的。张无忌心下赞叹：“若在半年前遇到此人，剑法上我不是他敌手。比之那八臂神剑方东白，这苦头陀又高上一筹了。”

他起了爱才之念，不愿在招数上明着取胜。眼见苦头陀长剑挥舞，使出“乱披风”势来，白刃映日，有如万道金蛇乱钻乱窜，他看得分明，蓦地里倒过剑鞘，刷的一声，剑鞘已套上了剑刃，双手环抱一搭，轻轻扣住苦头陀双手手腕，微微一笑，纵身后跃。这时他手上只须略加使劲，便已将长剑夺过。这一招夺剑之法险是险到了极处，巧也巧到了极处。

他纵身后跃，尚未落地，苦头陀已抛下长剑，呼的一掌拍到。张无忌听到风声，知道这一掌真力充沛，非同小可，有意试一试他的内力，右掌回转，硬碰硬的接了他这掌，左足这才着地。霎时之间，苦头陀掌上真力源源催至。张无忌运起乾坤大挪移心法中第七层功夫，将他掌力渐渐积蓄，突然间大喝一声，反震出去，便如一座大湖在山洪爆发时储满了洪水，猛地里湖堤崩决，洪水急冲而出，将苦头陀送来的掌力尽数倒回。这是将对方十余掌的力道归并成一掌拍出，世上原无如此大力。若头陀倘若受实了，势须立时腕骨、臂骨、肩骨、肋骨一齐折断，连血也喷不出来，当场成为一团血肉模糊，死得惨不可言。

此时双掌相粘，苦头陀万难闪避。张无忌左手抓住他胸口往上一抛，苦头陀一个庞大的身躯向上飞起，砰的一声巨响，乱石横飞，这一掌威力无俦的掌力，尽数打在乱石堆里。

杨逍和韦一笑在旁看到这等声势，齐声惊呼出来。他二人只道苦头陀和教主比拚内力，至少也得一盏茶时分方能分出高下，哪料到片刻之间，便到了决生死的关头。二人心中虽有话说，却已不及言讲，待见苦头陀平安无恙的落下，手心中都已捏了一把冷汗。

苦头陀双足一着地，登时双手作火焰飞腾之状，放在胸口，躬身向张无忌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小人光明右使范遥，参见教主。敬谢教主不杀之恩。小人无礼冒犯，还请恕罪。”他十多年来从不开口，说起话来声调已颇不自然。

张无忌又惊又喜，这哑巴苦头陀不但开了口，而且更是本教的光明右使，这一着大非始料所及，忙伸手扶起，说道：“原来是本教范右使，实是不胜之喜，自家人不须多礼。”

杨逍和韦一笑跟他到乱石冈来之时，早已料到了三分，只是范遥的面貌变化实在太太大，不敢便即相认，待得见他施展武功，更猜到了七八分，这时听他自报姓名，两人抢上前来，紧紧握住了他手。杨逍向他脸上凝望半晌，潜然泪下，说道：“范兄弟，做哥哥的想得你好苦。”范遥抱住杨逍身子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多谢明尊佑护，赐下教主这等能人，你我兄弟终有重会之日。”杨逍道：“兄弟怎地变成这等模样？”

范遥道：“我若非自毁容貌，怎瞒得过混元霹雳手成昆那奸贼？”

三人一听，才知他是故意毁容，混入敌人身边卧底。杨逍更是伤感，说道：“兄弟，这可苦了你了。”杨逍、范遥当年江湖上人称“逍遥二仙”，都是英俊潇洒的美男子，范遥竟然将自己伤残得如此丑陋不堪，其苦心孤诣，实非常人所能为。韦一笑向来和范遥不睦，但这时也不由得深为所感，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范右使，韦一笑到今日才真正服了你。”范遥跪下还拜，笑道：“韦蝠王轻功独步天下，神妙更胜当年，苦头陀昨晚大开眼界。”

杨逍四下一望，说道：“此处离城不远，敌人耳目众多，咱们到前面山坳中说话。”四人奔出十余里，到了一个小冈之后，该处一望数里，不愁有人隐伏偷听，但从远处却瞧不见冈后的情景。四人坐地，说起别来情由。

当年阳顶天突然间不知所踪，明教众高手为争教主之位，互不相下，以致四分五裂。范遥却认定教主并未逝世，独行江湖，寻访他的下落，忽忽数年，未发现丝毫踪迹，后来想到或许是为丐帮所害，暗中捉了好些丐帮的重要人物拷打逼问，仍是查不出半点端倪，倒害死了不少丐帮的无辜帮众。后来听到明教诸人纷争，闹得更加厉害，更有人正在到处寻他，要以他为号召。范遥无意去争教主，亦不愿卷入漩涡，便远远的躲开，又怕给教中兄弟撞到，于是装上长须，扮作个老年书生，到处漫游，倒也逍遥自在。

有一日他在大都闹市上见到一人，认得是阳教主夫人的师兄成昆，不禁暗暗吃惊。这时武林中早已到处轰传，不少好手为人所杀，墙上总是留下了“杀人者混元霹雳手成昆也”的字样。他想查明此事真相，又想向成昆探询阳教主的下落，于是远远的跟着。只见成昆走上一座酒楼，酒楼上有两个老者等着，便是玄冥二老。范遥知道成昆武功高强，便远远坐着假装喝酒，隐隐约约只听到三言两语，但“须当毁了光明顶”这七个字却听得清清楚楚。范遥听得本教有难，不能袖手不理，当下暗中跟随，眼见三人走进了汝阳王府中。后来更查到玄冥二老是汝阳王手下武士中的顶儿尖儿人物。

汝阳王察罕特穆尔官居太尉，执掌天下兵马大权，智勇双全，是朝廷中的第一位能人，江淮义军起事，均被他遣兵扑灭。义军屡起屡败，皆因察罕特穆尔统兵有方之故。张无忌等久闻其名，这时听到鹿杖客等乃是他的手下，虽不惊讶，却也为之一怔。

杨逍问道：“那么那个赵姑娘是谁？”

范遥道：“大哥不妨猜上一猜。”杨逍道：“莫非是察罕特穆尔的女儿？”范遥拍手道：“不错，一猜便中。这汝阳王生有一子一女，儿子叫做库库特穆尔，女儿便是这位姑娘了，她的蒙古名叫作甚么敏敏特穆尔。库库特穆尔是汝阳王世子，将来是要袭王爵的。那位姑娘的封号是绍敏郡主。这两个孩子都生性好武，倒也学了一身好武功。两人又爱作汉人打扮，说汉人的话，各自取了一个汉名，男的叫做王保保，女的便叫赵敏，‘赵敏’二字，是从她的封号‘绍敏郡主’而来。”韦一笑道：“这兄妹二人倒也古怪，一个姓王，一个姓赵，倘若是咱们汉人，那可笑煞人了。”范遥道：“其实他们都姓特穆尔，却把名字放在前面，这是番邦蛮俗。那汝阳王察罕特穆尔也有汉姓的，却是姓李。”说到这里，四人一齐大笑。（按：《新元史》第二百二十卷《察罕帖木儿传》：“察罕帖木儿曾祖阔阔台，祖乃蛮台，父阿鲁温，遂家河南，为颍州沈丘人，改姓李氏。”库库特穆尔虽为世子，实为察罕特穆尔的外甥。此等小节，小说中不必细辨。）

杨逍道：“这赵姑娘的容貌模样，活脱是个汉人美女，可是只须一瞧她行事，那番邦女子的凶蛮野性，立时便显露了出来。”

张无忌直到此刻，方知赵敏的来历，虽料想她必是朝廷贵人，却没料到竟是天下兵马大元帅汝阳王的郡主。和她交手数次，每次都是多多少少的落了下风，虽然她武功不及自己，但心思机敏、奇变百出，实不是她的敌手。

范遥接着说道：“属下暗中继续探听，得知汝阳王决意剿灭江湖上的门派帮会。他采纳了成昆的计谋，第一步便想除灭本教。我仔细思量，本教内部纷争不休，外敌却如此之强，灭亡的大祸已迫在眉睫，要图挽救，只有混入王府，查知汝阳王的谋划，那时再相机解救。除此之外，实在别无良策。只是我好生奇怪，成昆既是阳教主夫人的师兄，又是谢狮王的师父，却何以如此狠毒的跟本教作对。其中原由，说甚么也想不出来，料想他必是贪图富

贵，要灭了本教，为朝廷立功。本教兄弟识得成昆的不多，我以前却曾和他朝过相，他是认得我的，要使我所图不致泄露，只有想法子杀了此人。”韦一笑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
范遥道：“可是此人实在狡猾，武功又强，我接连暗算了他三次，都没成功。第三次虽然刺中了他一剑，我却也被他劈了一掌，好容易才得脱逃，不致露了形迹，但却已身受重伤，养了年余才好。这时汝阳王府中图谋更急，我想若是乔装改扮，只能瞒得一时，我当年和杨兄齐名，江湖上知道‘逍遥二仙’的人着实不少，日子久了，必定露出马脚，于是一咬牙便毁了自己容貌，扮作个带发头陀，更用药物染了头发，投到了西域花刺子模国去。”

韦一笑奇道：“到花刺子模？万里迢迢的，跟这事又有甚么相干？”范遥一笑，正待回答，杨逍拍手道：“此计大妙。韦兄，范兄弟到了花刺子模，找个机缘一显身手，那边的蒙古王公必定收录。汝阳王正在招聘四方武士，花刺子模的王公为了讨好汝阳王，定然会送他到王府效力。这么一来，范兄弟成了西域花刺子模国进献的色目武士，他容貌已变，又不开口，成昆便有天大本事，也认他不出了。”

韦一笑长声一叹，说道：“阳教主派逍遥二仙排名在四大法王之上，确是目光如炬。这等计谋，甚么鹰王、蝠王，都是想不出来的。”

范遥道：“韦兄，你赞得我也够了。果如杨左使所料，我在花刺子模杀狮毙虎，颇立威名，当地王公便送我到汝阳王府中。但那成昆其时已不在王府，不知去了何方。”

杨逍当下略述成昆何以和明教结仇、如何偷袭光明顶、如何好谋为张无忌所破、如何与殷野王比拚掌力而死的经过。

范遥听罢，呆了半晌，才知中间原来有这许多曲折，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的对张无忌道：“教主，有一件事属下向你领罪。”张无忌道：“范右使何必过谦。”

范遥道：“属下到了汝阳王府，为了坚王爷之信，在大都闹市之中，亲手格毙了本教三名香主，显得本人和明教早就结下深仇。”

张无忌默然，心想：“残杀本教兄弟，乃本教五大禁忌之一，因此杨左使、四法王、五行旗等争夺教主之位，尽管相斗甚烈，却从来不伤本教兄弟的性命。范右使此罪实在不轻，但他主旨是为了护教，非因私仇，按理又不能加罪于他。”说道：“范右使出于护教苦心，本人不便深责。”范遥躬身道：“谢教主恕罪。”张无忌暗想：“这位范右使行事之辣手，世所罕有。他能在自己脸上砍上十七八刀，那么杀几个教中无辜的香主，自也不在他的意下。明教被人称作邪教魔教，其来有自，不知将来如何方得改了这些邪气魔气？”

范遥见张无忌口中虽说“不便深责”，脸上却有不豫之色，一伸手，拔出杨逍腰间长剑，左手一挥，已割下了右手两根手指。张无忌大吃一惊，挟手抢过他的长剑，说道：“范右使，你……你……这是为何？”范遥道：“残杀本教无辜兄弟，乃是重罪。范遥大事未了，不能自尽。先断两指，日后再断项上这颗人头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本人已恕了范右使的过失，何苦再又如此？身当大事之际，唯须从权。范右使，此事不必再提。”忙取出金创药，替他敷了伤处，撕下自己衣襟，给他包扎好了，心知此人性烈，别说言语中得罪不得，脸色上也不能使他有半分难堪。他说得出做得到，恐怕日后真的会自刎谢罪，想到他

为本教受了这等重大的折磨，心中大是感动，突然跪倒，说道：“范右使，你有大功于本教，受我一拜，你再残害自身，那便是说我无德无能，不配当此教主大任。你再自刺一剑，我便自刺两剑，我年幼识浅，不明事理，原是分不出好歹。”

范遥、杨逍、韦一笑见教主跪倒，急忙一起拜伏在地。

杨逍垂泪道：“范兄弟，你休得再是如此。本教兴衰全系教主一人。教主令旨，你可千万不能违背。”范遥拜道：“属下今日比剑试掌，对教主已是死心塌地的拜服。苦头陀性情乖张，还请教主原有。”张无忌双手扶他起身。经此一事，两人相互知心，再无隔阂。

范遥当下再陈述投入汝阳王府后所见所闻。

那汝阳王察罕特穆尔实有经国用兵的大才，虽握兵权，朝政却破奸相把持，加之当今皇帝昏庸无道，弄得天下大乱，民心沸腾，全仗汝阳王东征西讨，击溃义军无数。可是此灭彼起，岁无宁日，汝阳王忙于调兵遣将，将扑灭江湖上教派帮会之事，暂且搁在一边。

数年之后，他一子一女长大，世子库库特穆尔随父带兵，女儿敏敏特穆尔竟然统率蒙汉西域的武士番僧，向门派帮会大举进击。成昆暗中助她策划，乘着六大派围攻光明顶之际，由赵敏带同大批高手，企图乘机收渔人之利，将明教和六大派一鼓剿灭。绿柳庄中下毒等等情由，便是因此而起。只是当时范遥奉命保护汝阳王，西域之行没能参与，是以直到后来方始得知。范遥说道，他虽在汝阳王府中毫不露形迹，但他来自西域，赵敏便不让他参与西域之役，说不定这也是成昆出的主意。

赵敏以西域番僧所献的毒药“十香软筋散”，暗中下在从光明顶归来的六大派高手的饮食之中。那“十香软筋散”无色无香，混在菜肴之中，又有谁能辨得出？这毒药的药性一发作，登时全身筋骨酸软，过得数日后，虽能行动如常，内力却已半点发挥不出，因此六大派远征光明顶的众高手在一月之内，一一分别被擒。只是在对少林派空性所率的第三拨人下毒时给撞破了，真刀真枪的动起手来。空性为阿三所杀，余人不敌玄冥二老、神箭八雄，以及阿大、阿二、阿三等人，死了十多人后，尽数遭擒。

此后便去进袭六大派的根本之地，第一个便挑中了少林寺。少林寺防卫严密，要想混入寺中下毒，可大大不易，不比行旅之间，须在市镇客店中借宿打尖，下毒轻而易举。既不能下毒，便即恃众强攻。

范遥说道：“郡主要对少林寺下手，生怕人手不足，又从大都调了一批人去相助，那便由我率领，正好赶上了围擒少林群僧之役。少林派向来对本教无礼，让他们多吃些苦头，正是人心大快。就算将少林派的臭和尚们一起都杀光了，苦头陀也不皱一皱眉头。教主，你又要不以为然了，哈哈！”

杨逍插口道：“兄弟，那些罗汉像转过了身子，是你做的手脚了？”范遥笑道：“我见郡主叫人在罗汉像背上刻下了那十六个字，意图嫁祸本教，我后来便又悄悄回去，将罗汉像推转。大哥，你们倒真心细，这件事还是叫你们瞧了出来。那时候你可想得到是兄弟么？”杨逍道：“我们椎敲起来，对头之中，似有一位高手在暗中维护本教，可哪能想得到竟是我的老搭档好兄弟！”四人尽皆大笑。

杨逍随即向范遥简略说明，明教决和六大派捐弃前嫌，共抗蒙古，因此定须将众高手救了出来。

范遥道：“敌众我寡，单凭我们四人，难以办成此事，须当寻得十香软

筋散的解药，给那一于臭和尚、臭尼姑、牛鼻子们服了，待他们回复内力，一哄冲出，攻靴子们一个措手不及，然后一齐逃出大都。”明教向来和少林、武当等名门正派是对头冤家，他言语之中对六大门派众高手毫不客气。杨道向他连使眼色，范遥绝不理会。张无忌对这些小节却不以为意，拍手说道：“范右使之言不错，只不知如何能取得十香软筋散的解药？”

范遥道：“我从不开口，因此郡主虽对我颇加礼敬，却向来不跟我商量甚么要紧事。只有她一个人自言自语，对方却不答一句话，那岂不扫兴？加之我来自西域小国，她亦不能将我当作心腹，因此那十香软筋散的解药是甚么，我却无法知道。不过我知此事牵涉重大，暗中早就留上了心。如我所料不错，那么这毒药和解药是由玄冥二老分掌，一个管毒药，一个管解药，而且经常轮流掌管。”

杨道叹道：“这位郡主娘娘心计之工，寻常须眉男子也及她不上。难道她对玄冥二老也不放心么？”范遥道：“一来当是不放心，二来也是更加稳当。好比咱们此刻想偷盗解药，就不知是找鹿杖客好呢，还是找鹤笔翁好。而且，听说毒药和解药气味颜色全然一般无异，若非掌药之人知晓，旁人去偷解药，说不定反而偷了毒药。那十香软筋散另有一般厉害处，中了此毒后，筋萎骨软，自是不在话下，倘若第二次再服毒药，就算只有一点儿粉末，也是立时血逆气绝，无药可救。”韦一笑伸了伸舌头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解药是万万不能偷错的。”范遥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却也不打紧。咱们只管把玄冥二老身上的药偷来，找一个华山派、崆峒派的小角色来试上一试，哪一种药整死了他，便是毒药了，这还不方便么？”

张无忌知他邪性甚重，不把旁人的性命放在心上，只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那可不好。说不定咱们辛辛苦苦偷来的两种都是毒药。”杨道一拍大腿，说道：“教主此言有理。咱们昨晚这么一闹，或许把郡主吓怕了，竟把解药收在自己身边。依我说，咱们须得先行查明解药由何人掌管，然后再议行事。”他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兄弟，那玄冥二老生平最喜欢的是甚么调调儿？”

范遥笑道：“鹿好色，鹤好酒，还能有甚么好东西了？”

杨道问张无忌道：“教主，可有甚么药物，能使人筋骨酸软，便好似中了十香软筋散一般？”张无忌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要使人全身乏力，昏昏欲睡，那并不难，只是用在高手身上，不到半个时辰，药力便消，要像十香软筋散那么厉害，可没有法子。”

杨道笑道：“有半个时辰，那也够了。属下倒有一计在此，只不知是否管用，要请教主斟酌。虽说是计，说穿了其实也不值一笑。范兄弟设法去邀鹤笔翁喝酒，酒中下了教主所谓的药物。范兄弟先行闹将起来，说是中了鹤笔翁的十香软筋散，那时解药在何人身上，当可查知，乘机便即夺药救人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此计是否可行，要瞧那鹤笔翁的性子如何而定，范右使你看怎样？”

范遥将此事从头至尾虚拟想象一遍，觉得这条计策虽然简易，倒也没有破绽，说道：“我想杨大哥之计可行。鹤笔翁性子狠辣，却不及鹿杖客阴毒多智，只须解药在鹤笔翁身上，我武功虽不及他，当能对付得了。”杨道道：“要是在鹿杖客身上呢？”

范遥皱眉道：“那便棘手得多。”他站起身来，在山冈旁走来走去，隔了良久，双手一拍，道：“只有这样，那鹿杖客精明过人，若要骗他，多半会给他识破机关，只有抓住了他亏心之事，硬碰硬的威吓，他权衡轻重，就

此屈从也未可知。当然，这般蛮干说不定会砸锅，冒险不小，可是除此之外，似乎别无善策。”

杨逍道：“这老儿有甚么亏心事？他人老心不老，有甚么把柄落在兄弟的手上么？”范遥道：“今年春天，汝阳王纳妾，邀我们几个人在花厅便宴。汝阳王夸耀他新妾美貌，命新娘娘出来敬酒，我见鹿杖客一双贼眼骨溜溜的乱转，咽了几口馋涎，委实大为心动。”韦一笑道：“后来怎样？”范遥道：“后来也没怎样，那是王爷的爱妾，他便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打甚么歹主意。”韦一笑道：“眼珠转几转，可不能说是甚么亏心事啊？”

范遥道：“不是亏心事，可以将他做成亏心事。此事要偏劳韦兄了，你施展轻功，去将汝阳王的爱姬劫来，放在鹿杖客的床上。这老儿十之七八，定会按捺不住，就此胡天胡帝一番。就算他真能临崖勒马，我也会闯进房去，教他百口莫辩，水洗不得乾净，只好乖乖的将解药双手奉上。”

杨逍和韦一笑同时拍手笑道：“这个栽赃的法儿大是高明。凭他鹿杖客好似鬼，也要闹个灰头上脸。”

张无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心想自己所率领的这批邪魔外道，行事之奸诈阴毒，和赵敏手下那批人物并无甚么不同，只是一者为善，一者为恶，这中间就大有区别，以阴毒的法儿去对付阴毒之人，可说是以毒攻毒。他想到这里，便即释然，微笑道：“只可惜累了汝阳王的爱姬。”范遥笑道：“我早些闯进房去，不让鹿杖客占了便宜，也就是了。”

当下四人详细商议，夺得解药之后，由范遥送入高塔，分给少林、武当各派高手服下。张无忌和韦一笑则在外接应，一见范遥在万安寺中放起烟火，便即在寺外四处民房放火，群侠便可乘乱逃出。杨逍事先买定马匹、备就车辆，候在西门外，群侠出城后分乘车马，到昌平会合。张无忌于焚烧民房一节。觉得未免累及无辜。杨逍道：“教主，世事往往难以两全。咱们救出六大派群侠，日后如能驱走鞑子，那是为天下千万苍生造福，今日害得几百家人家，那也说得不得了。”

四人计议已定，分头入城干事。杨逍去购买坐骑；雇定车辆。张无忌配了一服麻药，为了掩饰药性，另行加上了三味香料，和在酒中之后，入口更是醇美馥郁。韦一笑却到市上买了一个大布袋，只等天黑，便去汝阳王府夜劫王姬。

范遥和玄冥二老等为了看守六大派高手，都就近住在万安寺。赵敏则仍住王府，只有晚间要学练武艺，才乘车来寺。范遥拿了麻药回到万安寺中，想起二十余年来明教四分五裂，今日中兴有望，也不在自己吃了这许多苦头，心下甚是欣慰。张无忌武功既高，为人又极仁义，实令人好生心服，只是不够心狠手辣，有些婆婆妈妈之气，未免美中不足。

他住在西厢，玄冥二老则住在后院的宝相精舍。他平时为了忌惮二人了得，生恐露出马脚，极少和他二人交接，因此双方居室也是离得远远地，这时想邀鹤笔翁饮酒，如何不着形迹，倒非易事。

眼望后院，只见夕阳西斜，那十三级宝塔下半截已照不到太阳，塔顶琉璃瓦上的日光也渐渐淡了下去，他一时不得主意，负着双手，慢慢踱步到后院中去，突然之间，一股肉香从宝相精舍对面的一间厢房中透出，那是神箭八雄中孙三毁和李四摧二人所在。

范遥心念一动，走到厢房之前，伸手推开房门，肉香扑鼻冲到。只见李四摧蹲在地下，对着一个红泥火炉不住煽火，火炉上放着一只大瓦罐，炭火

烧得正旺，肉香阵阵从瓦罐中喷出。孙三毁则在摆设碗筷，显然哥儿俩要大快朵颐。

两人见苦头陀推门进来，微微一怔，见他神色木然，不禁暗暗叫苦。两人适才在街上打了一头大黄狗，割了四条狗腿，悄悄在房中烹煮。万安寺是和尚庙，在庙中烹狗而食，实在不妙，旁人见到那也罢了，这苦头陀却是佛门子弟，莫要惹得他生起气来，打上一顿，苦头陀武功甚高，哥儿俩万万不是对手，何况是自己做错了事，给他打了也是活该；心下正自惴惴，只见他走到火炉边，揭开罐盖，瞧了一瞧，深深吸一口气，似乎说：“好香，好香！”突然间伸手入罐，也不理汤水煮得正滚，捞起一块狗肉，张口便咬，大嚼起来，片刻间将一块狗肉吃得乾乾淨净，舐唇嗒舌，似觉美味无穷。孙李二人大喜，忙道：“苦大师请坐，清坐！难得你老人家爱吃狗肉。”

苦头陀却不就坐，又从瓦罐中抓起一块狗肉，蹲在火炉边便大嚼起来，孙三毁要讨好他，筛了一碗酒送到他面前。苦头陀端起酒碗，喝了一口，突然都吐在地上，左手在自己鼻子下搨了几下，意思说此酒太劣，难以入口，大踏步走出房去。

孙李二人见他气愤愤的出去，又担心起来，但不久便见他手中提了一个大酒葫芦进来，登时大喜，说道：“对！对！我们的酒原非上品，苦大师既有美酒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”两人端凳摆碗，恭请苦头陀坐在上首，将狗肉满满的盛了一盘，放在他面前。苦头陀武功极高，在赵敏手下实是第一流的人物，平时神箭八雄是万万巴结不上的，今日能请他吃一顿狗肉，说不定他老人家心里一喜欢，传授一两手绝招，那就终身受用不尽了。

苦头陀拔开葫芦上的木塞，倒了三碗酒。那酒色作金黄，稠稠的犹如稀蜜一般，一倒出来便清香扑鼻。孙李二人齐声喝采：“好酒！好酒！”

范遥寻思：“不知玄冥二老在不在家，倘若外出未归，这番做作可都白耗了。”他拿起酒碗，放在火炉上的小罐中烫热，其时狗肉煮得正滚，热气一逼，酒香更加浓了。孙李二人馋涎欲滴，端起冷酒待喝，苦头陀打手势阻止，命二人烫热了再饮。三个人轮流烫酒，那酒香直送出去，鹤笔翁不在庙中便罢，否则便是隔着数进院子也会闻香赶到。

果然对面宝相精舍板门呀的一声打开，只听鹤笔翁叫道：“好酒，好酒，嘿嘿！”他老实不客气，跨过天井，推门便进，只见苦头陀和孙李二人围着火炉饮酒吃肉，兴会淋漓。鹤笔翁一怔，笑道：“苦大师，你也爱这个调调儿啊，想不到咱们倒是同道中人。”

孙李二人忙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鹤公公，快请喝几碗，这是苦大师的美酒，等闲难以喝到。”

鹤笔翁坐在苦头陀对面，两人喧宾夺主，大吃大喝起来，将孙李二人倒成了端肉、斟酒的厮役一般。

四人兴高采烈的吃了半晌，都已有了六七分酒意，范遥心想：“可以下手了。”自己满满斟了一碗酒后，顺手将葫芦横放了。原来他挖空了酒葫芦的木塞，将张无忌所配的药粉藏在其中，木塞外包了两层布。葫芦直置之时，药粉不致落下，四人喝的都是寻常美酒，葫芦一打横，那酒透过布层，浸润药末，一葫芦的酒都成了毒酒。葫芦之底本圆，横放直置，谁也不会留意，何况四人已饮了好半天，醺醺微醉，只感十分舒畅。

范遥见鹤笔翁将面前的一碗酒喝乾了，便拔下木塞，将酒葫芦递了给他。鹤笔翁自己斟了一碗，顺手替孙李两人都加满了，见苦头陀碗中酒满将溢，



便没给他斟。四个人举碗齐口，骨嘟骨嘟的都喝了下去。

除了范遥之外，三人喝的都是毒酒。孙李二人内力不深，毒酒一入肚，片刻间便觉手酸脚软，浑身不得劲儿。孙三毁低声道：“四弟，我肚中有点不对。”李四摧也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像是中了毒。”此时鹤笔翁也觉到了，一运气，内力竟然提不上来，不由得脸色大变。

范遥站起来，满脸怒气，一把抓住鹤笔翁胸口，口中荷荷而呼，只是说不出话。孙三毁惊道：“苦大师，怎么啦？”范遥手指蘸了点酒，在桌上写了“十香软筋散”五字。

孙李二人均知十香软筋散是由玄冥二老掌管，眼前情形，确是苦头陀和哥儿俩都中了此药之毒。两人相互使个眼色，躬身向鹤笔翁道：“鹤公公，我兄弟可没敢冒犯你老人家，请你老人家高抬贵手。”他二人料定鹤笔翁所要对付的只是苦头陀，他们二人只不过适逢其会、遭受池鱼之殃而已，鹤笔翁要对付他二人，也不必用甚么毒药。

鹤笔翁诧异万分，十香软筋散这个月由自己掌管，明明是藏在左手所使的一枝鹤嘴笔中，这两件兵刃，从不离身一步，要说有人从自己身边偷了毒药出去，那是决计不能，可是稍一运气，半点使不出力道，确是中了十香软筋散之毒无疑。其实张无忌所调制的麻药虽然药力颇强，比之十香软筋散却大大不如，服食后所觉异状也是全不相同，但鹤笔翁平素只听惯了十香软筋散令人真力涣散的话，到底不曾亲自服过，因此两种药物虽然差异甚大，他终究无法辨别，眼见苦头陀又是慌张，又是恼怒，孙李二人更在旁不住日的哀告，哪里还有半点疑惑。说道：“苦大师不须恼怒，咱们是相好兄弟，在下岂能有加害之意？我也中了此毒，浑身不得劲儿，只不知是何人在暗中捣鬼，当真奇了。”

范遥又蘸酒水，在桌上写了“快取解药”四字。鹤笔翁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咱们先服解药，再去跟那暗中捣鬼的奸贼算帐。解药在鹿师哥身边，苦大师请和我同去。”

范遥心下暗喜，想不到杨逍这计策十分管用，轻轻松松的便将解药所在探了出来。他伸左手握住鹤笔翁的右腕，故意装得脚步蹒跚，跨过院子，一齐走向宝相精舍。鹤笔翁见了他这等支持不住的神态，心中一喜：“这苦头陀武功的底子是极高的，只是一直没机会跟我师兄弟俩较量个高下，瞧他中毒后这等慌乱失措，只怕内力是远远不如我们了。”

两人走到精舍门前，靠南一间厢房是鹤笔翁所住，鹿杖客则住在靠北的厢房中，只见北厢房房门牢牢紧闭。鹤笔翁叫道：“师哥在家吗？”只听得鹿杖客在房内应了一声。鹤笔翁伸手推门，那门却在里边闪着。他叫道：“师哥，快开门，有要紧事。”鹿杖客道：“甚么要紧事？我正在练功，你别来打扰成不成？”

鹤笔翁的武功和鹿杖客出自一师所授，原是不分轩轻，但鹿杖客一来是师兄居长，二来智谋远胜，因此鹤笔翁对他向来尊敬，听他口气中颇有有不悦之意，便不敢再叫。

范遥心想这当口不能多所耽搁，倘若麻药的药力消了，把戏立时拆穿，当下不理三七二十一，右肩在门上一撞，门门断折，板门飞开，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尖声叫了出来。

鹿杖客站在床前，听得破门之声，当即回头过来，一脸孔惊惶和尴尬之色。范遥见床上横卧着一个女子，全身裹在一张薄被之中，只露出了个头，

薄被外有绳索绑着，犹如一个铺盖卷儿。那女子一头长发披在被外，皮肤白腻，容貌极是艳丽，认得正是汝阳王新纳的爱姬韩氏，暗道：“韦蝠王果然好本事，孤身出入王府，将韩姬手到擒来。”

实则汝阳王府虽然警卫森严，但众武士所护卫的也只是王爷、世子和郡主三人，汝阳王姬妾甚众，谁也没想到有人会去绑架他的姬人，何况韦一笑来去如电，机警灵变，一进府便神不知鬼不觉的将韩姬架了来。倒是如何放在鹿杖客房中，反而为难得多，他候了半日，好不容易等到鹿杖客出房如厕，这才闪身入房，将韩姬放在他床上，随即悄然远去。

鹿杖客回到房中，见有个女子横卧在床，立即纵身上屋，四下察看，其时韦一笑早已去得远了。除了孙李二人房中传出阵阵轰饮之声，更无他异。鹿杖客情知此事古怪，当下不动声色的回到房中，看那个女子时，更是目瞪口呆。那日王爷纳姬，设便宴款待数名有体面的高手，那韩姬敬酒时盈盈一笑，鹿杖客年事虽高，竟也不禁色授魂与。他好色贪淫，一生所摧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，那日见了韩姬的美色，归来后深自叹息，如何不早日见此丽人，若在王爷迎娶之前落入他眼中，自是逃不过他的手掌，后来想念了几次，不久另有新欢，也便将她淡忘了。不意此刻这韩姬竟会从天而降，在他床上出现。

他惊喜交集，略一思索，便猜到定是他大弟子乌旺阿普猜到了为师的心意，偷偷去将韩姬劫了出来。只见她裹在一张薄被之中，头颈中肌肤胜雪，隐约可见赤裸的肩膀，似乎身上未穿衣服，他怦然心动，悄声问她如何来此。连问数声，韩姬始终不答。鹿杖客这才想到她已被人点了穴道，正要伸手去解穴，突然鹤笔翁等到了门外，跟着房门又被苦头陀撞开。

这一下变生不意，鹿杖客自是狼狈万分，要待遮掩，已然不及。他心念一转，料定是王爷发现爱姬被劫，派苦头陀来捉拿自己，事已至此，只有走为上着，右手刷的一声，抽了鹿角杖在手，左臂已将韩姬抱起，便要破窗而出。

鹤笔翁惊道，“师哥，快取解药来。”鹿杖客道：“甚么？”鹤笔翁道：“小弟和苦大师，不知如何竟中了十香软筋散之毒。”鹿杖客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鹤笔翁又说了一遍。鹿杖客奇道：“十香软筋散不是归你掌管么？”鹤笔翁道：“小弟便是莫名其妙，我们四个人好端端的喝酒吃肉，突然之间，一齐都中了毒。鹿师哥，快取解药给我们服下要紧。”

鹿杖客听到这里，惊魂始定，将韩姬放回床中，令她脸朝里床。鹤笔翁素知这位师兄风流成性，在他房中出现女子，那是司空见惯，丝毫不以为奇，何况鹤笔翁中毒之后惊惶诧异；全没留意去瞧那女子是谁。即在平时，他也认不出来。那日在王爷筵席之上，韩姬出来敬酒，一拜即退，鹤笔翁全神贯注的只是喝酒，哪去管她这个珠环翠绕的女子是美是丑？鹿杖客说道：“苦大师请到鹤兄弟房中稍息，在下即取解药过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伸手将两人轻轻推出房去。这一推之下，鹤笔翁身子一晃，险些摔倒。范遥也是一个踉跄，装作内力全失的模样，可是他内力深厚，受到外力时自然而然的生出反应抗御。鹿杖客一推之下，立时发觉师弟确是内力全失，苦头陀却是假装。他深恐有误，再用力一推，鹤笔翁和苦头陀又都向外一跌，但同是一跌，一个下盘虚浮，另一个却是既稳且实。

鹿杖客不动声色，笑道：“苦大师，当真得罪了。”说着便伸手去扶，着手之处，却是苦头陀手腕的“会宗”和“外关”两穴。范遥见他如此出手，

已知机关败露，左手一挥，登时使重手法打中了鹤笔翁后心的“魂门穴”，使他一时三刻之间，全身软瘫，动弹不得。两大高手中去了一个，单打独斗，他便不惧鹿杖客一人，当即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你要命不要，连王爷的爱姬也敢偷？”

他这一开口说话，玄冥二老登时惊得呆了，他们和苦头陀相识已有十五六年，从未听他说过一言半语，只道他是天生的哑巴。鹿杖客虽已知他不怀好意，却也绝未想到此人居然能够说话，立时想到，他既如此处心积虑的作伪，则自己处境之险，更无可疑，当下说道：“原来苦大师并非真哑，十余年来苦心相瞒，意欲何为？”

范遥道：“王爷知你心谋不轨，命我装作哑巴，就近监视察看。”这句话中其实破绽甚多，但此时韩姬在床，鹿杖客心怀鬼胎，不由得不信，兼之汝阳王对臣下善弄手腕，他也知之甚稔。范遥此言一出，鹿杖客登时软了，说道：“王爷命你来拿我么？嘿嘿，谅你苦大师武艺虽高，未必能叫我鹿杖客束手就擒。”说着一摆鹿杖，便待动手。

范遥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鹿先生，苦头陀的武功就算及不上你，也差不了太多。你要打败我，只怕不是一两百招之内能够办到。你胜我三招两式不难，但想既挟韩姬，又救师弟，你鹿杖客未必有这个能耐。”

鹿杖客向师弟瞥了一眼，知道苦头陀之言倒非虚语。他师兄弟二人自幼同门学艺，从壮到老，数十年来没分离过一天。两人都无妻子儿女，可说是相依为命，要他撇下师弟，孤身逃走，终究是硬不起这个心肠。

范遥见他意动，喝命孙李二人进房，关上房门，说道：“鹿先生，此事尚未揭破，大可着落在苦头陀身上，给你遮掩过去。”鹿杖客奇道：“如何遮掩得了？”范遥头也不回，反手便点了孙李二人的哑穴和软麻穴，手法之快，认穴之准，鹿杖客也是暗暗叹服。只听苦头陀说道：“你自己是不会宣扬的，令师弟想来也不致故意跟你为难，若头陀是哑巴，以后仍是哑巴，不会说话。这两位兄弟呢，苦头陀给你点上他们死穴灭口，也不打紧。”

孙李两人大惊失色，心想此事跟自己半点也不相干，哪想到吃狗肉竟吃出这等飞来横祸，要想出言哀求，却苦于开不得口。

范遥指着韩姬道：“至于这位姬人呢，老衲倒有两个法儿。第一个法子乾手净脚，将她和孙李二人一并带到冷僻之处，一刀杀了，报知上爷，说她和李四摧这小白脸恋奸情热，私奔出走，被苦头陀见到，恼怒之下，将奸夫淫妇当场杀却，还饶上孙三毁一条性命。第二个法子是由你将她带走，好好隐藏，以后是否泄漏机密，瞧你自己的本事。”鹿杖客不禁转头，向韩姬瞧了一眼，只见她眼光中满是求恳之意，显是要他接纳第二个法儿。鹿杖客见到她这等丽质天生，倘若一刀杀了，当真可惜之至，不由得心中大动，说道：“多谢你为我设身处地，想得这般周到。你却要我为你干甚么事？”他明知苦头陀必有所求，否则决不能如此善罢。

范遥道：“此事容易之至。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和我交情很深，那个姓周的年轻姑娘，是我跟老尼姑生的私生女儿。求你赐予解药，并放了这两人出去。郡主面前，由老衲一力承当。倘若牵连于你，教苦头陀和灭绝老尼一家男盗女娼，死于非命，永世不得超生。”他想鹿杖客生性风流，若从男女之事上借个因头，易于取信。他听杨逍说起明教许多尺弟丧命于灭绝师太的剑下，因此捏造一段和尚尼姑的谎话。他一生邪僻，说话行事，决不依正人君子的常道，至于罚下“男盗女娼”的重誓云云，更是不在意下。鹿杖客听

了一怔，随即微笑，心想你这头陀干这等事来胁迫于我，原来是为了救你的老情人和亲生女儿，那倒也是人情之常，此事虽然担些风险，但换到一个绝色佳人，确也值得。他见苦头陀有求于己，心中登时宽了，笑道：“那么将王爷的爱姬劫到此处，也是出于苦大师的手笔了？”范遥道：“这等大事，岂能空手相求？自当有所报答。”

鹿杖客大喜，只是深恐室外有人，不敢纵声大笑，突然间一转念，又问：“然则我师弟何以会中十香软筋散之毒？这毒药你从何处得来？”范遥道：“那还不容易？这毒药由令师弟看管，他是好酒贪杯之人，饮到酣处，苦头陀难道会偷他不到手么？”

鹿杖客再无疑惑，说道：“好！苦大师，兄弟结交了你这个朋友，我决不卖你，盼你别再令我上这种恶当。”范遥指着韩姬笑道：“下次如再有这般香艳的恶当，请鹿先生也安排个圈套，给苦头陀钻钻，老衲欣然领受。”

两人相对一笑，心中却各自打着主意。鹿杖客在暗暗盘算，眼前的难关过去后，如何出其不意的弄死这个恶头陀。范遥心知鹿杖客虽暂受自己胁迫，但玄冥二老是何等身分，吃了这个大亏岂肯就此罢休，只要他一安顿好韩姬，解开鹤笔翁的穴道，立时便会找自己动手，但那时六派高手已经救出，自己早拍拍屁股走路了。

范遥见鹿杖客迟迟不取解药，心想我若催促，他反会刁难，便坐了下来，笑道：“鹿兄何不解开韩姬的穴道，大家一起来喝几杯？灯下看美人，这等艳福几生才修得到啊！”

鹿杖客情知万安寺中人来人往，韩姬在此多耽一刻，便多一分危险，当下取过鹿角杖，旋下了其中一根鹿角，取过一只杯子，在杯中倒了些粉末，说道：“苦大师，你神机妙算，兄弟甘拜下风，解药在此，便请取去。”范遥摇头道：“这么一点儿药末，管得甚么用？”鹿杖客道：“别说要救两人，便是六七个人也足够了。”范遥道：“你何必小气，便多赐一些又何妨？老实说，阁下足智多谋，苦头陀深怕上了你的当。”鹿杖客见他多要解药，突然起疑，说道：“苦大师，你要相救的，莫非不是灭绝大师和令爱两人？”

范遥正要饰词解说，忽听得院子中脚步声响，七八人奔了进来，只听一人说道：“脚印到了此处，难道韩姬竟到了万安寺中？”鹿杖客脸上变色，抓起盛着解药的杯子，揣在怀里，只道苦头陀在外伏下人手，一等取到解药，便即出卖自己。

范遥摇了摇手，叫他且莫惊慌，取过一条单被，罩在韩姬身上，连头蒙住，又放下帐子，只听得院子中一人说道：“鹿先生在家么？”范遥指指自己嘴巴，意思说自己是哑子，叫鹿杖客出声答应。鹿杖客朗声道：“甚么事？”那人道：“王府有一位姬人被歹徒所劫，瞧那歹徒的足印，是到万安寺来的。”

鹿杖客向范遥怒视一眼，意思是说：若非你故意栽赃，依你的身手，岂能留下足迹？范遥咧嘴一笑，做个手势，叫他打发那人，心中却想：“韦蝠王栽赃栽得十分到家，把足印从王府引到了这里。”

鹿杖客冷笑道：“你们还不分头去找，在这里嚷嚷的干甚么？”以他武功地位，人人对之极是忌惮，那人唯唯答应，不敢再说甚么，立时分派人手，在附近搜查。鹿杖客知道这一来，万安寺四下都有人严加追索，虽然料想他们还不致查到自己房里来，但要带韩姬出去藏在别处却无法办到了，不由得皱起眉头，狠狠瞪着苦头陀。

范遥心念一动，低声道：“鹿兄，万安寺中有个好去处，大可暂且收藏

你这位爱宠，过得一天半日，外面查得松了，再带出去不迟。”鹿杖客怒道：“除非藏在你的房里。”范遥笑道：“这等美人藏在我的房中，老头陀未必不动心，鹿兄不喝醋么？”鹿杖客问道：“那么你说是甚么地方？”范遥一指窗外的塔尖，微微一笑。

鹿杖客聪明机警，一点便透，大拇指一翘，说道：“好主意！”那宝塔是监禁六大派高手的所在，看守的总管便是鹿杖客的大弟子乌旺阿普。旁人甚么地方都可疑心，决不会疑心王爷爱姬竟会被劫到最是戒备森严的重狱之中。范遥低声道：“此刻院子中没人，事不宜迟，立即动身。”将床上被单四角提起，便将韩姬裹在其中，成为一个大包袱，右手提着，交给鹿杖客。

鹿杖客心想你别要又让我上当，我背负韩姬出去，你声张起来，那时人赃并获，还有甚么可说的，不禁脸色微变，竟不伸手去接。范遥知道他的心意，说道：“为人为到底，送佛送上天，苦头陀再替你做一次护花使者，又有何妨？谁叫我有事求你呢？”说着负起包袱，推门而出，低声道：“你先走把风，有人阻拦查问，杀了便是。”

鹿杖客斜身闪出，却不将背脊对正范遥，生怕他在后偷袭。范遥反手掩上了门，负了韩姬，走向宝塔。

此时已是戌末，除了塔外的守卫武士，再无旁人走动。众武士见到鹿杖客和范遥，一齐躬身行礼，恭恭敬敬的站在一旁。两人未到塔前，乌旺阿普得手下报知，已迎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今日兴致好，到塔上坐坐么？”鹿杖客点了点头，和范遥正要迈步进塔，忽然宝塔东首月洞门中走出一个人来，却是赵敏。

鹿杖客作贼心虚，大吃一惊，只道赵敏亲自率人前来拿他，当下只得硬着头皮，与苦头陀、乌旺阿普一齐上前参见。

昨晚张无忌这么一闹，赵敏却不知明教只来了三人，只怕他们大举来袭，因此要亲自到塔上巡视，见到范遥在此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苦大师，我正在找你。”范遥点了点头，丝毫不动声色。赵敏道：“待会请你陪我到一个地方去一下。”

范遥心中暗暗叫苦：“好容易将鹿杖客骗进了高塔，只待下手夺到他的解药，大功便即告成，哪知道这小丫头却在这时候来叫我。”要想找甚么借口不去，仓卒之间苦无善策，何况他是假哑已，想要推托，却又无法说话，情急生智，心想：“且由鹿杖客去想法子。”当下指着手中包袱，向鹿杖客晃了一晃。鹿杖客大吃一惊，肚里暗骂苦头陀害人不浅。

赵敏道：“鹿先生，苦大师这包裹里装着甚么？”鹿杖客道：“嗯，嗯，是苦大师的铺盖。”赵敏奇道：“铺盖？苦大师背着铺盖干甚么？”她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苦大师嫌我太蠢，不肯收这个弟子，自己卷铺盖不干了么？”范遥摇了摇头，右手伸起来乱打了几个手势，心想：“一切由鹿杖客去想法子撒谎，我做哑巴自有做哑巴的好处。”赵敏看不懂他的手势，只有眼望鹿杖客，等他解说。

鹿杖客灵机一动，已有了主意，说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昨晚魔教的几个魔头来混闹，属下生怕他们其志不小……这个……这个……说不定要到高塔中来救人。因此属下师兄弟和苦大师决定住到高塔中来，亲自把守，以免误了郡主的大事。这铺盖是苦大师的棉被。”

赵敏大悦，笑道：“我原想请鹿先生和鹤先生来亲自镇守，只是觉得过于劳动大驾，不好意思出口。难得三位肯分我之忧，那是再好没有了。有鹿

鹤两位在这里把守，谅那些魔头也讨不了好去，我也不必上塔去瞧了。苦大师你这就跟我去罢。”说着伸手握住了范遥手掌。

范遥无可奈何，心想此刻若是揭破鹿杖客的疮疤，一来于事无补，二来韩姬明明负在自己背上，未必能使赵敏相信，只得将那个大包袱交了给鹿杖客。鹿杖客伸手接过，道：“苦大师，我在塔上等你，”乌旺阿普道：“师父，让弟子来拿铺盖罢。”鹿杖客笑道：“不用！是苦大师的东西，为师的要讨好他，亲自给他背铺盖卷儿。”

范遥咧嘴一笑，伸手在包袱外一拍，正好打在韩姬的屁股上。好在她已被点中了穴道，这一声惊呼没能叫出声来。但鹿杖客已吓得脸如土色，不敢再多逗留，向赵敏一躬身，便即负了韩姬入塔。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一进塔，立时便将一条棉被换入包袱之中，倘若苦头陀向赵敏告密，他便来个死不认帐。

这时烟火弥漫，已烧近众高手身边，倘若再不跳下，势必尽数葬身火窟。俞莲舟心想与其活活烧死，还不如活活摔死，纵身一跃，从高塔上跳将下来。

## 二十七 百尺高塔任回翔

范遥被赵敏牵着手，一直走出了万安寺，又是焦急，又是奇怪，不知她要带自己到哪里去。赵敏拉上斗篷上的风帽，罩住了一头秀发，悄声道：“苦大师，咱们瞧瞧张无忌那小子去。”范遥又是一惊，斜眼看她，只见她眼波流转，粉颊晕红，却是七分娇羞，三分喜悦，决不是识穿了他机关的模样。他心中大安，回忆昨晚在万安寺中她和张无忌相见的情景，哪里是两个生死冤家的样子：一想到“冤家”两字，突然心念一动：“冤家？莫非郡主对我教主暗中已生情意？”转念再想：“她为甚么要我跟去，却不叫她更亲信的玄冥二老？是了，只因我是哑巴，不会泄漏她的秘密。”当下点了点头，古古怪怪的一笑。

赵敏嗔道：“你笑甚么？”范遥心想这个玩笑不能开，于是指手划脚的做了几个手势，意思说苦头陀自当尽力维护郡主周全，便是龙潭虎穴，也和郡主同去一闯。

赵敏不再多说，当先引路，不久便到了张无忌留宿的客店门外。范遥暗暗惊讶：“郡主也真神通广大，立时便查到了教主驻足的所在。”随着她走进客店。

赵敏向掌柜的道：“咱们找姓曾的客官。”原来张无忌住店之时，又用了“曾阿牛”的假名。店小二进去通报。

张无忌正在打坐养神，只待万安寺中烟花射起，便去接应，忽听有人来访，甚是奇怪，迎到客堂，见访客竟是赵敏和范遥，暗叫：“不好，定是赵姑娘揭破了范右使的身分，为此来跟我理论。”只得上前一揖，说道：“不知赵姑娘光临，有失迎迓。”赵敏道：“此处非说话之所，咱们到那边的小酒家去小酌三杯如何？”张无忌只得道：“甚好。”

赵敏仍是当先引路，来到离客店五间辅面的一家小酒家。内堂疏疏摆着几张板桌，桌上插着一筒筒木筷。天时已晚，店中一个客人也无。赵敏和张无忌相对而坐。范遥打手势说自己到外堂喝酒。赵敏点了点头，叫店小二拿一只火锅，切三斤生羊肉，打两斤白酒。

张无忌满腹疑团，心想她是郡主之尊，却和自己到这家污秽的小酒家来吃涮羊肉，不知安排着甚么诡计。

赵敏斟了两杯酒，拿过张无忌的酒杯，喝了一口，笑道：“这酒里没安毒药，你尽管放心饮用便是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姑娘召我来此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赵敏道，“喝酒三杯，再说正事。我先干为敬。”说着举杯一饮而尽。

张无忌拿起酒杯，火锅的炭火光下见杯边留着淡淡的胭脂唇印，鼻中闻到一阵清幽的香气，也不知这香气是从杯上的唇印而来，还是从她身上而来，不禁心中一荡，便把酒喝了。赵敏道：“再喝两杯。我知道你对我终是不放心，每一杯我都先尝一口。”

张无忌知她诡计多端，确是事事提防，难得她肯先行尝酒，免了自己多冒一层危险，可是接连喝了三杯她饮过的残酒，心神不禁有些异样，一抬头，只见她浅笑盈盈，酒气将她粉颊一蒸，更是娇艳万状。张无忌哪敢多看，忙将头转了开去。

赵敏低声道：“张公子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张无忌摇了摇头。赵敏道：“我今日跟你说了，我爹爹便是当朝执掌兵马大权的汝阳王。我是蒙古女子，真名字叫作敏敏特穆尔。皇上封我为绍敏郡主。‘赵敏’两字，乃是我自己

取的汉名。”若不是范遥早晨已经说过，张无忌此刻原不免大吃一惊，但听她居然将自己身分毫不隐瞒的相告，也颇出意料之外，只是他不善作伪，并不假装大为惊讶之色。

赵敏奇道：“怎么？你早知道了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不，我怎会知道？不过我见你以一个年轻姑娘，却能号令这许多武林高手，身分自是非同寻常。”

赵敏抚弄酒杯，半晌不语，提起酒壶又斟了两杯酒，缓缓说道：“张公子，我问你一句话，请你从实告我。要是我将你那位周姑娘杀了，你待怎样？”

张无忌心中一惊，道：“周姑娘又没有得罪你，好端端的如何要杀她？”赵敏道：“有些人我不喜欢，便即杀了，难道定要得罪了我才杀？有些人不断得罪我，我却偏偏不杀，比如是你，得罪我还不够多么？”说到这里，眼光中孕着的全是笑意。

张无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赵姑娘，我得罪你，实是迫于无奈。不过你赠药救了我的三师伯、六师叔，我总是很感激你。”

赵敏笑道：“你这人当真有三分傻气。俞岱岩和殷梨亭之伤，都是我部属下的手，你不怪我，反来谢我？”张无忌微笑道：“我三师伯受伤已二十年，那时候你还没出世呢。”赵敏道：“这些人是我爹爹的部属，也就是我的部属，那有甚么分别？你别将话岔开去，我问你：要是我杀了你的周姑娘，你对我怎样？是不是要杀了我替她报仇？”

张无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赵敏道：“怎会不知道？你不肯说，是不是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我爹爹妈妈是给人逼死的。逼死我父母的，是少林派、华山派、崆峒派那些人。我后来年纪大了，事理明白得多了，却越来越是不懂：到底是谁害死了我的爹爹妈妈？不该说是空智大师、铁琴先生这些人；也不该说是我的外公、舅父；甚至于，也不该是你手下的那阿二、阿三、玄冥二老之类的人物。这中间阴错阳差，有许许多多我想不明白的道理。就算那些人真是凶手，我将他们一一杀了，又有甚么用？我爹爹妈妈总是活不转来了。赵姑娘，我这几天心里只是想，倘若大家不杀人，和和气气、亲亲爱爱的都做朋友，岂不是好？我不想报仇杀人，也盼别人也不要杀人害人。”

这一番话，他在心头已想了很久，可是没对杨逍说，没对张三丰说，也没对殷梨亭说，突然在这小酒家中对赵敏说了出来，这番言语一出口，自己也有些奇怪。

赵敏听他说得诚恳，想了一想，道：“那是你心地仁厚，倘若是我，那可办不到。要是谁害死了我的爹爹哥哥，我不但杀他满门，连他亲戚朋友，凡是他所相识的人，我个个要杀得干干净净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那我定要阻拦你。”赵敏道：“为甚么？你帮助我的仇人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你杀一个人，自己便多一分罪孽。给你杀了的人，死后甚么都不知道了，倒也罢了，可是他的父母子女，兄弟妻子可有多伤心难受？你自己日后想起来，良心定会不安。我义父杀了不少人，我知道他嘴里虽然不说，心中却是非常懊悔。”

赵敏不语，心中默默想着他的话。

张无忌问道：“你杀过人没有？”赵敏笑道：“现下还没有，将来我年纪大了，要杀很多人。我的祖先是成吉思汗大帝，是拖雷、拔都、旭烈兀、忽必烈这些英雄。我只恨自己是女子，要是男人啊，嘿嘿，可真要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业呢。”她斟一杯酒，自己喝了，说道：“你还是没回答我的话。”



张无忌道：“你要是杀了周姑娘，杀了我手下任何一个亲近的兄弟，我便不再当你是朋友，我永远不跟你见面，便见了面也永不说话。”赵敏笑道：“那你现下当我是朋友么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假如我心中恨你，也不跟你在一块儿喝酒了。唉！我只觉得要恨一个人真难。我生平最恨的是那个混元霹雳掌成昆，可是他现下死了，我又有些可怜他，似乎倒盼望他别死似的。”

赵敏道：“要是我明天死了，你心里怎样想？你心中一定说：谢天谢地，我这个刁钻凶恶的大对头死了，从此可免了我不少麻烦。”

张无忌大声道：“不，不！我不盼望你死，一点也不。韦蝠王这般吓你，要在你脸上划几条刀痕，我后来想想，很是担心。”

赵敏嫣然一笑，随即脸上一红，低下头去。

张无忌道：“赵姑娘，你别再跟我们为难了，把六大派的高手都放了出来，大家欢欢喜喜的做朋友，岂不是好？”赵敏喜道：“好啊，我本来就盼望这样。你是明教教主，一言九鼎，你去跟他们说，要大家归降朝廷。待我爹爹奏明皇上，每个人都有封赏。”

张无忌缓缓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们汉人都有个心愿，要你们蒙古人退出汉人的地方。”

赵敏霍地站起，说道：“怎么？你竟说这种犯上作乱的言语，那不是公然反叛么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我本来就是反叛，难道你到此刻方知？”

赵敏向他凝望良久，脸上的愤怒和惊诧慢慢消退，显得又是温柔，又是失望，终于又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我早就知道了，不过要听你亲口说了，我才肯相信那是千真万确，当真无可挽回。”这几句话说得竟是十分凄苦。

张无忌心肠本软，这时更加抵受不住她如此难过，几乎便欲冲口而出：“我听你的话便是。”但这念头一瞬即逝，立即把持住心神，可是也想不出甚么话来劝慰。

两人默默对坐了好一会。张无忌道：“赵姑娘，夜已深了，我送你回去罢。”赵敏道：“你连陪我多坐一会儿也不愿么？”张无忌忙道：“不！你爱在这里饮酒说话，我便陪你。”赵敏微微一笑，缓缓的道，“有时候我自个儿想，倘若我不是蒙古人，又不是甚么郡主，只不过是像周姑娘那样，是个平民家的汉人姑娘，那你或许会对我好些。张公子，你说是我美呢，还是周姑娘美？”

张无忌没料到她竟会问出这句话来，心想毕竟番邦女子性子直率，口没遮拦，灯光掩映之下，但见她娇美无限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自然是你美。”

赵敏伸出右手，按在他手背之上，眼光中全是喜色，道：“张公子，你喜不喜欢常常见我，倘若我时时邀你到这儿来喝酒，你来不来？”

张无忌的手背碰到她柔滑的手掌心，心中怦怦而动，定了定神，才道：“我在这儿不能多耽，过不几天，便要南下。”赵敏道：“你到南方去干什么？”张无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不说你也猜得到，说了出来，又惹得你生气……”

赵敏眼望窗外的一轮皓月，忽道：“你答应过我，要给我做三件事，总没忘了罢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自然没忘。便请姑娘即行示下，我尽力去做。”

赵敏转过头来，直视着他的脸，说道：“现下我只想到了第一件事。我要你伴我去取那柄屠龙刀。”

张无忌早就猜到，她要自己做那三件事定然极不好办，却万万没想到第一件事便是这个天大的难题。

赵敏见他大有难色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不肯么？这件事可并不违背侠义之道，也不是你无法办到的。”张无忌心想：“屠龙刀在我义父手上，江湖上众所周知，那也不用瞒她。”便道：“屠龙刀是我义父金毛狮王谢大侠之物。我岂能背叛义父，取刀给你？”赵敏道：“我不是要你去偷去抢、去拐去骗，我也不是真的要了这把刀。我只要你去向你义父借来，给我把玩一个时辰，立刻便还给他。你们是义父义子，难道向他借一个时辰，他也不肯？借来瞧瞧，既不是吞没他的，又不是用来谋财害命，难道也违背侠义之道了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这把刀虽然名闻武林，其实也没甚么看头，只不过特别沉重些、锋利些而已。”

赵敏道：“说甚么‘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’倚天剑是在我手中，我定要瞧瞧那屠龙刀是甚么模样。你若不放心，我看刀之时，你尽可站在一旁。凭着你的本领，我决不能强占不还。”

张无忌寻思：“救出了六大派高手之后，我本是要立即动身去迎归义父，请他老人家担任教主大位。赵姑娘言明借刀看一个时辰，虽然难保她没有甚么诡计，可是我全神提防，谅她也不能将刀夺了去。只是义父曾说，屠龙刀之中，藏着一件武功绝学的大秘密。义父双眼未盲之时已得宝刀，以他的聪明才智，始终参详不出，这赵姑娘在短短一个时辰之中，岂能有何作为？何况我和义父一别十年，说不定他在孤岛之上，已参透了宝刀的秘密。”

赵敏见他沉吟不答，笑道：“你不肯，那也由得你。我可要另外叫你做一件事，那却难得多了。”

张无忌知道这女子十分刁猾厉害，倘若另外出个难题，自己决计办不了，忙道：“好，我答应去给你借屠龙刀。但咱们言明在先，你只能借看一个时辰，倘若意图强占，我可决不干休。”赵敏笑道：“是了。我又不会使刀，重甸甸的要来干什么？你便恭恭敬敬的送给我，我也不希罕呢。你甚么时候动身去取？”张无忌道：“这几天就去。”赵敏道：“那再好也没有了。我去收拾收拾，你甚么时候动身，来约我便是。”

张无忌又是一惊，道：“你也同去？”赵敏道：“当然啦。听说你义父是在海外孤岛之上，要是他不肯归来，难道要你万里迢迢的借了刀来，给我瞧上一个时辰，再万里迢迢的送去，又万里迢迢的归来？天下也没这个道理。”

张无忌想起北海中波涛的险恶，茫茫大洋之中，能否找得到冰火岛已十分渺茫，若要来来去去的走上三次不出岔子，那可是半点把握也没有，她说得不错，义父在冰火岛上一住二十年，未必肯以垂暮之年，重归中土，说道：“大海中风波无情，你何必去冒这个险？”

赵敏道：“你冒得险，我为甚么便不成？”张无忌踌躇道：“你爹爹肯放你去吗？”赵敏道：“爹爹叫我统率江湖群豪，这几年来我往东到西，爹爹从来就没管我。”

张无忌听到“爹爹叫我统率江湖群豪”这句话，心中一动：“我到冰火岛去迎接义父，不知何年何月方归。倘若那是她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乘我不在，便大举对付本教，倒是不可不防，若是和她同往，她手下人有所顾忌，便可免了我的后顾之忧。”于是点头道：“好，我出发之时，便来约你。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突然间窗外红光闪亮，跟着喧哗之声大作，从远处隐隐传了过来。

赵敏走到窗边一望，惊道：“啊哟，万安寺的宝塔起火！苦大师，苦大师，快来。”连叫数声，苦头陀竟不现身。她走到外堂，不见苦头陀的踪影，问那掌柜时，却说那个头陀一到便走，并没停留，早已去得久了。赵敏大是诧异，忽然想到先前他那古里古怪的一笑，不禁满脸都是红晕，低下头来向张无忌偷瞧了一眼。

张无忌见火头越烧越旺，深怕大师伯等功力尚未恢复，竟被烧死在高塔之中，说道：“赵姑娘，少陪了！”一语甫毕，已急奔而出。

赵敏叫道：“且慢！我和你同去。”待她奔到门外，张无忌已绝尘而去。

鹿杖客见苦头陀被郡主叫去，心中大定，当即负着韩姬，来到弟子乌旺阿普室中。万安寺宝塔共十三层，高三丈，最上三层供奉佛像、佛经、舍利子等物，不能住人。乌旺阿普是高塔的总管，居于第十层，便于眺望四周，控制全局。

鹿杖客进房后，对乌旺阿普道：“你在门外瞧着，别放人进来。”乌旺阿普一出门，他当即掩上房门，解开包袱，放了韩姬出来。只见她骇得花容黯淡，眼光中满是哀恳之色，鹿杖客悄声道：“你到了这里，便不用害怕，我自会好好待你。”眼下还不能解开她的穴道，怕她声张出来坏事，于是将她放在乌旺阿普床上，拉过被子盖在她身上，另取一条棉被裹在包中，放在一旁。韩姬所在之处，即为是非之地，他不敢多所逗留，匆匆出房，嘱咐乌旺阿普不可进房，也不可放别人进去。他知这个大弟子对己既敬且畏，决不敢稍有违背。

心下盘算：“此事要苦头陀守住秘密，非卖他一个人情不可，只得先去放了他的老情人和女儿。恰好昨晚魔教的教主这么一闹，事情正是从那姓周姑娘身上而起，只须说是那魔教教主将灭绝老尼和周姑娘救了去，当真是天衣无缝，郡主再也沒半点疑心。这小魔头武功如此高强，郡主也不能怪我们失察之罪。”

峨嵋派一干女弟子都囚在第七层上，灭绝师太是掌门之尊，单独囚在一间小室中。鹿杖客命看守者开门入内，只见灭绝师太盘膝坐在地下，闭目静修。她已绝食数日，容颜虽然憔悴，反而更显桀傲强悍。

鹿杖客说道：“灭绝师太，你好！”灭绝师太缓缓睁开眼来，道：“在这里便是不好，有甚么好？”鹿杖客道：“你如此倔强，主人说留着也是无用，命我来送你归天。”灭绝师太死志早决，说道：“好极，只是不劳阁下动手，请惜一柄短剑，由我自己了断便是。还请阁下叫我徒儿周芷若来，我有几句话嘱咐于她。”鹿杖客转身出房，命令带周芷若，心想：“她母女之情，果然与众不同，否则为甚么不叫别的大徒儿，单是叫她。”

不久周芷若来到师父房中，灭绝师太道：“鹿先生，请你在房外稍候，我只说几句话便成。”

周芷若待鹿杖客出房，反手掩上了门，扑在师父怀里，呜咽出声。灭绝师太一生心肠刚硬，当此死别之际，却也不禁伤感，轻轻抚摸她的头发。

周芷若知道跟师父说话的时刻无多，便即将昨晚张无忌前来相救之事说了。灭绝师太皱起眉头，沉吟半晌，道：“他为甚么单是救你，不救旁人？那日你在光明顶上刺他一剑，为甚么他反来救你？”周芷若红晕双颊，轻声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灭绝师太怒道：“哼，这小子太过阴险恶毒。他是魔教的大魔头，能有甚么好心。他是安排下圈套，要你乖乖的上钩。”周芷若奇道：“他……他安排下圈套？”灭绝师太道：“咱们是魔教的死对头。在我倚天剑下，不知杀了多少魔教的邪恶奸徒。魔教自是恨峨眉派入骨，焉有反来相救之理？这姓张的魔头定然是看上了你，要你堕入他的彀中。他叫人将咱们擒来，然后故意卖好，再将你救出去，令你从此死心塌地的感激他。”

周芷若柔声道：“师父，我瞧他……他倒不是假意。”灭绝师太大怒，喝道：“你定是和那个不成器的纪晓芙一般，瞧中了魔教的淫徒。倘若我功力尚在，一掌便劈死了你。”周芷若吓得全身发抖，说道：“徒儿不敢。”灭绝师太厉声道：“你真的不敢，还是花言巧语，欺骗师父？”周芷若垂泪道：“徒儿决不敢有违恩师的教训。”灭绝师太道：“你跪在地下，罚个重誓。”周芷若依言跪下，不知怎样说才好。

灭绝师太道：“你这样说：小女子周芷若对天盟誓，日后我若对魔教教主张无忌这淫徒心存爱慕，倘若和他结成夫妇，我亲身父母死在地下，尸骨不得安稳；我师父灭绝师太必成厉鬼，令我一生日夜不安，我若和他生下儿女，男子代代为奴，女子世世为娼。”

周芷若大吃一惊，她天性柔和温顺，从没想到所发的誓言之中竟能会如此毒辣，不但诅咒死去的父母，诅咒恩师，也诅咒到没出世的儿女，但见师父两眼神光闪烁，狠狠盯在自己脸上，不由得目眩头晕，便依着师父所说，照样念了一遍。

灭绝师太听她罚了这个毒誓，容色便霁，温言道：“好了，你起来罢。”周芷若泪珠滚滚而下，委委屈屈的站起身来。

灭绝师太脸一沉，说道：“芷若，我不是故意逼你，这全是为了你好。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，以后师父不能再照看你，倘若你重蹈你纪师姊的覆辙，师父身在九泉之下，也不得安心。何况师父要你负起兴复本派的重任，更是半点大意不得。”说着除下左手食指上的铁指环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峨眉派女弟子周芷若跪下听谕。”周芷若一怔，当即跪下。

灭绝师太将铁指环高举过顶，说道：“峨眉派第三代掌门女尼灭绝，谨以本门掌门人之位，传于第四代女弟子周芷若。”

周芷若被师父逼着发了那个毒誓之后，头脑中已是一片混乱，突然又听到要自己接任本派的掌门，更是茫然失措，惊得呆了。

灭绝师太一个字一个字的缓缓说道：“周芷若，奉接本门掌门铁指环，伸出左手。”

周芷若恍恍惚惚的举起左手，灭绝师太便将铁指环套上她的食指。

周芷若颤声道：“师父，弟子年轻，入门未久，如何能当此重任？你老人家必能脱困，别这么说，弟子实在不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抱着师父双腿，哭出声来。

鹿杖客在外面早已等得很不耐烦，听到哭声，打门道：“喂，你们话说完了吗？以后说话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灭绝师太喝道：“你罗唆甚么？”对周芷若道：“师尊之命，你也敢违背么？”当下将本门掌门人的戒律申述一遍，要她记在心中。周芷若见师父言语之中，俨然是嘱咐后事的神态，更是惊惧，说道：“弟子做不来，弟子不能……”

灭绝师太厉声道：“你不听我言，便是欺师灭祖之人。”她见周芷若楚

楚可怜，想到自己即将大去，要这个性格柔顺的弱女子挑起这副如此沉重的担子，只怕她当真不堪负荷，不过峨嵋群弟子之中，只有她悟性最高，要修习最高武功，光大本门，除她之外，更无第二个弟子合适，想到此后长长的日子之中。这小弟子势必经历无数艰辛危难，不禁心中一酸，将她扶了起来，搂在怀里，柔声说道：“芷若，我所以叫你做掌门，不传给你的众位师姊，那也不是我偏心，只因峨嵋派以女流为主，掌门人必须武功卓绝，始能自立于武林群雄之间。”周芷若道：“弟子的武功怎及得上众位师姊？”

灭绝师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她们成就有限，到了现下的境界，已难再有多大进展，那是天资所关，非人力所能强求。你此刻虽然不及众位师姊，日后却是不可限量。嗯，不可限量，不可限量，便是这四个字。”周芷若神色迷茫，瞧着师父，不知其意何在。

灭绝师太将口唇附在她的耳边，低声道：“你已是本门掌门，我得将本门的一件大秘密说与你知。本派的创派祖师郭女侠，乃是当年大侠郭靖的小女儿。郭大侠当年名震天下，生平有两项绝艺，其一是行军打仗的兵法，其二便是武功。郭大侠的夫人黄蓉黄女侠最是聪明机智，她眼见元兵势大，襄阳终不可守，他夫妇二人决意以死报国，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赤心精忠，但郭大侠的绝艺如果就此失传，岂不可惜？何况她料想蒙古人纵然一时占得了中国，我汉人终究不甘为鞑子奴隶。日后中原血战，那兵法和武功两项，将有极大的用处。因此她聘得高手匠人，将杨过杨大侠赠送本派郭祖师的一柄玄铁重剑熔了，再加以西方精金，铸成了一柄屠龙刀，一柄倚天剑。”

周芷若对屠龙刀和倚天剑之名习闻已久，此刻才知这一对刀剑竟是本派祖师郭襄女侠的母亲所铸。

灭绝师太又道：“黄女侠在铸刀铸剑之前，和郭大侠两人穷一月心力，缮写了兵法和武功的精要，分别藏在刀剑之中。屠龙刀中藏的乃是兵法，此刀名为‘屠龙’，意为日后有人得到刀中兵书，当可驱除鞑子，杀了鞑子皇帝。倚天剑中藏的则是武学秘笈，其中最为宝贵的，乃是一部‘九阴真经’，一部‘降龙十八掌掌法精义’，盼望后人习得剑中武功，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。”

周芷若睁着眼睛，愈听愈奇，只听师父又道：“郭大侠夫妇铸成一刀一剑之后，将宝刀授给儿子郭公破虏，宝剑传给本派郭祖师。当然，郭祖师曾得父母传授武功，郭公破虏也得传授兵法。但襄阳城破之日，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虏同时殉难。郭祖师的性子和父亲的武功不合，因此本派武学，和当年郭大侠并非一路。”

灭绝师太又道：“一百年来，武林中风波迭起，这对刀剑换了好几次主人。后人只知屠龙宝刀乃武林至尊，唯倚天剑可与匹敌，但到底何以是至尊，那就谁都不知道了。郭公破虏青年殉国，没有传人，是以刀剑中的秘密，只有本派郭祖师传了下来。她老人家生前曾竭尽心力，寻访屠龙宝刀，始终没有成功，逝世之时，将这秘密传给了我恩师风陵师太。我恩师秉承祖师遗命，寻访屠龙宝刀也是毫无结果。她老人家圆寂之时，便将此剑与郭祖师的遗命传了给我。我接掌本派门户不久，你师伯孤鸿子和魔教中的一个少年高手结下了梁子，约定比武，双方单打独斗，不许邀人相助。你师伯知道对手年纪甚轻，武功却极厉害，于是向我将倚天剑借了去。”

周芷若听到“魔教中的少年高手”之时，心中怦怦而跳，不自禁的脸上红了，但随即想起：“不是他，只怕那时他还没出世。”

只听灭绝师太续道：“当时我想同去掠阵，你师伯为人极顾信义，说道他跟那魔头言明，不得有第三者参与，因此坚决不让我去。那场比试，你师伯武功并不输于对手，却给那魔头连施诡计，终于胸口中了一掌，倚天剑还未出鞘，便给那魔头夺了去。”

周芷若“啊”的一声，想起了张无忌在光明顶上从灭绝师太手中夺剑的情景，只听师父续道：“那魔头连声冷笑，说道：倚天剑好大的名气！在我眼中，却如废铜废铁一般！”随手将倚天剑抛在地下，扬长而去。你师伯拾起剑来，要回山来交还给我。哪知他心高气傲，越想越是难过，只行得三天，便在途中染病，就此不起。倚天剑也给当地官府取了去，献给朝廷。你道气死你师伯孤鸿子的这个魔教恶徒是谁？”周芷若道：“不……不知是谁？”

灭绝师太道：“便是那后来害死你纪晓芙师姊的那个大魔头杨逍！”

只听鹿杖客又伸手打门，说道：“完了没有？我可不能再等了。”

灭绝师太道：“不用性急，片刻之间，便说完了。”悄声对周芷若道：“时刻无多，咱们不能多说了。这柄倚天剑后来鞑子皇帝赐给了汝阳王，我到汝阳王府去夺了回来。这一次又不幸误中奸计，这剑落入了魔教手中。”

周芷若道：“不是啊，是那个赵姑娘夺了去的。”灭绝师太眼睛一瞪，说道：“这姓赵的女子，明明跟那魔教教主是一路，难道你到此刻，仍是不信为师的言语？”周芷若实在难以相信，但不敢和师父争辩。

灭绝师太道：“为师要你接任掌门，实有深意。我此番落入奸徒手中，一世英名，付与流水，实也不愿再生出此塔。那姓张的淫徒对你心存歹意，决不致害你性命，你可和他虚与委蛇，乘机夺去倚天剑。那屠龙刀是在他义父恶贼谢逊手中。这小子无论如何不肯吐露谢逊的所在，但天下却有一人能叫他去取得此刀。”

周芷若知道师父说的乃是自己，又惊又羞，又喜又怕。

灭绝师太道：“这个人，那就是你了。我要你以美色相诱而取得宝刀宝剑，原非侠义之人份所当为。但成大事者不顾小节。你且试想，眼下倚天剑在那姓赵女子手中，屠龙刀在谢逊恶贼手中，他这一干人同流合污，一旦刀剑相逢，取得郭大侠的兵法武功，自此荼毒苍生，天下不知将有多少人无辜丧生，妻离子散，而驱除鞑子的大业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芷若，我明知此事太难，实不忍要你担当，可是我辈一生学武，所为何事？芷若，我是为天下的百姓求你。”说到这里，突然间站起身来，双膝跪下，向周芷若拜了下去。

周芷若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即跪下，叫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你……”

灭绝师太道：“悄声，别让外边的恶贼听见，你答不答允？你不答允，我不能起来。”

周芷若心乱如麻，在这短短的时刻之中，师父连续要叫自己做三件大难事，先是立下毒誓，不许对张无忌倾心，再要自己接任本派掌门，然后又以自己以美色对张无忌相诱而取得屠龙刀和倚天剑。这三件事便在十年之中分别要她答允，以她柔和温婉的性格，也要抵挡不住，何况在这片刻之间？她神智一乱，登时便晕了过去，甚么也不知道了。

突然间只觉上唇间一阵剧烈疼痛，她睁开眼来，只见师父仍然直挺挺的跪在自己面前。周芷若哭道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快些请起。”灭绝师太道：“那你答允我的所求了？”周芷若流着泪点了点头，险些又欲晕去。

灭绝师太抓住她手腕，低声道：“你取到屠龙刀和倚天剑后，找个隐秘的所在，一手执刀，一手持剑，运起内力，以刀剑互斫，宝刀宝剑便即同时

断折，即可取出藏在刀身和剑刃中的秘笈。这是取出秘笈的唯一法门，那宝刀宝剑可也从此毁了。你记住了么？”她说话声音虽低，语气却极是严峻。周芷若点头答应。

灭绝师太又道：“这是本派最大的秘密，自从当年郭大侠夫妇传于本派郭祖师，此后只有本派掌门始能获知。想那屠龙刀和倚天剑都是锋锐绝伦的利器，就算有人同时得到此宝刀宝剑，有谁敢冒险以刀剑互斫，无端端的同时毁了这两件宝刃？你取得兵法之后，择一个心地仁善、赤诚为国的志士，将兵书传授于他，要他立誓驱除胡虏。那武功秘笈便由你自练。降龙十八掌是纯阳刚猛的路子，你练之不宜，只可练九阴真经中的功夫。据我恩师转述郭祖师的遗言，那‘九阴真经’博大精深，本来不能速成，但黄女侠想到诛杀鞑子元凶巨恶，事势甚急，早一日成事，天下苍生便早一日解了倒悬之苦，因之在倚天剑的秘笈之中，写下了几章速成的法门。可是办成了大事之后，仍须按部就班的重扎根基，那速成的功夫只能用于一时，是黄女侠凭着绝顶聪明才智，所创出来的权宜之道，却不是天下无敌的真正武学。这一节务须牢记在心。”

周芷若迷迷糊糊的点头。灭绝师太道：“为师的生平有两大愿望，第一是逐走鞑子，光复汉家山河；第二是峨眉派武功领袖群伦，盖过少林、武当，成为中原武林中的第一门派。这两件事说来甚难，但眼前摆着一条明路，你只须遵从师父的嘱咐，未始不能一一成就，那时为师在九泉之下，也要对你感激涕零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只听得鹿杖客又在打门。灭绝师太道：“进来罢！”

板门开处，进来的却不是鹿杖客而是苦头陀。灭绝师太也不以为异，心想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，不论是谁来都是一样，便道：“你把这孩子领出去罢。”她不愿在周芷若的面前自刎，以免她抵受不住。

苦头陀走近身来，低声道：“这是解药，快快服了。待会听得外面叫声，大家并力杀出。”灭绝师太奇道，“阁下是谁？何以给解药于我？”苦头陀道：“在下是明教光明右使范遥，盗得解药，特来相救师太。”灭绝师太怒道：“魔教奸贼！到此刻尚来戏弄于我。”范遥笑道：“好罢！就算是我戏弄你，这是毒上加毒的毒药，你有没胆子服了下去？药一入肚，一个时辰肚肠寸寸断裂，死得惨不可言。”灭绝师太一言不发，接过他手中的药粉，张口便服入肚内。

周芷若惊叫：“师父……师父……”范遥伸出另一只手掌，喝道：“不许作声，你也服了这毒药。”周芷若一惊，已被范遥捏住她脸颊，将药粉倒入口中，跟着提起一瓶清水灌了她几口，药粉尽数落喉。

灭绝师太大惊，心想周芷若一死，自己全盘策划尽付东流，当下奋不顾身的扑上，挥掌向范遥打去。可是她此时功力全失，这一掌招数虽精，却能有甚么力道，被范遥轻轻一推，便撞到了墙上。

范遥笑道，“少林群僧、武当诸侠都已服了我这毒药。我明教是好是歹，你过得片刻便知。”说着哈哈一笑，转身出房，反手带上了门。

原来范遥护送赵敏去和张无忌相会，心中只是挂着夺取解药之事。赵敏命他在小酒家的外堂中相候，他立即出店，飞奔回到万安寺，进了高塔，径到第十层乌旺阿普房外。

乌旺阿普正站在门外，见了他便恭恭敬敬的叫声：“苦大师。”

范遥点了点头，心中暗笑：“好啊，鹿老儿为师不尊，自己躲在房中，

和王爷的爱姬风流快活，却叫徒儿在门外把风。乘着这老儿正在胡天胡帝之时，掩将进去，正好夺了他的解药。”当下佝偻着身子，从乌旺阿普身旁走过，突然反手一指，点中了他小腹上的穴道。别说乌旺阿普毫无提防，便是全神戒备，也躲不过这一指。他要穴一被点中，立时呆呆的不能动弹，心下大为奇怪，不知甚么地方得罪了这个哑巴头陀，难道刚才这一声“苦大师”叫得不够恭敬么？范遥一推房门，快如闪电的扑向床上，双脚尚未落地，一掌已击向床上之人。他深知鹿杖客武功了得，这一掌若不能将他击得重伤，那便是一场不易分得胜败的生死搏斗，是以这一掌使上了十成劲力。只听得拍的一声响，只击得被子破裂、棉絮纷飞，揭开棉被一看，只见韩姬口鼻流血，已被他打得香殒玉碎，却不见鹿杖客的影子。

范遥心念一动，回身出房，将乌旺阿普拉了进来，塞在床底，刚掩上门，只听得鹿杖客在门外怒叫：“阿普，阿普，你怎敢擅自走开？”

原来鹿杖客在灭绝师太室外等了好一阵，暗想她母女二人婆婆妈妈的不知说到几时方罢，只是不敢得罪了苦头陀，却也不便强行阻止，心中挂念着韩姬，实在耐不住了，便即回到乌旺阿普房来，却见这一向听话的大弟子居然没在房外守卫，心下好生恼怒，推开房门，幸好并无异状，韩姬仍是面向里床，身上盖着棉被。

鹿杖客拿起门闩，先将门上了闩，转身笑道：“美人儿，我来给你解开穴道，可是你不许出声说话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伸手到被窝中去，手指刚碰到韩姬的脊背，突然间手腕上一紧，五根铁钳般的手指已将他脉门牢牢扣住。这一下全身劲力登失，半点力道也使不出来，只见棉被掀开，一个长发头陀钻了出来，正是苦头陀。

范遥右手扣住鹿杖客的脉门，左手运指如风，连点了他周身一十九处大穴。鹿杖客登时软瘫在地，再也动弹不得，眼光中满是怒色。

范遥指着他说道：“老夫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明教光明右使，姓范名遥的便是。今日你遭我暗算，枉你自负机智绝伦，其实是昏庸无用之极。此刻我若杀了你，非英雄好汉之所为，留下你一条性命，你若有种，日后只管来找我范遥报仇。”

他兴犹未尽，脱去鹿杖客全身衣服，将他剥得赤条条地，和韩姬的尸身并头而卧，再拉过棉被，盖在这一死一活的二人身上。

这才取过鹿角杖，旋开鹿角，倒出解药，然后逐一到各间囚室之中，分给空闻大师、宋远桥、俞莲舟等各人服下。待得一个个送毕解药，耗时已然不少，中间不免费些唇舌，解说几句。最后来到灭绝师太室中，见她不信此是解药，索性吓她一吓，说是毒药。范遥恨她伤残本教众多兄弟，得能阴损她几句，甚觉快意。

他分送解药已毕，正自得意，忽听得塔下人声喧哗，其中鹤笔翁的声音最是响亮：“这苦头陀是奸细，快拿他下来！”范遥暗暗叫苦：“糟了，糟了，是谁去救了这家伙出来？”探头向塔下望去，只见鹤笔翁率领了大批武士，已将高塔团团围住。苦头陀这一探头，孙三毁和李四摧双筋齐发，大骂：“恶贼头陀，害得人好惨！”

鹤笔翁等三人穴道被点，本非一时所能脱困，他三人藏在鹿杖客房中，旁人也不敢贸然进去。岂知汝阳王府中派出来的众武士在万安寺中到处搜查，不见王爷爱姬的影踪，便有人想起了鹿杖客生平好色贪花的性子来。可是众武士对他向来忌惮，虽然疑心王爷爱姬失踪和他有关，却有谁敢去太岁



头上动土？挨了良久，率领众武士的哈总管心生一计，命一名小兵去敲鹿杖客的房门，鹿杖客身分极高，就算动怒，谅来也不能对这无足轻重的小兵怎么样。这小兵打了数下门，房中无人答应。

哈总管一咬牙，命小兵只管推门进去瞧瞧。这一瞧，便瞧见鹤笔翁和孙三毁、李四摧倒在地下。其时鹤笔翁运气冲穴，已冲开了三四成，哈总管给他解穴，登时便行动自如。

鹤笔翁怒气冲天，查问鹿杖客和苦头陀的去向，知道到了高塔之中，便率领众武士围住高塔，大声呼喊，叫苦头陀下来决一死战。范遥暗惊：“决一死战便决一死战，难道我姓范的还怕了你不成？只是那些臭和尚、老尼姑服解药未久，一时三刻之间功力不能恢复。这鹤笔翁已听到我和鹿杖客的说话，就算我将鹿老儿杀了，也已不能灭口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一时彷徨无计，只听得鹤笔翁叫道：“死头陀，你不下来，我便上来了！”范遥返身将鹿杖客和韩姬一起裹在被窝之中，回到塔边，将两人高高举起，叫道：“鹤老儿，你只要走近塔门一步，我便将这头淫鹿摔了下来。”众武士手中高举火把，照耀得四下里白昼相似，只是那宝塔太高，火光照不上去，但影影绰绰的，仍可看到鹿杖客和韩姬的面貌。

鹤笔翁大惊，叫道：“师哥，师哥，你没事么？”连叫数声，不听得鹿杖客答话，只道已被苦头陀弄死，心下气苦，叫道：“贼头陀，你害死我师哥，我跟你誓不两立。”

范遥解开了鹿杖客的哑穴。鹿杖客立时破口大骂：“贼头陀，你这里应外合的奸细，千刀万剐的杀了你……”范遥容他骂得几句，又点上了他的哑穴。鹤笔翁见师兄未死，心下稍安，只怕苦头陀真的将师兄摔了下来，不敢走向塔门。这般僵持良久，鹤笔翁始终不敢上来相救师兄。范遥只盼尽量拖延时光，多拖得一刻便好一刻，他站在栏干之旁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鹤老儿，你师兄色胆包天，竟将王爷的爱姬偷盗出来。是我捉奸捉双，将他二人当场擒获。你还想包庇师兄么？总管大人。快快将这老儿拿下了。他师兄弟二人叛逆作乱，罪不容诛。你拿下了他，王爷定然重重有赏。”

哈总管斜目睨视鹤笔翁，要想动手，却又不敢。他见苦头陀突然开口说话，虽觉奇怪，但清清楚楚的瞧见鹿杖客和韩姬裹在一条棉被之中，何况心中先入为主，早已信了九成。他高声叫道：“苦大师，请你下来，咱们同到王爷跟前分辩是非。你们三位都是前辈高人，小人谁也不敢冒犯。”

范遥一身是胆，心想同到王府之中去见王爷，待得分清是非黑白，塔上诸侠体内毒性已解，当即叫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我正要向王爷领赏。总管大人，你看住这个鹤老儿，千万别让他乘机逃了。”

正在此时，忽听得马蹄声响，一乘马急奔进寺，直冲到高塔之前，众武士一齐躬身行礼，叫道：“小王爷！”范遥从塔上望将下来，只见此人头上束发金冠闪闪生光，跨下一匹高大白马，身穿锦袍，正是汝阳王的世子库库特穆尔、汉名王保保的便是。

王保保厉声问道：“韩姬呢？父王大发雷霆，要我亲来查看。”哈总管上前禀告，便说是鹿杖客将韩姬盗了来，现被苦头陀拿住。鹤笔翁急道：“小王爷，莫听他胡说八道。这头陀乃是奸细，他陷害我师哥……”王保保双眉一轩，叫道：“一起下来说话！”

范遥在王府日久，知道王保保精明能干，不在乃父之下，自己的诡计瞒得过旁人，须瞒不过他，一下高塔，倘若小王爷三言两语之际便识穿破绽，

下令众武士围攻，单是一个鹤笔翁便不好斗，自己脱身或不为难，塔中诸侠就救不出来了，高声说道：“小王爷，我拿住了鹿杖客，他师弟恨我入骨，我只要一下来，他立刻便会杀了我。”

王保保道：“你快下来，鹤先生杀不了你。”范遥摇摇头，朗声道：“我还是在塔上平安些。小王爷，我苦头陀一生不说话，今日事出无奈，被迫开口，那全是我报答王爷的一片赤胆忠心。你若不信，我苦头陀只好跳下高塔，一头撞死给你看了。”

王保保听他言语，七八成是胡说八道，显是有意拖延，低声问哈总管道：“他有何图谋，要故意延搁，是在等候甚么人到来么？”哈总管道：“小人不知……”鹤笔翁抢着道：“小王爷，这贼头陀抢了我师哥的解药，要解救高塔中囚禁着的一众叛逆。”王保保登时省悟，叫道：“苦大师，我知道你的功劳，你快下来，我重重有赏。”

范遥道：“我被鹿杖客踢了两脚，腿骨都快断了，这会儿全然动弹不得。小王爷，请你稍待片刻，我运气疗伤，当即下来。”

王保保喝道：“哈总管，你快派人上去，背负苦大师下塔。”范遥大叫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谁一移动我的身子，我两条腿子就废了。”

王保保此时更无怀疑，眼见韩姬和鹿杖客双双裹在一条棉被之中，就算两人并无苟且之事，父王也不能再要这个姬人，低声道：“哈总管，举火，焚了宝塔。派人用强弓射住，不论是谁从塔上跳下，一概射杀。”哈总管答应了，传下令去，登时弓箭手弯弓搭箭，团团围住高塔，有些武士便去取火种柴草。

鹤笔翁大惊，叫道：“小王爷，我师哥在上面啊。”王保保冷冷的道：“这头陀不能在上面等一辈子，塔下一举火，他自会下来。”鹤笔翁叫道：“他若将我师哥摔将下来，那可怎么办？小王爷，这火不能放。”王保保哼了一声，不去理他。

片刻之间，众武士已取过柴草火种，在塔下点起火来。

鹤笔翁是武林中大有身分之人，受汝阳王礼聘入府，向来甚受敬重，不料今日连中苦头陀的奸计不算，连小王爷也不以礼貌相待，眼见师兄性命危在顷刻，这时也不理他甚么小王爷大王爷，提起鹤嘴双笔，纵身而上，挑向两名正在点火的武士，吧吧两响，两名武士远远摔开。

王保保大怒，喝道：“鹤先生，你也要犯上作乱么？”鹤笔翁道：“你别叫人放火，我自不会来跟你捣乱。”王保保喝道：“点火！”左手一挥，他身后窜出五名红衣番僧，从众武士手中接过火把，向塔下的柴草掷了过去，柴草一遇火焰，登时便燃起熊熊烈火。

鹤笔翁大急，从一名武士手中抢过一根长矛，扑打着火的柴草。

王保保喝道：“拿下了！”那五名红衣番僧各持戒刀，登时将鹤笔翁围住。

鹤笔翁怒极，抛下长矛，伸手便来拿左首一名番僧手中的兵刃。这番僧并非庸手，戒刀翻转，反刳他肩头。鹤笔翁待得避开，身后金刀劈风，又有两柄戒刀同时砍到。

王保保手下共有十八名武功了得的番僧，号称“十八金刚”，分为五刀、五剑、四杖、四钹。这五僧乃是“五刀金刚”。单打独斗跟鹤笔翁的武功都差得远了，但五刀金刚联手，攻守相助，鹤笔翁武功虽高，但早一日被张无忌击得受伤呕血，内力大损，何况眼见火势上腾，师兄的处境极是危险，不

免沉不住气，一时难以取胜。

王保保手下众武士加柴点火，火头烧得更加旺了。这宝塔有砖有木，在这大火焚烧之下，底下数层便必剥剥的烧了起来。

范遥抛下鹿杖客，冲到囚禁武当诸侠的室中，叫道：“鞑子在烧塔了，各位内力是否已复？”只见宋远桥、俞莲舟等人各自盘坐用功，凝神专志，谁也没有答话，显然到了回复功力的要紧关头。

看守诸侠的武士有几名抢来干预，都被范遥抓将起来，一个个掷出塔外，活活的摔死。其余的冒火突烟，逃了下去。

过不多时，火焰已烧到了第四层，囚禁在这层中的华山派诸人不及等功力恢复，狼狈万状的逃上第五层。火焰毫不停留的上腾，跟着第五层中的崆峒派诸人也逃了上去。有的奔走稍慢，连衣服须发都烧着了。

范遥正束手无策之际，忽听得一人叫道：“范右使，接住了！”正是韦一笑的声音。范遥大喜，往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韦一笑站在万安寺后殿的殿顶，双手一抖，将一条长绳抛了过来，范遥伸手接住。韦一笑叫道：“你缚在栏于上，当是一道绳桥。”

范遥刚将绳子缚好，神箭八雄中的赵一伤的一箭，便将绳子从中射断。范遥和韦一笑同时破口大骂，知道要搭架绳桥，非得先除去这神箭八雄不可。

韦一笑骂道：“射你个奶奶。哪一个不抛下弓箭，老子先宰了他。”一面骂，一面抽出长剑，纵身下地。他双足刚着地；五名青袍番僧立时仗剑围了上来，却是王保保手下十八番僧中的“五剑金刚”，五人手中长剑闪烁，剑招诡异，和韦一笑斗在一起。

鹤笔翁挥动鹤嘴笔苦战，高声叫道：“小王爷，你再不下令救火，我可对你要不客气了。”王保保哪去理他。四名手执禅杖的番僧分立小王爷四周，生怕有人偷袭。鹤笔翁焦躁起来，双笔突使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将身前三名番僧逼开两步，提气急奔，冲到了塔旁。五名番僧随后追到。鹤笔翁双足一登，便上了宝塔第一层的屋檐。五名番僧见火势烧得正旺，便不追上。

鹤笔翁一层层的上跃，待得登上第四层屋檐时，范遥从第七层上探头出来，高举鹿杖客的身子，大声叫道：“鹤老儿，快给我停步！你再动一步，我便将鹿老儿摔成一团鹿肉酱。”鹤笔翁果然不敢再动，叫道：“苦大师，我师兄弟跟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你何苦如此跟我们为难？你要救你的老情人灭绝师太，要救你女儿周姑娘，尽管去救便是，我决计不来阻拦。”灭绝师太服了苦头陀给她的解药后，只道真是毒药，自己必死，只是周芷若竟也被灌了毒药，毕生指望尽化泡影，心中如何不苦？正自伤心，忽听得塔下喧哗之声大作，跟着苦头陀和鹤笔翁斗口、王保保下令纵火等等情形，一一听得清楚。她心下奇怪：“莫非这鬼模样的头陀当真是救我来着？”试一运气，立时便觉丹田中一股暖意升将上来，和自中毒以来的情形大不相同。

她不肯听赵敏之令出去殿上比武，已自行绝食了六七日，胃中早是空空如也，解药入肚，迅速化入血液，药力行开，比谁都快。加之她内力深厚，犹在宋远桥、俞莲舟、何太冲诸人之上，仅比少林派掌门空闻神僧稍逊，十香软筋散的毒性遇到解药后渐渐消退，被她运气一逼，内功登时生出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内功已复了五六成。

她正加紧运功，忽听得鹤笔翁在外高声大叫，字字如利箭般钻入耳中：“……你要救你的老情人灭绝师太，要救你女儿周姑娘，尽管去救便是，我决计不来阻拦。”

这甚么，“老情人”云云，叫她听了如何不怒？大踏步走到栏干之旁，怒声喝道：“你满嘴胡说八道，不清不白的说些甚么？”鹤笔翁求道：“老师太，你快劝劝你老……老朋友，先放我师兄下来。我担保你一家三口，平安离开。玄冥二老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决不致言而无信。”灭绝师太怒道：“甚么一家三口？”

范遥虽然身处危境，还是呵呵大笑，甚是得意，说道：“老师太，这老儿说我是你的旧情人，那个周姑娘嘛，是我和你两个的私生女儿。”

灭绝师太怒容满面，在时明时暗的火光照耀之下，看来极是可怖，沉声喝道：“鹤老儿，你上来，我跟你拚上一百掌再说。”若在平时，鹤笔翁说上来便上来，何惧于一个峨嵋掌门，但此刻师兄落在别人手中，不敢蛮来，叫道：“苦头陀，那是你自己说的，可不是我信口开河。”灭绝师太双目瞪着范遥，厉声问道：“这是你说的么？”

范遥哈哈一笑，正要乘机挖苦她几句，忽听得塔下喊声大作，往下望时，只见火光中一条人影如穿花蝴蝶般迅速飞舞，在人丛中穿插来去、呛啾啾、呛啾啾之声不绝，众番僧、众武士手中兵刃纷纷落地，却是教主张无忌到了。

张无忌这一出手，围攻韦一笑的五名持剑番僧五剑齐飞。韦一笑大喜，闪身抢到他身旁，低声道：“我到汝阳王府去放火。”张无忌点了点头，已明白他用意。自己这里只寥寥数人，要是急切间救不出六大派群豪，对方援兵定然越来越多，青翼蝠王到汝阳王府去一放火，众武士必是保护王爷要紧，实是个绝妙的调虎离山、釜底抽薪之计。只见韦一笑一条青色人影一晃，已自掠过高墙。

张无忌一看周遭情势，朗声问道：“范右使，怎么了？”范遥叫道：“糟糕之极！烧断了出路，一个也没能逃得出。”

此时王保保手下的十八番僧中，倒有十四人攻到了张无忌身畔。张无忌心想擒贼先擒王，只须擒住了那头戴金冠的鞞子王公，便能要胁他下令救火放人，当下身形一侧，从众番僧间窜了过去，犹似游鱼破水，直欺到王保保身前。

蓦地里左首一剑刺到，寒气逼人，剑尖直指胸口。张无忌急退一步，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张公子，这是家兄，你莫伤他。”但见她手中长剑颤动，婀娜而立，刃寒胜水，剑是倚天剑，貌美如花，人是赵敏。她急跟张无忌而来，只不过迟了片刻。

张无忌道：“你快下令救火放人，否则我可要对不起两位了。”赵敏叫道：“十八金刚，此人武功了得，结金刚阵挡住了。”那十八番僧适才吃过张无忌苦头，不须郡主言语点明，早知他的厉害，只听得当的一声大响，“四钹金刚”手中的八面大铜钹齐声敲击，十八名番僧来回游走，挡在王保保和赵敏的身前，将张无忌隔开了。

张无忌一瞥之下，见十八名番僧盘旋游走，步法诡异，十八人组成一道人墙，看来其中还蕴藏着不少变化。他忍不住便想冲一冲这座金刚阵，但就在此时，砰的一声大响，高塔上倒了一条大柱下来。

一回头，只见火焰已烧到了第七层上。血红的火舌缭绕之中，两人拳掌交相，斗得极是激烈，正是灭绝师太和鹤笔翁。第十层的栏干之旁倚满了人，都是少林、武当各派人物，这干人武功尚未全复，何况高塔离地十余丈，纵有绝顶轻功而内力又丝毫未失，跳下来也非活活摔死不可。

张无忌一个念头在脑海中飞快的转了几转：“此金刚阵非片刻间所能破，

何况击败众番僧，又有别的好手上来，要擒赵姑娘的哥哥，大是不易。灭绝师太和这鹤笔翁斗了这些时，始终未曾落败，看来她功力已复，那么大师伯等内力当也已经恢复，只是宝塔太高，无法跃将下来而已。”

他一动念间，突然满场游走，双手忽打忽拿、忽拍忽夺，将神箭八雄尽数击倒，此外众武士凡是手持弓箭的，都被他或断弓箭，或点穴道，眼看高塔近旁已无弯弓搭箭的好手，纵声叫道：“塔上各位前辈，请逐一跳将下来，在下在这里接着！”

塔上诸人听了都是一怔，心想此处高达十余丈，跳下去力道何等巨大，你便有千斤之力也无法接住。崆峒、昆仑各派中便有人嚷道：“千万跳不得，莫上这小子的当！他要骗咱们摔得粉身碎骨。”

张无忌见烟火弥漫，已烧近众高手身边，众人若再不跳，势必尽数葬身火窟，提声叫道：“俞二伯，你待我恩重如山，难道小侄会存心相害吗？你先跳罢！”

俞莲舟对张无忌素来信得过，虽想他武功再强，也决计接不住自己，但想与其活活烧死，还不如活活摔死，叫道：“好！我跳下来啦！”纵身一跃，从高塔上跳将下来。

张无忌看得分明，待他身子离地约有五尺之时，一掌轻轻拍出，击在他的腰里。这一掌中所运，正是“乾坤大挪移”的绝顶武功，吞吐控纵之间，已将他自上向下一股巨力拨为自左至右。

俞莲舟的身子向横里直飞出去，一摔数丈，此时他功力已恢复了七八成，一个回旋，已稳稳站在地下，顺手一掌，将一名蒙古武士打得口喷鲜血。他大声叫道：“大师哥、四师弟！你们都跳下来罢！”

塔上众人见俞莲舟居然安好无恙，齐声欢呼起来。

宋远桥爱子情深，要他先脱险地，说道：“青书，你跳下去！”宋青书自出囚室后，一直站在周芷若身旁，说道：“周姑娘，你快跳。”周芷若功力未复，不能去相助师父，却不肯自行逃生，听宋青书这么说，摇了摇头道：“我等师父！”

这时何太冲、班淑娴等已先后跳下，都由张无忌施展乾坤大挪移神功出掌拍击，自直堕取为横摔，一一脱离险境。这一干人功力虽未全复，但只须回复得五六成，已是众番僧、众武士所难以抵挡。俞莲舟等顷刻间夺得兵刃，护在张无忌身周。王保保和赵敏的手下欲上前阻挠，均被俞莲舟、何太冲、班淑娴等挡住。塔上每跃下一人，张无忌便多了一个帮手。那些人自被赵敏囚入高塔之后，人人受尽了屈辱，也不知有多少人被割去了手指，此时得脱牢笼，个个含愤拚命，霎时间已有二十余名武士尸横就地。

王保保见情势不佳，传令：“调我飞弩亲兵队来！”

哈总管正要去传小王爷号令，突然间只见东南角上火光冲天。他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小王爷，王府失火！咱们快去保护王爷要紧。”

王保保关怀父亲安危，顾不得擒杀叛贼，忙道：“妹子，我先回府，你诸多小心！”不等赵敏答应，掉转马头，直冲出去。

王保保这一走，十八金剛一齐跟去，王府武士也去了一大半。余下众武士见王府失火，谁也没想到只是韦一笑一人捣鬼，只道大批叛徒进攻王府，无不惊惶。

其时宋青书、宋远桥、张松溪、莫声谷等都已跃下高塔，双方强弱之势更形逆转，待得空闻方丈、空智大师，以及少林派达摩堂、罗汉堂众高僧一

一跃下时，赵敏手下的武士已无可抗御。

赵敏心想此时若再不走，反而自己要成为他的俘虏，当即下令：“各人退出万安寺。”转头向张无忌道：“明日黄昏，我再请你饮酒，务请驾临。”张无忌一怔之间，尚未答应，赵敏一笑嫣然，已退入了万安寺后殿。

只听得范遥在塔顶大叫：“周姑娘，快跳下，火烧眉毛啦，你不再跳，难道想做焦炭美人么？”周芷若道：“我陪着师父！”

灭绝师太和鹤笔翁剧斗一阵，烟火上腾，便跃上一层，终于斗上了第十层的屋角。她功力尚未全复，但此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掌法中只攻不守。鹤笔翁一来挂念着师兄，心有二用，二来前伤未愈，三来适才中了麻药，穴道又被封闭良久，手脚究也不十分灵便，两人竟斗了个不分上下。灭绝师太听到徒儿的说话，叫道：“芷若，你快跳下去，别来管我！这贼老儿辱我太甚，岂能容他活命？”

鹤笔翁暗暗叫苦：“这老尼全是拚命的打法，我救师兄要紧，难道跟她在这一火窟中同归于尽不成？”大声道：“灭绝师太，这话是苦头陀说的，跟我可不相干。”

灭绝师太撒掌回身，问范遥道：“兀那头陀，这等疯话可是你说的？”范遥嬉皮笑脸的道：“甚么疯话？”这一句话，明摆着要灭绝师太亲口重复一遍：“他说我是你的老情人，周芷若是我跟你生的私生女儿。”这两句她如何能说得出出口？但就是范遥这句话，她已知鹤笔翁之言不假，只气得全身发颤。

鹤笔翁见灭绝师太背向自己，突然一阵黑烟卷到，正是偷袭的良机，烟雾之中，一掌击向灭绝师太背心。周芷若和范遥看得分明，齐声叫道：“师父小心！”“老尼姑小心！”但灭绝师太回掌反击，已挡不了鹤笔翁的阴阳双掌，左掌和他的左掌相抵，鹤笔翁的右手所发的幽冥神掌终于击在她的背心。那幽冥神掌何等厉害，当年在武当山上，甚至和张三丰都对得一掌，灭绝师太身子一晃，险些摔倒。周芷若大惊，抢上扶住了师父。

范遥大怒，喝道：“阴毒卑鄙的小人，留你作甚？”提起裹着鹿杖客和韩姬的被窝卷儿，抛了下去。鹤笔翁同门情深，危急之际不及细思，扑出来便想抓住鹿杖客。但那被窝卷离塔太远，鹤笔翁只抓到被窝一角，一带之下，竟身不由主的跟着一起摔落。

张无忌站在塔下，烟雾弥漫之中瞧不清塔上这几人的纠葛，眼见一大捆物事和一个人摔下，那捆物事不知是甚么东西，隐约间只看到其中似乎包得有人，但那人却看清楚是鹤笔翁。他明知此人曾累得自己不知吃过多少苦头，甚至自己父母之死也和他有莫大关连，可是终究不忍袖手不顾，任由他跌得粉身碎骨，立即纵身上前，双掌分别拍出，将被窝和鹤笔翁分向左右击出三丈。

鹤笔翁一个回旋，已然站定，心中暗叫一惊：“好险！”他万没想到张无忌竟会以德报怨，救了自己一命，转身去看师兄时，却又吃了一惊。原来张无忌一拍之下，被窝散开，滚出两个赤裸裸的人来，正好摔入火堆之中。鹿杖客穴道未解，动弹不得，须发登时着火。鹤笔翁大叫：“师哥！”抢入火堆中抱起。

他跃出火堆，立足未定，俞莲舟叫道：“吃我一掌！”左掌击向他肩头。鹤笔翁不敢抵敌，沉肩相避，俞莲舟这一掌似已用老，但他肩头下沉，这一掌仍是跟着下击，拍的一声，只痛得他额头冷汗直冒，此刻救师兄要紧，忙

抱起鹿杖客，飞身跃出高墙。

便在此时，塔中又是一根燃烧着的大木柱倒将下来，压着韩姬尸身，片刻间全身是火，塔下众人齐声大叫：“快跳下来，快跳下来！”

范遥东窜西跃，躲避火势。那宝塔梁柱烧毁后，砖石纷纷跌落，塔顶已微微晃动，随时都能塌将下来。

灭绝师太厉声道：“芷若，你跳下去！”周芷若道：“师父，你先跳了，我再跳！”灭绝师太突然纵身而起，一掌向范遥的左肩劈下，喝道：“魔教的贼子，实是容你不得！”

范遥一声长笑，纵身跃下。张无忌一掌击出，将他轻轻送开，赞道：“范右使，大功告成，当真难能！”范遥站定脚步，说道：“若非教主神功盖世，大伙儿人人成了高塔上的烤猪。范遥行事不当，何功之有？”

灭绝师太伸臂抱了周芷若，踊身下跳，待离地面约有丈许时，双臂运劲上托，反将周芷若托高了数尺。这么一来，周芷若变成只是从丈许高的空中落下，丝毫无碍，灭绝师太的下堕之势却反而加强。

张无忌抢步上前，运起乾坤大挪移神功往她腰后拍去。岂知灭绝师太死志已决，又绝不肯受明教半分恩惠，见他手掌拍到，拚起全身残余力气，反手一掌击出。双掌相交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张无忌的掌力被她这一掌转移了方向，喀喇一响，灭绝师太重重摔在地下，登时脊骨断成数截。张无忌却也被她挟着下堕之势的这一掌打得胸口气血翻涌，连退几步，心下大惑不解，灭绝师太这一掌，明明便是自杀。

周芷若扑到师父身上，哭叫：“师父，师父！”其余峨嵋派众男女弟子都围在师父身旁，乱成一团。灭绝师太道：“芷若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派掌门，我要你做的事，你都……都不会违背么？”周芷若哭道：“是，师父，弟子不敢忘记。”

灭绝师太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此，我死也瞑目……”眼见张无忌走上前来，伸手要搭她脉搏，灭绝师太右手蓦地里一翻，紧紧抓住张无忌的手腕，厉声道：“魔教的淫徒，你若玷污了我爱徒清白，我做鬼也不饶过……”最后一个“你”字没说出口，已然气绝身亡，但手指仍然不松，五片指甲在张无忌手腕上掏出了血来。

范遥叫道：“大伙儿都跟我来，到西门外会齐。倘若再有耽搁，奸王的大队人马这就要来啦。”

张无忌抱起灭绝师太的尸身，低声道：“咱们走罢！”周芷若将师父的手指轻轻扳离他手腕，接过尸身，向张无忌一眼也不瞧，便向寺外走去。

这时昆仑、崆峒、华山诸派高手早已蜂拥而出。只有少林派空闻、空智两位神僧不失前辈风范，过来合十向张无忌道谢，和宋远桥、俞莲舟等相互谦让一番，始先后出门。

张无忌以乾坤大挪移神功相援六派高手下塔，内力几已耗尽，最后和灭绝师太对了那一掌，更是大伤元气，这时几乎路也走不动了。莫声谷将他抱起，负在背后。张无忌默运九阳神功，这才内力渐增。

其时天已黎明，群雄来到西门，驱散把守城门的官兵，出城数里，杨道已率领骡马大车来接，向众人贺喜道劳。

空闻大师道：“今番若不是明教张教主和各位相救，我中原六大派气运难言。大恩不言谢，为今之计，咱们该当如何，便请张教主示下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在下识浅，有甚么主意，还是请少林方丈发号施令。”空闻大师坚决

不肯。

张松溪道：“此处离城不远，咱们今日在鞑子京城中闹得这天翻地覆，那奸王岂能罢休？待得王府中火势救灭，定必派遣兵马来追。咱们还是先离此处，再定行止。”何太冲道：“奸王派人来追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咱们便杀他个落花流水，出一出这几日所受的恶气。”张松溪道：“大伙儿功力未曾全复，要杀鞑子也不忙在一时，还是先避一避的为是。”

空闻大师道：“张四侠说的是，今日便是杀得多少鞑子，大伙儿也必伤折不小，咱们还是暂且退避。”少林掌门人说出来的话毕竟声势又是不同，旁人再无异议。空闻大师又问：“张四侠，依你高见，咱们该向何处暂避？”张松溪道：“鞑子料得咱们不是向南，便向东南，咱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径向西北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众人都是一怔。杨逍却拍手说道：“张四侠的见地高极。西北地广人稀，随便找一处荒山，尽可躲得一时。鞑子定然料想不到。”众人越想越觉张松溪此计大妙，当下拨转马匹，径向北行。

行出五十余里，群侠在一处山谷中打尖休息。杨逍早已购齐各物，干粮酒肉，无一或缺。众人谈起脱困的经过，都说全仗张无忌和范遥两人相救。

这边厢周芷若和峨嵋派众人将灭绝师太的尸身火化了。空闻、空智、宋远桥、张无忌等一一过去行礼致祭。灭绝师太一代大侠，虽然性情怪僻，但平素行侠仗义，正气凛然，武林中人所共敬。峨嵋群弟子放声大哭，余人也各凄然。

空闻大师朗声说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峨嵋诸侠只须继承师太遗志，师太虽死犹生。这一次奸人下毒，谁都吃了大亏，本派空性师弟也为鞑子所害，此仇自是非报不可，如何报仇，却须从长计议。”

空智大师道：“中原六大派原先与明教为敌，但张教主以德报怨，反而出手相救，双方仇嫌，自是一笔勾销。今后大伙儿同心协力，驱除胡虏。”

众人一齐称是。但说到如何报仇，各派议论纷纷，难有定见。最后空闻说道：“这件事非一时可决，咱们休息数日，分别回去，日后大举报仇，再徐商善策。”当下众人均点头称是。

张无忌道：“此间大事已了，我有些私人俗务，尚须回大都一转，谨与各位作别。今后当与各位并肩携手，与鞑子决一死战。”

群豪齐叫：“大伙儿并肩携手，与鞑子决一死战。”呼声震天，山谷鸣响，当下一齐送到谷口。

张无忌行礼作别。杨逍道：“教主，你是天下英雄之望，一切多多保重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兄弟理会得。”纵马向南驰去。

猛见黑光一闪，三件兵刃登时削断，五个人中有四人被齐胸斩断，四面八方的摔下山麓。只郑长老断了一条手臂，跌倒在地。但见谢逊手中握着一柄黑沉沉的大刀，正是号称“武林至尊”的屠龙宝刀。



## 二十八 恩断义绝紫衫王

将近大都时，张无忌心想昨晚万安寺一战，汝阳王手下许多武士已识得自己面目，撞上了诸多不便，于是到一家农家买了套庄稼汉子的旧衣服换了，头上戴个斗笠，用煤灰泥巴将手脸涂得黑黑地，这才进城。

他回到西城的客店外，四下打量，前后左右并无异状，当即闪身入内，进了自己的住房。小昭正坐在窗边，手中做着针线，见他进房，一怔之下，才认了他出来，满脸欢容，如春花之初绽，笑道：“公子爷，我还道是哪一个庄稼汉闯错了屋子呢，真没想到是你。”

张无忌笑道：“你在做甚么？独个儿闷不闷？”小昭脸上一红，将手中缝着的衣衫藏到了背后，忸怩道：“我在学着缝衣，可见不得人的。”将衣衫藏在枕头底下，斟茶给张无忌喝，见到他满脸黑泥，笑道：“你洗不洗脸？”

张无忌微笑道：“我故意涂抹的，可别洗去了。”拿着茶杯，心下沉吟：“赵姑娘要我陪她去借屠龙刀。大丈夫言出如山，不能失信于人。何况我原要去接义父回归中土。义父本来担心中原仇家太多，他眼盲之后，应付不了。此时武林群豪同心抗胡，私人的仇怨，甚么都该化解了。只须我陪他老人家在一起，谅旁人也不能动他一根毫毛。大海中风涛险恶，小昭这孩子是不能一齐去的。嗯，有了，我要赵姑娘将小昭安顿在王府之中，倒比别的处所平安得多。”

小昭见他忽然微笑，问道：“公子，你在想甚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带着你很是不便。我想到了一处所在，可以送你去寄居。”小昭脸上变色，道：“公子爷，我一定要跟着你，小昭要天天这般服侍你。”

张无忌劝道：“我是为你好。我要去的地方很远，很危险，不知甚么时候才能回来。”小昭道：“在光明顶上那山洞之中，我就已打定了主意，你到哪里，我跟到哪里。除非你把我杀了，才能撇下我。你见了我讨厌，不要我陪伴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不，不！你知道我很喜欢你，我只是不愿你去冒无谓的危险。我一回来，立刻就会找你。”小昭摇头道：“只要在你身边，甚么危险我都不在乎。公子爷，你带我去罢！”

张无忌握着小昭的手，道：“小昭，我也不须瞒你，我是答应了赵姑娘，要陪她往海外一行。大海之中，波涛连天。我是不得不去。但你去冒此奇险，殊是无益。”

小昭胀红了脸，道：“你陪赵姑娘一起，我更加要跟着你。”说了这两句话，已急得眼中泪水盈盈。张无忌道：“为甚么更加要跟着我？”小昭道：“那赵姑娘心地歹毒，谁也料不得她会对你怎样。我跟着你，也好照看着你些儿。”

张无忌心中一动：“莫非这小姑娘对我暗中已生情意？”听到她言辞中怵怵之诚，不禁感激，笑道：“好，带便带你去，大海中晕起船来，可不许叫苦。”小昭大喜，连声答应，说道：“我要是惹得你不高兴，你把我抛下海去喂鱼罢！”张无忌笑道：“我怎么舍得？”

他二人虽然相处日久，有时旅途之际客舍不便，便同卧一室，但小昭自居婢仆，张无忌又从来不说一句戏谑调笑的言语。这时他冲口而出说了句“我怎么舍得”，自知失言，不由得脸上一红，转过了头望着窗外。小昭却叹了口气，自去坐在一边。

张无忌问道：“你为甚么叹气？”小昭道：“你真正舍不得的人多着呢。峨嵋派的周姑娘，汝阳王府的郡主娘娘，将来不知道还有多少。你心中怎会挂念着我这个小丫头？”

张无忌走到她面前，说道：“小昭，你一直待我很好，难道我不知道么？难道我是个忘恩负义、不知好歹的人吗？”说这两句话时脸色郑重，语意极是诚恳。

小昭又是害羞，又是欢喜，低下了头道：“我又没要你对我怎样，只要你许我永远服侍你，做你的小丫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一晚没睡，一定倦了，快上床休息一会罢。”说着掀开被窝，服侍他安睡，自去坐在窗下，拈着针线缝衣。

张无忌听着她手上的铁链偶尔发出轻微的铮铮之声，只觉心中平安喜乐，过不多时，便合上眼睡着了。

这一睡直到傍晚始醒，他吃了碗面，说道：“小昭，我带你去见赵姑娘，借她倚天剑斩断你手脚上的铐镣。”两人走到街上，但见蒙古兵卒骑马来回奔驰，戒备甚严，自是昨晚汝阳王府失火、万安寺大乱之故。两人一听到马蹄声音，便缩身在屋角后面，不让元兵见到，不多时便到了那家小酒店中。

张无忌带着小昭推门入内，只见赵敏已坐在昨晚饮酒的座头上，笑吟吟的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张公子真乃信人。”张无忌见她神色如常，丝毫不以昨晚之事为忤，暗想：“这位姑娘城府真深，按理说我派人杀了她父亲的爱姬，将她费尽心血捉来的六派高手一齐放了，她必定恼怒异常，不料她一如平时，且看她待会如何发作。”见桌上已摆设了两副杯筷，他欠一欠身，便即就坐，小昭远远站着伺候。

张无忌抱拳说道：“赵姑娘，昨晚之事，在下诸多得罪，还祈见谅。”赵敏笑道：“爹爹那韩姬妖妖娆娆的，我见了就讨厌，多谢你叫人杀了她。我妈妈尽夸赞你能干呢。”张无忌一怔，如此结果，实是大出意料之外。赵敏又道：“那些人你救了去也好，反正他们不肯归降，我留着也是无用。你救了他们，大家一定感激你得紧。当今中原武林，声望之隆，自是无人再及得上你了。张公子，我敬你一杯！”说着笑盈盈的举起酒杯。

便在此时，门口走进一个人来，却是范遥。他先向张无忌行了一礼，再恭恭敬敬的向赵敏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郡主，苦头陀向你告辞。”赵敏并不还礼，冷冷的道：“苦大师，你瞒得我好苦。你郡主这个筋斗栽得可不小啊。”

范遥站起身来，昂然说道：“苦头陀姓范名遥，乃明教光明右使。朝廷与明教为敌，本人混入汝阳王府，自是有所为而来。多承郡主礼敬有加，今日特来作别。”

赵敏仍是冷冷的道：“你要去便去，又何必如此多礼？”范遥道：“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，自今而后，在下即与郡主为敌，若不明白相告，有负郡主平日相待之意。”

赵敏向张无忌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到底有甚么本事，能使手下个个对你这般死心塌地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们是为国为民、为仁侠、为义气，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识，可是一见如故，肝胆相照，只是不枉了兄弟间这个‘义’字。”

范遥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教主这几句言语，正说出了属下的心事。教主，你多多保重。这位郡主娘娘年纪虽轻，却是心狠手辣，大非寻常。你良心太好，可千万别要上当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是，我自是不敢大意。”赵敏笑道：

“多谢苦大师称赞。”

范遥转身出店，经过小昭身边时，突然一怔，脸上神色惊愕异常，似乎突然见到甚么可怕之极的鬼魅一般，失声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小昭奇道：“怎么啦？”范遥向她呆望了半晌，摇头道：“不是的……不是的……我看错人了。”长叹一声，神色黯然，推门走了出去。口中喃喃的道：“真像，真像。”

赵敏与张无忌对望一眼，都不知他说小昭像谁。

忽听得远处传来几下唿哨之声，三长两短，声音尖锐。张无忌一怔，记得这是峨嵋派招聚同门的讯号，当日在西域遇到灭绝师太等一干人时，曾数次听到她们以此讯号相互联络，寻思：“怎地峨嵋派又回到了大都？莫非遇上了敌人么？”赵敏道：“那是峨嵋派，似乎遇上了甚么急事。咱们去瞧瞧，好不好？”张无忌奇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赵敏笑道：“我在西域率人跟了她们四日四夜，终于捉到了灭绝师太，怎会不知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好，咱们便去瞧瞧。赵姑娘，我先求你一件事，要借你的倚天剑一用。”赵敏笑道：“你未借屠龙刀，先向我借倚天剑，算盘倒是精明。”解下腰间系着的宝剑，递了过去。

张无忌拿在手里。拔剑出鞘，道：“小昭，你过来。”小昭走到他身前，张无忌挥动长剑，嗤嗤几下轻响，小昭手脚上铐链一齐削断，呛啷啷跌在地下。小昭下拜道：“多谢公子，多谢郡主。”赵敏微笑道：“好美丽的小姑娘。你教主定是欢喜你得紧了。”小昭脸上一红，眼中闪耀着喜悦的光芒。

张无忌还剑入鞘，交给赵敏，只听得峨嵋派的唿哨声直往东北方而去，便道：“咱们去罢。”赵敏摸出一小锭银子抛在桌上，闪身出店。

张无忌怕小昭跟随不上，右手拉住她手，左手托在她腰间，不即不离的跟在赵敏身后。只奔出十余丈，便觉小昭身子轻飘飘的，脚步移动也甚迅速，他微觉奇怪，手上收回相助的力道，见小昭仍是和自己并肩而行，始终不见落后。虽然他此刻未施上乘轻功，但脚下已是极快，小昭居然仍能跟上。

转眼之间，赵敏已越过几条僻静小路，来到一堵半塌的围墙之外。张无忌听到墙内隐隐有女子争执的声音，知道峨嵋派便在其内，拉着小昭的手越墙而入，黑暗中落地无声。围墙内遍地长草，原来是个废园。赵敏跟着进来，三人伏在长草之中。

废园北隅有个破败凉亭，亭中影影绰绰的聚集着二十来人，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“你是本门最年轻的弟子，论资望，说武功，哪一桩都轮不到你来做本派掌门……”张无忌认得是丁敏君的语音，在长草丛中伏身而前，走到离凉亭数丈之处，这才停住。此时星光黯淡，瞧出来朦胧一片，他凝神注视，隐约看清楚亭中有男有女，都是峨嵋派弟子，除了敏君外，其余灭绝师太座下的诸大弟子似乎均在其内。左首一人身形修长，青裙曳地，正是周芷若。只听丁敏君话声极是严峻，不住口的道：“你说，你说……”

周芷若缓缓的道：“丁师妹说的是，小妹是本门最年轻的弟子，不论资历、武功、才干、品德，哪一项都够不上做本派掌门。师父命小妹当此大任，小妹原曾一再苦苦推辞，但先师厉言重责，要小妹发下毒誓，不得有负师父的嘱咐。”

峨嵋大弟子静玄说道：“师父英明，既命周师妹继任掌门，必有深意。咱们同受师父栽培的大恩，自当遵奉她老人家遗志，同心辅佐周师妹，以光本派武德。”

丁敏君冷笑道：“静玄师姊说师父必有深意，这‘必有深意’四字果然说得好。咱们在高塔之上、高塔之下，不是都曾亲耳听到苦头陀和鹤笔翁大声叫嚷么？周师妹的父母是谁，师父为何对她另眼相看，这还明白不过么？”

苦头陀对鹿杖客说道灭绝师太是他的老情人、周芷若是他二人的私生女儿，只不过是邪魔外道的古怪脾气发作、随口开句玩笑，但鹤笔翁这么公然叫嚷出来，旁人听在耳里，虽然未必尽信，难免有几分疑心。这等男女之私，常人总是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，而灭绝师太对周芷若如此另眼相看，一众弟子均是不明所以，“私生女儿”这四字正是最好的解释。各人听了丁敏君这几句话，都默然不语。

周芷若颤声道：“丁师姊，你若不服小妹接任掌门，尽可明白言讲。你胡言乱语，败坏师父毕生清誉，该当何罪？小妹先父姓周，乃是汉水中一个操舟的船夫，不会丝毫武功。先母薛氏，祖上却是世家，本是襄阳人氏，襄阳城破之后逃难南下，沦落无依，嫁了先父。小妹蒙武当派张真人之荐，引入峨嵋门下，在此以前，从未见过师父一面。你受师父大恩，今日先师撒手西归，便来说这等言语，这……这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语音哽咽，泪珠滚滚而下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丁敏君冷笑道：“你想任本派掌门，尚未得同门公认，自己身分未明，便想作威作福，分派我的不是，甚么败坏师父清誉，甚么该当何罪。你想来治我的罪，是不是？我倒要请问：你既受师父之嘱继承掌门，便该即日回归峨嵋。师父逝世，本派事务千头万绪，在在均要掌门人分理。你孤身一人突然不声不响的回到大都，却是为何？”

周芷若道：“师父交下一副极重的担子，放在小妹身上，是以小妹非回大都不可。”丁敏君道：“那是甚么事？此处除了本派同门，并无外人，你尽可明白言讲。”周芷若道：“这是本派最大的机密，除了本派掌门人之外，不能告知旁人。”

丁敏君冷笑道：“哼，哼！你甚么都往‘掌门人’这三个字上一推，须骗我不倒。我来问你：本派和魔教仇深似海，本派同门不少丧于魔教之手，魔教教众死于师父倚天剑下的更是不计其数。师父所以逝世，便因不肯受那魔教教主一托之故。然则师父尸骨未寒，何以你便悄悄的来寻魔教那个姓张的小淫贼、那个当教主的大魔头？”

张无忌听到最后这几句话时身子不禁一震，便在此时，只觉一根柔腻的手指伸到自己左颊之上，轻轻刮了两下，正是身旁的赵敏以手指替他刮着。张无忌满脸通红，心想：“难道周姑娘真的是来找我么？”

只听周芷若嗫嗫嚅嚅的道：“你……你又来胡说八道了。”

丁敏君大声道：“你还想抵赖？你叫大伙儿先回峨嵋，咱们问你回大都都有甚么事，你偏又吞吞吐吐的不肯说。众同门情知不对，这才蹀在你的后面。你向你父亲苦头陀探问小淫贼的所在，当我们不知道么？你去客店找那小淫贼，当我们不知道么？”

她左一句“小淫贼”，右一句“小淫贼”，张无忌脾气再好，却也不禁着恼，突觉头颈中有人呵了一口气，自是赵敏又在取笑了。

丁敏君又道：“你爱找谁说话，爱跟谁相好，旁人原是管不着。但这姓张的小淫贼是本派的生死对头，昨晚众人逃出大都，一路之上，何以你尽是含情脉脉的瞧他？他走到哪里，你的目光便跟到哪里，这可不是我信口雌黄，这里众同门都曾亲眼目睹。那日在光明顶上，先师叫你刺他一剑，他居然不

闪不避，对你眉花眼笑，而你也对他挤眉弄眼，不痛不痒的轻轻刺了他一下。以倚天剑之利，怎能刺他不死？这中间若无私弊，有谁能信？”

周芷若哭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谁挤眉弄眼了？你尽说些难听的言语来诬赖人。”

丁敏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这话难听，你自己所作所为，便不怕人说难看了？你的话便好听了？哼，刚才你怎么问那客房中的掌柜来着？‘劳你的驾，这里可有一位姓张的客官吗？嗯，二十来岁年纪，身材高高的，或者，他不说姓张，另外说个姓氏。’”她尖着嗓子，学起周芷若慢吞吞的声调，装腔作势，说得加意的妖媚娇柔，令人听得毛骨悚然。

张无忌心下恼怒，暗想这丁敏君乃峨嵋派中最为刁钻刻薄之人，周芷若柔弱仁懦，万不是她的对手，但若自己挺身而出为周芷若撑腰，一来这是峨嵋派本门事务，外人不便置喙，二来只有使周芷若处境更为不利，眼见她被挤逼得狼狈之极，自己却束手无策。

峨嵋派中大多数弟子本来都遵从师父遗命，奉周芷若为掌门人，但听丁敏君辞锋咄咄，说得入情入理，均想：“师父和魔教结怨太深。周师妹和那魔教教主果是干系非同寻常，倘若她将本派卖给了魔教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只听丁敏君又道：“周师妹，你由武当派张真人引入师父门下，那魔教的小淫贼是武当张五侠之子。这中间到底有甚么古怪阴谋，谁也不知底细。”提高了嗓子又道：“众位师兄师妹、师弟师妹，师父虽有遗言命周师妹接任掌门，可是她老人家万万料想不到，她圆寂之后尸骨未寒，本派掌门人立即便去寻那魔教教主相叙私情。此事和本派存亡兴衰干系太大，先师若知今晚之事，她老人家必定另选掌门。师父的遗志乃是要本派光大发扬，决不是要本派覆灭在魔教之手。依小妹之见，咱们须得继承先师遗志，请周师妹交出掌门铁指环，咱们另推一位德才兼备、资望武功足为同门表率 的师妹，出任本派掌门。”她说了这几句话后，同门中便有六七人出言附和。

周芷若道：“我受先师之命，接任本派掌门，这铁指环决不能交。我实在不想当这掌门，可是我曾对师父立下重誓，决不能……决不能有负她老人家的托付。”这几句话说来半点力道也无，有些同门本来不作左右袒，听了也不禁暗暗摇头。

丁敏君厉声道：“这掌门铁指环，你不交也得交！本派门规严戒欺师灭祖，严戒淫邪无耻。你犯了这两条最最首要的大戒，还能掌理峨嵋门户么？”

赵敏将嘴唇凑到张无忌耳边，低声道：“你的周姑娘要糟啦！你叫我一声好姊姊，我便出头去给她解围。”张无忌心中一动，知道这位姑娘足智多谋，必有妙策使周芷若脱困，但她年纪比自己小得多，这一声“好姊姊”叫起来未免太也肉麻，实在叫不出口，正自犹豫，赵敏又道：“你不叫也由得你，我可要走啦。”

张无忌无奈，只得在她耳边低声叫道：“好姊姊！”赵敏噗哧一笑，正要长身而起，亭中诸人已然惊觉。丁敏君喝道：“是谁？鬼鬼祟祟的在这里偷听！”

突然间墙外传来几声咳嗽，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说道：“黑夜之中，你峨嵋派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甚么？”一阵衣襟带风之声掠过空际，凉亭外已多了两人。

这二人面向月光，张无忌看得分明，一个是佝偻龙钟的老妇，手持拐杖，正是金花婆婆，另一个是身形婀娜的少女，容貌奇丑，却是殷野王之女、张

无忌的表妹蛛儿殷离。那日韦一笑将蛛儿擒去，还没上光明顶便寒毒发作，强忍着不吸她热血，终于不支倒地，后来得周颠救醒，再寻蛛儿时却已不知去向。张无忌自和她分别以来，常自想念，不料此刻忽而出现，他大喜之下，几欲出声招呼。

丁敏君冷冷的道：“金花婆婆，你来干甚么？”金花婆婆道：“你师父在哪里？”丁敏君道：“先师已于昨日圆寂，你在园外听了这么久，却来明知故问。”

金花婆婆失声道：“啊，灭绝师太已圆寂了！是怎样死的？为甚么不等着再见我一面？唉，唉，可惜，可惜……”一句话没再说得下去，弯了腰不住的咳嗽。蛛儿轻轻拍着她背，向丁敏君冷笑道：“谁耐烦来偷听你们说话？我和婆婆经过这里，听得你叽哩咕噜的说个不停，我认得你的声音，这才进来瞧瞧。婆婆问你，你没听见么？你师父是怎样死的？”

丁敏君怒道：“这干你甚么事？我为甚么要跟你说？”

金花婆婆舒了口长气，缓缓的道：“我生平和人动手，只在你师父手下输过一次，可是那并非武功招数不及，只是挡不了倚天剑的锋利。这几年来发愿要找一口利刃，再与你师父一较高下。老婆子走遍了天涯海角，总算不枉了这番苦心，一位故人答应借宝刀给我一用。我打听得峨嵋派人众被朝廷囚禁在万安寺中，有心要去救你师父出来，和她较量一下真实本领，岂知今日来到，万安寺已成了一片瓦砾。唉！命中注定，金花婆婆毕生不能再雪此败之辱。灭绝师太啊灭绝师太，你便不能迟死一天半日吗？”

丁敏君道：“我师父此刻倘若尚在人世，你也不过再多败一场，叫你输得死心塌地……”

突然间拍拍拍拍，四下清脆的声响过去，丁敏君目眩头晕，几欲摔倒，脸上已被金花婆婆左右开弓的连击了四掌。别看这老婆婆病骨支离，咳嗽连连，岂知出手竟然迅捷绝伦，手法又怪异之极，这四掌打得了敏君竟无丝毫抗拒躲闪的余地。她与丁敏君相距本有两丈，但顷刻间欺近身去，打了四掌后又即退过，行动直似鬼魅。

丁敏君惊怒交集，立即拔出长剑，抢上前去，指着金花婆婆道：“你这老乞丐，当真活得不耐烦了？”金花婆婆似乎没听到她的辱骂，对她手中长剑也似视而不见，只缓缓的道：“你师父到底是怎么死的？”语意萧索，似乎十分的心灰意懒。丁敏君手中长剑的剑尖距她胸口不过三尺，终究不敢便刺了出去，只骂：“老乞丐，我为甚么要跟你说？”

金花婆婆长叹一声，自言自语：“灭绝师太，你一世英雄，可算得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一旦身故，弟子之中，竟无一个像样的人出来接掌门户吗？”

静玄师太走上一步，合掌说道：“贫尼静玄，参见婆婆。先师圆逝之时，遗命由周芷若周师妹接任掌门。只是本派之中尚有若干同门未服。先师既已圆寂，令婆婆难偿心愿，大数如此，夫复何言？本派掌门未定，不能和婆婆定甚么约会。但峨嵋乃武林大派，决不能堕了先师的威名。婆婆有甚么吩咐，便请示下，日后本派掌门自当凭武林规矩和你作一了断。但若婆婆自恃前辈，逞强欺人，峨嵋派虽然今遭丧师大难，也唯有和你周旋到底，血溅荒园，有死而已。”这一番话侃侃道来，不亢不卑，连张无忌和赵敏也是暗暗叫好。

金花婆婆眼中亮光一闪，说道：“原来尊师圆寂之时，已然传下遗命，定下了继任的掌门人，那好极了。是哪一位？便请一见。”语气已比对丁敏

君说话时客气得多了。

周芷若上前施礼，说道：“婆婆万福！峨嵋派第四代掌门人周芷若，问婆婆安好。”

丁敏君大声道：“也不害臊，便自封为本派第四代掌门人了”

蛛儿冷笑道：“这位周姊姊为人很好，我在西域之时，多承周姊姊的照料。她不配做掌门人，难道你反配么？你再在我婆婆面前放肆，瞧我不再赏你几个嘴巴！”

丁敏君大怒，刷的一剑便向蛛儿分心刺来。蛛儿一斜身，伸掌便往丁敏君脸上击去。她这身法和金花婆婆一模一样，但出手之迅捷却差得远了。丁敏君立即低头躲开，她那一剑却也没能刺中蛛儿。

金花婆婆笑道：“小妮子，我教了多少次，这么容易的一招还是没学会。瞧仔细了！”右手挥去，顺手在丁敏君左颊上一掌，反手在她右颊上一掌，跟着又是顺手击左颊，反手击右颊，这四掌段落分明，人人都瞧得清清楚楚，但丁敏君全身给一股大力笼罩住了，四肢全然动弹不得，面颊连中四掌，绝无招架之能，总算金花婆婆掌上未运劲力，她才没受到重伤。蛛儿笑道：“婆婆，你这手法我是学会了，就是没你这股内劲。我再来试试！”丁敏君仍是被金花婆婆的内力逼住了，眼见蛛儿这一掌又要打到脸上，气愤之下，几欲晕去。

突然间周芷若闪身而上，左手伸出，架开了蛛儿这一掌，说道：“姊姊且住！”转头向金花婆婆道：“婆婆，适才我静玄师姊已说得明白，本派同门武学上虽不及婆婆精湛，却也不容婆婆肆意欺凌。”

金花婆婆笑道：“这姓丁的女子牙尖齿利，口口声声的不服你做掌门，你还来代她出头么？”周芷若道：“本派门户之事，不与外人相干。小女子既受先师遗命，虽然本领低微，却也不容外人辱及本派门人。”

金花婆婆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只说得三个“好”字，便剧烈的咳嗽起来。蛛儿递了一粒丸药过去，金花婆婆接过服下，喘了一阵气，突然间双掌齐出，一掌按在周芷若前胸，一掌按在她后心，将她身子平平的挟在双掌之间，双掌着手之处，均是致命大穴。

这一招更是怪异之极，周芷若虽然学武为时无多，究已得了灭绝师太的三分真传，不料莫名其妙的便被对方制住了前胸后心要穴，只吓得花容失色，话也说不出来。金花婆婆森然道：“周姑娘，你这掌门人委实稀松平常。难道尊师竟将峨嵋派掌门的重任，交了给你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么？我瞧你呀，多半是胡吹大气。”

周芷若一定心神，寻思：“她这时手上只须内劲吐出，我心脉立时便被震断，死于当场。可是我如何能够堕了师父的威风？”一想到师父，登时勇气百倍，举起右手，说道：“这是峨嵋派掌门的铁指环，是先师亲手套在我的手上，岂有虚假？”

金花婆婆一笑，说道：“刚才你那师姊言道，峨嵋乃武林大派。此话倒也不错。可是凭你这点儿本领，能做这武林大派的掌门人吗？我瞧你还是乖乖听我吩咐的好。”

周芷若道：“金花婆婆，先师虽然圆寂，峨嵋派并非就此毁了。我落在你的手中，你要杀便杀，若想胁迫我做甚不应为之事，那叫休想。本派陷于朝廷奸计，被囚高塔，却有哪一个肯降服了？周芷若虽是年轻弱女，既受重任，自知艰巨，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。”

张无忌见她胸背要穴俱被金花婆婆按住，生死已在呼吸之间，兀自如此倔强，只怕金花婆婆一怒，立时便伤了她的性命，情急之下，便欲纵出相救。赵敏已猜到他心意，抓住他右臂轻轻一摇，意思说且不用忙。

只听金花婆婆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灭绝师太也不算怎么走眼啊。你这小掌门武功虽弱，性格儿倒强。嗯，不错，不错，武功差的可以练好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其实周芷若此刻早已害怕得六神无主，只是想着师父临死时的重托，唯有硬着头皮，挺立不屈。

峨嵋众同门本来都瞧不起周芷若，但此刻见她不计私嫌，挺身而出回护丁敏君，而在强敌挟持之下丝毫不堕本派威名，心中均起了对她敬佩之意。静玄长剑一晃，几声唿哨，峨嵋群弟子倏地散开，各出兵刃，团团将凉亭围住了。

金花婆婆笑道：“怎么样？”静玄道：“婆婆劫持峨嵋掌门，意欲何为？”金花婆婆咳了几声，道：“你们想倚多为胜？嘿嘿，在我金花婆婆眼下，再多十倍，又有甚么分别？”突然间放开了周芷若，身形晃处，直欺到静玄身前，食中两指，挖向她双眼。静玄急忙回剑削她双臂，只听得“嘿”的一声闷哼，身旁已倒了一位同门师妹。金花婆婆明攻静玄，左足却踢中了一名峨嵋女弟子腰间穴道。

但见她身形在凉亭周遭滴溜溜的转动，大袖飞舞，偶尔传出几下咳嗽之声，峨嵋门人长剑齐出，竟没一剑能刺中她衣衫，但男女弟子却已有七人被打中穴道倒地。她打穴手法极是怪异，被打中的都是大声呼叫。一时废园中凄厉的叫声此起彼落，闻之心惊。

金花婆婆双手一拍，回入凉亭，说道：“周姑娘，你们峨嵋派的武功，比之金花婆婆怎么样？”周芷若道：“本派武功当然高于婆婆。当年婆婆败在先师剑下，难道你忘了么？”金花婆婆怒道：“灭绝老尼徒仗宝剑之利，又算得甚么？”

周芷若道：“婆婆凭良心说一句，倘若先师和婆婆空手过招，胜负如何？”

金花婆婆沉吟半晌，道：“不知道。我原想知道尊师和我到底谁强谁弱，是以今日才到大都来。唉！灭绝师太这一圆寂，武林中少了一位高人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峨嵋派从此衰了。”

那七名峨嵋弟子呼号不绝，正似作为金花婆婆这话的注脚。静玄等年长弟子用力给他们推宫过血，丝毫不见功效，看来须金花婆婆本人方始解得。

张无忌当年医治过不少伤在金花婆婆手底的武林健者，知道这老婆婆下手之毒辣，江湖上实所罕有，有心出去相救，转念又想：“这一来帮了周姑娘，却得罪了蛛儿。我这个表妹不但对我甚好，且是骨肉至亲，我如何可厚此薄彼？”

只听金花婆婆道：“周姑娘，你服了么？”周芷若硬着头皮道：“本派武功深如大海，不能速成。我们年岁尚轻，自是不及婆婆，日后进展，却是不可限量。”

金花婆婆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金花婆婆就此告辞。待你日后武功不可限量之时，再来解他们的穴道罢。”说着携了蛛儿之手，转身便走。

周芷若心想这些同门的苦楚，便一时三刻也是难熬，金花婆婆一走，只怕他们痛也痛死了，忙道：“婆婆慢走。我这几位同门师妹师兄，还请解救。”金花婆婆道：“要我相救，那也不难。自今而后，金花婆婆和我这徒儿所到之处，峨嵋门人避道而行。”



周芷若心想：“我甫任掌门，立时便遇此大敌。倘若答应了此事，峨眉派怎么还能在武林中立足？这峨眉一派，岂非就此在我手中给毁了？”

金花婆婆见她蹉跎不答，笑道：“你不肯堕了峨眉派的威名，那也罢了。你将倚天剑借我一用，我就解救你的同门。”

周芷若道：“本派师徒陷于朝廷奸计，被囚高塔，这倚天剑怎么还能在我们手中？”

金花婆婆原本已料到此事，借剑之言也不过是万一的指望。但听周芷若如此说，脸上还是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，突然间厉声道：“你要保全峨眉派声名，便保不住自己性命……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枚丸药，说道：“这是断肠裂心的毒药，你吃了下去，我便救人。”

周芷若想起师父的嘱咐，柔肠寸断，寻思：“师父叫我欺骗张公子，此事我原本干不了，与其活着受那无穷折磨，还不如就此一死，一了百了，甚么都不管的干净。”当下颤抖着接过毒药。静玄喝道：“周师妹，不能吃！”

张无忌见情势危急，又待跃出阻止，赵敏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傻子！假的，不是毒药。”张无忌一怔之间，周芷若已将丸药送入了口中咽下。

静玄等人纷纷呼喝，又要抢上和金花婆婆动手。金花婆婆道：“很好，挺有骨气。这毒药么，药性一时三刻也不能发作。周姑娘，你跟着我，乖乖的听话，老婆子一喜欢，说不定便给解药于你。”说着走到那些被打中穴道的峨眉门人身畔，在每人身上敲拍数下。那几人疼痛登止，停了叫喊，只是四肢酸麻，一时仍不能动弹。这几人眼见周芷若舍命服毒，相救自己，都是十分感激，有人便道：“多谢掌门人！”

金花婆婆拉着周芷若的手，柔声道：“乖孩子，你跟着我去，婆婆不会难为你。”

周芷若尚未回答，只觉一股极大的力道拉着自己，身不由主的便腾跃而起。

静玄叫道：“周师妹……”抢上欲待拦阻，斜刺里一缕指风，劲射而至，却是蛛儿从旁发指相袭。静玄左掌挥起一挡，不料蛛儿这招乃是虚招，拍的一响，丁敏君脸上已吃了一掌，这“指东打西”，正是金花婆婆的武学。但听得蛛儿格格娇笑，已然掠墙而出。

张无忌道：“快追！”一手拉着赵敏，一手携着小昭，三人同时越墙。

静玄等突然见到长草中还躲着三人，无不惊愕。金花婆婆和张无忌的轻功何等高妙，待得峨眉群弟子跃上墙头，六人早已没入黑暗之中，不知去向。

张无忌等追出十余丈，金花婆婆脚下丝毫不停，喝道：“峨眉派弟子居然还有胆子追赶金花婆婆，嘿嘿，了不起！”赵敏道：“留下本派掌门！”身形一晃，抢上数丈，倚天剑剑尖已指到金花婆婆身后，这一招“金顶佛光”，正是峨眉派剑法的嫡传，她在万安寺中从峨眉派女弟子手中学得，只是并非自学灭绝师太，不免未臻精妙。

金花婆婆所得背后金刃破风之势，放开了周芷若，急转身躯。赵敏手腕一抖，又是一招“千峰竞秀”。金花婆婆识得她手中兵刃正是倚天宝剑，心下又惊又喜，伸手便来抢夺。数招一过，金花婆婆已欺近赵敏身前，手指正要搭上她执剑的手腕，不料赵敏长剑急转，使出一招昆仑派的剑法“神驼骏足”。

金花婆婆见她是个年轻女子，手持倚天剑，使的又是峨眉嫡传剑法，自当她是峨眉派弟子。金花婆婆为了对付灭绝师太，于峨眉派剑法已钻研数年，

见了赵敏出手几招，料得她功力不过尔尔，此后数招，心中已先行预想明白，这一欺近身去，倚天剑定然手到拿来，岂知这年轻姑娘竟会突然之间使出昆仑派剑法来。金花婆婆若非心中先入为主，纵是昆仑剑法，也奈何她不得，只是这一招来得太过出于意外，她武功虽高，可也给打了个冷不防，急忙着地打滚，方始躲开，但左手衣袖已被剑锋轻轻带到，登时削下一大片来。

金花婆婆惊怒之下，欺身再上。赵敏知道自己武功可跟她差着一大截，不敢和她拆招，只是挥动倚天剑，左刺右劈，东舞西击，忽而崆峒派剑法，忽而华山派剑法，一招昆仑派的“大漠飞沙”之后，紧跟是一招少林派达摩剑法的“金针渡劫”。每一招均是各派剑法中的精华所在，每一招均具极大威力，再加上倚天剑的锋锐，金花婆婆心中惊讶无比，一时竟无法逼近。蛛儿看得急了，解下腰间长剑，掷给金花婆婆。赵敏疾攻七八剑，到第九剑上，金花婆婆不得不以兵刃招架，擦的一声，长剑断为两截。

金花婆婆脸色大变，倒纵而出，喝道：“小妮子到底是谁？”赵敏笑道：“你怎地不拔屠龙刀出来？”金花婆婆怒道：“我若有屠龙刀在手，你岂能挡得了我十招八招？你敢随我去一试么？”赵敏笑道：“你能拿到屠龙刀，倒也好了。我只在大都等你，容你去取了刀来再战。”金花婆婆道：“你转过头来，让我瞧个分明。”赵敏斜过身子，伸出舌头，左眼闭，右眼开，脸上肌肉扭曲，向她扮个极怪的鬼脸。

金花婆婆大怒，在地下吐了一口唾液，抛下断剑，携了蛛儿和周芷若快步而去。

张无忌道：“咱们再追。”赵敏道：“那也不用忙，你跟我来。我包管你的周姑娘安然无恙便是。”张无忌道：“你说甚么屠龙刀？”赵敏道：“我听这老婆子在废园中说道，她走遍了天涯海角，终于向一位故人借得到了柄宝刀，要和灭绝师太的倚天剑一斗。‘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’要和倚天剑争锋，舍屠龙刀莫属。难道她竟向你义父谢老前辈借到了屠龙刀？我适才仗剑和她相斗，便是要逼她出刀。可是她手边又无宝刀，只叫我随她去一试。似乎她已知屠龙刀的所在，却是无法到手。”

张无忌沉吟道：“这倒奇了。”赵敏道：“我料她必去海滨，扬帆出海，前去找刀。咱们须得赶在头里，别让双眼已盲、心地仁厚的谢老前辈受这恶毒老婆子欺弄。”

张无忌听了她最后这句话，胸口热血上涌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他初时答应赵敏去借屠龙刀，只不过是為了大丈夫千金一诺，不能食言，此刻想到金花婆婆会去和义父为难，恨不得插翅赶去相救。

当下赵敏带着两人，来到王府之前，向府门前的卫士嘱咐了好一阵。那卫士连声答应，回身入内，不久便牵了九匹骏马、提了一大包金银出来。赵敏和张无忌、小昭三人骑了三匹马，让另外六匹跟在后面轮流替换，疾驰向东。

次日清晨，九匹马都已疲累不堪。赵敏向地方官出示汝阳王调动天下兵马的金牌，再换了九匹坐骑，当日深夜，已驰抵海边。

赵敏骑马直入县城，命县官急速备好一艘最坚固的大海船，船上舵工、水手、粮食、清水、兵刃，寒衣，一应备齐，除此之外，所有海船立即驱逐向南，海边五十里之内不许另有一艘海船停泊。汝阳王金牌到处，小小县官如何敢不奉命唯谨？赵敏和张无忌、小昭三人自在县衙门中饮酒等候。不到一日，县官报称一切均已办妥。

三人到海边看船时，赵敏不由得连连顿足，大叫：“糟了！”原来海边所停泊的这艘海船船身甚大，船高二层，船头甲板和左舷右舷均装有铁炮，却是蒙古海军的炮船。当年蒙古大军远征日本，大集舟师，不料一场飓风，将蒙古海军打得七零八落，东征之举归于泡影，但舟舰的规模却也从那时起遗了下来。赵敏百密一疏，没想到那个县官竟会加倍巴结，去向水师借了一艘炮船来。这时船中粮食清水俱已齐备，而海边其余船只均已遵奉汝阳王金牌传令，早向南驶出数十里之外。赵敏苦笑之下，只得嘱咐众水手在炮口上多挂渔网，在船上装上十几担鲜鱼，装作是炮船旧了无用，早改作了渔船。

赵敏和张无忌、小昭三人换上水手装束，用油彩抹得脸上黄黄的，再粘上两撇鼠须，更无半点破绽。三人坐在船中，专等金花婆婆到来。

这位绍敏郡主料事如神，果然等到傍晚，一辆大车来到海滨，金花婆婆携着蛛儿和周芷若前来雇船。船上水手早受赵敏之嘱，诸多推托，说道这是一艘旧炮船改装的渔船，专门捕鱼，决不载客，直到金花婆婆取出两锭黄金作为船资，船老大方始勉强答应。金花婆婆带同蛛儿、周芷若上船，便命扬帆向东。

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之中，一叶孤舟，向着东南行驶。

舟行两日，张无忌和赵敏在底舱的窗洞中向外瞧去，只见白天的日头、晚上的月亮，总是在左舷上升，显然座船是径向南行。其时已是初冬天气，北风大作，船帆吃饱了风，行驶甚速。张无忌和赵敏商量过几次：“我义父是在极北的冰火岛上，咱们去找他，须得北行才是，怎么反向南去？”赵敏每次总是答道：“这金花婆婆必定另有古怪。何况这时节南风不起，便要北驶，也没法子。”

得到第三日午后，舵工下舱来向赵敏禀报，说道金花婆婆对这一带海程甚是熟悉，甚么地方有大沙滩，甚么地方有礁石，竟比这舵工还要清楚。

张无忌突然心一动，说道：“啊，是了！莫非她是回灵蛇岛？”赵敏问道：“甚么灵蛇岛？”张无忌道：“金花婆婆的老家是在灵蛇岛啊。她故世的丈夫叫银叶先生，灵蛇岛金花银叶，难道你没听说过吗？”

赵敏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就大得我几岁，江湖上的事儿，倒挺内行似的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明教的邪魔外道，原比郡主娘娘多知道些江湖上的闲事。”他二人本是死敌，各统豪杰，狠狠的打过几场硬仗，但在海船舱底同处数日之后，言笑不禁，又共与金花婆婆为敌，相互间的隔阂已一天少于一天。

舵工禀报之后，只怕金花婆婆知觉，当即回到后梢掌舵之处。

赵敏笑道：“大教主，那就烦你将灵蛇岛金花银叶威震江湖的事迹，说些给我这孤陋寡闻的小丫头听听。”

张无忌笑道：“说来惭愧，银叶先生是何等样人，我是一无所知，那位金花婆婆，我却跟她作过一番对。”于是将自己如何在蝴蝶谷中跟“蝶谷医仙”胡青牛学医，如何各派人众被金花婆婆整得生死不得、来到蝶谷求医，如何自己受胡青牛指点而治愈众人，如何金花婆婆和灭绝师太比武落败，如何胡青牛、王难姑夫妇终于又死在金花婆婆手下种种情由，一一说了。他想胡青牛脾性虽然怪僻，但对自己实在不错，想到他夫妇尸体高悬树梢的情景，不由得眼眶红了。他将蛛儿要擒自己到灵蛇岛去作伴、自己在她手臂上咬了一口的事略去了不说。为何省略此节，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，或许觉得颇为不雅罢。

赵敏一声不响的听完，脸色郑重，说道：“初时我只道这老婆婆不过是一位武功极强的高手，原来其中尚有这许多恩怨过节，听你说来，这老婆婆委实极不好斗，咱们可千万大意不得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郡主娘娘文武双全，手下又统率着这许多奇材异能之士，对付区区一个金花婆婆，那也是游刃有余了。”赵敏笑道：“就可惜茫茫大海之中，没法召唤我手下的众武士、诸番僧去。”张无忌道：“这些煮饭的厨子，拉帆的水手，便算不得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，也该算是第二流了罢？”

赵敏一怔，格格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佩服，佩服！大教主果然好眼力，须瞒你不过。”原来她回王府去取金银马匹之时，暗中嘱咐卫士，调动一批下属，赶到海边听由差遣。这些人也是快马赶程，只比张无忌他们迟到了半天。她所调之人均未参与万安寺之战，从没与张无忌朝过相，分别扮作厨工、水手之属。但学武之人，神情举止自然流露，纵然极力掩饰，张无忌瞧在眼中，心里早已有数。

赵敏听他这么一说，暗想他既然看了出来，金花婆婆见多识广，老奸巨猾，更早已识破了机关。好在己方人多势众，张无忌武功高强，她识破也好，不识破也好，若是动手，她连蛛儿在内，终究不过两人，那也不足为惧。她既不挑破，便不防继续假装下去。

这几日之中，张无忌最担心的，是周芷若服了金花婆婆那颗丸药后毒性是否发作。赵敏知他心意，见他眉头一皱，便派人到上舱去假作送茶送水，察看动静，每次回报，均说周姑娘言行如常，一无中毒症状。这么几次之后，张无忌也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他静坐船舱一角，想到了当日西域雪地中的情境，蛛儿如何陪伴自己，如何为何太冲、武烈、丁敏君等围逼之际尚来与自己见上一面，想到自己曾当着何太冲等众人之面，大声说道：“姑娘，我诚心愿意娶你为妻，盼你别说我不配。”又全心全意的对她说道：“从今而后，我会尽力爱护你，照顾你，不论有多少人来跟你为难，不论有多么厉害的人来欺侮你，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，也要保护你周全。我要使你心中快乐，忘去了从前的苦处。”他想到这几句话，不禁红晕上脸。

赵敏忽道：“呸！你又在想你的周姑娘了！”张无忌道：“没有！”赵敏道：“哼，想就想，不想就不想，难道我管得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撒甚么谎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干么撒谎？我跟你说，我想的不是周姑娘。”赵敏道：“你若是想苦头陀、韦一笑，脸上不会是这般神情。那几个又丑又怪的家伙，你想到他们之时，会这样又温柔、又害臊么？”

张无忌不好意思的一笑，道：“你这人也真厉害得过了分，别人心里想的人是俊是丑，你也知道。老实跟你说，我这时候想的人哪，偏偏一点也不好看。”

赵敏见他说得诚恳，微微一笑，就不再理会。她虽聪明，却也万万料想不到他所思念之人，竟是船舱上层中那个丑女蛛

张无忌想到蛛儿为了练那“千蛛万毒手”的阴毒功夫，以致面容浮肿，凹凸不平，那晚废园重见，唯觉更甚于昔时，言念及此，情不自禁的叹了口气，心想她这门邪毒功夫越练越深，只怕身子心灵，两蒙其害。待得想到那日殷梨亭说起自己堕崖身亡、蛛儿伏地大哭的一番真情，心下更是感激。他自到光明顶上之后，日日夜夜，不是忙于练功，便是为明教奔波，几时能得安静下来想想自己的心事？偶尔虽也记挂着蛛儿，也曾向韦一笑查问，也曾

请杨逍派人在光明顶四周寻觅，但一直不知下落，此刻心下深深自责：“蛛儿对我这么好，可是我对她却如此寡情薄义？何以这些时日之中，我竟全没将她放在心上？”他自做了明教教主之后，自己的私事是一概都抛之脑后了。

赵敏忽道：“你又在懊悔甚么了？”张无忌尚未回答，突听得船面上传来一阵吆喝之声，接着便有水手下来禀报：“前面已见陆地，老婆子命我们驶近。”

赵敏与张无忌从窗孔中望出去，只见数里外是个树木葱翠的大岛，岛上奇峰挺拔，耸立着好几座高山。座船吃饱了风，直驶而前。只一顿饭功夫，已到岛前。那岛东端山石直降入海，并无浅滩，战船吃水虽深，却可泊在岸边。

战船停泊未定，猛听得山冈上传来一声大叫，中气充沛，极是威猛。这一来张无忌当真惊喜交集，这叫声熟悉之极，正是义父金毛狮王谢逊所发。一别十余年，义父雄风如昔，怎不令他心花怒放？当下也不及细思谢逊如何会从极北的冰火岛上来到此处，也顾不得被金花婆婆识破本来面目，急步从木梯走上后梢，向叫声所发出的山冈上望去。

只见四条汉子手执兵刃，正在围攻一个身形高大之人。那人空手迎敌，正是金毛狮王谢逊。张无忌一瞥之下，便见义父虽然双目盲了，虽然以一敌四，虽然赤手空拳抵挡四件兵刃，却丝毫不落下风。他从未见过义父与人动手，此刻只瞧了几招，心下甚喜：“昔年金毛狮王威震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义父武功在青翼蝠王之上，足可与我外公并驾齐驱。”那四人武功显然也颇为了得，从船梢仰望山冈，瞧不清四人面目，但见衣衫褴褛，背负布袋，当是丐帮人物。旁边另有三人站着掠阵。

只听一人说道：“交出屠龙刀……饶你不死……宝刀换命……”山间劲风将他言语断断续续的送将下来，隔得远了，听不明白，但已知这干人众意在劫夺屠龙宝刀。

只听谢逊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屠龙刀在我身边，丐帮的臭贼，有本事便来取去。”他口中说话，手脚招数半点不缓。

金花婆婆身形一晃，已到了岸上，咳嗽数声，说道：“丐帮群侠光临灵蛇岛，不来跟老婆子说话，却去骚扰灵蛇岛的贵宾，想干甚么？”

张无忌心道：“这岛果然便是灵蛇岛，听金花婆婆言中之意，似乎我义父是她请来的客人，我义父当年无论如何不肯离冰火岛回归中原，怎地金花婆婆一请，他便肯来？金花婆婆又怎地知道我义父他老人家的所在？”一霎时心中疑窦丛生。

山冈上那四人听得本岛主人到了，只盼及早拾夺下谢逊，攻得更加紧急。岂知这么一来，登时犯了武学中的大忌。谢逊双眼已盲，全凭从敌人兵刃的风声中辨位应敌。这四人出手一快，风声更响，谢逊长笑一声，砰的一拳，击中在一人前胸，那人长声惨呼，从山冈上直堕下来，摔得头盖破裂，脑浆四溅。

在旁掠阵的三人中有人喝道：“退开！”轻飘飘的一拳击了出去，拳力若有若无，教谢逊无法辨明来路。果然拳头直击到谢逊身前数寸之处，他才知觉，急忙应招，已是手忙脚乱，大为狼狈。先前打斗的三人让身闪开，在旁掠阵的一个老者又加入战团。此人与先前那人一般打法，也是出掌轻柔。数招一过，谢逊左支右继，迭遇险招。

金花婆婆喝道：“季长老，郑长老，金毛狮王眼睛不便，你们使这等卑

鄙手段，枉为江湖上成名的英雄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撑着拐杖，走上冈去。别看她颤巍巍的龙钟支离，似乎被山风一刮便要摔将下来，可是身形移动竟是极快。但见她拐杖在地下一撑，身子便乘风凌虚般的飘行而前，几个起落，已到了山腰。蛛儿紧随在后，却落后了一大截路。

张无忌挂念义父安危，也快步登山。赵敏跟着上来，低声道：“有这老婆子在，狮王不会有何凶险，你不必出手，隐藏形迹要紧。”张无忌点了点头，跟在蛛儿身后。这时只看到蛛儿婀娜苗条的背影，若不瞧她面目，何尝不是个绝色美女，何尝输与赵敏、周芷若、小昭三人？他心念一动之下，随即自责：“张无忌啊张无忌，你义父身处大险，这当口你却去瞧人家姑娘，心中品评她相貌身材美是不美？”

四人片刻间到了山冈之巔。只见谢逊双手出招极短，只守不攻，直至敌人拳脚攻近，才以小擒拿手拆解。这般打法一时可保无虞，但要击敌取胜，却也甚难。张无忌站在一棵大松树，眼见义父满脸皱纹，头发已然白多黑少，比之当日分手之时已苍老了甚多，想是这十多年来独处荒岛，日子过得甚是艰辛，心下不由得甚是难过，胸口一阵激动，忍不住便要代他打发了敌人，上前相认。赵敏知他心意，捏一捏他手掌，摇了摇头。

只听金花婆婆说道：“季长老，你的‘阴山掌大九式’驰誉江湖，何必鬼鬼祟祟的变作绵掌招式？郑长老更加不成话了，你将‘回风拂柳拳’暗藏在八卦拳中，金毛狮王谢大侠便不知道了……咳咳……”

谢逊看不见敌人招式，对敌时十分吃亏，加之那季郑二老十分狡猾，出招时故意变式，使他捉摸不定。金花婆婆这一点破，他已然胸有成竹，乘着郑长老拳法欲变不变之际，呼的一拳击出，正好和郑长老击来的一拳相抵。郑长老退了两步，方得拿定桩子。季长老从旁挥掌相护，使谢逊无暇追击。

张无忌瞧这丐帮二长老时，只见那季长老矮矮胖胖，满脸红光，倒似个肉庄屠夫，那郑长老却憔悴枯瘦，面有菜色，才不折不扣似个丐帮人物。两人背上都负着八只布袋。远处站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，也是穿着丐帮服色，但衣衫浆洗得干干净净，背上竟也负着八只布袋，以他这等年纪，居然已做到丐帮的八袋长老，那是极为罕有之事。忽听那人说道：“金花婆婆，你明着不助谢逊，这口头相助，难道不算么？”

金花婆婆冷冷的道：“阁下也是丐帮中的长老么？怨老婆子眼拙，倒没会过。”那人道：“在下新入丐帮不久，婆婆自是不识。在下姓陈，草字友谅。”金花婆婆自言自语：“陈友谅？陈友谅？没听说过。”

蓦听得吆喝之声大作，郑长老左臂上又中了谢逊一拳，在旁观斗的三名丐帮弟子又挺兵刃上前围攻。这三人武功不及季郑二长老，本来反而碍手碍脚，但谢逊目盲之后从未和人动手过招，绝无临敌经验，今日初逢强敌，敌人在拳脚之中再加上兵刃，声音混杂，方位难辨，顷刻之间，肩头中了一拳。

张无忌见情势危急，正要出手，赵敏低声道：“金花婆婆岂能不救？”张无忌略一迟疑，只见金花婆婆仍是拄着拐杖，微微冷笑，并不上前相援。便在此时，谢逊左腿又被郑长老重重踢中了一脚。谢逊一个踉跄，险些儿摔倒。

张无忌手中早已扣好了七粒小石子，这时再也不能忍受，右手一振，七粒小石子分击五人，石子未到，猛见黑光一闪，嗤的一声响，三件兵刃登时削断，五个人中有四人被齐胸斩断，分为八截，四面八方的摔下山麓，只郑长老断了一条右臂，跌倒在地，背心上还嵌了张无忌所发的两粒石子。那四

个被斩之人背心也均嵌了石子，只是刀斩在先，中石在后，张无忌这一下出手，倒是多余的了。

这一下变故来的快极，众人无不心惊，但见谢逊手中提着一柄黑沉沉的大刀，正是号称“武林至尊”的屠龙宝刀。他横刀站在山巅，威风凛凛，宛如天神一般。

张无忌自幼便见到这柄宝刀，却没想到其锋锐威猛，竟至如斯。

金花婆婆喃喃道：“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！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！”

郑长老一臂被斩，痛得杀猪似的大叫。陈友谅脸色惨白，朗声道：“谢大侠武功盖世，佩服佩服。这位郑长老请你放下山去，在下抵他一命便是。便请谢大侠动手！”此言一出，众人皆动容，没料到此人倒是义气深重。张无忌心中不由得好生敬重。

谢逊道：“陈友谅，嗯，你倒是条好汉，将这姓郑的抱了去罢，我也不来难为于你！”陈友谅道：“在下先行谢过谢大侠不杀之恩。只是丐帮已有五人命丧谢大侠之手，在下十年之内若是习武有成，当再来了断今日的恩仇。”谢逊心想，自己只须踏进一步，宝刀一挥，此人万难逃命，在这凶险之极的境地下，居然还敢说出日后寻仇的话来，实是极有胆色，当下说道：“老夫若再活得十年，自当领教。”陈友谅抱拳向金花婆婆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丐帮擅闯贵岛，这里谢罪了！”抱起郑长老，大踏步走下山去。

金花婆婆向张无忌瞪了一眼，冷冷的道：“你这小老儿好准的打穴手法啊。你为何一共发了七粒石子？本想一粒打陈友谅，一粒便来打我是不是？”张无忌见他识破了自己扣着七石的原意，却没识破自己本来面目，当下便不回答，只微微一笑。金花婆婆厉声道：“小老儿，你尊姓大名啊？假扮水手，一路跟着我老婆婆，却是为何？在金花婆婆面前弄鬼，你还要性命不要？”张无忌不擅撒谎，一怔之下，答不上来。

赵敏放粗了嗓子说道：“咱们巨鲸帮向在海上找饭吃，做的是没本钱买卖。老婆婆出的金子多，便送你一趟又待如何？这位兄弟瞧着丐帮恃多欺人，出手相援，原是好意，没料到谢大侠武功如此了得，倒显得我们多事了。”她学的虽是男子声调，但仍不免尖声尖气，听来十分刺耳。只是她化装精妙，活脱是个黄皮精瘦的老儿，金花婆婆倒也没瞧出破绽。

谢逊左手一挥，说道：“多谢了！唉，金毛狮王虎落平阳，今日反要巨鲸帮相助。一别江湖二十载，武林中能人辈出，我何必还要回来？”说到最后这几句话时，语调中充满了意气消沉、感慨伤怀之情。适才张无忌手发七石，劲力之强，世所罕有，谢逊听得清清楚楚，既震惊武林中有这筹高手，又自伤今日全仗屠龙刀之助，方得脱困于宵小的围攻，回思二十余年前王盘山气慑群豪的雄风，当真是如同隔世。

金花婆婆道：“谢三哥，我知你不喜旁人相助，是以没有出手，你没见怪罢？”张无忌听她竟然称他义父为“三哥”，心中微觉诧异，他不知义父排行第三，而瞧金花婆婆的年纪，显然又较他义父为老。只听谢逊道：“有甚么见怪不怪的？你这次回去中原，可探听到了我那无忌孩儿甚么讯息？”

张无忌心头一震，只觉一只柔软的手掌伸了过来紧紧的握住他手，知道赵敏不欲自己于此刻上前相认，适才没听她话，贸然发石相援，已然冒昧，只是关切太过，不能让谢逊受人欺凌，此刻忍得一时，却无关碍。

金花婆婆道：“没有！”谢逊长叹一声，隔了半晌，才道：“韩夫人，咱们兄妹一场，你可不能骗我瞎子。我那无忌孩儿，当真还活在世上么？”

金花婆婆迟疑未答。蛛儿突然说道：“谢大侠……”金花婆婆左手伸出，紧紧扣住她手腕，瞪眼相视，蛛儿便不敢再说下去了。谢逊道：“殷姑娘，你说，你说！你婆婆在骗我，是不是？”蛛儿两行眼泪从脸颊上流了下来。金花婆婆右掌举起，放在她头顶，只须蛛儿一言说得不合她心意，内力一吐，立时便取了她性命。蛛儿道：“谢大侠，我婆婆没骗你。这一次我们去中原，没打听到张无忌的讯息。”金花婆婆听她这么说，右掌便即提起，离开了她脑门，但左手仍是扣着她手腕。

谢逊道：“那么你们打听到了甚么消息？明教怎样了？咱们那些故人怎么样？”

金花婆婆道：“不知道。江湖上的事，我没去打听。我只是要去找害死我丈夫的头陀算帐，还要找峨眉派的灭绝老尼，报那一剑之仇，其余的事，老婆子也没放在心上。”

谢逊怒道：“好啊，韩夫人，那日你在冰火岛上，对我怎样说来？你说我张五弟夫妇为了不肯吐露我藏身的所在，在武当山上被人逼得双双自刎；我那无忌孩儿成为没人照料的孤儿，流落江湖，到处被人欺凌，惨不堪言，是也不是？”金花婆婆道：“不错！”谢逊道：“你说他被人打了一掌玄冥神掌，日夜苦受煎熬。你在蝴蝶谷中曾亲眼见他，要他到灵蛇岛来，他却执意不肯，是也不是？”金花婆婆道：“不错！我若骗了你，天诛地灭，金花婆婆比江湖上的下三滥还要不如，我死了的丈夫在地下也不得安稳。”

谢逊点点头，道：“殷姑娘，你又怎么说来？”蛛儿道：“我说，当时我苦劝他来灵蛇岛，他非但不听，反而咬了我一口。我手背上齿痕犹在，决非假话。我……我好生记挂他。”

赵敏抓着张无忌的手掌忽地一紧，双目凝视着他，眼光中露出又是取笑、又是怨怼的神色，意思似是说：“你骗得我好！原来这姑娘识得你在先，你们中间还有过这许多纠葛过节。”张无忌脸上一红，想起蛛儿对自己的一番古怪情意，心中又是甜蜜，又是酸苦。

突然之间，赵敏抓起张无忌的手来，提到口边，在他手背上狠狠的咬了一口。张无忌手背登时鲜血迸流，体内九阳神功自然而然生出抵御之力，一弹之下，将赵敏的嘴角都震破了，也流出血来。但两人都忍住了不叫出声。张无忌眼望赵敏，不知她为何突然咬自己一口，却见她眼中满是笑意，脸上晕红流霞，丽色生春，虽然口唇上粘着两撇假须，仍是不掩娇美，不禁疑团满腹。

谢逊道：“好啊！韩夫人，我只因挂念我无忌孩儿孤苦，这才万里迢迢的离了冰火岛重回中原。你答应我去探访无忌，却何以不守诺言？”张无忌眼中的泪水滚来滚去，此时才知义父明知遍地仇家、仍是不避凶险的回到中原，全是为了自己。

金花婆婆道：“当日咱们说好了，我为你寻访张无忌，你便借屠龙刀给我。谢三哥，你借刀于我，老婆子言出如山，自当为你探访这少年的确实音讯。”谢逊摇头道：“你先将无忌领来，我自然借刀与你。”金花婆婆冷冷的道，“你信不过我么？”谢逊道：“世上之事，难说得很。亲如父子兄弟，也有信不过的时候。”

张无忌知他想起了成昆的往事，心中又是一阵难过。

金花婆婆道：“那么你定是不肯先行借刀的了？”

谢逊道：“我放了丐帮的陈友谅下山，从此灵蛇岛上再无宁日，不知武



林中将有多少仇家前来跟我为难。金毛狮王早已非复当年，除了这柄屠龙刀外，再也无可倚仗，嘿嘿……”他突然冷笑数声，说道：“韩夫人，适才那五人向我围攻，连那位巨鲸帮的好汉，也知手中扣上七枚石子，难道你心中不是存着害我之意么？你是盼望我命丧丐帮手底，然后你再来捡这现成便宜。谢逊眼睛虽瞎，心可没瞎。韩夫人，我再问你一句，谢逊到你灵蛇岛来，此事十分隐秘，何以丐帮却知道了？”

金花婆婆道：“我正要好好查查个明白。”

谢逊伸手在屠龙刀上一弹，放入长袍之内，说道：“你不肯为我探访无忌，那也由你。谢逊唯有重入江湖，再闹个天翻地覆。”说罢仰天一声清啸，纵身而起，从西边山坡上走了下去。但见他脚步迅捷，直向岛北一座山峰走去。

那山顶上孤零零的盖着一所茅屋，想是他便住在那里。

金花婆婆等谢逊走远，回头向张无忌和赵敏瞪了一眼，喝道，“滚下去！”

赵敏拉着张无忌的手，当即下山，回到船中。张无忌道：“我要瞧义父去。”赵敏道：“当你义父离去之时，金花婆婆目露凶光，你没瞧见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也不怕她。”赵敏道：“我瞧这岛中藏着许多诡秘之事。丐帮人众何以会到灵蛇岛来？金花婆婆如何得知你义父的所在？如何能找到冰火岛去？这中间实有许多不解之处。你去将金花婆婆一掌打死，原也不难，可是那就甚么也不明白了。”张无忌道：“我也不想将金花婆婆打死，只是义父想得我苦，我立刻要去见他。”

赵敏摇头道：“别了十多年啦，也不争再等一两天。张公子，我跟你讲，咱们固然要防金花婆婆，可是也得防那陈友谅。”张无忌道：“那陈友谅么？此人很重义气，倒是条汉子。”赵敏道：“你心中真是这么想？没骗我么？”张无忌奇道：“骗你甚么？这陈友谅甘心代郑长老一死，十分难得。”

赵敏一双妙目凝视着他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张公子啊张公子，你是明教教主，要统率多少桀骜不驯的英雄豪杰，谋干多少大事，如此容易受人之欺，那如何得了？”张无忌奇道：“受人之欺？”赵敏道：“这陈友谅明明欺骗了谢大侠，你双眼瞧得清清楚楚，怎会看不出来？”张无忌跳了起来，奇道：“他骗我义父？”

赵敏道：“当时谢大侠屠龙刀一挥之下，丐帮高手四死一伤，那陈友谅武功再高，也未必能逃得过屠龙刀的一割。当处此境，不是上前拚命送死，便是跪地求饶。可是你想，谢大侠不愿自己行踪被人知晓，陈友谅再磕三百个响头，未必能哀求得谢大侠心软，除了假装仁侠重义，难道还有更好的法子？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在张无忌手背伤口上敷了一层药膏，用自己的手帕替他包扎。

张无忌听她解释陈友谅的处境，果是一点不错，可是回想当时陈友谅慷慨陈辞，语气中实无半点虚假，仍是将信将疑。赵敏又道：“好，我再问你：那陈友谅对谢大侠说这几句话之时，他两只手怎样，两只脚怎样？”

张无忌那时听着陈友谅说话，时而瞧瞧他脸，时而瞧瞧义父的脸色，没留神陈友谅手脚如何，但他全身姿势其实均已瞧在眼中，旁人不提，他也不会念及，此刻听赵敏一问，当时的情景便重新映入脑海之中，说道：“嗯，那陈友谅右手略举，左手横摆，那是一招‘狮子搏兔’，他两只脚么？嗯，是了，这是‘降魔踢斗式’。那都是少林派的拳法，但也不算不得是甚么了不起的招数。难道他假装向我义父求情，其实是意欲偷袭么？那可不对啊，这

两下招式不管用。”

赵敏冷笑道：“张公子，你于世上的人心险恶，可真明白得太少。谅那陈友谅有多大武功，他向谢大侠偷袭，焉能得手？此人聪明机警，乃是第一等的人才，定当有自知之明。倘若他假装义气深重的鬼蜮伎俩给谢大侠识破了，不肯饶他性命，依他当时所站的位置，这一招‘降魔踢斗式’踢的是谁？一招‘狮子搏兔’搏的是哪一个？”

张无忌只因对人处处往好的一端去想，以致没去深思陈友谅的诡计，经赵敏这么一提，脑海中一闪，背脊上竟微微出了一阵冷汗，颤声道：“他……他这一脚踢的是躺在地下的郑长老，出手去抓的是殷姑娘。”

赵敏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对啦！他一脚踢起郑长老往谢大侠身前飞去，再抓着那位跟你青梅竹马、结下啮手之盟的殷姑娘，往谢大侠身前推去，这么缓得一缓，他便有机可乘，或能逃得性命。虽然谢大侠神功盖世，手有宝刀，此计未必能售，但除此之外，更无别法。倘若是我，所作所为自当跟他一模一样。我直到现下，仍然想不出旁的更好法子。此人在顷刻之间机变如此，当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。”说着不禁连连赞叹。

张无忌越想越是心寒，世上人心险诈，他自小便经历得多了，但像陈友谅那样厉害，倒也少见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赵姑娘，你一眼便识破他的机关，只怕比他更是了得。”

赵敏脸一沉，道：“你是讥刺我么？我跟你讲，你如怕我用心险恶，不如远远的避开我为妙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那也不必。你对我所使诡计已多，我事事会防着些儿。”赵敏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防得了么？怎么你手背上给我下了毒药，也不知道呢？”

张无忌一惊，果觉伤口中微感麻痒，颇有异状，急忙撕下手帕，伸手背到鼻端一嗅，不禁叫道，“啊哟！”知道是给搽上了“去腐消肌膏”，那是外科中用以烂去腐肉的消蚀药膏，虽非毒药，但涂在手上，给她咬出的齿痕不免要烂得更加深了。这药膏本有些微的辛辣之气，赵敏在其中调了些胭脂，再用自己的手帕给他包扎，香气将药气掩过了，教他不致发觉。张无忌忙奔到船尾，倒些清水来擦洗干净。赵敏跟在身后，笑吟吟的助他擦洗。张无忌在她肩头上一推，恼道：“别走近我，这般恶作剧干么？难道人家不痛么？”

赵敏格格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当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是怕你痛得厉害，才用这个法子。”张无忌不去理她，气愤愤的自行回到船舱，闭上了眼睛。赵敏跟了进来，叫道：“张公子！”张无忌假装睡着，赵敏又叫了两声，他索性打起呼来。赵敏叹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索性涂上毒药，取了你的狗命，胜于给你不理不睬。”

张无忌睁开眼来，道：“我怎地是狗咬吕洞宾、不识好人心了？你且说说。”

赵敏笑道：“我若是说得你服，你便如何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你惯会强辞夺理，我自然辩你不过。”赵敏笑道：“你还没听我说，心下早已虚了，早知道我是对你一番好意。”

张无忌“呸”了一声道：“天下有这等好意！咬伤了我手背，不来陪个不是，那也罢了，再跟我涂上些毒药，我宁可少受你些这等好意。”赵敏道：“嗯，我问你：是我咬你这口深呢，还是你咬殷姑娘那口深？”张无忌脸上一红，道：“那…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提它干么？”赵敏道：“我偏要提。我在问你，你别顾左右而言他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就算是我咬殷姑娘那口

深。可是那时候她抓住了我，我当时武功不及她，怎么也摆脱不了，小孩子心中急起来，只好咬人。你又不是小孩子，我也没抓住你，要你到灵蛇岛来？”

赵敏笑道：“这就奇了。当时她抓住了你，要你到灵蛇岛来，你死也不肯来，怎地现下人家没请你，你却又巴巴的跟了来？毕竟是人大心大，甚么也变了。”张无忌脸上又是一红，笑道：“这是你叫我来的！”赵敏听了这话，脸上也红了，心中感到一阵甜意。张无忌那句话似乎是说：“她叫我来，我死也不肯来。你叫我来，我便来了。”

两人半晌不语，眼光一相对，急忙都避了开去。

赵敏低下了头，轻声道：“好罢！我跟你讲，当时你咬了殷姑娘一口，她隔了这么久，还是念念不忘于你，我听她说话的口气啊，只怕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我也咬你一口，也要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。”张无忌听到这里，才明白她的深意，心中感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赵敏又道：“我瞧她手背上的伤痕，你这一口咬得根深，我想你咬得深，她也记得深。要是我也重重的咬你一口，却狠不了这个心；咬得轻了，只怕你将来忘了我。左思右想，只好先咬你一下，再涂‘去腐消肌散’，把那些牙齿印儿烂得深些。”

张无忌先觉好笑，随即想到她此举虽然异想天开，终究是对自己一番深情，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：“我不怪你。算是我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待我如此，用不着这么，我也决不会忘。”

赵敏本来柔情脉脉，一听此言，眼光中又露出狡狴顽皮之意，笑道：“你说：‘你待我如此’，是说我待你如此不好呢，还是如此好？张公子，我待你不好的事情很多，待你好的，却没一件。”张无忌道：“以后你多待我好一些，那就成了。”握住她左手放在口边，笑道：“我也来狠狠的咬上一口，教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。”

赵敏突然一阵娇羞，甩脱了他手，奔出舱去，一开舱门，险些与小昭撞了个满怀。赵敏吃了一惊，暗想：“糟糕！我跟他这些言语，莫要都被这小丫头听去啦，那可羞死人了！”不由得满脸通红，奔到了甲板之上。

小昭走到张无忌身前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见金花婆婆和那丑姑娘从那边走过，两人都负着一只大袋子，不知要捣甚么鬼。”

张无忌嗯了一声，他适才和赵敏说笑，渐涉于私，突然见到小昭，不免有些羞惭，愣了一愣，才道：“是不是走向岛北那山上的小屋？”小昭道：“不是，她二人一路向北，但没上山，似乎在争辩甚么。那金花婆婆好似很生气的样子。”

张无忌走到船尾，遥遥瞧见赵敏俏立船头，眼望大海，只是不转过身来，但听得海中波涛忽喇忽喇的打在船边，他心中也是如波浪起伏，难以平静。良久良久，眼见太阳从西边海波中没了下去，岛上树木山峰渐渐的阴暗朦胧，这才回进船舱。

张无忌用过晚饭，向赵敏和小昭道：“我去探探义父，你们守在船里罢，免得人多了给金花婆婆惊觉。”赵敏道：“那你索性再等一个更次，待天色全黑再去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是。”他惦记义父，心热如沸，这一个更次可着实难熬。好容易等得四下里一片漆黑，他站起身来，向赵敏和小昭微微一笑，走向舱门。

赵敏解下腰间倚天剑，道：“张公子，你带了此剑防身。”张无忌一怔，

道，“你带着的好。”赵敏道：“不！你此去我有点儿担心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担心甚么？”赵敏道：“我也说不上来。金花婆婆诡秘难测，陈友谅鬼计多端，又不知你义父是否相信你就是他那‘无忌孩儿’……唉，此岛号称‘灵蛇’，说不定岛上有甚么厉害的毒物，更何况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住口不说了。张无忌道：“更何况甚么？”赵敏举起自己手来，在口唇边作个一咬的姿势，嘻嘻一笑，脸蛋儿红了。张无忌知她说的是他表妹殷离，摆了摆手，走出舱门。

赵敏叫道：“接着！”将倚天剑掷了过去。张无忌接住剑身，心头又是一热：“她对我这等放心，竟连倚天剑也借了给我。”

他将剑插在背后，提气便往岛北那山峰奔去。他记着赵敏的言语，生怕草中藏有蛇虫毒物，只往光秃秃的山石上落脚。只一盏茶功夫，已奔到山峰脚下，抬头望去，见峰顶那茅屋黑沉沉的并无灯火，心想：“义父已安睡了么？”但随即想起：“他老人家双目已盲，要灯火何用？”便在此时，隐隐听得左首山腰传来说话的声音。他伏低身子，寻声而往，声音却又听不见了。

这时一阵朔风自北吹来，刮得草木猎猎作响，他乘着风声，快步疾进，只听得前面四五丈外，金花婆婆压低着嗓子道：“还不动手？延延挨挨的干甚么？”殷离道：“婆婆，你这么干，似乎……似乎对不起老朋友。谢大侠虚你数十年的交情，他信得过你，才从冰火岛回归中原。”金花婆婆冷笑道，“他信得过我？真是笑话奇谈了。他信得过我，干么不肯借刀于我？他回归中原，只是要找寻义子，跟我有甚么相干？”

黑暗之中，依稀见到金花婆婆佝偻着身子，忽然叮的一声轻响，她身前发出一下金铁和山石撞击之声，过了一会，又是这么一响。张无忌大奇，但生怕被二人发觉，不敢再行上前瞧个明白。

只听殷离道：“婆婆，你要夺他宝刀，明刀明枪的交战，还不失为英雄行径。眼下之事若是传扬出去，岂不为天下好汉耻笑？那灭绝师太已经死了，你又要屠龙刀何用？”

金花婆婆大怒，伸直了身子，厉声道：“小丫头，当年是谁在你父亲掌底救了你的小命？现下人大了，就不听婆婆的吩咐！这谢逊跟你非亲非故，何以要你一鼓劲儿的护着他？你倒说个道理给婆婆听听。”她语声虽然严峻，嗓音却低，似乎生怕被峰顶的谢逊听到了，其实峰顶和此处相距极远，只要不是以内力传送，便是高声呼喊，也未必能够听到。

殷离将手中拿着的一袋物事往地下一摔，呛啷啷一阵响亮，跟着退开了三步。

金花婆婆厉声道：“怎样？你羽毛丰了，便想飞了，是不是？”张无忌虽在黑暗之中，仍可见到她晶亮的目光如冷电般威势迫人。殷离道：“婆婆，我决不敢忘你救我性命、教我武艺的大恩。可是谢大侠是他……是他的义父啊。”金花婆婆哈哈一声干笑，说道：“天下竟有你这等痴丫头！那姓张的小子摔在西域万丈深谷之中，那是你亲耳听到武烈、武青婴他们说的。你还不死心，硬将他们掳了来，详加拷问，他们一切说得明明白白了，难道这中间还有假？这会儿那姓张的小子尸骨都化了灰啦，你还念念不忘于他。”殷离道：“婆婆，我心中可就撒不下他。也许，这就是你说的甚么……甚么前世的冤孽。”

金花婆婆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别说当年这孩子不肯跟咱到灵蛇岛来，就

算跟你成了夫妻，他死也死了，又待怎地？幸亏他死得早，要是这当口还不死啊，见到你这生模样，怎能爱你？你眼睁睁的瞧着他爱上别个女子，心中怎样？”这几句话语气已大转温和。

殷离默默不语，显是无言可答。金花婆婆又道：“别说旁人，单是咱们擒来的那个峨嵋派周姑娘，这般美貌，那姓张的小子见了非动心不可。那你是杀了周姑娘呢，还是杀了那小子？哼哼，你倘若不练这千蛛万毒手，原是个绝色佳人，现在啊，可甚么都完啦。”殷离道：“他人已死了，我相貌也毁了，还有甚么可说的？可是谢大侠既是他义父，婆婆，咱们便不能动他一根毫毛。婆婆，我只求你这件事，另外我甚么也听你的话。”说着当即跪倒。

张无忌暗自诧异：“我新任明教教主，早已轰动武林，怎地她二人却一无所知？嗯，是了，想是她二人远赴冰火岛接回我义父，来回耽搁甚久，这次前往大都，一到即回，又是跟谁也没来往，因之对我的名字全无所闻。”

金花婆婆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好，你起来！”殷离喜道：“多谢婆婆！”金花婆婆道：“我答应你不伤他性命，但那柄屠龙刀我却非取不可……”殷离道：“可是……”金花婆婆截断她话头，喝道：“别再罗里罗唆，惹得婆婆生气。”手一扬，叮的又是一响。但见她双手连扬，渐渐走远，叮叮之声不绝于耳。殷离抱头坐在一块石上，轻轻啜泣。

张无忌见她竟对自己一往情深如此，心下大是感激。

过了一会，金花婆婆在十余丈外喝道：“拿来！”殷离无可奈何，只得提了两只布袋，走向金花婆婆之处。

张无忌走上几步，低头一看，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，只见地下每隔两三尺，便是一根七八寸长的钢针插在山石之中，向上的一端尖利异常，闪闪生光。他越想越是心惊，金花婆婆显然便要去邀斗金毛狮王，却生怕不敌，若是发射暗器，谢逊听风辨器，自可躲得了，但在地下预布钢针，无声无息，只须引得他进入针地，双目失明之人如何能够抵挡？他忍不住怒气勃发，伸手便想拔出钢针，挑破她的阴谋，转念一想：“这恶婆叫我义父为谢三哥，昔日两人的交情必是非同寻常。且待她先和我义父破脸，我再来揭破她的鬼计。今日老天既教我张无忌在此，决不致让义父受到损伤，”

当下抱膝坐在石后，静观其变。忽听得山风声中，有如落叶掠地，有个轻功高强之人在悄悄欺近，转头瞧去，只见一人躲躲闪闪的走来，正是那丐帮长老陈友谅，手执弯刀，却用布套遮住了刀光。他暗想赵敏所料不错，此人果非善类。

只听得金花婆婆长声叫道：“谢三哥，有不怕死的狗贼找你来啦！”

张无忌吃了一惊，心想金花婆婆好生厉害，难道我的踪迹让她发见了？按理说决不至于。只见陈友谅伏身在长草之中，更是一动也不敢动，张无忌几个起落，又向前抢数丈，他要离义父越近越好，以防金花婆婆突施诡计，救援不及。

过不多时，一个高大的人影从山顶小屋中走了出来，正是谢逊，缓步下山，走到离金花婆婆数丈处站定，一言不发。

金花婆婆道：“嘿嘿，谢三哥，你对故人步步提防，对外人却十分轻信。你白天放了的陈友谅，这会儿又来找你啦。”谢逊冷冷的道：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谢逊一生只是吃自己人的亏。那陈友谅又来找我，干甚么来啦？”

金花婆婆道：“这等奸猾小人，理他作甚？白天你饶他性命之时，你可知他手上脚下摆的是甚么招式，他双手摆的是‘狮子搏兔’，脚下蓄势蕴力，

乃是一招‘降魔踢斗式’，哈哈，哈哈！”她说话清脆动听，但笑声却似泉啼，深宵之中，更显凄厉。

谢逊一怔，已知金花婆婆所言不虚，只因自己眼盲，竟上了陈友谅的当。他淡淡的道：“谢逊受人之欺，已非首次。此辈宵小，江湖上要多少有多少，多杀一个，少杀一个，有何分别？韩夫人，你也算是我的好朋友，当时见到了不理，这时候再来说给我听，是存心气我来着？”说到这里，突然间纵身而起，迅捷无伦的扑到陈友谅身前。

陈友谅大骇，挥刀劈去。谢逊左手一拗，将他手中弯刀夺过，拍拍拍，连打他三个耳光，右手抓住他后颈提起，说道：“我此刻杀你，如同杀鸡，只是谢逊有言在先。许你十年之后再来找我。你再教我在此岛上撞见，当场便取你狗命。”一挥手，将他掷了出去。

眼见那陈友谅落身之处，正是插满了尖针的所在，他这一落下，身受针刺，金花婆婆布置了一夜的奸计立时破败。她飞身而前，伸拐杖在他腰间一挑，将他又送出数丈，喝道：“你再敢踏上我灵蛇岛一步，我杀你丐帮一百名化子。金花婆婆说过的话向来作数，今日先赏你一朵金花。”左手一扬，黄光微闪，噗的一声，一朵金花已打在陈友谅左颊的：‘颊车穴’上，令他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以免泄漏机密。陈友谅按住左颊，急奔下山而去。

此时谢逊相距尖针阵已不过数丈，张无忌反而在他身后。张无忌内功高出陈友谅远甚，屏住呼吸，谢逊和金花婆婆均不知他伏身在旁。

金花婆婆回身赞道：“谢三哥，你以耳代目，不减其明，此后重振雄风，再可在江湖上纵横二十年。”谢逊道：“我可听不出‘狮子搏兔’和‘降魔踢斗式’。只要得知无忌孩儿的确讯，我已死也瞑目。谢逊身上血债如山，死得再惨也是应该，还说甚么纵横江湖？”

金花婆婆笑道：“明教护教法王，杀几个人又算甚么？谢三哥，你的屠龙刀借我一用罢。”谢逊摇头不答。金花婆婆又道：“此处形迹已露，你也不能再住。我另行觅个隐僻所在，送你去小住数月，待我持屠龙刀去胜了峨嵋派的大敌，决尽全力为你探访张公子的下落。凭我的本事，要将张公子带给你面前，该不是甚么难事。”谢逊又摇了摇头。

金花婆婆道：“谢三哥，你还记得‘四大法王，紫白金青’这八个字么？想当年咱们在阳教主手下，鹰王殷二哥，蝠王韦四哥，再加你我二人，横行天下，有谁能挡？今日虎老雄心在，你能让紫衫老妹子任由人欺，不加援手么？”

张无忌大吃一惊：“听她这话，莫非她竟是本教四大法王之首的紫衫龙王？天下焉有这等奇事？她怎么连韦蝠王也叫‘四哥’？”

只听谢逊唱然道：“这些旧事，还提他作甚？老了，大家都老了！”

金花婆婆道：“谢三哥，我老眼未花，难道看不出二十年来你武功大进？你何必谦虚？咱们在这世上也没多少时候好活了，依我说啊，明教四大法王乘着没死，该当联手江湖，再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。”谢逊叹道：“殷二哥和韦四弟，这时候未必还活着。尤其是韦四弟，他身上寒毒难除，只怕已然不在人世了。”金花婆婆笑道：“这个你可错了。我老实跟你说，白眉鹰王和青翼蝠王，眼下都在光明顶上。”谢逊奇道：“他们又回光明顶？那干甚么？”金花婆婆道：“这是阿离亲眼所见。阿离便是殷二哥的亲孙女，她得罪了父亲，她父亲要杀她。第一次是我救了她，第二次是韦四哥所救。韦四哥带上光明顶去，中途又给我悄悄偷了出来。阿离，你将六大门派如何围

攻光明顶，跟谢公公说说。”

殷离于是将在西域所见之事简略的说了一遍，只是她未上光明顶就给金花婆婆携回，以后光明顶的一干事故就全然不知。

谢逊越听越是焦急，连问：“后来怎样？后来怎样？”终于怒道：“韩夫人，你虽因婚姻之事和众兄弟不和，但本教有难，你怎能袖手旁观？阳教主是你义父，他当年如何待你，你全不放在心上了？你瞧殷二哥和韦四弟、五散人和五行旗，不是同赴光明顶出力么？”

金花婆婆冷冷的道：“我取不到屠龙刀，终究是峨嵋派那灾绝老尼手下的败将，便到光明顶上，也无面目再跟她动手，去了还不是白饶？”

两人相对默然。过了一会，谢逊问道：“你当日如何得知我的所在，何以始终不肯明言？是武当派的人说的么？”金花婆婆道：“武当派的人怎么知道？张翠山夫妇受诸派勒逼，宁可自刎，也不肯吐露你藏身之所，武当门下自然不知。好，今日我甚么也不必瞒你，我在西域撞到一个名叫武烈的人，他是当年大理段家传人武三通的后孙，阴错阳差，我听他和女儿说话，给我捉摸到了破绽，用酷刑逼他说了出来。”谢逊沉默半晌，才道：“这个姓武的见过我那无忌孩儿，是不是？想是他骗着小孩儿家，探听到了秘密。”

张无忌听到此处，心下惭愧无已，想起当年自己在朱家庄受欺，朱长龄、朱九真父女以诡计套得自己吐露真情，倘若义父竟尔因此落入奸人手中，自己可真是万死莫赎了。义父虽然眼盲，推测这件事却便似亲见一般。

只听谢逊又道：“六大派围攻明教，岂同小可，我教到底怎样？”金花婆婆道：“明教兴衰存亡，早跟老婆子没半点相干。当年光明顶上，大伙儿一齐跟我为难的事，你是全忘了，老婆子却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时只有阳教主和你谢三哥对我是好的。我可也没忘记。”谢逊道：“唉，私怨事小，护教事大。韩夫人，你胸襟未免太狭。”金花婆婆怒道：“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却是气量窄小的妇道人家。当年我破门出教，立誓和明教再不相干。若非如此，那胡青牛怎能将我当作外人？他为何定要我重归明教，才肯为银叶先生疗毒？胡青牛是我所杀，紫衫龙王早已犯了明教的大戒。我跟明教还能有甚么干系？”谢逊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韩夫人，我明白你的心事。你想惜我屠龙刀去，口说是对付峨嵋派，实则是去对付杨逍、范遥。你念念不忘的，只是想进光明顶的秘道。那我更加不能相借。”

金花婆婆咳嗽数声，道：“谢三哥，当年你我的武功，高下如何？”谢逊道：“四大法王，各有所长，”金花婆婆道：“今日你坏了一对招子，再跟老婆子相比呢？”

谢逊昂然道：“你要恃强夺刀，是不是？谢逊有屠龙刀在手，抵得过坏了一对招子。”他嘘了一口长气，向前踏了一步，一对失了明的眸子对准了金花婆婆，神威凛凛。

殷离瞧得害怕，向后退了几步。金花婆婆却佝偻着身子，撑着拐杖，偶尔发出一两声咳嗽，看来谢逊只须一伸手，便能将她一刀斩为两段，但她站着一动不动，似乎全没将谢逊放在眼里。张无忌曾见过她数度出手，真是快速绝伦，比之韦一笑，另有一分难以言说的诡秘怪异，如鬼如魅，似精似怪。此刻她和谢逊相对而立，一个是剑拔弩张，蓄势待发，一个却似成竹在胸，好整以暇。张无忌心想她排名尚在我外公、义父和韦蝠王之上，武功自然十分厉害，不禁为谢逊暗暗担心。

但听得四下里疾风呼啸，隐隐传来海中波涛之声，于凶险的情势之中，

更增一番凄枪悲凉之意。两人相向而立，相距不过丈许，谁也不先动手。过了良久，谢逊忽道：“韩夫人，今日你定要迫我动手，违了我们四法王昔日结义的誓言，谢逊好生难受。”金花婆婆道：“谢三哥，你向来心肠软，我当时真没料到，武林中那许多成名的英雄豪杰，都是你一手所杀。”谢逊叹道：“我心伤父母妻儿之仇，甚么也不顾了。我生平最不应该之事，乃是连发一十三招七伤拳，击毙了少林派的空见神僧。”

金花婆婆凛然一惊，道：“空见神僧当真是你打死的么？你甚么时候练成了这等厉害武功？”她本来自信足可对付得了谢逊，此刻始有惧意。

谢逊道：“你不用害怕。空见神僧只挨打不还手，他要以广大无边的佛法，渡化我这邪魔外道。”金花婆婆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才是了，老婆于及不上空见神僧，你一十三拳打死空见，不用九拳十拳，便能料理了老婆子啦。”

谢逊退了一步，声调忽变柔和，说道：“韩夫人，从前在光明顶上你待我委实不错。那日我做哥哥的生病，内子偏又产后虚弱，不能起床。你照料我一月有余，尽心竭力，我始终铭感于心。”拍了拍身上的灰布棉袍。又道：“我在海外以兽皮为衣，你给我缝这身衣衫，里里外外，无不合身，足见光明顶结义之情尚在。你去罢！从此而后，咱们也不必再会面了。我只求你传个讯息出去，要我那无忌孩儿到此岛来和我一会，做哥哥的足感大德。”

金花婆婆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倒还记得从前这些情谊。不瞒你说，自从银叶大哥一死，我早将世情瞧得淡了，只是尚有几桩怨仇未了，我不能就此撒手而死，相从银叶大哥于地下。谢三哥，光明顶上那些人物，任他武功了得，机谋过人，你妹子都没瞧在眼里，便只对你谢三哥另眼相看，你可知道其中的缘由么？”

谢逊抬头向天，沉恩半晌，摇头道：“谢逊庸庸碌碌，不值得贤妹看重。”

金花婆婆走上几步，抚着一块大石，缓缓坐下，说道：“昔年光明顶上，只有阳教主和你谢三哥，我才瞧着顺眼。做妹子的嫁了银叶先生，唯有你们二人，没怪我所托非人。”谢逊也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韩大哥虽非本教中人，却也英雄了得。众兄弟力持异议，未免胸襟窄了。唉，六大派围攻光明顶，不知众兄弟都无恙否？”金花婆婆道：“谢三哥，你身在海外，心悬中土，念念不忘旧日兄弟。人生数十年转眼即过，何必老是想着旁人？”

两人此时相距已不过数尺，呼吸可闻，谢逊听得金花婆婆每说几句话便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那年你在碧水寒潭中冻伤了肺，缠绵至今，总是不能痊愈么？”

金花婆婆道：“每到天寒，便咳得厉害些。嗯，咳了几十年，早也惯啦。谢三哥，我听你气息不匀，是否练那七伤拳时伤了内脏？须得多多保重才是。”

谢逊道：“多谢贤妹关怀。”忽然抬起头来，向殷离道：“阿离，你过来。”殷离走到他身前，叫了声：“谢公公！”谢逊道：“你使出全力，戳我一指。”殷离愕然道：“我不敢。”谢逊笑道：“你的千蛛万毒手伤不了我，尽管使劲便了。我只是试试你的功力。”殷离仍道：“孩儿不敢。”又道：“谢公公，你既和婆婆是当年结义的好友，能有甚么事说不开？大家不用争这把刀子罢了。”谢逊凄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戳我一指试试。”

殷离无奈，取出手帕，包住右手食指，一指戳在谢逊肩头，蓦地里“啊哟”一声大叫，向后摔了出去，飞出一丈有余，腾的一响，坐在地下，便似全身骨骼根根都已寸断。



金花婆婆不动声色，缓缓的道：“谢三哥，你好毒的心思，生怕我多了个帮手，先行出手剪除。”谢逊不答，沉思半晌，道：“这孩儿心肠很好，她戳我这指只使了二三成力，手指上又包了手帕，不运千蛛毒气伤我。很好，很好。若非如此，千蛛毒气返攻心脏，她此刻已然没命了。”

张无忌听了这几句话，背上出了一阵冷汗，心想义父明明说是试试殷离的功力，倘若她果真全力一试，这时岂非已然毙命？明教中人向来心狠手辣，以我义父之贤，也在所不免。他却不知谢逊和金花婆婆相交有年，明白对方心意，几句家常话一说完，便是绝不容情的恶斗，金花婆婆多了殷离一个帮手，于他大大不利；是以要用计先行除去。

谢逊道：“阿离，你为甚么一片善心待我？”殷离道：“你……你是他义父，又是……又是为他而来。在这世界上，只有你跟我两人，心中还记着他。”谢逊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没想到你对我无忌孩儿这么好，我倒险些儿伤了你的性命。你附耳过来。”殷离挣扎着爬起，慢慢走到他的身边。谢逊将口唇凑在她耳边，说道：“我传你一套内功心法，这是我在冰火岛上参悟而得，可说是集我毕生武功之大成。”不等殷离答话，便将那心法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殷离一时自难明白，只用心暗记。谢逊怕她记不住，又说了两遍，问道：“记住了么？”殷离道：“都记得了。”谢逊道：“你修习五年之后，当有小成。你可知我传你功夫的用意么？”殷离突然哭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知道。可是……可是我不能。”

谢逊厉声道：“你知道甚么？为甚么不能？”说着左掌蓄势待发，只要殷离一句话答得不对，立时便毙她于掌下。殷离双手掩面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要我去寻找无忌，将这功夫转授于他。我知道你要我练成上乘武功之后，保护无忌，令他不受世上坏人的侵害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她说了两个“可是”，放声大哭。

谢逊站起身来，喝道：“可是甚么？是我那无忌孩儿已然遭遇不测么？”殷离扑在他的怀里，抽抽噎噎的哭道：“他……他早在六年之前，在西域……在西域堕入山谷而死。”谢逊身子一晃，颤声道：“这话……这话……当真？”殷离哭道：“是真的。那武烈父女亲眼见到他丧命的。我在他二人身上先后点了七次千蛛万毒手，又七次救他们活命，这等煎熬之下，他们……他们不能再说假话。”

当殷离述说张无忌死讯之初，金花婆婆本待阻止，但转念一想，谢逊一听到义子身亡，定然心神大乱，拚斗时虽然多了三分狠劲，却也少了三分谨慎，更易陷入自己所布的钢针阵中，当下只是在旁微微冷笑，并不答话。

谢逊仰天大啸，两颊旁泪珠滚滚而下。张无忌见义父和表妹为自己这等哀伤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便欲挺身而出相认，忽听得金花婆婆道：“谢三哥，你那位义儿公子既已殒命，你守着这口屠龙宝刀又有何用？不如便借了于我罢。”

谢逊嘶哑着嗓子道，“你瞒得我好苦。要取宝刀，先取了我这条性命。”轻轻将殷离推在一旁，嘶的一声，将长袍前襟撕下，向金花婆婆掷了过去，这叫作“割袍断义”。

张无忌心想：“我该当此时上前，说明真相，免他二人无谓的伤了义气。”便在此时，忽听得左侧远处长草中传来几下轻微的呼吸之声。相距既远，呼吸声又极轻，若非张无忌耳音极灵，再也听不出来，他心念一动：“原来金花婆婆暗中尚伏下帮手？我倒不可贸然现身。”但听得刀风呼呼，谢逊已和

金花婆婆交上了手。

只见谢逊使开宝刀，有如一条黑龙在他身周盘旋游走，忽快忽慢，变化若神。金花婆婆忌惮宝刀锋利，远远在他身旁兜着圈子。谢逊有时卖个破绽，金花婆婆毫不畏惧的欺身直进，待他回刀相砍，随即极巧妙的避了开去。二人于对方武功素所熟知，料得不能在一二百招内便分高下。谢逊倚仗宝刀之利，金花婆婆则欺他盲不见物，二人均在自己所长的这一点上寻求取胜之道，反而将招数内力置之一旁。

忽听得飕飕两声，黄光闪动，金花婆婆发出两朵金花。谢逊屠龙刀一转，两朵金花都粘在刀上。原来金花以纯钢打成，外镀黄金，铸造屠龙刀的玄铁却具极强磁性，遇铁即吸。这金花乃金花婆婆仗以成名的暗器，施放时变幻多端，谢逊即令双目健好，也须全力闪避挡格，不料这屠龙刀正是所有暗器的克星。金花婆婆倏左倏右连发八朵金花，每一朵均粘在屠龙刀上。此时月暗星稀，夜色惨淡，黑沉沉的刀上粘了八朵金花，使将开来，犹如数百只飞萤在空中乱窜乱舞。

突然金花婆婆咳嗽一声，一把金花掷出，共有十六七朵，教谢逊一柄屠龙刀粘得了东边的粘不了西边。谢逊衣袖挥动，卷去七八朵，另有八朵又都粘在屠龙刀上，喝道：“韩夫人，你号称紫衫龙王，名字犯了此刀的忌讳，若再恋战，于君不利。”

金花婆婆打个寒噤，大凡学武之人，性命都在刀口上打滚，最讲究口彩忌讳，自己号称“龙王”，此刀却名“屠龙”，实是大大的不妙，当下阴恻恻的笑道：“说不定倒是我这杀狮杖先杀了盲眼狮子。”呼的一杖击出。谢逊沉肩一闪，突然脚下一个踉跄，“啊”的一声，这一杖击中了他左肩，虽然力道已卸去了大半，但仍然着实不轻。

张无忌大喜，暗中喝了声采。他见谢逊故意装作闪避不及，受了一杖，心下便想：“义父只须将左手衣袖中的金花撒出，再以屠龙刀使一招‘千山万水’乱披风势斩去，金花婆婆不敢抵挡宝刀锋锐，务必更向左退，接连两退，蓄势待发，那时义父以内力逼出屠龙刀上金花，激射而前，金花婆婆无力远避，非受重伤不可。”

他心念甫动，果见黄光闪动，谢逊已将左手袖中卷着的花金撒出，金花婆婆疾向左退。张无忌斗然间想起一事，心叫：“啊哟，不好，金花婆婆乃是将计就计。”其时他胸中于武学包罗万有，这两大高手的攻守趋避，无一不在他算中，但见谢逊的一招“千山万水”乱披风势斩出，金花婆婆更向左退。谢逊大喝一声，宝刀上粘着的十余朵金花疾射而前。金花婆婆“啊哟”一声叫，足下一个踉跄，向后纵了几步。

谢逊是个心意决绝的汉子，既已割袍断义，下手便毫不容情，纵身而起，挥刀向金花婆婆砍去，忽听得殷离高声叫道：“小心！脚下有尖针！”

谢逊听到叫声，一惊之下，收势已然不及，只听得飕飕声响，十余朵金花激射而至。金花婆婆要令他身在半空，无法挪移，这一落将下来，双足非踏上尖针不可。谢逊无可奈何，只得挥刀格打金花，忽听得脚底铮铮几声响处，他双足已然着地，竟是安然无恙。

他俯身一摸，触到四周都是七八寸长的钢针，插在山石之中，尖利无比，只是自己落脚处的四枚钢针却岔人用石子打飞了，听那掷石去针的劲势，正是日间手掷七石的那个巨鲸帮少年。此人在旁窥视，自己竟丝毫不觉，若非得他相救，脚底已受重伤，剩下来只有受金花婆婆宰割的分儿了，脑海中念

头这么一转，背上不禁出了一阵冷汗。

他二人互施苦肉计，谢逊肩头受了一杖，金花婆婆身上也吃了两朵金花，虽然所伤均非要害，但对方何等劲力，受上了实是不易抵挡。金花婆婆大咳几下，向张无忌伏身之处发话道。“巨鲸帮的小子，你一再干扰老婆子的大事，快留下名来。”

张无忌还未回答，突然间黄光一闪，殷离一声闷哼，已被三朵金花打中胸口要害。原来金花婆婆眼见张无忌武功了得，自己出手惩治殷离，他定要阻挠，是以面对着他说话，乘他丝毫没有防备之际，反手发出金花。

张无忌大骇，飞身而起，半空中接住金花婆婆发来的两朵金花，一落地便将殷离抱在怀中。殷离神智尚未迷糊，见一个小胡子男子抱住自己，急忙伸手撑拒，只一用力，嘴里便连喷了几口鲜血。张无忌登时醒悟，伸手在自己脸上用力擦了几下，抹去脸上黏着的胡子和化装，露出本来面目。殷离一呆，叫道：“阿牛哥哥，是你？”张无忌微笑道：“是我！”

殷离心中一宽，登时便晕了过去。张无忌见她伤重，不敢便替她取出身上所中金花，当即点了她神封、灵墟、步廊、通谷诸处穴道，护住她心脉。

只听得谢逊朗声道：“阁下两次出手相援，谢逊多承大德。”

张无忌哽咽道：“义……义……你何必……”

到得下午，狂风忽作，大雨如注。小船被风吹得向南飘浮。谢逊、张无忌、周芷若、小昭四人除下八只鞋子，不住手的舀起舱中所积雨水倒入海中。

## 二十九 四女同舟何所望

便在此时，忽听得身后传来两下玎玎异声，三个人疾奔而至。张无忌一瞥之下，只见那三人都身穿宽大白袍，其中两人身形甚高，左首一人是个女子。三人背月而立，看不清他们面貌，但每人的白袍角上赫然都绣着一个火焰之形，竟是明教中人。三人双手高高举起，每只手中各拿着一条两尺来长的黑牌，只听中间那身材最高之人朗声说道：“明教圣火令到，护教龙王、狮王，还不下跪迎接，更待何时？”话声语调不准，显得极是生硬。

张无忌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阳教主遗言中说道，本教圣火令自第三十一代教主石教主之时，便已失落，怎么会在这三人手中？这是不是真的圣火令？这三个人是否本教弟子？”

只听金花婆婆道：“本人早已破门出教，‘护教龙王’四字，再也休提。阁下尊姓大名？这圣火令是真是假，从何处得来？”那人喝道：“你既已破门出教，尚絮絮何为？”金花婆婆冷冷的道：“金花婆婆生平受不得旁人半句恶语，当日便阳教主在世，对我也礼敬三分。你是教中何人，对我竟敢大呼小叫？”

突然之间，三人身形晃动，同时欺近，三只左手齐往金花婆婆身上抓去。金花婆婆拐杖挥出，向三人横扫过去，不料这三个人脚下不知如何移动，身形早变。金花婆婆一杖击空，已被三人的右手同时抓住后领，一抖之下，向外远远掷了出去。

以金花婆婆武功之强，便是天下最厉害的三个高手向她围攻，也不能一招之间便将她抓住掷出。但这三个白袍人步法既怪，出手又是配合得妙到毫巅，便似一个人生有三头六臂一般。张无忌情不自禁的“噫”了一声。那三人身子这么一移，他已看得清清楚楚，最高那人虬髯碧眼，另一个黄须鹰鼻。那女子一头黑发，和华人无异，但眸子极淡，几乎无色，瓜子脸型。约莫三十岁上下，虽然瞧来诡异，相貌却是甚美。张无忌心想：“原来这三个人都是胡人，怪不得语调生硬，说话又文诌诌的好似背书。”

只听那虬髯人朗声又道：“见圣火令如见教主，谢逊还不跪迎？”谢逊道：“三位到底是谁？若是本教弟子，谢逊该当相识。若非本教中人，”圣火令与三位毫不相干。”虬髯人道：“朋教源于何土？”谢逊道：“源起波斯。”虬髯人道：“然也，然也！我乃波斯明教总教流云使，另外两位是妙风使、辉月使。我等奉总教主之命，特从波斯来至中土。”

谢逊和张无忌都是一怔。张无忌读过杨逍所著的“明教流传中土记”，知道明教确是从波斯传来，眼看这三个男女果是波斯胡人，武功身法又是如此，定然不假，只听那黄须的妙风使道：“我教主接获讯息，得知中上支派教主失踪，群弟子自相残杀，本教大趋式微，是以命云凤月三使前来整顿教务。合教上下，齐奉号令，不得有误。”张无忌大喜：“总教主有号令传来，真是再好也没有了。免得我担此重任，见识肤浅，误了大事。”

只听得谢逊说道：“中土明教虽然出自波斯，但数百年来独立成派，自来不受波斯总教管辖。三位远道前来中土，谢逊至感欢愉，跪迎云云，却是从何说起？”

那虬髯的流云使将两块黑牌相互一击，铮的一声响，声音非金非玉，十分古怪，说道：“这是中上明教的圣火令，前任姓石的教主不肖，失落在外，今由我等取回。自来见圣火令如见教主，谢逊还不听令？”

谢逊入教之时，圣火令失落已久，从来没见过，但其神异之处，却是向所耳闻，明教的经书典籍之中也往往提及，听了这几下异声，知道此人所持确是本教圣火令，何况三人一出手便抓了金花婆婆掷出，决不是常人所能，当下更无怀疑，说道：“在下相信尊驾所言，但不知有何吩咐？”

流云使左手一挥，妙风使、辉月使和他三人同时纵身而起，两个起落，已跃到金花婆婆身侧。金花婆婆金花掷出，分击三使。三使东一闪、西一晃，尽数避开，但见辉月使直欺而前，伸指点向金花婆婆咽喉。金花婆婆拐杖一封，跟着还击一杖，突然间腾身而起，后心已被流云使和妙风使抓住，提了起来。辉月使抢上三步，在她胸腹间连拍三掌，这三掌出手不重，但金花婆婆就此不能动弹。

张无忌心道：“他三人起落身法，未见有过人之处，只是三人配合得巧妙无比。辉月使在前诱敌，其余二人已神出鬼没的将金花婆婆擒住。但以每个人的武功而论，比之金花婆婆颇有不及。那人拍这三掌，并非打穴，但与我中土点穴功夫似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”

流云使提着金花婆婆，左手一振，将她掷在谢逊身前，说道：“狮王，本教教规，入教之后终身不能叛教。此人自称破门出教，为本教叛徒，你先将她首级割下。”谢逊一怔，道：“中土明教向来无此教规。”流云使冷冷的道：“此后中土明教悉奉波斯总教号令。出教叛徒，留着便是祸胎，快快将她除了。”

谢逊昂然道：“明教四王，情同金兰。今日虽然她对谢某无情，谢某却不可无义，不能动手加害。”妙风使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中国人妈妈婆婆，有这么多罗唆。出教之人，怎可不杀？这算是甚么道理？当真奇哉怪也，莫名其妙。”谢逊道：“谢某杀人不眨眼，却不杀同教朋友。”辉月使道：“非要你杀她不可。你不听号令，我们先杀了你也。”谢逊道：“三位到中土来，第一件事便勒逼金毛狮王杀了紫衫龙王，这是为了立威吓人么？”辉月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双眼虽瞎，心中倒也明白。快快动手罢！”谢逊仰天长笑，声动山谷，大声道：“金毛狮王光明磊落，别说不杀同伙朋友，此人即令是谢某的深仇大怨，既被你们擒住，已然无力抗拒，谢某岂能再以白刃相加？”

张无忌听了义父豪迈爽朗的言语，心下暗暗喝彩，对这波斯明教三使渐生反感。

只听妙风使道：“明教教徒，见圣火令如见教主，你胆敢叛教么？”谢逊昂然道：“谢某双目已盲了二十余年，你便将圣火令放在我眼前，我也瞧它不见。说甚么‘见圣火令如见教主’？”妙风使大怒，道：“好！那你是决意叛教了？”谢逊道：“谢某不敢叛教。可是明教的教旨乃是行善去恶，义气为重。谢逊宁可自己人头落地，不干这等没出息的歹事。”金花婆婆身子不能动弹，于谢逊的言语却一句句都听在耳里。

张无忌知道义父生死已迫在眉睫，当下轻轻将殷离放在地下。只听流云使道：“明教中人，不奉圣火令号令者，一律杀无赦矣！”谢逊喝道：“本人是护教法王，即令是教主要杀我，也须开坛禀告天地与本教明尊，申明罪状。”妙风使嘻嘻笑道：“明教在波斯好端端地，一至中上，便有这许多臭规矩！”三使伺机呼啸，一齐抢了上来。谢逊屠龙刀挥动，护在身前，三使连攻三招，抢不近身。

辉月使欺身直进，左手持令向谢逊天灵盖上拍落。谢逊举刀挡架，当的一响，声音极是怪异。这屠龙刀无坚不摧，可是竟然削不断圣火令。便在这

一瞬之间，流云使滚身向左，已然一拳打在谢逊腿上。谢逊一个踉跄，妙风使横令戳他后心，突然间手腕一紧，圣火令已被人夹手夺了去。他大惊之下，回过身来，只见一个少年的右手中正拿着那根圣火令。

张无忌这一下纵身夺令，快速无比，巧妙绝伦。流云使和辉月使惊怒之下，齐从两侧攻上。张无忌身形一转，向左避开。不意拍的一响，后心已被辉月使一令击中。那圣火令质地怪异，极是坚硬。这一下打中，张无忌眼前一黑，几欲晕去，幸得护体神功立时发生威力，当即镇慑心神，向前冲出三步，波斯三使立时围上。张无忌右手持令向流云使虚晃一招，左手倏地伸出，已抓住了辉月使左手的圣火令。岂知辉月使忽地放手，那圣火令尾端向上弹起，拍的一响，正好打中张无忌手腕。他左手五根手指一阵麻木，只得放下左手中已然夺到的圣火令，辉月使纤手伸处，抓回掌中。

张无忌练成乾坤大挪移法以来，再得张三丰指点太极拳精奥，纵横宇内，从无敌手，不意此刻竟被辉月使一个女子接连打中，第二下若非他护体神功自然而然的将力卸开，手腕早已折断。他惊骇之下，不敢再与敌人对攻，凝立注视，要看清楚对方招数来势。

波斯三使见他两次被击，竟似并未受伤，也是惊奇不已。妙风使忽然低头，一个头锤向张无忌撞来，如此打法原是武学中大忌，竟以自己最要紧的部位送向敌人。张无忌端立不动，知他这一招似拙实巧，必定伏下厉害异常的后着，待他的脑袋撞到自己身前一尺之处，这才退了一步。蓦地里流云使跃身半空，向他头顶坐了下來。这一招更是怪异，竟以臀部攻人，天下武学之道虽繁，从未有这一路既无用、又笨拙的招数。张无忌不动声色，向旁又是一让，突觉胸口一痛，已被妙风使手肘撞中。但妙风使被九阳神功一弹，立即倒退三步，跟着又倒退三步，甫欲站定，又倒退三步。

波斯三使愕然变色，辉月使双掌两根圣火令急挥横扫，流云使突然连翻三个空心筋斗。张无忌不知他是何用意，心想还是避之为妙，刚向左踏开一步，眼前白光急闪，右肩已被流云使的圣火令重重击中。这一招更是匪夷所思，事先既无半点征兆，而流云使明明是在半空中大翻筋斗，怎能忽地伸过圣火令来，击在自己肩头？张无忌惊骇之下，已不敢恋战，加之肩头所中这一令劲道颇为沉重，虽以九阳神功弹开，却已痛入骨髓。但知自己只要一退，义父性命不保，当下深深吸了口气，一咬牙，飞身而前，伸掌向流云使胸口拍去。

流云使同时飞身而前，双手圣火令相互一击，铮的一响，张无忌心神一荡，身子从半空中直堕下来，但觉腰肋中一阵疼痛，已被妙风使踢中了一脚。砰的一下，妙风使向后摔出，辉月使的圣火令却又击中了张无忌的右臂。

谢逊在一旁听得明白，知道巨鲸帮中这少年已接连吃亏，眼下已不过在勉力支撑，苦于自己眼盲，无法上前应援，心中焦急万分，自己若孤身对敌，当可凭着风声，分辨敌人兵刃拳脚的来路，但若去相助朋友，怎能分得出哪一下是朋友的拳脚，哪一下是敌人的兵刃？他屠龙刀挥舞之下，倘若一刀杀了朋友，岂非大大的恨事？当则叫道：“少侠，你快脱身而走，这是明教的事，跟阁下并不相干。少侠今日一再相援，谢逊已是感激不尽。”

张无忌大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你快走，听我说，你快走！”眼见流云使挥令击来，张无忌以手中圣火令一挡，双令相交，拍的一下，如中败革，似击破絮，声音极是难听。流云使把握不定，圣火令脱手向上飞出。张无忌跃起身来，欲待抢夺，突然间嗤的一声响，后心衣衫被辉月使抓了一大截下

来。她指甲在他背心上划破了几条爪痕，隐隐生痛，这么缓得一缓，那圣火令又被流云使抢回。

经此几个回合的接战，张无忌心知凭这三人功力，每一个都和自己相差甚远，只是武功怪异无比，兵刃神奇之极，最厉害的是三人联手，阵法不似阵法，套子不似套子，诡秘阴毒，匪夷所思，只要能击伤其中一人，今日之战便能获胜。但他击一人则其余二人首尾相应，拳法连变，始终打不破这三人联手之局，反而又被圣火令打中了两下。幸好波斯明教三使每一次拳脚中敌，自己反吃大亏，也已不敢再以拳脚和他身子相碰。

谢逊大喝一声，将屠龙刀竖抱在胸前，纵身跃入战团，抢到张无忌身旁，说道：“少侠，用刀！”将屠龙刀递了给他。张无忌心想仗着宝刀神威，或能击退大敌，当下接了过来。谢逊右足一点，向后退开，在这顷刻之间，后心已重重中了妙风使一拳，只打得他胸腹间五脏六腑似乎都移了位置。这一拳来无影，去无踪，谢逊竟听不到半点风声。

张无忌挥刀向流云使砍去，流云使举起两根圣火令，双手一振，已搭在屠龙刀上。张无忌只感手掌中一阵激烈跳动，屠龙刀竟欲脱手，大骇之下，忙加运内力，流云使以圣火令夺人兵刃，原是手到擒来，千不一失，这一次居然夺不了对方单刀，大感诧异。辉月使一声娇叱，手中两根圣火令也已架在屠龙刀上，四令夺刀，威力更巨。

张无忌身上已受了七八处伤，虽然均是轻伤，内力究已大减，这时但感半边身子发热，握着刀柄的右手不住发颤。他知此刀乃义父性命所系，义父不知自己身分真相，居然肯以此刀相借，实是豪气干云之举，倘若此刀竟在自己手中失去，还有何面目以对义父？蓦然间大喝一声，体内九阳神功源源激发，流云、辉月二使脸色齐变，妙风使见情势不对，一根圣火令又搭到了屠龙刀上。

张无忌以一抗三，竟是丝毫不馁，心中暗暗自庆，幸好一上来便出其不意的抢得妙风使一枚圣火令，否则六令齐施，更难抵敌。这时四人已至各以内力相拚的境地。张无忌心想你们和我比拚内力，正是以短攻长，我是得其所哉了。霎时间四人均凝立不动，各运内力。突然之间，张无忌胸口一痛，似乎被一枚极细的尖针刺了一下。

这一下刺痛突如其来，直钻入心肺，张无忌手一松，屠龙刀便被五根圣火令吸了过去。他粹遇大变，心神不乱，顺手拔出腰间倚天剑，一招太极剑法“圆转如意”，斜斜划了个圈子，同时刺向波斯三使的小腹。三使待要后跃相避，张无忌已将倚天剑插还腰间剑鞘，手一伸；又将屠龙刀夺了过来。这四下失刀、出剑、还剑、夺刀，手法之快，直如闪电，正是乾坤大挪移的第七层功夫。

波斯三使“噫”的一声，大是惊奇。他三人内力远不及张无忌，这一开口出声，三根圣火令反而被屠龙刀带了过来。三人急运内力相夺，又成相持不下之局。突然之间，张无忌胸口又被尖针刺了一下。

这次他已有防备，宝刀未曾脱手。但这两下刺痛似有形，实无质，一股寒气突破他护体的九阳神功，直侵内脏。他知这是波斯三使一股极阴寒的内力，积贮于一点，从圣火令上传来，攻坚而入。本来以至阴攻至阳，未必便胜得了九阳神功。只是他的九阳神功遍护全身，这阴劲却是凝聚如丝发之细，倏钻陡戳，难防难当。有如大象之力虽巨，妇人小儿却能以绣花小针刺入其肤。阴劲人体，立即消失，但这一刺可当真疼痛入骨。

辉月使连运两下“透骨针”的内劲，见对方竟是毫不费力的抵挡了下来，更是骇异。妙风使虽然空着左手，但全身劲力都已集于右臂，左手已与瘫痪无异。张无忌知道如此僵持下去，敌人尖针一般的阴劲一下一下刺将过来，自己终将支持不住，可是实无对策。耳听身后谢逊呼吸粗重，正自一步步的逼近，知他要击敌助己。这时四人内劲布满全身，谢逊掌力击在敌人身上，已与击打张无忌无异，始终迟迟不敢出手。

张无忌寻思：“情势如此险恶，总是要义父先行脱身要紧。”朗声道：“谢大侠，这波斯三使武功虽奇，在下要脱身而去却也不难。请你先行暂避，在下事了之后，自当奉还宝刀。”波斯三使听得他在全力比拚内劲之际竟能开口说话，洋洋一如平时，心下更惊。

谢逊道：“少侠高姓大名？”张无忌心想此时万万不能跟他相认，否则以义父爱己之深，势必要和波斯三使拼个同归于尽，以维护自己，说道：“在下姓曾，名阿牛。谢大侠还不远走，难道是信不过在下，怕我吞没你这口宝刀么？”谢逊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曾少侠不必以言语相激。你我肝胆相照，谢逊以垂暮之年，得能结交你这位朋友，实是平生快事。曾少侠，我要以七伤拳打那女子了。我一发劲，你撒手弃了屠龙刀。”

张无忌知道义父七伤拳的厉害，只要舍得将屠龙刀弃给敌人，一拳便可毙了辉月使，但这么一来，本教便和波斯总教结下深怨，自己一向谆谆劝诫同教兄弟务当以和睦为重，今日自己竟不问来由的杀了总教使者，哪里还像个明教教主？忙道：“且慢！”向流云使道：“咱们暂且罢手，在下有几句话跟三位分说明白。”

流云使点了点头。张无忌道：“在下和明教极有关连，三位既持圣火令来此，乃是在下的尊客，适才无礼，多有得罪。咱们同时各收内力，罢手不斗如何？”流云使又连连点头。张无忌大喜，当即内劲一撤，将屠龙刀收向胸前。只觉波斯三使的内劲同时后撤，突然之间，一股阴劲如刀、如剑、如匕、如凿，直插入他胸口的“玉堂穴”中。

这虽是一股无形无质的阴寒之气，但刺在身上实同钢刃之利。张无忌霎时之间闭气窒息，全身动弹不得，心中闪电般转过了无数念头：“我死之后，义父也是难逃毒手，想不到波斯总教使者竟如此不顾信义。殷离表妹能活命么？赵姑娘和周姑娘怎样？小昭，唉，这可怜的孩子！本教救民抗元的大业终将如何？”只见流云使举起右手圣火令，便往他天灵盖击落。张无忌急运内力，冲击胸口被点中了的“玉堂穴”，但总是缓了一步。

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大声叫道：“中土明教的大队人马到了！”流云使一怔，举着圣火令的左手停在半空，一时不击下去。只见一个灰影电射而至，拔出张无忌腰间的倚天剑，连人带剑，直扑入流云使的怀中。

张无忌身子虽不能动，眼中却瞧得清清楚楚，这人正是赵敏，大喜之下，紧接着便是大骇，原来她所使这一招乃是昆仑派的杀招，叫做“玉碎昆冈”，竟是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拚命打法。张无忌虽不知此招的名称，却知她如此使剑出招，以倚天剑的锋利，流云使固当伤在她的剑下，她自己也难逃敌人毒手。

流云使眼见剑势凌厉之极，别说三使联手，即是自保也已有所不能，危急中举起圣火令用力一挡，跟着不顾死活的着地滚了开去。只听得当的一声响，圣火令已将倚天剑架开，但左颊上凉飕飕地，一时也不知自己是死是活，待得站起身来，伸手一摸，只觉着手处又湿又粘，疼痛异常，左颊上一片虬



髻已被倚天剑连皮带肉的削去，若非圣火令乃是奇物，挡得了倚天剑的一击，半边脑袋已然不在了。

张无忌前来和谢逊相会，赵敏总觉金花婆婆诡秘多诈，陈友谅形迹可疑，放心不下，便悄悄的跟随前来。她知道自己轻功未臻上乘，只要略一走近，立时便被发觉，是以只远远蹑着。直至张无忌出手和波斯三使相斗，她才走近。到得张无忌和三使比拚内力，她心中暗喜，心想这三个胡人武功虽怪，怎及得张无忌九阳神功内力的浑厚。突然间张无忌开口叫对手罢斗，赵敏正待叫他小心，对方的“阴风刀”已然使出，张无忌受伤倒地。她情急之下，不顾一切的冲出，抢到倚天剑后，便将在万安寺中向昆仑派学得的一记拼命拓数使出来。

赵敏一招逼开流云使，但倚天剑圈了转来，削去了自己半边帽子，露出一丛秀发。她长剑斜圈，身子向妙风使扑出，倚天剑反而跟在身后。这一招叫做“人鬼同途”，乃是崆峒派的绝招，正和昆仑派的“玉碎昆冈”同一其理，均是明知已然输定，便和敌人拚个玉石俱焚。这等打法极其惨烈。少林、峨眉两派的佛门武功便无此类招数。“玉碎昆冈”和“人鬼同途”都不是败中取胜、死中求活之招，乃是旨在两败俱伤、同赴幽冥。当日昆仑、崆峒两派的高手被囚，颇受屈辱，比武时功力又失，无法求胜，便有性子刚硬之辈使出这些招数来，只是内劲既去，要拚命也无从拚起，却被她一一记在心中。

妙风使眼见她来势如此凶悍，大惊之下，突然间全身冰冷，界立不动。此人武功虽高，胆子却是极小，眼见这一招决计无法抵挡，骇怖达于极点，竟致僵立，束手待毙。

赵敏的身子已抵在妙风使的圣火令上，手腕一抖，长剑便向他胸前刺去。这一招乃是先以自己身子投向敌人兵刃，敌人手中不论是刀是剑，是枪是斧，中在自己身上，势须略一停留。自己便一剑刺去，敌人武功再高，万难逃过。妙风使瞧出了此招的厉害，这才吓呆。幸得他手中兵器乃是铁尺般的圣火令，无锋无刃，赵敏以身子抵在其上，竟不受伤，长剑刚向前刺出，后背已被辉月使抱住。

波斯三使联手迎敌，配合之妙，实是不可思议。赵敏一上来两招拚命打法，竟吓得三大高手乱了阵脚，直到此时，辉月使才自后抱住了赵敏。她这么一抱似乎平平无奇，其实拿捏之准，不爽毫发，应变之速，疾如流星。赵敏这一剑虽然凌厉，已然递不到妙风使身上，她觉臂上一紧，心知不妙，顺着辉月使向后一拉之势，回剑便往自己小腹刺去。

这一招更是壮烈，属于武当派剑招，叫做“天地同寿”，却非张三丰所创，乃是殷梨亭苦心孤诣的想了出来，本意是要和杨逍同归于尽之用，他自纪晓芙死后，心中除了杀杨逍报仇之外，更无别念，但自知武功非杨逍之敌，师父虽是天下第一高手，自己限于资质悟性，无法学到师父的三四成功夫，反正只求杀得杨逍，自己也不想活了，是以在武当山上想了几招拚命的打法出来。

殷梨亭暗中练剑之时，被师父见到，张三丰喟然叹息，心知此事难以劝喻，便将这招剑法取了个“天地同寿”的名称，意思说人死之后，精神不朽，当可万古长春，实是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的悲壮剑招，殷梨亭的大弟子在万安寺中施展此招，被范遥抢上救出。赵敏却于此时使了出来。这一招专为刺杀紧贴在自己身后的敌人之用，利剑穿过自己的小腹，再刺入敌人小腹，辉月使如何能够躲过？倘若妙风使并未吓傻，又或流云使站得甚近，以他二人

和辉月使如同联成一体的机警，当可救得二女性命。

眼见倚天剑便要洞穿赵敏和辉月使的小腹，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张无忌冲穴成功，一伸手便将倚天剑夺了过去。

赵敏用力一挣，脱出辉月使的怀抱。她动念迅速之极，取过张无忌手中的那枚圣火令，远远的掷了出去，飕的一声响，跌入了金花婆婆所布的尖针阵中。这圣火令波斯三使珍同性命，流云使和辉月使顾不得再和张无忌、赵敏对敌，甚至顾不得妙风使的安危，一齐纵身过去捡拾。只奔出丈余，便已到了尖针阵中。辉月使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已踏中了一枚钢针。月黑风高，长草没膝，瞧不清楚圣火令和尖针的所在，两人只得一路拔针，一路摸索寻令。妙风使犹如大梦初醒，一声惊呼，跟了过去。

赵敏为救张无忌性命，适才这三招使得犹如兔起鹘落，绝无余暇多想一想，这时惊魂稍定，越想越是害怕，“嚤”的一声，投入了张无忌怀中。

张无忌一手揽着她，心中说不出的感激，但知波斯三使一寻到圣火令，立时转身又回，忙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回过身来，将屠龙刀交还谢逊，抱起身受重伤的殷离，向谢逊道：“谢大侠，眼前只有暂避其锋。”谢逊道：“是！”俯身替金花婆婆解开了穴道。张无忌心想金花婆婆经过这场死里逃生的大难，自当和谢逊前愆尽释。

四人下山走出数丈，张无忌心想殷离虽是自己表妹，终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于是将她交给金花婆婆抱着。赵敏在前引路，其后是金花婆婆和谢逊，张无忌断后，以防敌人追击。回首但见波斯三使兀自弯了腰，在长草丛中寻觅。他这一役惨败，想起适才的惊险，兀自心有余悸，又不知殷离受此重伤，是否能够救活。

正行之间，忽听得谢逊一声暴喝，发拳向金花婆婆后心打去。

金花婆婆回手撩开，同时将殷离抛在地下。张无忌吃了一惊，飞身而上。谢逊喝道：“韩夫人，你何以又要下手杀害殷姑娘？”金花婆婆冷笑道：“你杀不杀我，是你的事。我杀不杀她，却是我的事。你管得着我么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有我在此，须容不得你随便伤人。”金花婆婆道：“尊驾今日闲事管得还嫌不够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那未必都是闲事。波斯三使转眼便来，你还不快走？”

金花婆婆冷哼一声，向西窜了出去，突然间反手掷出三朵金花，直奔殷离后脑。张无忌伸指弹去，只听得呼呼呼三声，那三朵金花回袭金花婆婆，破空之声，比之强弓发硬弯更加厉害。当他先前抱起殷离之时，抹去了唇上粘着的胡子，金花婆婆已看清楚他面目，哪料得这少年的内力竟如此深厚，不敢伸手去接，急忙伏地而避。三朵金花贴着她背心掠过，将她布衫后心撕去了三条大缝，只吓得她心中乱跳，头也不回的去。

张无忌伸手抱起殷离，忽听得赵敏一声痛哼，弯下了腰，双手按住小腹，忙上前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只见她手上满是鲜血，手指缝中尚不住有血渗出，原来适才这一招“天地同寿”，毕竟还是刺伤了小腹。张无忌大惊失色，忙问：“伤得重么？”只听得妙风使在尖针阵中欢呼：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！”赵敏道：“别管我！快走，快走！”

张无忌伸臂将她抱起，疾往山下奔去。赵敏道：“到船上！开船逃走。”张无忌应道：“是！”一手抱着殷离，一手抱着赵敏，急驰下山。谢逊跟在身后，暗自惊异：“这少年恁地了得，手中抱着二人，仍是奔行如此迅速。”张无忌心乱如麻，手中这两个少女只要有一个伤重不救，都是毕生大恨，幸

好觉到二人身子温暖，并无逐渐冷去之象。

波斯三使找到圣火今后，随后追来，但这三人的轻功固然不及张无忌，比之谢逊也大为不如。张无忌将到船边，高声叫道：“绍敏郡主有令：众水手张帆起锚，急速预备开航！”待得他和谢逊跃上船头，风帆已然升起。

那艄公须得赵敏亲口号令，上前请示。赵敏失血过多，只低声道：“听……听张公子号令……便是……”那艄公转舵开船，待得波斯三使追到岸边，海船离岸早已数十丈了。

张无忌将赵敏和殷离并排在船舱之中，小昭在旁相助，解开二人衣衫，露出伤口，张无忌检视二人伤势，见赵敏小腹上剑伤深约半寸，流血虽多，性命决可无碍。殷离那三朵金花却部中在要害，金花婆婆下手极重，是否能救，实在难说，当下给二人敷药包扎。殷离早已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。赵敏泪水盈盈，张无忌问她觉得如何，她只是咬牙不答。

谢逊道：“曾少侠，谢某隔世为人，此番不意回到中土，尚能结识你这位义气深重的朋友，实是意外之喜。”

张无忌扶他坐在舱中椅上，伏地便拜，哭道：“义父，孩儿无忌不孝，没能早日前来相接，累义父受尽辛苦。”谢逊大吃一惊，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孩儿便是张无忌。”谢逊如何能信，只道：“你……你说甚么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拳学之道在凝神，意在力先方制胜……”滔滔不绝的背了下去，每一句都是谢逊在冰火岛上所授予他的武功要诀。背得二十余句后，谢逊惊喜交集，抓住他的双臂，道：“你……你当真便是我那无忌孩儿？”

张无忌站起身来，搂住了他，将别来情由，拣要紧的说了一些，自己已任明教教主之事却暂且不说，以免义父叙教中尊卑，反向自己行礼。谢逊如在梦中，此时不由得他不信，只是翻来覆去的说道：“老天爷开眼，老天爷开眼！”

猛听得后梢上众水手叫道：“敌船追来啦！”

张无忌奔到后梢望时，只见远远一艘大船五帆齐张，乘风追至。黑夜之中瞧不见敌船船身，那五道白帆却是十分触目。张无忌望了一会，见敌船帆多身轻，越逼越近，心下焦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暗想只有让波斯三使上船，跟他们在船舱之中相斗，当可借着船舱狭窄之便，使三人不易联手，于是将赵敏和殷离移在一旁，到甲板上提了两只大铁锚来，放在舱中，作为障碍，逼令波斯三使各自为战。

布置方定，突然间轰隆一声巨响，船身猛烈一侧，跟着半空中海水倾泻，直泼进舱来，后梢水手高声大叫：“敌船开炮！敌船开炮！”这一炮打在船侧，幸好并未击中。

赵敏向张无忌招了招手，低声道：“咱们也有炮！”

这一言提醒了张无忌，当即奔上甲板，指挥众水手搬开炮上的掩蔽之物，在大炮中装上火药铁弹，点烧药绳，砰的一声，一炮还轰了过去。但这些水手都是赵敏手下的武士所乔装，武功不弱，发炮海战却是一窍不通，这一炮轰将出去，落在两船之间，水柱激起数丈，敌船却晃也不晃。但这么一来，敌船见此间有炮，便不敢十分逼近。过不多时，敌船又是一炮轰来，正中船头，船上登时起火。

张无忌忙指挥水手提水救火，忽见上层舱中又冒出一个火头来。他双手各提一大桶水，踢开舱门，直泼进去，将火头浇灭了。烟雾中只见一个女子

横卧榻上，正是周芷若，全身都已湿透，张无忌抛下水桶，抢进房去，忙问：“周姑娘，你没事么？”

周芷若满头满脸都是水，模样甚是狼狈，危急万分之中，见到他突然出现在，惊异无比。她双手一动，呛啾啾一声响，原来手脚均被金花婆婆用铐镣铁链锁着。张无忌奔到下层舱中取过倚天剑来，削断铐镣。

周芷若道：“张教主，你……你怎么会到这里？”张无忌还未回答，船身突然间激烈一震。她足下一软，直扑在张无忌怀里。张无忌忙伸手扶住，窗外火光照耀，只见她苍白的脸上飞起两片红晕，再点缀着一点点水珠，清雅秀丽，有若晓露水仙。张无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咱们到下面船舱去。”

两人刚走出舱门，只觉座船不住的团团打转，原来适才间敌船一炮打来，将船舵打得粉碎，连舵手也堕海而死。

那艄公急了，亲自去装火药发炮，只盼一炮将敌船打沉；不住在炮筒中装填火药，用铁棍捣得实实的，绞高炮口，点燃了药绳。暮地里红光一门，震天价一声巨响，钢铁飞舞，大炮登时震得粉碎，艄公和大炮旁的众水手个个炸得血肉横飞。只因艄公一味求炮力威猛，火药装得多了数倍，反将大炮炸碎了。

张无忌和周芷若刚走上甲板，但见船上到处是火，转眼即沉，一瞥眼见左舷边缚着一条小船，叫道：“周姑娘，你跳进小船去……”这时小昭抱着殷离，谢逊抱着赵敏，先后从下层舱中出来。原来适才这么一炸，船底裂了一个大洞，海水立时涌了进来。

张无忌待谢逊、小昭坐进小船，挥剑割断绑缚的绳索，拍的一响，小船掉入了海中。张无忌轻轻一跃，跳入小船，抢过双桨，用力划动。

这时那战船烧得正旺，照得海面上一片通红。张无忌全力扳桨，心想只须将小船划到火光照不到处，波斯三使没见到小船，必以为众人数尽葬身大海，就此不再追赶。谢逊抄起一条船板帮着划水。小船在海面迅速滑行，顷刻间出了火光圈外。只听那大战船轰隆轰隆猛响，船上装着的火药不住爆炸。波斯船不敢靠近，远远停着监视。赵敏携来的武士中有些识得水性，泅水游向敌船求救，都被波斯船上人众发箭射死在海中。

张无忌和谢逊片刻也不敢停手，若在陆地被波斯三使追及，尚可决一死战。这时在茫茫大海之中，敌船只须一炮轰来，就算打在小船数丈以外，波浪激荡，小船也非翻不可。好在二人都内力悠长，直划了半夜，也不疲累。

到得天明，但见满天乌云，四下里都是灰蒙蒙的浓雾。张无忌喜道：“这大雾来得真好，只须再有半日，敌人无论如何也找咱们不到的了。”

不料到得下午，狂风忽作，大雨如注。小船被风吹得向南飘浮。其时正当隆冬，各人身上衣衫尽湿，张无忌和谢逊内力深厚，还不怎样，周芷若和小昭被北风一吹，忍不住牙关打战。但小船上一无所有，谁也无法可想。这时木桨早已收起不划，四人除下八只鞋子，不住手的舀起舱中所积雨水倒入海中。

谢逊终于会到张无忌，心情极是畅快，眼前处境虽险，却毫不在意，骂天叱海，在大雨中高声谈笑。小昭天真烂漫，也是言笑晏晏。只有周芷若始终默不作声，偶尔和张无忌目光相接，立即便转头避开。

谢逊说道：“无忌，当年我和你父母一同乘海船出洋，中途遇到风暴，那可比今日厉害得多了。我们后来上了冰山，以海豹为食。只不过当日吹的是南风，把我们送到了极北的冰天雪地之中，今日吹的却是北风。难道老天

爷瞧着谢逊不顺眼，要再将我充军到南极仙翁府上，去再住他二十年么？哈哈，哈哈！”他大笑一阵，又道：“当年你父母一男一女，郎才女貌，正是天作之合，你却带了四个女孩子，那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哈哈，哈哈！”

周芷若满脸通红，低下了头。小昭却神色自若，说道：“谢老爷子，我是服侍公子爷的小丫头，不算在内。”赵敏受伤虽然不轻，却一直醒着，突然说道：“谢老爷子，你再胡说八道，等我伤势好了，瞧我不老大耳括子打你。”

谢逊伸了伸舌头，笑道：“你这女孩子倒厉害。”他突然收起笑容，沉吟道：“嗯，昨晚你拚命三招，第一招是昆仑派的‘玉碎昆冈’，第二招是崆峒派的‘人鬼同途’，第三招是甚么啊，老头子孤陋寡闻，可听不出来了。”

赵敏暗暗心惊：“怪不得金毛狮王当年名震天下，闹得江湖上天翻地覆。他双目不能视物，却能猜到我所使的两记绝招，当真是名不虚传。”便道：“这第三招是武当派的‘天地同寿’，似乎是新创招数，难怪老爷子不知。”语气甚是恭敬。谢逊叹道：“你出全力相救无忌，当然很好，可是又何必拚命，又何必拚命？”赵敏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说到此处，顿了一顿，心中迟疑下面这句话是否该说，终于忍不住哽咽道：“他……谁叫他这般情致缠绵的……抱着……抱着殷姑娘。我是不想活了！”说完这句话，已是泪下如雨。

四人听这位年轻姑娘竟会当众吐露心事，无不愕然，谁也没想到赵敏是蒙古女子，要爱便爱，要恨便恨，并不忸怩作态，本和中土深受札教陶冶的女子大异，加之扁舟浮海，大雨淋头，每一刻部能舟覆人亡，当此生死系于一线之际，更是没了顾忌。

张无忌听了赵敏这句话，不由得心神激荡：“赵姑娘本是我的大敌，这次我随她远赴海外，主旨乃在迎接义父，哪想到她对我竟是一往情深如此。”情不自禁，伸过手去握住了她手，嘴唇凑到她耳边，低声道：“下次无论如何不可以再这样了。”

赵敏话一出口，便好生后悔，心想女孩儿家口没遮拦，这种言语如何可以自己说将出来，岂不是教他轻贱于我？忽听他如此深情款款的叮嘱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又羞又爱，心下说不出的甜蜜，自觉昨晚三次出生入死，今日海上飘泊受苦，一切都不枉了。

大雨下了一阵，渐渐止歇，浓雾却越来越重，蓦地里刷的一声，一尾三十来斤的大鱼从海中跃将起来。谢逊右手伸出，五指插入鱼腹，将那鱼抓入船中，众人都是喝一声彩。小昭拔出长剑，将大鱼剖腹刮鳞，切成一块块地。各人实在饿了，虽然生鱼腥味极重，只得勉强吃了些。谢逊却是吃得津津有味，他荒岛上住了二十余年，甚么苦也吃过了，岂在乎区区生鱼？何况生鱼肉只须多嚼一会，惯了鱼腥气息之后，自有一股鲜甜的味道。

海上波涛渐渐平静，各人吃鱼后闭上眼睛养神，昨天这一日一晚的激斗，委实累得心力交疲，周芷若和小昭虽未出手接战，但所受惊吓也当真不小。大海轻轻晃着小舟，有如摇篮，舟中六人先后入睡。

这一场好睡，足足有三个多时辰。谢逊年老先醒，耳听得五个青年男女呼吸声和海上风声轻相应和。赵敏和殷离受伤之后，气息较促，周芷若却是轻而漫长。张无忌一呼一吸之际，若断若续，竟无明显分界，谢逊暗暗惊异：“这孩子内力之深，实是我生平从未遇。”小昭的呼吸一时快，一时慢，所练显是一门极特异的内功，谢逊眉头一皱，想起一事，心道：“这可奇了，

难道这孩子竟是……”

忽听得殷离喝道：“张无忌，你这小子，干么不跟我上灵蛇岛去？”张无忌、赵敏、周芷若、小昭被她这么一喝，都惊醒了。只听她又道：“我独个儿在岛上寂寞孤单……你干么不肯来陪我？我这么苦苦的想念你，你……你在阴世，可也知道吗？”

张无忌伸手摸她的额头，着手火烫，知她重伤后发烧，说起胡话来了。他虽医术精湛，但小舟中无草无药，实是束手无策，只得撕下一块衣襟，浸湿了水，贴在她额头。

殷离胡话不止，忽然大声惊喊：“爹爹，你……你别杀妈妈，别杀妈妈！二娘是我杀的，你只管杀我好了，跟妈妈毫不相干……妈妈死啦，妈妈死啦！是我害死了妈妈！呜呜呜呜……”哭得十分伤心。张无忌柔声道：“蛛儿，蛛儿，你醒醒。你爹不在这儿。不用害怕。”殷离怒道：“是爹爹不好，我才不怕他呢！他为甚么娶二娘、三娘？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妻子难道不够么？爹爹，你三心两意，喜新弃旧，娶了一个女人又娶一个，害得我妈好苦，害得我好苦！你不是我爹爹，你是负心男儿，是大恶人！”

张无忌惕然心惊，只吓得面青唇白。原来他适才间刚做了一个好梦，梦见自己娶了赵敏，又娶了周芷若。殷离浮肿的相貌也变得美了，和小昭一起也都嫁了自己。在白天从来不敢转的念头，在睡梦中忽然都成为事实，只觉得四个姑娘人人都好，自己都舍不得和她们分离。他安慰殷离之时，脑海中依稀还存留着梦中带来的温馨甜意。

这时他听到殷离斥骂父亲，忆及昔日她说过的话，她因不忿母亲受欺，杀死了父亲的爱妾，自己母亲因此自刎，以致舅父殷野王要手刃亲生女儿。这件惨不忍闻的伦常大变；皆因殷野王用情不专、多娶妻妾之故。他向赵敏瞧了一眼，情不自禁的又向周芷若瞧了一眼，想起适才的绮梦，深感羞惭。

只听殷离咕里咕噜的说了些呓语，忽然苦苦哀求起来：“无忌，求你带我去啊，跟我去罢。你在我手背上这么狠狠的咬了一口，可是我一点也不恨你。我会一生一世的服侍你、体贴你，当你是我的主人。你别嫌我相貌丑陋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宁愿散了全身武功，弃去千蛛剧毒，跟我初见你时一模一样……”这番话说得十分的娇柔婉转，张无忌哪想到这表妹行事任性，喜怒不定，怪僻乖张，内心竟是这般的温柔。只听她又道：“无忌，我到处找你，走遍了天涯海角，听不到你的讯息，后来才知你已在西域堕崖身亡，我伤心得真不想活了。我在西域遇到了一个少年曾阿牛，他武功既高，人品又好，他说过要娶我为妻。”

赵敏、周芷若、小昭三人都知道曾阿牛便是张无忌的化名，一齐向他瞧去。张无忌满脸通红，狼狈之极，在这三个少女异样的目光注视之下，真恨不得跳入大海，待殷离清醒之后这才上来。

只听殷离喃喃又道：“那个阿牛哥哥对我说：‘姑娘，我诚心诚意，愿娶你为妻，只盼你别说我不配。’他说：‘从今而后，我会尽力爱护你，照顾你，不论有多少人来跟你为难，不论有多么厉害的人来欺侮你，我宁可自己性命不要，也要保护你周全。我要使你心中快乐，忘去了从前的苦处。’无忌，这个阿牛哥哥的人品可比你好得多啦，他的武功比甚么峨嵋的灭绝师太都强。可是我心中已有了你这个狠心短命的小鬼，便没答应跟他。你短命死了，我便给你守一辈子的活寡。无忌；你说，阿离待你好不好啊？当年你不睬我，而今心里可后悔不后悔啊？”

张无忌初时听她复述自己对她所说的言语，只觉十分尴尬，但后来越听越是感动，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。这时浓雾早已消散，一弯新月照在舱中，殷离侧过了身子，只见到她苗条的背影。

只听她又轻声说道：“无忌，你在幽冥之中，寂寞么？孤单么？我跟婆婆到北海冰火岛上去找到了你的义父，再要到武当上去扫祭你父母的坟墓，然后到西域你丧生的雪峰上跳将下去，伴你在一起。不过那要等到婆婆百年之后，我不能先来陪你，撇下她孤零零的在世上受苦。婆婆待我很好，若不是她救我，我早给爹爹杀了。我为了你义父，背叛婆婆，她一定恨我得紧，我可仍要待她很好。无忌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这些话便如和张无忌相对商量一般。在她心中，张无忌早已是阴世为鬼，这般和一个鬼魅温柔软语，海上月明，静夜孤舟，听来凄迷万状。

她接下去的说话却又是东一言，西一语的不成连贯，有时惊叫，有时怒骂，每一句却都吐露了心中无穷无尽的愁苦。这般乱叫乱喊了一阵，终于声音渐低，慢慢又睡着了。

五人相对不语，各自想着各人的心事，波涛轻轻打着小舟，只觉清风明月，万古常存，人生忧患，亦复如是，永无断绝。

忽然之间，一声声极轻柔、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：“到头这一身，难逃那一日。百岁光阴，七十者稀。急急流年，滔滔逝水。”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。

张无忌心头一凛，记得在光明顶上秘道之中，出口被成昆堵死，无法脱身，小昭也曾唱过这个曲子，不禁向小昭望去。月光下只见小昭正自痴痴的瞧着自己。

遥想当年光明顶上，碧水潭畔，黛绮丝紫衫如花，长剑胜雪，不知倾倒了多少英雄豪杰。

### 三十 东西永隔如参商

殷离唱了这几句小曲，接着又唱起歌来，这一回的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，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，细辨歌声，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：“来如流水兮逝如风，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！”她翻翻覆覆唱着这两句曲子，越唱越低，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，消没无踪。

各人想到生死无常，一人飘飘入世，实如江河流水，不知来自何处，不论你如何英雄豪杰，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，飘飘出世，又如清风之不知吹向何处。张无忌只觉掌里赵敏的纤指寒冷如冰，微微颤动。

谢逊忽道：“这首波斯小曲，是韩夫人教她的，二十余年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在光明顶上也曾听到过一次。唉，想不到韩夫人绝情如此，竟会对这孩子痛下毒手。”

赵敏问道：“老爷子，韩夫人怎么会唱波斯小曲，这是明教的歌儿么？”

谢逊道：“明教传自波斯，这首波斯曲子跟明教有些渊源，却不是明教的歌儿。这曲子是两百多年前波斯一位最著名的诗人峨默做的，据说波斯人个个会唱。当日我听韩夫人唱了这首歌，颇受感触，问起此歌来历，她曾详细说给我听。

“其时波斯大哲野芒设帐授徒，门下有三个杰出的弟子：峨默长于文学，尼若牟擅于政事，霍山武功精强。三人意气相投，相互誓约，他年祸福与共，富贵不忘。后来尼若牟青云得意，做到教主的首相。他两个旧友前来投奔，尼若牟请于教主，授了霍山的官职。峨默不愿居官，只求一笔年金，以便静居研习天文历数，饮酒吟诗。尼若牟一一依从，相待甚厚。

“不料霍山雄心勃勃，不甘久居人下，阴谋叛变。事败后结党据山，成为威震天下的一个宗派首领。该派专以杀人为务，名为依斯美良派，当十字军之时，西域提起‘山中老人’霍山之名，无不心惊色变。其时西域各国君王丧生于‘山中老人’手下者不计其数。韩夫人言道，极西海外有一大国，叫做英格兰，该国国王爱德华得罪了山中老人，被他遣入行刺。国王身中毒刃，幸得王后舍身救夫，吸去伤口中毒液，国王方得不死。霍山不顾旧日恩义，更遣人刺杀波斯首相尼若牟。首相临死时口吟峨默诗句，便是这两句‘来如流水兮逝如风，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’了。韩夫人又道，后来‘山中老人’一派武功为波斯明教中人习得。波斯三使武功诡异古怪，料想便出于这山中老人。”

赵敏道：“老爷子，这个韩夫人的性儿，倒像那山中老人。你待她仁至义尽，她却阴谋加害于你，”谢逊叹道：“世人以怨报德，原是寻常得紧，岂足深怪？”

赵敏低头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韩夫人位列明教四王之首，武功却不见得高于老爷子啊。昨晚与波斯三使动手之际，她何以又不使千蛛万毒手的毒招？”谢逊道：“千蛛万毒手？韩夫人不会使啊。似她这等绝色美人，爱惜容颜过于性命，怎肯练这门功夫？”

张无忌、赵敏、周芷若等都是一怔，心想金花婆婆相貌丑陋，从她目前的模样瞧来，即使再年轻三四十岁，也决计谈不上。‘绝色美人’四字，鼻低唇厚、四方脸蛋、耳大招风，这面型是决计改变不来的。赵敏笑道：“老爷子，我瞧金花婆婆美不到哪里去啊。”

谢逊道：“甚么？紫衫龙王美若天仙，二十余年前乃是武林中第一美人，



就算此时年事已高，当年风姿仍当仿佛留存……唉，我是再也见不到了。”

赵敏听他说得郑重，隐约觉得其中颇有蹊跷，这个丑陋佝偻的病躯，居然是当年武林中的第一美人，说甚么也令人难以置信，问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名震江湖，武功之高，那是不消说的了。白眉鹰王自创教宗，与六大门派分庭抗礼，角逐争雄逾二十年。青翼蝠王神出鬼没，那日在万安寺中威吓于我，要毁我容貌，此后思之，常有余悸。金花婆婆武功虽高，机谋虽深，但要位列三位之上，未免不称，却不知是何缘故？”

谢逊道：“那是殷二哥、韦四弟和我三人心甘情愿让她的。”

赵敏道：“为甚么？”突然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只因为她是天下第一美人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三位大英雄都甘心拜服于石榴裙下么？”她是番邦女子，不拘尊卑之礼，心中想到，便肆无忌惮的跟谢逊开起玩笑来。

谢逊竟不着恼，叹道：“甘心拜服于石榴裙下的，岂止三人而已？其时教内教外，盼获黛绮丝之青睐者，便说一百人，只怕也说得少了。”赵敏道：“黛绮丝？那便是韩夫人么？这名字好怪？”谢逊道：“她来自波斯，这是波斯名字。”

张无忌、赵敏、周芷若都吃了一惊，齐声道：“她是波斯人么？”

谢逊奇道：“难道你们都瞧不出来？她是中国和波斯女子的混种，头发和眼珠都是黑的，但高鼻深目，肤白如雪，和中原女子大异，一眼便能分辨。”

赵敏道：“不，不！她是塌鼻头，眯着一对小眼，跟你所说的全然不同。张公子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是啊。难道她也像苦头陀一样，故意自毁容貌？”

谢逊问道：“苦头陀是谁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便是明教的光明右使范遥。”当下将范遥自毁容貌、到汝阳王府去卧底之事简略说了。谢逊叹道：“范兄此举，苦心孤诣，大有功于本教，实非常人所能。唉，这一半也可说是出于韩夫人之所激啊。”

赵敏道：“老爷子，你别卖关子了，从头至尾说给我们听罢。”

谢逊“嗯”了一声，仰头向天，出神了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二十余年前，那时明教在阳教主统领之下，好生兴旺。这日光明顶上突然来了三个波斯胡人，手持波斯总教教主手书，谒见阳教主。信中言道，波斯总教有一位净善使者，原是中华人氏，到波斯后久居其地，入了明教，颇建功勋，娶了波斯女子为妻，生有一女。这位净善使者于一年前逝世，临死时心怀故土，遗命要女儿回归中华。总教教主尊重其意，遣人将他女儿送来光明顶上，盼中上明教善予照拂。阳教主自是一口答应，请那女子进来。那少女一进入厅堂，登时满堂生辉，但见她容色照人，明艳不可方物。当她向阳教主盈盈下拜之际，大厅上左右光明使、三法王、五散人、五行旗使，无不震动。护送她来的三个波斯人在光明顶上留了一宵，翌日便即拜别。这位波斯艳女黛绮丝便在光明顶上住了下来。”

赵敏笑道：“老爷子，那时你对这位波斯艳女便深深钟情了，是不是？不用害羞，老老实实的说出来罢。”谢逊摇头道：“不！那时我正当新婚，和妻子极是恩爱，妻子又怀了孕，我怎会另生他念？”赵敏“哦”了一声，暗悔失言，她知谢逊的妻儿均为成昆所杀，这时无意间提起，不免引起他伤心，忙道：“对啦，对啦！怪不得韩夫人说，当年她嫁与银叶先生，光明顶上人人反对，只有阳教主和你仍然待她很好。想来阳教主的夫人不但是位美人儿，而且为人厉害，将丈夫收得服服帖帖。”

谢逊道：“阳教主慷慨豪侠，黛绮丝的年纪尽可做得他女儿。何况波斯总教教主托他照拂，阳教主待她自是仁至义尽，决无他念。阳教主夫人是我师父成昆的师妹，是我师姑。阳教主对夫人是十分爱重的。”成昆杀他全家，虽然在他心底仇恨愈久愈深，但提到成昆的名字之时，却只淡淡的一言带过，便与说到一个常人无异。

赵敏道：“苦头陀范遥据说年轻时是个美男子，他对黛绮丝定是十分倾心的了？”

谢逊点头道：“那是一见钟情，终于成为铭心刻骨的相思。其实何止范兄如此，见到黛绮丝之美色而不动心的男子只怕很少。不过明教教规严峻，人人以礼自持，就有谁对黛绮丝致思慕之忧的，也都是未婚男子。哪知黛绮丝对任何男子都是冷若冰霜，丝毫不假辞色，不论是谁对她稍露情意，便被她痛斥一顿，令那人羞愧无地，难以下台。我师姑阳夫人有意撮合，想要她与范遥结为夫妻，黛绮丝一口拒绝，说到后来。她竟当众横剑自誓，说道她是决计不嫁人的，如要逼她婚嫁，她宁死不屈。这么一来，众人的心也都冷了。

“过了半年，有一天海外灵蛇岛来了一人，自称姓韩，名叫千叶，是阳教主当年仇人的儿子，上光明顶来是为父报仇。众人见这姓韩的青年貌不惊人，居然敢独上光明顶，来向阳教主挑战，无不哈哈大笑。但阳教主却神色郑重，接以大宾之礼，大排筵席的款待。宴后向众兄弟说起情由，原来阳教主当年和他父亲一言不合动手，以一掌‘大九天手’击得他父亲重伤，跪在地下，站不起身。当时他父亲言道，日后必报此仇，只是知道自己武功已无法再进，将来不是叫儿子来，便是叫女儿来。阳教主道：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，他必奉让三招。那人道：招是不须让的，但如何比武，却要他子女选定。阳教主当时便答允了。事过十余年，阳教主早没将这事放在心上，哪知这姓韩的竟然遣他儿子到来。

“众人都想，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，此人竟敢孤身上光明顶来，必有惊人的艺业，但阳教主武功之高，几已说得上当世无敌，除了武当派张三丰真人，谁也未必胜得他一招半式。这姓韩的能有多大年纪，便有三个五个同时齐上，阳教主也不会放在心上。所担心的只是不知他要出甚么为难的题目。

“第二天，那韩千叶当众说明昔日约言，先把言语挤住阳教主，令他无从食言，然后说了题目出来。他竟是要和阳教主同入光明顶的碧水寒潭之中一决胜负。

“他此言一出，众人尽皆惊得呆了。碧水寒潭冰冷澈骨，纵在盛暑，也向来无人敢下。何况其时正当隆冬？阳教主武功虽高，却不识水性，这一下到碧水寒潭之中，不用比武，冻也冻死了，淹也淹死了。当时圣火厅中，群雄齐声斥责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这件事当真为难得紧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阳教主当年曾答允过那姓韩的，比武的方法由他子女选择，这韩千叶前辈选定水战，按理说阳教主无法推托。”

赵敏反握他手掌，捏了一捏，轻轻笑道：“是啊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明教教主何等身分，岂能食言而肥，失信于天下？答允了人家的事，总当做到。”

她这话说的是张无忌，再提一下二人之间的誓约。谢逊却哪里知道，说道：“正是如此。当日韩千叶朗声说道：‘在下孤身上得光明顶来，原没盼

望能活着下山。众位英雄豪杰尽可将在下乱刀分尸，除了明教之外，江湖上谁也不会知晓。在下只是个无名小卒，杀了区区一人，有何足道？各位要杀，上来动手便是。’众人一听，倒不能再说甚么了。

“阳教主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‘韩兄弟，在下当年确与令尊有约。好汉子光明磊落，这场比武是在下输了。你要如何处置，悉听尊便。’韩千叶手腕一翻，亮出一柄晶光灿烂的匕首，对准自己心脏，说道：‘这匕首是先父遗物，在下只求阳教主向这匕首磕上三个响头。’群雄一听，无不愤怒，堂堂明教教主，岂能受此屈辱？但阳教主既然认输，按照江湖规矩，不能不由对方处置。眼前情势已十分明白，韩千叶此番拚死而来，受了阳教主这三个头后，他势必立即以匕首往自己心口一插，以免死于明教群豪手下。

“霎时之间，大厅中竟无半点声息。光明左右使逍遥二仙、白眉鹰王殷二哥、彭莹玉和尚等人，平素均是足智多谋，但当此难题，却也都一筹莫展。韩千叶此举，明明是要逼死阳教主，以雪父亲当年重伤跪地之辱，然后自杀。

“便在这紧迫万分之际，黛绮丝忽然越众而前，向阳教主道：‘爹爹，他人生了个好儿子，你难道便没生个好女儿？这位韩爷为他父亲报仇，女儿就代爹爹接他招数。上一代归上一代，下一代归下一代，不可乱了辈份。’众人都是一愕：‘怎么她叫阳教主作爹爹？’但即会意：‘她冒充教主的女儿，要解此困厄。’均想：‘瞧她这般娇滴滴弱不禁风的模样，不知是否会武？就算会武，也必不高，至于入碧水寒潭水战，更加不必谈起。’

“阳教主尚未回答，韩千叶已冷笑道：‘姑娘要代父接招，亦无不可。倘若姑娘输了，在下仍要阳教主向先父的匕首磕三个头。’他眼见黛绮丝既美且弱，哪里将她放在眼下？黛绮丝道：‘倘若尊驾输了呢？’韩千叶道：‘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’黛绮丝道：‘好！咱们便去碧水寒潭！’说着当先便行。阳教主忙摇手道：‘不可！此事不用你牵涉在内。’黛绮丝道：‘爹爹，你不用操心。’跟着便盈盈拜了下去。这一拜，便算拜了阳教主为义父。

“阳教主见她显是满有把握，而除此以外，实在亦无他法，只得听她主张。当下众人一齐来到山阴的碧水寒潭。其时北风正烈，只到潭边一站，已然寒气逼人，内力稍差的便已觉得不大受用，潭水早已结成厚冰，望下去碧沉沉地，深不见底。

“阳教主心想不该要黛绮丝为他送命，昂然道：‘乖女儿，你这番好意，我心领了，我来接韩兄的高招。’说着除下外袍，取出一柄单刀，他是决意往潭中一跳，从此不再起来了。黛绮丝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‘爹爹，女儿从小在海边长大，精熟水性。’说着抽出长剑，飞身跃入潭中，站在冰上，剑尖在冰上划了个径长两尺的圆圈，左足踏上，擦的一声轻响，已踏陷那块圆冰，身子沉入了潭中。”

其时海上寒风北来，拂动各人的衣衫。谢逊说道：“当时碧水寒潭之畔的情景，今日回想，便如是昨天刚过的事一般。黛绮丝那日穿了一身淡紫色的衣衫，她在冰上这么一站，当真胜如凌波仙子，突然间无声无息的破冰入潭，旁观群豪，无不惊异。那韩千叶见到她入水的身手，脸上狂傲之色登时收起，手执匕首，跟着跃入了潭中。

“那碧水寒潭色作深绿，从上边望不到二人相斗的情形，但见潭水不住晃动。过了一会，晃动渐停，但不久潭水又激荡起来。明教群豪都极为担心，眼见他二人下潭已久，在水底岂能长久停留？又过一会，突然一缕殷红的鲜血从绿油油的潭水中渗将上来。众人更是忧急，不知是不是黛绮丝受了伤。

蓦地里忽喇一声响，韩千叶从冰洞中跳了上来，不住的喘息。众人见他先上，一齐大惊，齐问：“黛绮丝呢？黛绮丝呢？”只见他空着双手，他那柄匕首却插在他右胸，两边脸颊上各划着一条长长的伤痕。

“众人正惊异间，黛绮丝犹似飞鱼出水，从潭中跃上，长剑护身，在半空中轻飘飘的转了个圈子，这才落在冰上。群雄欢声大作。阳教主上前握住了她手，高兴得说不出话来。谁都料想不到，这样千娇百媚的一个姑娘，水底功夫竟这般了得。黛绮丝向韩千叶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‘爹爹，这人水性不差，念他为父报仇的孝心，对教主无礼之罪，便饶过了罢？’阳教主自然答允，命神医胡青牛替他疗伤。

“当晚光明顶上大排筵席，人人都说黛绮丝是明教的大功臣，若非她挺身出来解围，阳教主一世英名付于流水。当下安排职司，阳夫人赠了她个‘紫衫龙王’的美号，和鹰王、狮王、蝠王三王并列。我们三王心甘情愿让她位列四王之首。她此日这场大功，可将三王过去的功绩都盖下去了。后来我们三个护教法王和她兄妹相称，她便叫我‘谢三哥’。

“不料碧水寒潭这一战，结局竟大出各人意料之外。韩千叶虽然败了，不知如何，竟然赢得了黛绮丝的芳心。想是她每日前去探伤，病榻之畔，因怜生爱，从歉种情，等到韩千叶伤愈，黛绮丝忽然稟明教主，要嫁与此人。

“各人听到这个讯息，有的伤心失望，有的愤恨填膺。这韩千叶当日逼得本教自教主以下人人狼狈万状，本教的护教法王岂能嫁与此人？有些脾气粗暴的兄弟当面便出言侮辱。黛绮丝性子刚烈，仗剑站在厅口，朗声说道：‘从今而后，韩千叶已是我的夫君。哪一位侮辱韩郎，便来试试紫衫龙王长剑！’众人见事已如此，只有恨恨而散。

“她与韩千叶成婚，众兄弟中倒有一大半没去喝喜酒。只有阳教主和我感激她这场解围之德，出力助她排解，使她平安成婚，没出甚么岔子。但韩千叶想入明教，终以反对的人太多，阳教主也不便过拂众意。事过不久，阳教主夫妇突然同时失踪，光明顶上人心惶惶。众人四下追寻之际，有一晚光明右使范遥竟见韩夫人黛绮丝从秘道之中出来。”张无忌一凛，道：“她从秘道中出来？”谢逊道：“不错。明教教规极严，这秘道只有教主一人方能去得。范遥惊怒之下，上前责问。韩夫人道：‘我已犯了本教重罪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’当晚群豪大会，韩夫人仍然只是这几句话。问她入秘道去干甚么，她说她不愿撒谎，却也不愿吐露真相；问她阳教主去了何处，她说一概不知，至于私入秘道之事，一人作事一身当，多说无益。按理她不是自刎，便当自断一肢，但一来范遥旧情不忘，竭力替她遮掩，二来我在旁说情，群豪才议定罚她禁闭十年，以思己过。哪知黛绮丝说道：阳教主不在此处，谁也管不着我。”

张无忌问道：“义父，韩夫人私进秘道却是为何？”

谢逊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教中只我一人得知。当时大家疑心多半与阳教主夫妇失踪之事有关，但我力证绝无牵连。光明顶圣火厅中，群豪说得僵了，终于韩夫人破门出教，说道自今而后，再与中土明教没有干系。她是最先倒出明教之人，即日与韩千叶飘然下峰，不知所踪。

“此后教中众兄弟寻觅教主不得，过了数年，为争教主之位，事情越来越糟。白眉殷二哥竟又下了光明顶，自创天鹰一教。我苦苦相劝，‘他坚决不听，哥儿俩竟致翻脸。二十余年前王盘山天鹰教扬刀立威，金毛狮王赶去踢他场子，一来冲着屠龙宝刀，二来也为了出了一口当年的恶气，存心要给殷

二哥了不了台，让他知道离开明教之后，未必能成甚么气候。唉，今日思之，却也未免太过意气用事了！”

他长长一声叹息之中，蕴藏着无尽辛酸往事，无数江湖风波。

各人沉默半晌，赵敏说道：“老爷子，后来金花银叶，威震江湖，怎地明教中人都认她不出？那银叶先生自必是韩千叶了，他又怎生中毒毙命？”

谢逊道：“这中间的经过情形，我便毫不知情。想是他夫妇在江湖上行走之时，尽量避开了明教中人。”张无忌说道：“不错。金花婆婆从来不与明教中人朝相。六大派围攻明教之时，她虽到了光明顶上，却不上峰赴援。”

赵敏沉吟道：“可是紫衫龙玉姿容绝世，怎能变得如此丑陋？那又不是脸上有甚么毁损。”谢逊道：“猜想她必是用甚么巧妙法儿改易了面容。韩夫人一生行事怪僻，其实内心有说不出的苦处。她毕生在逃避波斯总教来人的追寻，哪知到头来还是无法逃过。”

张无忌和赵敏齐问：“波斯总教何事寻她？”

谢逊道：“这是韩夫人最大的秘密，本是不该说的。但我盼望你们回灵蛇岛去救她，却是非说不可了。”赵敏惊道：“咱们再回灵蛇岛去？斗得过那波斯三使么？”

谢逊不答，自行叙述往事，“数百年来，中土明教的教主例由男子出任，波斯总教的教主却向来是女子，且是出不了嫁的处女。总教经典中郑重规定，由圣处女任教主，以维护明教的神圣贞洁。每位教主接任之后，便即选定教中高职人士的三个女儿，称为‘圣女’。此三圣女领职立誓，游行四方，为明教立功积德。教主逝世之后，教中长老聚会，汇论三圣女功德高下，选定立功最大的圣女继任教主。但若此三位圣女中有谁失却贞操，便当处以焚身之罚，纵然逃至天涯海角，教中也必遣人追拿，以维圣教贞善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赵敏失声道：“难道那韩夫人便是总教三圣女之一？”

谢逊点头道：“正是！当范遥发见她私入秘道之前，其实我已先行发觉。韩夫人当我是知己，便将事实真相一一告知。她在碧水寒潭中与韩千叶相斗，水中肌肤相接，竟然情不自禁，日后病榻相慰，终成冤孽。她知总教总有一日会遣人前来追查，只盼为总教立一大功，以赎罪愈。她偷入秘道，为的是找寻‘乾坤大挪移’的武功心法，此心法总教失落已久，中土明教却尚有留存。总教遣她前来光明顶，其意便在于此。”

张无忌“啊”的一声，隐隐约约觉得有甚么事情颇为不妥，但到底何事，一时却想不明白。只听谢逊道：“韩夫人数次偷入秘道，始终找不到这武功心法。我知悉后郑重告诫，此事犯我教中规矩，实难宽容……”赵敏插嘴道：“啊，我知道啦。韩夫人破门出教，为的是要继续偷入秘道，她既不是中土明教中人，再入秘道便不受拘束了。”

谢逊道：“赵姑娘聪明得紧。但光明顶是本教根本重地，岂容外人任意来去？当时我也猜到了她的用意，韩夫人下山之后，我亲自守住秘道口，韩夫人曾私自上山三次，每次都见到我，这才死了这条心。”

谢逊思索片刻，问道：“那波斯三使的服色，和中土明教可有甚么不同么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他们都身穿白袍，袍角上也绣有红色火焰……嗯，白袍上滚着黑边，这是唯一的小小不同。”谢逊一拍船舷，说道：“是了。总教教主逝世。西域之人以黑色为丧服，白袍上镶以黑边，那是服丧。他们要选立新教主，是以万里迢迢的来到中土，追查韩夫人的下落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韩夫人既是来自波斯，必当知晓波斯三使的怪异武功，怎

地不到一招，便给他们制住？”赵敏笑道：“你笨死啦。韩夫人是假装的。她要掩饰自己身分，自不能露出懂得波斯派武功。依我猜想，谢老爷子倘若听从波斯三使的言语，下手杀她，韩夫人当有脱身之计。”谢逊摇头道：“她不肯显示自己身分，那是不错。但说被波斯三使打中穴道之后立即能够脱身，却也未必。她宁可被我一刀杀死，不愿遭那烈火焚身之苦。”

赵敏道：“我说中土明教是邪教，哪知波斯明教更加邪得可以。为甚么定要处女来做教主？为甚么要将失贞的圣女烧死？”谢逊斥道：“小姑娘胡说八道。每个教派都有历代相传的规矩仪典。和尚尼姑不能婚嫁，不可吃荤，那也不是规矩么？甚么邪不邪的？”

突然间格格声响，殷离牙关互击，不住寒颤。张无忌一摸她额头，却仍十分烫手，显是寒热交攻，病势极重，说道：“义父，孩儿也想回灵蛇岛去。殷姑娘伤势不轻，非觅药救治不可。咱们尽力而为，便救不得韩夫人，也当救了殷姑娘。”谢逊道：“不错。这位殷姑娘对你如此情意深重，焉能不救？周姑娘、赵姑娘，你两位意下如何？”

赵敏道：“殷姑娘的伤是要紧的，我的伤是不要紧的。不回灵蛇岛去那怎么成？”

周芷若淡淡的道：“老爷子说回去，大家便回去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须待大雾散尽，见到星辰，始辨方向。义父，那流云使连翻两个空心筋斗，却能以圣火令伤我，那是甚么缘故？”当下两人研讨波斯三使武功的家数，赵敏所学甚博，偶尔也参酌所见，但谈论半天，始终猜不到三人联手功夫的要旨所在。

海上大雾，直至阳光出来方散。张无忌道，“咱们自北方向着东南而来，现下该当向西北划去才是。”他和谢逊、周芷若、小昭四人轮流划船。海上操舟，冲涛破浪实非易事，好在张无忌和谢逊固然内力深厚，周芷若和小昭也有相当修为，扳桨划船，只当是锻炼武功。

一连数日，一时孤舟，不停的向西北划去。

这几日中，谢逊皱起了眉头，苦苦思索波斯三使怪异的武功，除了向张无忌询问几句之外，甚么话也不说。到得第六天傍晚，谢逊忽然仔细盘问周芷若所学的峨眉派功夫，周芷若据实以答。两人一问一答，直谈到深夜。谢逊神情之间，甚是失望，说道：“少林、武当、峨眉三派武功，均和九阴真经有关，和无忌所学一般，都偏于阳刚一路。倘若张三丰真人在此，以他阳刚阴柔无所不包的博大武学而与无忌联手，那么阴阳配合，当可击败波斯三使。但远水救不了近火，韩夫人如落入波斯三使手中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周芷若忽然问道：“老爷子，听说百年前武林之中，有些高人精通九阴真经，可有这件事么？”

张无忌在武当山上曾听太师父说起过“九阴真经”之名，知道峨眉派创派祖师郭襄女侠之父郭靖、神雕大侠杨过等人，都会九阴真经上的武功，但经中功夫太过艰难，郭襄虽是郭靖的亲生女儿，却也未能见得，听周芷若问起，心想：“难道她峨眉派的创教祖师，毕竟也传下了一些‘九阴真经’上的功夫么？”

谢逊道：“故老相传是这么说，但谁也不知真假。听前辈们说得神乎其技，当今如果真有谁学得这门武功，和无忌联手应敌，波斯三使自是应手而除。”

周芷若“嗯”的一声，便不再问。

赵敏问道：“周姑娘，你峨嵋派有人会这门武功么？”周芷若道：“峨嵋派若有人具此神功，先师也不会丧身千万安寺中了。”灭绝师太所以逝世，根源出于赵敏，周芷若对她痛恨已极，日日夜夜风雨同舟，却从来跟她不交一语。此刻赵敏正面相询，便顶撞了她一句。她性格温文，这般说话，已是生平对人最不客气的言语了。赵敏却不生气，只笑了一笑。

张无忌不住手的扳桨，忽然望着远处叫道：“瞧，瞧！那边有火光。”

各人顺着他眼光望去，只见西北角上海天相接之处，微有火光闪动。谢逊虽无法瞧见，心下却和众人一般的惊喜，抄起木桨，用力划船。

那火光望去不远，其实在大海之上，相隔有数十里之遥。两人划了大半天，才渐渐接近，张无忌见火光所起之处群山耸立，正是灵蛇岛，说道：“咱们回来啦！”谢逊猛地里“啊哟”一声，叫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为甚么灵蛇岛火光烛天？难道他们要焚烧韩夫人么？”

只听得咕咚一声，小昭摔倒在船头之上。张无忌吃了一惊，纵身过去扶起，但见她双目紧闭，已然晕去，忙拿捏她人中穴道将她救醒，问道：“小昭，你怎么啦？”小昭双目含泪，说道：“我听说要将人活活烧死，我……我……心里害怕。”张无忌安慰道：“这是谢老爷的猜测，未必真是如此。就算韩夫人落入了他们手中，咱们立时赶去，多半还能赶得及相救。”小昭抓住他手，求恳道：“公子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韩夫人的性命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咱们大伙儿尽力而为。”说着回到船尾，提起木桨，鼓动内劲，划得比前更快了。小昭抓起木桨，虽是双手发颤，却奋力划水。

赵敏忽道：“张公子，有两件事我想了很久，始终不能明白，要请你指教。”张无忌听她忽然客气起来，奇道：“甚么事？”赵敏道，“那日在绿柳庄外，我遣人攻打令外祖、杨左使各位，是这位小昭姑娘调派人马抵挡。当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明教教主手下一个小小丫鬟，居然也有这等能耐，真是奇了……”谢逊插口问道：“甚么明教教主？”

赵敏笑道：“老爷子，这时候跟你说了罢，你那位义儿公子，乃是堂堂明教教主、你反倒是他的属下。”谢逊将信将疑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赵敏便将张无忌如何出任教主之事简略说了一些，但许多细节她也不知。张无忌被谢逊问得紧了，无法再瞒，只得说了六大派如何围攻光明顶、自己如何在秘道中获得乾坤大挪移心法等情。

谢逊大喜，站起身来，便在船舱之中拜倒，说道：“属下金毛狮王谢逊，参见教主。”

张无忌忙跪倒还礼，说道：“义父不必多礼。阳教主遗命，请义父暂摄教主职位。孩儿正苦于不克负荷重任，天幸义父无恙归来，实是本教之福。咱们回到中土之后，教主之位，原是要请义父接任的。”谢逊黯然道：“你义父虽得归来，但双目已瞎，‘无恙’两字，是说不上了的。明教的首领，岂能由失明之人担任？赵姑娘，你心中有哪两件事不明白？”

赵敏道：“我想请问小昭姑娘，那些奇门八卦、阴阳五行之术，是谁教的？你小小年纪，怎地会了这一身出奇的本事？”

小昭道：“这是我家传武功，不值郡主娘娘一笑。”赵敏又问：“令尊是谁？女儿如此了得，父母必是名闻天下的高手。”小昭道：“家父名隐姓，何劳郡主主动问？难道你想削我几根指头，逼问我的武功么？”她小小年纪，口头上对赵敏竟丝毫不让，提到削指之事，更显然意欲挑起周芷若敌忾同仇之心。

赵敏笑了笑，转头向张无忌道：“张公子，那晚咱们在大都小酒店中第二次叙会，苦头陀范遥前来向我作别，他见到小昭姑娘之时，说了两句甚么话？”张无忌早将这件事忘了，听她提起，想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苦大师好像是说，小昭的相貌很像一个他相识之人。”赵敏道：“不错。你猜苦大师说小昭姑娘像谁？张无忌道：“我怎猜得到？”

说话之间，小船离灵蛇岛更加近了，只见岛西一排排的停了大船，每张白帆上都绘了个大大的红花火焰，帆上都悬挂黑色飘带。

张无忌皱眉道，“波斯总教劳师动众，派来的人可不少啊。”赵敏道：“咱们划到岛后，拣个偏僻的所在登陆，别让他们发见了。”张无忌点头道：“是！”

刚划出三四丈，突然间大船上号角呜呜，跟着砰砰两声，两枚炮弹打将过来，一枚落在船左，一枚落在船右，激起两条水柱，小船剧晃，几乎便要翻转。大船上有人叫道：“来船快划过来，如若不听将令，立时轰沉。”

张无忌暗暗叫苦，心知适才这两炮敌船志在示威，故意打在小船两侧，现下相距如此之近，敌人瞄准极易，当真一炮轰在船中，六人无一得免，只得划动小船，慢慢靠过去。

三艘敌船的炮口缓缓转动，对准小船，待小船靠近，大船上放下绳梯。张无忌道：“咱们上去，相机夺船。”谢逊摸到绳梯，第一个爬上大船。周芷若一言不发，俯身抱起殷离，从绳梯攀上船去。跟着便是小昭。张无忌抱了赵敏，最后一个攀上。只见船上一千人个个黄发碧眼，身材高大，均是波斯胡人，那流云使等三使却不在其内。

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波斯人问道：“你们是谁？到这里来干甚么？”赵敏道：“我们飘洋遇险，座船沉没，多蒙相救。”那波斯人将信将疑，转头向坐在甲板正中椅上的首领说了几句波斯话。那首领向手下叽哩咕噜的吩咐几句。

小昭突然纵身而起，发掌便向那首领击去。那首领一惊，闪身避过，抓起坐椅，便向小昭砸来。张无忌没料到小昭这么快便即动手，身形一侧，欺上三尺，伸指将那首领点倒，船上教十名波斯人登时大乱，纷纷抽出兵刃，围了上来。这些人虽然均有武功，但与风云三使相去可就极远。张无忌右手扶着殷离，左手东点一指，西拍一掌。谢逊使开屠龙刀，周芷若挥动长剑，再加上小昭身形灵动，片刻之间，已将船上数十名波斯人料理了。十余人被砍翻在甲板之上，七八人堕入海中，余下尽数被点中了穴道。

霎时之间，海旁呼喊声、号角声乱成一片。其余波斯船只靠了过来，船上人众便欲涌上相斗。张无忌提起那波斯首领，跃上横桁，朗声叫道：“谁敢上来，我便将此人一掌劈死。”只听得各船上众人大声呼喊，张无忌虽一句也听不懂，但见无人跃上船来，想来所擒之人颇有身分，对方心存顾忌，一时不敢来攻。

张无忌跃回甲板，刚放下那个首领，蓦地里背后铮的一声响，一件兵刃砸了过来，急忙侧身相避，反脚踢出，迎面一根圣火令击到，左侧又有一根横掠而至。张无忌暗暗叫苦，心想风云三使来得好快，叫道：“大家退入船舱。”提起那个首领，往一根圣火令上迎去。

辉月使急忙收令，但收招急促，下盘露出空隙，张无忌一腿扫去，险些踢中了她小腿。流云、妙风两使自旁急攻，迫使张无忌这一腿未能踢实。拆到第九招上，妙风使左手圣火令斜击甩上，招数怪异无比，堪堪便要点中张



无忌小腹。张无忌将那波斯首领的身子一沉。妙风使这一招使得古怪，张无忌这一下却也是极其巧妙，只听得拍的一声响，这一记圣火令正好打在那波斯人的左颊之上。风云三使齐声惊呼，脸色大变，同时向后跃开，交谈了几句波斯话，突然躬身向张无忌手中的波斯人行礼，神色极是恭敬，跟着便即退回。

忽听得号角声此起彼落，一艘大船缓缓驶到，船头上插了十二面绣金大旗。船头上设着十二张虎皮交椅，有一张空着，其余十一张均有人乘坐。那大船驶到近处，便停住了。赵敏见空着的那张虎皮交椅排在第六，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咱们抓到的此人和大船上那十一人服色相同，看来是他们十二个大首领之一，他位居第六。”谢逊道：“十二个大首领？嗯，总教十二宝树王齐来中土，非同小可。”赵敏问道：“甚么十二宝树王？”

谢逊道：“波斯总教教主座下，共有十二位大经师，称为十二宝树王，身分地位相当于中土明教的四大护教法王。这十二宝树王第一大圣，二者智慧，三者常胜，四者掌火，五者勤修，六者平等，七者信心，八者镇恶，九者正直，十者功德，十一齐心，十二俱明。只是十二宝树王以精研教义、精运经典为主，听说并不一定武功高强。这人位列第六，那么是平等宝树王了。”

张无忌在桅杆边坐下，将平等王横放在膝盖之上，这人既在波斯总教中地位极高，自己一干人脱险求生，势非着落在他身上不可。俯首见他左颊高高肿起，幸好非致命之伤。想是妙风使一令击出，已知不对，急忙收力，加之这人也有相当内功，颇有抵御之劲。

周芷若和小昭收拾甲板上的众波斯人，将已死的尸首搬入后舱，未死的一一排齐。只见十余艘波斯大船四下围住，各船上的大炮对准了张无忌等人的座船，每一艘船舷上都站满了波斯人，火把照耀下刀剑闪烁，密密麻麻的不知有多少人。张无忌暗暗心惊，别说各船开炮轰击，这成千成百人一涌而上。自己便有三头六臂，也是难以抵挡，纵能仗着绝顶武功脱困，但无论如何不能保护得旁人周全。殷离和赵敏身上有伤，更是危险。只听得一名波斯人以中国话朗声说道：“金毛狮王听了，我总教十二宝树王俱在此间，你得罪总教之罪，诸宝树王宽于赦免。你速速将船上诸位总教教友献出，自行开船去罢。”谢逊笑道：“谢某又不是三岁小儿，我们一放俘虏，你们船上的大炮还不轰将过来吗？”那人怒道：“你就算不放，我们的大炮便不能轰吗？”

谢逊沉吟道：“我有三个条件，贵方答应了，我们便恭送这里的总教教友上岸。”那人道：“甚么条件？”谢逊道：“第一，此后总教和中土明教相亲相敬，互不干扰。”那人道：“嗯，第二呢？”谢逊道：“你们放黛绮丝过船，免了她的失贞之罪，此后不再追究。”那人怒道：“此事万万不可。黛绮丝犯了总教大规，当遭焚身之刑，跟你们中土明教有甚么相干？第三件是甚么？”谢逊道：“你第二件事也不能答应，何况再说第三件？”那人道：“好！这第二事就算允了，第三件不妨说来听听。”

谢逊道：“这第三件吗？那可易办之至。你们派一艘小船，跟在我们的座船之后。驶出五十里后；我们见你们不派大船追来，便将俘虏放入小船，任由你们携走。”

那人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九道！胡说九道！”

谢逊等都是怔，不知他说些甚么。赵敏笑道：“此人学说中国话，可学得稀松平常。他以为胡说八道多一道，那便更加荒唐了。”谢逊和张无忌

一想不错，虽然眼前局势紧迫，却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位在“胡说八道”上加了一道的人物，乃是诸宝树王中一位居末座的俱明宝树王。他听得谢逊等嘻笑，更是恼怒，一声唿哨，和位列第十一的齐心宝树王纵身跃上船来。

张无忌抢上前去，左掌往齐心王胸口推去。齐心王竟不挡架，伸左手往他头顶抓下。张无忌眼看自己这一掌要先打到他身上，哪知俱明王从斜刺里双掌推到，接过了他这一掌，齐心王的手指却直抓下来。张无忌向前急冲一步，方得避过，才知他二人攻守联手，便如是个四手四腿之人一般。三人迅如奔雷闪电般拆了七八招。

张无忌心下暗惊，这二人比之风云三使稍有不及，但武功仍是十分怪异，明明和乾坤大挪移的心法极为相似，可是一到使用出来，总是大为变形，全然无法捉摸，然以招数凌厉巧妙而言，却又远不及乾坤大挪移。似乎这二人都是疯子，偶尔学到了一些挪移乾坤的武功，学得既不到家，又是神智昏乱，胡踢瞎打，常人反倒不易抵御。但两人联手之紧密，和风云三使如出一辙。张无忌勉力抵御，只战了个平手，预计再拆二三十招，方可占到上风。

便在此时，风云三使齐声呼啸，又攻上船来，同时趋向平等王，只盼将他抢回，以折免失手击了他一令之罪。谢逊举起平等王左右挥舞，划成一个个极大的圈子。风云三使这次如何敢贸然欺前？左趋右闪，想找寻空隙攻上。

蓦地里俱明王闷哼一声，中腿摔倒。张无忌俯身待要擒拿，流云使和辉月使双令齐到，妙风使已抱起俱明王跃回己船。这时齐心王和云月二使联手，配合已不如风云三使严谨，接战数合，眼见难以取胜，三人几声唿哨，便即跃回。

张无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这一干人似乎学过挪移乾坤之术，偏又学得不像，当真难以对付。”谢逊道：“本教的乾坤大挪移心法本是源于波斯。但数百年前传入中土之后，波斯本国反而失传，他们所留存的，据黛绮丝说只是些不三不四的皮毛，因此才派她到光明顶来，想偷回心法。”张无忌道：“他们武功的根基甚是肤浅，果然只是些皮毛，但运用之际却又十分巧妙。显然中间另有一个重大的关键所在，我没揣摩得透。嗯，那挪移乾坤的第七层功夫之中，有一些我没练成，难道便是为此么？”说着坐着甲板之上，抱头苦思。谢逊等均不出声，生怕扰乱他的思路。

忽然间小昭“啊哟”一声惊呼，张无忌抬起头来，只见风云三使押着一人，走到了十一宝树王之前。那人佝偻着身子，手撑拐杖，正是金花婆婆。坐在第二张椅中的智慧宝树王向她喝问数语，金花婆婆侧着头，大声道：“你说甚么？我不懂。”智慧王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来，左手一探，已揭下了金花婆婆顶上满头白发，露出乌丝如云。金花婆婆头一侧，向左避让，智慧王右手倏出，竟在她脸上揭下了一层面皮下来。

张无忌等看得清楚，智慧王所揭下的乃是一张人皮面具，刹那之间，金花婆婆变成了一个肤如凝脂、杏眼桃腮的美艳妇人，容光照人，端丽难言。

黛绮丝被他揭穿了本来面目，索性将拐杖一抛，只是冷笑。智慧王说了几句话，她便以波斯话对答。二人一问一答，但见十一位宝树王的神色越来越是严重。

赵敏忽问：“小昭姑娘，他们说些甚么？”小昭流泪道：“你很聪明，你甚么都知道。却干么事先不阻止谢老爷子别说？”赵敏奇道：“阻止他别说甚么？”

小昭道：“他们本来不知金花婆婆是谁，后来知道她是紫衫龙王了，但决计想不到紫衫龙王便是圣女黛绮丝。婆婆一番苦心，只盼能将他们骗倒。谢老爷子所提的第二个条款，却要他们释放圣女黛绮丝，虽是好心，可就瞒不过智慧宝树王了。谢老爷子目不见物，自不知金花婆婆装得多像，任谁也能瞒过。赵姑娘，你却瞧得清清楚楚，难道便想不到么？”

其实赵敏听了谢逊在海上所说的故事，心中先入为主，认定金花婆婆便是波斯明教的圣女黛绮丝，一时可没想到在波斯诸人眼中，她的真面目却并未揭破。她待要反唇相稽，但听小昭语音十分悲苦，隐隐已料到她和金花婆婆之间必有极不寻常的关连，不忍再出重言，只道：“小昭妹子，我确是没想到。若是有意加害金花婆婆，教我不得好死。”

谢逊更是歉仄，当下一句话也不说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宁可自己性命不在，也得相救黛绮丝出险。

小昭泣道：“他们责备金花婆婆，说她既嫁人，又叛教，要……要烧死她。”张无忌道：“小昭，你别着急，一有可乘之机。我便冲过去救婆婆出来。”他叫惯了婆婆，其实此时瞧紫衫龙王的本来面目，虽已中年，但风姿嫣然，实不减于赵敏、周芷若等人，倒似是小昭的大姊姊。小昭道：“不，不！十一个宝树王，再加风云三使，你斗他们不过的，不过枉自送了性命。他们这时在商量如何夺回平等王。”

赵敏恨恨的道：“哼！这平等王便活着回去，脸上印着这几行字，丑也丑死啦。”张无忌问道：“甚么脸上印着字？”赵敏道：“那黄胡子使者的圣火令一下子打中了他左颊……啊，小昭！”突然想起一事，问道：“小昭妹子，你识波斯字么？”小昭道：“识得。”赵敏道：“你快瞧瞧，这平等王脸上印着的是甚么字。”

小昭搬起平等王上身，侧过他的头来，只见他左颊高高肿起，三行波斯文深印肉里。原来每根圣火令上都刻得有文字，妙风使误击平等王，竟将圣火令上的文字印在他的肌肉上了。只是圣火令着肉处不过两寸宽、三寸长，所印文字残缺不全。

小昭跟随张无忌连入光明顶秘道，曾将乾坤大挪移心法背诵几遍，虽然未得张无忌吩咐，自己未曾习练，但这武功的法门却记得极熟，其时张无忌在秘道中练至第七层心法时遇有疑难，跳过费解之处不练，小昭曾一一记诵，这时看了平等王脸上的文字，不禁脱口而呼：“那也是乾坤大挪移心法！”

张无忌奇道：“你说是乾坤大挪移心法？”小昭道：“不，不是！我初时一见，以为就是了，却又不是。译成中国话，意思是这样：‘应左则前，须右乃后，三虚七实，无中生有’……甚么‘天方地圆……’下面的看不到了。”

这几句寥寥十余字的言语，张无忌乍然听闻，犹如满天乌云之中，骤然间见到电光闪了几闪，虽然电光过后，四下里仍是一团漆黑，但这几下电闪，已让他在五里浓雾之中看到了出路，口中喃喃念道：“应左则前，须右乃后……”竭力想将这几句口诀和所习乾坤大挪移的武功配合起来，隐隐约约的似乎想到了，但似是而非，终究不对。

忽听得小昭叫道：“公子，留神！他们已传下号令：风云三使要来向你进攻，勤修王、镇恶王、功德王三王来抢平等王。”

谢逊当即将平等王身子横举在胸口，把屠龙刀抛给张无忌，说道：“你用刀猛砍便是。”赵敏也将倚天剑交给了周芷若，此刻同舟共济，并肩迎敌要紧。

张无忌接过屠龙刀，心不在焉的往腰间一插，口中仍在念诵：“三虚七实，无中生有……”赵敏急道：“小呆子，这当儿可不是参详武功的时候，快预备迎敌要紧。”

一言甫毕，勤修、镇恶、功德三王已纵身过来，伸掌向谢逊攻去。他三人生怕伤了平等王，是以不用兵刃，只使拳掌，只要有一人抓住了平等王的身子，便可出力抢夺。周芷若守在谢逊身旁，每逢势急，挺剑便向平等王身上刺去。勤修王、镇恶王等不得不出掌向周芷若相攻，以免她手中利剑刺中了平等王。

那边厢张无忌又和风云三使斗在一起。他四人数次交手，各自吃过对方的苦头，谁也不敢大意。数合之后，辉月使一令打来，依照武学的道理，这一招必须打在张无忌左肩，哪知圣火令在半途古古怪怪的转了个弯，拍的一响，竟打中在他后颈。

张无忌一阵剧痛，心头却登时雪亮，大叫：“应左则后，应左则后，对了，对了！”顷刻间已然省悟，风云三使所会的，只不过是挪移乾坤第一层中的入门功夫，但圣火令上另刻得有诡异的变化用法，以致平添奇幻。他心念一转之间，小昭所说的四句口诀已全然明白，只是“天方地圆”甚么的还无法参悟，心想须得看齐圣火令上的刻字，方能通晓波斯派武功的精要。

他突然间一声清啸，双手擒拿而出，“三虚七实”，已将辉月使手中的两枚圣火令夺了过来，“无中生有”，又将流云使的两枚圣火令夺到。两人一呆之际，张无忌已将四枚圣火令揣入怀中，双手分别抓住两人后领，将两人掷出。

波斯群胡呐喊叫嚷声中，妙风使纵身逃回己船。此时张无忌明白了对方武功的窍诀，虽然所解的仍极有限，但妙风使的武功在他眼中已全无神秘之可言，右手一探，已抓住他左脚，硬生生将他在半空中拉了回来，挟手夺下圣火令，举起他身子便往镇恶王头顶砸落。三王大惊，打个手势，便即跃回。张无忌点了妙风使穴道，掷在脚边。

他这下取胜，来得突兀之至，顷刻之间便自下风转为上风，赵敏等无不惊喜，齐问原由。张无忌笑道：“若非阴差阳错，平等王脸上吃了这一家伙，那可糟糕得紧了。小昭，你快将这六根圣火令上的字译给我听，快，快！”

各人瞧这六枚圣火令时，但见非金非玉，质地坚硬无比。六令长短大小各不相同，似透明，非透明，令中隐隐似有火焰飞腾，实则是令质映光，颜色变幻。每一枚令上刻得有不少波斯文字，别说参透其中深义，便是译解一遍，也得不少时光。

但张无忌心知欲脱眼前之困，非探明波斯派武功的总源不可，向周芷若道：“周姑娘，请你以倚天剑架在平等王颈中。义父，情你以屠龙刀架在妙风使颈中，尽量拖延时刻。”

谢逊和周芷若点头答应。

小昭拿起六枚圣火令，见最短的那一枚上文字最少，又是黑黝黝的最不起眼，便将其上文字一句句的译解出来。张无忌听了一遍，却一句也不懂，苦苦思索，丝毫不明其意，不由得大急。

赵敏道：“小昭妹子，你还是先解打过平等王的那根圣火令。”这一言提醒了小昭，忙核对圣火令上的文字，见是次长的那一根，当即译解其意，这一次张无忌却懂了十之七八。待得一根解完，再解最长那一根时，张无忌只听得几句，喜道：“小昭，这六枚圣火令上的文字，越长的越浅。这一根

上说的都是入门功夫。”

原来这六枚圣火令乃当年波斯“山中老人”霍山所铸，刻着他毕生武功精要。六枚圣火令和明教同时传入中土，向为中土明教教主的令符，年深日久之后，中土明教已无人识得波斯文字。数十年前，圣火令为丐帮中人夺去，辗转为波斯商贾所得，复又流入波斯明教。波斯总教钻研其上文字，数十年间，教中职位较高之辈人人武功陡进。只是其上所记武功博大精深，便是修为最高的大圣宝树王，也只学得三四成而已。

至于乾坤大挪移心法，本是波斯明教的护教神功，但这门奇妙的武功却不是常人所能修习。波斯明教的教主规定又须由处女担任，百年间接连出了几个庸庸碌碌的女教主，心法传下来的便十分有限，反倒是中土明教尚留得全份。波斯明教以不到一成的旧传乾坤大挪移武功，和两三成新得的圣火令武功相结合，变出一门古怪奇诡的功夫出来。

张无忌盘膝坐在船头，小昭将圣火令上的文字，一句句的译与他听。这圣火令中所包含的武功原来奇妙无比，但一法通，万法通，诸般深奥的学问到了极处，本是殊途同归。张无忌深明九阳神功、挪移乾坤、以及武当派太极拳的拳理，圣火令上的武功虽奇，究不过是旁门左道之学而达于巅峰而已，说到宏广精深，远远不及上述三门武学。张无忌听小昭译完六枚圣火令上的文字，仓卒间只记得了七八成，所明白的又只五六成。但仅此而言，宝树诸王和风云三使所显示的功夫，在他眼中已是了如指掌，不值一晒。

时光一刻一刻的过去，他全心全意浸润于武学的钻研之中，无暇顾及身外之务，但赵敏和周芷若等却焦急万状，眼见黛绮丝手脚之上都加上了铐镣；眼见十一宝树王聚头密议；眼见十一王脱下长袍，换上软甲；眼见十一王的左右呈上十一件奇形怪状的兵器；眼见前后左右一艘艘船上排满了波斯胡人；眼见这些胡人弯弓搭箭，将箭头对准了自身；眼见十名波斯人手执斧凿，跳入水中，只待首领令下，便来凿沉己方的座船。

只听得居中而坐的大圣宝树王大喝一声，四面大船上鼓动雷响，号角齐鸣。

张无忌吃了一惊，抬起头来，只见十一位宝树王各披灿烂生光的金甲，手执兵刃，跳上船来。谢逊和周芷若分执刀剑，架在平等王和妙风使的颈中。十一王见此情景，跳上船头之后，却也不敢便此逼近，环成半月形，虎视眈眈，伺机而动。周芷若、赵敏等见这十一王形象狰狞，身材高大，心下都甚是害怕。

智慧王以中国话说道：“尔等快快送出我方教友，便可饶尔等不死。这几个教友在吾人眼中，犹如猪狗一般，尔等用刀架在彼人颈中，又有何用？尔等有胆，尽可将彼人杀了。波斯圣教之中，此等人成千成万，杀之一两个有何足惜？”

赵敏说道：“尔等不必口出大言，欺骗吾人。吾人知悉，这二人一个乃平等宝树王，一个乃妙风使。在尔等明教之中，地位甚高者。尔等说彼人犹如猪狗一般，尔言差矣，大大之差矣！”那智慧王所说的中国话是从书本上学来，“尔等”“彼人”云云，大为不伦不类。赵敏模仿他的声调用语，谢逊等听了，虽然身处危境，却也忍不住微笑。

智慧王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圣教之中，共有三百六十位宝树王，平等王排名第三百五十九。吾人有使者一千二百人，这妙风使武功平常，毫无用处，尔等快快将彼人杀了。”

赵敏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手执刀剑的朋友，快快将这两个无用之人杀了。”谢逊道：“遵命！”举起屠龙刀，呼的一声便向平等王头顶横劈过去。

众人惊呼声中，屠龙刀从他头顶掠过，距头盖不到半寸。大片头发切削下来，被海风一吹，飘浮空中。谢逊手臂一提，左一刀、右一刀，向平等王两肩砍落。眼看每一刀均要切掉他的一条臂膀，但刀锋将要及身，便手腕微偏，将他双臂衣袖切下了一片。这三下硬砍猛劈，部位竟如此准确，别说是盲眼之人，便双目完好，也极为难能。

平等王死里逃生，吓得几欲晕去。十一宝树王、风云三使目瞪口呆，挤舌不下。

赵敏说道：“尔等已见识了中上明教的武功。这位金毛狮王，在中土明教中排名第三千五百零九。尔等倘若恃众取胜，中土明教日后必去波斯报仇，扫荡尔等总坛，尔等必定抵挡不住，还是及早两家言和的为是。”

智慧王明知赵敏所言不实，但一时却也无计可施。那大圣宝树王忽然说了几句话。小昭叫道：“张公子，他们要凿船。”张无忌心中一凛，倘若座船沉了，诸人不识水性，非束手成擒不可，身形一晃，已欺到了大圣王的身前。智慧王喝道：“尔干甚么？”两旁功德王和掌火王手中的一鞭一锤同时砸将下来。此时张无忌早已熟识波斯派的武功，不躲不闪，双手伸出，已抓住了两王咽喉。只听得当的一声响，功德王的铁鞭和掌火王的八角锤相互撞击，火花飞溅，两人已被他抓住咽喉要穴，横拖倒曳的拉了过来。混乱之中张无忌连环踢出四腿，两脚踢飞了齐心王和镇恶王手中的大砍刀，又两脚将勤修王和俱明王踢入水中。

只见一个身形高瘦的宝树王扑将过来，双手各执短剑，刺向张无忌胸口。

张无忌又飞起一脚，踢他手腕。那人双手突然交叉，刺向张无忌小腹。这一招变得灵动之极，张无忌急忙跃起，方始避过。原来此人是常胜宝树王，于波斯总教十二王中武功第一。张无忌捏闭了功德王和掌火王的穴道，将两王抛入船舱，猿身而上，和常胜王手中双剑搏击。此人虽然同是十二王之一，但武功之强，与余王大不相同。张无忌攻三招，守三招，三进三退，暗暗喝彩：“好一个了得的波斯胡人！”

他明白了圣火令上的武功心法之后，未经练习，便遭逢强敌，当下一面记忆思索，一面和常胜王搏斗。最初十余招间，仗着内力深厚、招数巧妙，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，到得二十余招后，圣火令上的秘诀用在乾坤大挪移功夫上，越来越得心应手。常胜王号称“常胜”，生平从未遇过对手，此刻却被对方克制得缚手缚脚，那是从所未有之事，又是惊异，又是害怕。斗到三十余招，张无忌踏前一步，忽地在甲板上一坐，已抱住了常胜王小腿。这招怪异的法门原为圣火令上所记，但已是极高深的功夫，常胜王虽然知道，却从不敢用。张无忌一抱之下，十指扣住了他小腿上的“中都”“筑宾”两穴，都是中土武功的拿穴之法。常胜王只觉下半身酸麻难动，长叹一声，束手就擒。

张无忌忽起爱才之念，说道：“尔武功甚佳。余保全尔的英名，快快回去罢。”说着双手放开。常胜王又是感激，又是羞愧，跃回座船。

大圣王见常胜王苦战落败，功德王和掌火王又失陷敌手，就算将敌人座船凿沉，投鼠忌器，平等王等四人非丧命不可，当下一声号令，呼召众人，回归己方座船。

赵敏朗声说道：“尔等快快将黛绮丝送上船来，答应金毛狮王的三个条

件。”

余下九名宝树王低声商议了一阵。智慧王道：“要答应尔等条款，也无不可，这位年轻公子的武功明明是吾人波斯一派，彼从何处学得，吾人有点不明不白。”

赵敏忍住了笑，庄容说道：“尔等本来不明不白，不清不楚，不干不净，不三不四。这位年轻公子是本教光明使座下的第八位弟子。他的七位师兄，七位师弟不久便到，那时候彼等七上八落，尔等便不亦乐乎、呜呼哀哉了。”

智慧王本极聪明，但华语艰深，赵敏的话他只懂得个六七成，情知她在大吹法螺，微一沉吟，便道：“好！将黛绮丝送过船去。”

两名波斯教徒架起黛绮丝，送到张无忌船头。周芷若长剑一振，叮叮两声，登时将她手上的铐镣切断了。那两名波斯教徒见此剑如此锋利，吓得打个寒战，急忙跃回船去。

智慧王道：“尔等快快开船，回归中土。吾人只派小船，跟随尔等之后。”

张无忌抱拳说道：“中土明教源出波斯，尔我情若兄弟，今日一场误会，敬盼各位不可介意。日后请上光明顶来，双方杯酒言欢。得罪之处，兄弟这里谢过了。”

智慧王哈哈笑道：“尔武功甚佳，吾人极是佩服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说乎？七上八落，不亦乐乎？”

张无忌等起初听他掉了两句书包，心想此人居然知道孔子之言，倒是不易，不料接下去竟是学着赵敏说过的两句话，忍不住都大笑起来。赵敏道：“尔的话说得很好，人之异于波斯人者，几希！祝尔等多福多寿，来格来飧，祸延先考，无疾而终。”

智慧王懂得“多福多寿”四字的意思，料想下面的也均是祝祷之辞，笑吟吟的连声说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

张无忌心想赵敏说得高兴起来，不知还有多少刁钻古怪的话要说，身居虎狼之群，夜长梦多，还是及早脱离险境为是，当下拔起铁锚，转过船舵，扯起风帆，将船缓缓驶了出去。四周船上的波斯人见他起锚扯帆，一个人做了十余名水手之事，神力惊人，尽皆喝采。

只见一艘小船抛了一条缆索过来，张无忌将那缆索缚在后梢，拖了小船渐渐远去。小船中坐着二人，一男一女，正是流云使和辉月使。

张无忌掌着船舵，向西行驶，见波斯各艘大船并不追来，驶出数里，远眺灵蛇岛旁诸船已小不逾尺，仍然停着不动。这才放心。

当下要小昭过来掌舵，到舱中察看殷离伤势，见她兀自迷迷糊糊的半睡半醒，虽然未见好转，病情却也并没更恶，心想待会在这波斯大船之中，或可寻到药物。

黛绮丝站在船头眼望大海，听到张无忌走上甲板，却不回头。张无忌见她背影曼妙，秀发飘拂，后颈肤若白玉，谢逊说她当年乃武林中第一美人，此言当真不虚，遥想光明顶上，碧水潭畔，紫衫如花，长剑胜雪，不知倾倒了多少英雄豪杰。

航到傍晚，算来离灵蛇岛已近百里，向东望去，海面上并无片帆只影，波斯总教显是在要胁之下，不敢追来。张无忌道：“义父，咱们可放了他们么？”谢逊道：“好罢！他们便是要追，也追不上了。”张无忌解开平等、功德、掌火三王及妙风使的穴道，连声致歉，放他们跃入拖在船梢的小船中。

妙风使道：“这圣火六令是吾人掌管，失落后其罪非小，也请一并交还。”

谢逊道：“圣火令是中土明教主令符，今日物归原主，如何能再让你们携去。”妙风使絮絮不休，坚要讨还。

张无忌心想今日须得折服其心，免得日后更多后患，说道：“我们便交还于你，你本领太低，还是无法保有。与其被外人夺去，还是存在明教手中的好。”妙风使道：“外人怎能随便夺去？”张无忌道：“你若不信，那就试试。”将六根圣火令交了给他。妙风使大喜，刚说得一声：“多谢！”张无忌左手轻勾，右手一引，已将六根圣火令一齐夺了过来。

妙风使大吃一惊，怒道：“我尚未拿稳，这个不算。”张无忌笑道：“再试一次，那也不妨。”又将圣火令还了给他。

妙风使先将四枚圣火令揣入怀中，手中执了两根，见张无忌出手来夺，左手一令往他手腕上砸将下来。张无忌手腕一翻，已抓住他右臂，拉着他手臂迎将上去，双令交击，铮的一声响，震得人心族摇动。张无忌浑厚的内力从他手臂上传将过去，这一击之下，妙风使两臂酸痛，全身乏力，便如瘫痪，撒手将圣火令抛在甲板之上。

张无忌先从他怀中取出四枚圣火令，又拾起甲板上的两枚，说道：“如何？是否再要试一次？”妙风使脸如死灰，喃喃的道：“你不是人，你是魔鬼，你是魔鬼！”举步待要跃入小船，但一个踉跄，软瘫跌倒。凌云使跃将上来，抱了他过去。

小船上扯起风帆。功德王拉住船缆，双手一拉，拍的一响，船缆崩断，大小二船登时分开。张无忌抱拳说道：“多多得罪，还祈各位见谅。”功德王等人眼中充满了怨毒之意，掉头不答。

大船乘风西去，两船渐距渐远。忽听得黛绮丝叱道：“贼子敢尔！”纵身而起，跃入海中，张无忌吃了一惊，急忙转舵。只见一股血水从海中涌了上来，跟着不远处又涌上一股血水，顷刻间共有六股血水涌上。忽喇一响，黛绮丝从水中钻出，口中咬着一柄短刀，右手抓住一个波斯人的头发，踏水而来。张无忌忙转舵将船迎去。但那船船身太大，顾得了转舵，顾不得落帆，一时在海中慢慢打转。紫衫龙王在海中捷若游鱼，不多时游到船旁，左手在船边铁锚的锚爪上一借力，身子飞起，连着那波斯人一起上了甲板。

众人心下了然，知道波斯人暗藏祸心，待功德王等一干人过了小船，扯起风帆作为遮掩，暗放熟识水性之人潜到大船之旁，意图凿沉张无忌等的座船。亏得紫衫龙王见到船旁潜水人吐气的水泡，跃入海中，杀了六人，还擒得一名活口。

正待审问那潜水波斯人，蓦地里船尾轰隆一声巨响，黑烟弥漫。船身震荡，如中炮击，后梢上木片纷飞。张无忌等只感一阵炙热，忙一齐伏低。

黛绮丝叫道：“好好恶！”抢到后梢，只见船尾炸了一个大洞，船舵已飞得不知去向，破洞中海水滚滚涌入。黛绮丝用波斯话向那被擒的波斯人问了几句，手一起掌，将他天灵盖击得粉碎，踢入海中，说道：“我只发觉他们凿船，没料到他们竟在船尾绑上了炸药。”这时功德王等人所乘的小船早已去得远了，黛绮丝水性再好，也已无法追上。

众人黯然相对，束手无策。赵敏向张无忌凄然望一眼，心想：“敌船不久便即追上，我等当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那大海船船身甚大，一时三刻之间却也不易沉没。

忽然之间，黛绮丝几哩咕噜的向小昭说起波斯话来，小昭也以波斯话回答，两人一问一答，脸上神色变幻不定。只见小昭向张无忌瞧了一眼，双颊



晕红，甚是腼腆。黛绮丝却厉声追问。两人说了半天，似乎在争辩甚么，后来黛绮丝似乎在力劝小昭答应甚么，小昭只是摇头不允，忽向张无忌瞧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说了两句话。黛绮丝伸手搂住了小昭，不住吻她。两人一齐泪流满面。小昭抽抽噎噎的哭个不停，黛绮丝却柔声安慰。

张无忌、赵敏、周芷若三人面面相觑，全然不解。赵敏在张无忌耳边低声道：“你瞧，她二人相貌好像！”张无忌一凛，只见黛绮丝和小昭都是清秀绝俗的瓜子脸，高鼻雪肤，秋波流慧，眉目之间当真有六七分相似，只是小昭的容貌之中，波斯胡人的气息只余下淡淡影子，黛绮丝却一见便知不是中土人氏。他立时想起苦头陀范遥在大都小酒店中对小昭所说的那两句话：“真像，真像！”原来所谓“真像”，乃是说小昭的相貌真像紫衫龙王。那么小昭是黛绮丝的妹妹么？是她的女儿么？

张无忌跟着又想起杨逍、杨不悔父女对小昭的加意提防，每当问到杨道何以对小昭这么一个小姑娘竟然如此忌惮，似当大敌，他却又语焉不详。这时方始明白，原来杨道也已瞧出小昭的容貌和紫衫龙王颇为相似，只是并无其他佐证，又见张无忌对她加意回护，是以不便明言。至于小昭故意扭嘴歪鼻，苦心装成丑女模样，其用意更是昭然若揭了。

突然之间，他又想起了一事：“小昭混上光明顶去干甚么？她怎么知晓秘道的入口？那定是紫衫龙王要她去的，用意显是在盗取乾坤大挪移心法。她作我小婢，相伴几已两年，我从来对她不加防备，这份心法她先已看过，此后要再抄录一通，当真易如探囊取物。啊哟！我只道她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，哪料到她如此工于心计，我这两年来如在梦中，一直堕在她的彀中而丝毫不觉。张无忌啊张无忌，你一生轻信，时受人愚，竟连这小小丫头也将我玩弄于掌股之上。”想到这里，不禁大是气恼。

便在此时，小昭的眼光向他望了过来。张无忌见她眼色中柔情无限，实非作伪，心下又怦然一动，想起光明顶上对战六大派时，她曾舍身相护自己，两年来她细心烫贴的服侍，决不能是事事相欺，莫非冤枉了她？正自迟疑，船身剧烈一震，又沉下了一大截。

黛绮丝道：“张教主，你们各位不必惊慌。待会波斯人的船只到来：我和小昭自有应付之方。紫衫龙王虽是女流之辈，也知一人作事一身当，决不致连累各位。张教主和谢二哥待我义重如山。黛绮丝这里谢过了。”说着盈盈拜倒。张无忌和谢逊急忙还礼，均想：“这些波斯人行事歹毒，待会定当将你抓去烧死，也不会放过了咱们。”

座船渐渐下沉，舱中进水。张无忌抱起殷离，周芷若抱起赵敏，各人爬上桅杆。

小昭忽向东方一指，哭出声来。各人向她手指之处望去，只见远处海面上帆影点点。过不多时，帆影渐大，正是十余艘波斯大船鼓风追来。

张无忌心想：“倘若我是黛绮丝，与其身遭火焚之苦，还不如跳在海中，自尽而死。”然见她神色泰然，毫不惊惧，不禁佩服：“她身居四大法王之首，果非寻常。想当年鹰王、狮王、蝠王都已是成名的年长豪杰，她以一个妙龄少女，位居三王之上，也不能仅因一日之功而得，自当另有过人之处。”眼见波斯群船渐渐驶近，又想：“我得罪诸宝树王不小，既然落入他们手中，也不盼望再能活命。只是如何想个法儿，护得义父和赵姑娘、周姑娘、表妹她们周全。小昭，小昭，唉，宁可你对我无义，不可我待你不仁。”

只见十余艘波斯大船渐渐驶近，船上炮口一齐对准了沉船的桅杆，驶到

离沉船二十余丈处，便即落帆下锚。

只听得智慧王哈哈大笑，得意非凡，叫道：“尔等降不降了？”张无忌朗声道：“中土义士，宁死不屈，岂有降理？是好汉子便武功上决一强弱。”智慧王笑道：“大丈夫斗智不斗力哉，快快束手待擒焉！”

黛绮丝突然朗声说了几句波斯话，辞气极是严正。智慧王一怔，也答以几句波斯话。两人一问一答，说了十几句话，那大圣王也接嘴相询。又说了几句，大船放下一艘小船，八名水手划桨，驶了过来。

黛绮丝说道：“张教主，我和小昭先行过去，请你们稍待片刻。”

谢逊厉声道：“韩夫人，中土明教待你不薄。本教的安危兴衰，系于无忌一人之身。你若出卖我们，谢某命不足惜。要是损及无忌毫发，谢某纵为厉鬼，也决不饶你。”

黛绮丝冷笑道：“你义儿是心肝宝贝，我女儿便是瓦石泥尘么？”说着挽了小昭之手，轻轻一跃，落入了小船。八名水手挥桨如飞，划向波斯大舰去了。

各人听了她这两句话，都是一怔。赵敏道：“小昭果然是她女儿。”

远远望见黛绮丝和小昭上了大船，站在船头，和诸宝树王说话，自己座船却不住下沉，桅杆一寸一寸的低下。

谢逊叹道：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无忌孩儿，我识错了韩夫人，你识错了小昭。无忌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咱们暂忍一时之辱，再行俟机逃脱。你肩头挑着重担，中原千万百姓，均盼我明教高举义旗，驱除鞑子，一当时机到来，你自行脱身，决不可顾及旁人。你是一教之主，这中间的轻重大小，可要分辨清楚了。”张无忌沉吟未答。赵敏呸了一声，道：“自己性命不保了，还甚么鞑子不鞑子的。你说蒙古人好呢，还是波斯人好？”

周芷若一直默不作声，这时忽道：“小昭对张公子情意深重，决不致背叛他。”

赵敏道：“你不见紫衫龙王一再逼迫她么？小昭先是不肯，最后被逼得紧了，终于肯了，还假惺惺地大哭一场呢。”

这时桅杆离海面已不过丈余，海中浪涛泼了上来，溅得各人头脸皆湿，赵敏忽然笑道：“张公子，咱们和你死在一起倒也干净。小昭阴险狡狴，反倒不能跟咱们一起死。”这几句话虽以玩笑口吻出之，但含意情致缠绵。

张无忌听得甚是感动，心道：“我不能同时娶她们为妻，但得和她们同时毕命，也不枉了。”看看赵敏，看看周芷若，又看看怀中的殷离。只见殷离仍然昏迷不醒，赵周二女均是双颊酡红，脸上溅着点点水珠，犹似晓露中的鲜花，赵女灿若玫瑰，周女秀似芝兰，霎时之间，心中反感平安喜乐。

忽听得十余艘大船上的波斯人齐声高呼。张无忌等吃了一惊，凝目望去。只见每艘船上的波斯人一齐拜伏在甲板之上，向着大舰行礼。大舰上诸宝树王也是伏在船头，中间椅上端坐一人，倒像是小昭模样，只是隔得远了，瞧不清楚。张无忌等惊疑不定，不知这些波斯人在捣甚么鬼。群胡呼喊了一阵，站起身来，仍是不断的叫喊，喊声中显是充满欢愉，倒像是遇到了甚么大喜庆事一般。

过了一会，那小船又划了过来，船中坐的赫然正是小昭。她招手说道：“张公子，各位请同到大舰之上。波斯明教决计不敢加害。”赵敏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小昭道：“各位过去便知。若有相害之意，小昭如何对得起张公子？”

谢逊忽道：“小昭，你做了波斯明教的教主么？”

小昭低眉垂首，并不回答，过了片刻，大大的眼中忽然挂下两颗晶莹的泪水。

霎时之间，张无忌耳中嗡的一响，一切前因后果已猜到了七八成，心下又是难过，又是感激，说道：“小昭，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！”小昭侧开头，不敢和他目光相对。

谢逊叹道：“黛绮丝有女如此，不负了紫衫龙王一世英名。无忌，咱们过去罢。”说着跃入小船。接着周芷若抱起殷离，跳了过去，张无忌也抱着赵敏入船。

八名水手掉过船头，划向大舰。离大舰尚有十余丈，诸宝树王已一齐躬身迎接教主。

众人登上大舰，小昭吩咐了几句，早有人恭恭敬敬的送上面巾、食物，分别带着各人入舱换去湿衣。

张无忌见他所处的那间房舱极是宽敞，房中珠光宝气。陈设着不少珍物，刚抹干身上沾湿的海水，呀的一声，房门推开，进来一人，正是小昭。她手上拿着一套短衫裤，一件长袍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服侍你换衣。”无忌心中一酸，说道：“小昭，你已是总教的教主，说来我还是你的属下，如何可再作此事？”小昭求道：“公子，这是最后的一次。此后咱们东西相隔万里，会见无日，我便是再想服侍你一次，也是不能的了。”张无忌黯然神伤，只得任她和平时一般助他换上衣衫，帮他扣上衣钮，结上衣带，又取出梳子，替他梳好头发。

张无忌见她泪珠盈盈，突然间心中激动，伸手将她娇小的身躯抱在怀里。小昭“嚶”的一声，身子微微颤动。张无忌在她樱唇上深深印了一吻，说道：“小昭，初时我还怪你欺骗于我，没想到你竟待我这么好。”

小昭将头靠在他宽广的胸脯之上，低声道：“公子，我从前确是骗过你的。我妈本是总教三位圣处女之一，奉派前来中土，积立功德，以便回归波斯，继任教主。不料他和我爹爹相见之后，情难自己，不得不叛教和我爹爹成婚。我妈妈自知罪重，将圣处女的七彩宝石戒指传了给我，命我混上光明顶，盗取乾坤大挪移心法。公子，这件事我一直在骗你。但在我心中，我却没对你不起。因为我决不愿做波斯明教的教主，我只盼做你的小丫头，一生一世服侍你，永远不离开你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是不是？你也应允过我的，是不是？”

张无忌点了点头，抱着她轻柔的身子坐在自己膝上，又吻了吻她。她温软的嘴唇上沾着泪水，又是甜蜜，又是苦涩。

小昭又道：“我记得了挪移乾坤的心法，决不是存心背叛于你。若非今日山穷水尽，我决计不会泄露此事……”张无忌轻声道：“现下我都知道了。”

小昭幽幽的道：“我年幼之时，便见妈妈日夜不安，心惊胆战，遮掩住她好好的容貌，化装成一个好丑样的老太婆。她又不许我跟她在一起，将我寄养在别人家里，隔一两年才来瞧我一次。这时候我才明白，她为甚么干冒大险，要和我爹爹成婚。公子，咱们今天若非这样，别说做教主，便是做全世界的女皇，我也不愿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双颊红晕如火。

张无忌只觉得抱在怀里的娇躯突然热了起来，心中一动，忽听得黛绮丝的声音在门外说道：“小昭，你克制不了情欲，便是送了张公子的性命。”

小昭身子一颤，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以后莫再记着我。殷姑娘随我母亲多年，对你一往情深，是你良配。”

张无忌低声道：“咱们杀将出去，擒得一两位宝树王，再要胁他们送回灵蛇岛去。”

小昭凄然摇头，道：“这次他们已学乖了，谢大侠、殷姑娘他们身上，此刻均有波斯人的刀剑相加。咱们稍有异动，立时便送了他们性命。”说着打开了舱门。只见黛绮丝站在门口，两个波斯人手挺长剑，站她背后。那两名波斯人躬身向小昭行礼，但手中长剑的剑尖始终不离黛绮丝背心。

小昭昂然直至甲板，张无忌跟随其后，果见谢逊等人身后均有波斯武士挺剑相胁。小昭说道：“公子，这里有波斯治伤的灵药，请你替殷姑娘敷治。”说着用波斯语吩咐了几句。功德王取出一瓶膏药，交给张无忌。

小昭又道：“我命人送各位回归中土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小昭身在波斯，日日祝公子福体康宁，诸事顺遂。”说着声音又哽咽了。张无忌道：“你身居虎狼之域，一切小心。”小昭点了点头，吩咐下属备船。

谢逊、殷离、赵敏、周芷若等等一一过船。小昭将屠龙刀和倚天剑都交了给张无忌，凄然一笑，举手作别。

张无忌不知说甚么话好，呆立片刻，跃入对船。只听得小昭所乘的大舰上号角声呜呜响起，两船一齐扬帆，渐离渐远。但见小昭悄立船头，怔怔向张无忌的座船望着。

两人之间的海面越拉越广，终于小昭的座舰成为一个黑点，终于海上一片漆黑，长风掠帆，犹带呜咽之声。

